

戴南山集



新式標點

戴  
南  
山  
集

新文化書社發行

# 戴南山集朱序

五嶽之氣，皆能出雲雨，產金玉。而其靈者，常鬱結盤魄，而發爲偉人，——或以德業，或以文章，——卓卓有垂於天地，而與爲不朽。然其靈亦不能並時而鍾，——如寒暑之遞運而以時至，——往往積千百年一見。蓋造物之力，亦有所惜，未能數數然也。鄒魯之間，闕里在焉；此天地之神靈爲之發育，非止由乎泰岱也。有一時從游之士，亦多由國之產，則嶽神謂已有所屬矣。嵩高以生申甫誦於詩；楊震郭子儀……諸公，多在華山下。惟恆霍之靈，自古至今，未有所洩；而霍更甚。「霍山」者，今安慶天柱山，古南嶽也！安慶朱邑陳武何點三君子，略著史冊；——其以德業文章見者寥寥，明興以來，直亮之士，稍稍出焉；而以配靈霍山，猶未之有也。說者以爲「隋唐以後，南嶽之祀，移於湘南；霍山不列五嶽之數，其靈或有所窮。」然予嘗游岱山之下，西登華山矣！其爲山也，秩祀雖領於祠官，而開鑿斲削，多改其故；童孺女婦，踐而越焉。日觀之宮，且肖一婦人以爲神，——有司權金錢，網其利。而霍山獨嶒然太清之表；石巖泉瀑間，上之爲黃帝虞舜之所祭告，下亦不失爲漢武之所封；後世淫瀆之物，不得而污之。則霍山之神，必能守古制以自樂；而無羨於彼之燔牲瘞玉，相詫以三公之號，獨榮於天下也。余與戴君田有，皆生

霍山之麓，（東西相距，皆二百里而）；皆迂拙無用於時；而自力於古文，以取正於天下，而待於後世，則皆有其志。顧余力薄才弱，爲之而無成。田有年未壯時，出語輒工；至今垂二三十年，稍稍收輯之，得若干篇，命之曰「南山集」；一而命余爲序。夫岱之靈發於聖門，嵩之靈發於申甫，華之靈發於楊震郭子儀；之屬；——而霍山卒無所洩。在人方以秩祀之不至，而疑霍山之窮，在霍山正以不辱於世之三公，而有以自樂。而予與田有乃適生其間、——余不足道也，田有亦不知果能當霍山之靈與否？然而其文足以不朽，則余固知其與霍山同永無疑也！五嶽與霍，或領於祠官，或不領於祠官，譬則一掛仕版而受職於時；一不臣不友而抱奇以志於古。然則今五嶽所鍾，必多功名之士；而沉冥著書者，固於霍山爲宜也歟！今其集名曰「南山」者何也？志歸隱之地也；田有自是殆不復出矣！

宿松未書撰。

# 戴南山集方序

壬午之冬，吾友揭夫卜宅於桐城之南山而歸隱焉。從遊之士，刻其所爲古文適成，因名曰「南山集」。其文多未歸時所作；而以茲所居名焉，著其志也。余自有知識，所見聞當世之士，學成而並於古人者，無有也，其才之可拔以進於古者，僅得數人；而莫先於揭夫。始相見京師，語余曰：「吾非役役於是，而求有得於時也。吾胸中有書數百卷；其出也，自付將有異於人。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一無所累，而一志其於斯，未能誘而出之也。」其後各奔走四方，歷歲踰時相見，必以是爲憂；余亦代爲憂。而自辛未迄今十餘年，而莫遂其所求。吾聞古之著書者，必以窮愁。然其所謂「窮愁」者，或肥遯不出，仕宦而中跌，名尊身泰，一無所累其心；故得從容著書以自適也。自科舉之法行，年二十而不得與於諸生之列，則里正得而役之；鄉里之吏，鞭笞行焉。又非貴遊素封之家，則所以養父母畜妻子者，常取足於傭書授經。窘若拘囚，終身而不息；尙何暇學古人之學，而冀其成耶？——故士窮愁則必不能著書。其事若與古異；而以理推之，則固然而無足怪也。揭夫少以時，發名於遠近；（凡所作，賈人隨購而刊之），故天下皆稱揭夫之時文！——而不知此非揭夫之交也！其載筆墨以遊四方，喜述舊聞，記山水之勝；而以傳序說請者，

亦時時應焉。故世復稱其古文，（是集所載是也）；——而亦非揭夫之文也！揭夫之文，蓋至今藏其胸中，而未得一出焉。夫立言者，不朽之末也；而其道尤難。書傳所記立功名。守節義，與夫成忠孝而死者，代數十百人。而卓然自名一家之言，自周秦以來，可指數也。豈非其事獨希，故造物者或靳其才，或艱其遇，而使皆不得以有成耶？揭夫之年長矣！其胸中之書，繼自今而不出，則時不贍矣！必待身之無所累而爲之，則果有其時耶？故余序是集，而爲揭夫憂者倍切焉！因發其所以，使覽者知揭夫之志；而揭夫亦時自警，而亟成其所志也。——同里方苞撰。

吾師憂庵先生，所爲制義百篇，既已流傳於世，人人皆知誦法矣！而其所爲古文，較之制義，更工且富。於是四方學者，購先生之古文，踵相接也。而先生堅匿不肯出。雲鷄固請先生刊行於世。先生曰：「古文之道，較之制義，難且數倍。吾遭困阨，奔走於衣食；其於工力，未能深入闢奧，安能必其傳世而行遠。且古人文字，必屢加改易，而後有定本。今吾所爲文，隨筆直寫，未經鍛鍊；篋中所存，皆草稿而已。吾方欲買山深隱，細加擇別更定，而後敢出以問世。其或後來學業有進，文或加工，則向時所爲，且將舉而棄之，而何刊行之爲？」蓋先生下筆妙天下，而猶虛懷不自信如此。雲鷄無以塞四方學者之意，乃檢平日所藏鈔本百餘篇，——在先生集中，僅五之一，——爲刊而布之。餘俟後有定本，再鈔諸板。昔人稱「文章之逸氣，三代以後，司馬子長得之；後惟歐陽永叔得之。」余謂「歷南宋至元明迄今日，惟先生得之。」先生留心「先朝文獻」十餘年，網羅散軼，次策略備；將欲成一家之言，與史記五代史相頡頏，而先生平居文字，其風神淡蕩，直接龍門廬陵。先生雖虛懷不自信，而南豐瓣香，四方學者之所宗仰，其必在是集也夫！——辛巳日，受業尤雲鷄識。



# 戴先生傳

戴先生諱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世居桐城南山，以孝弟力田。聞先生少負奇氣，不可一世；文章學行，爭與古人相後先。尤以史才自負，喜網羅明代逸事。既窮而遊，多憤時嫉俗之論。以是積學之士，皆慕其材與之交；而馳聲利挾權勢者，則畏其口而忌其能。——先生由是益困。康熙己丑，（年五十七），始成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當是時：

詔修明史數十年矣。以史館徵求遺書，凡事涉革除之際，民間多諱不錄，屢裁稿而未告成。先生心竊痛之；嘗著子遺錄以見其概。又有與余生書曰：「前日浮屠犂支，（自言永歷中宦者，）爲足下道滇黔間事。予聞之，載筆往問焉。予至而犂支已去，因教足下亟爲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略。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編，予六七年前嘗見之。及是而予購得是書，取犂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略；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間，必有訛焉。然而學士考據，頗爲確覈；而犂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親記，——讀者將何取信哉？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踰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宏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粵，永歷之

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屋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曷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山澤之間，有僅僅誌其梗概，（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爲之掇拾。傳流不久，而已蕩爲清風，化爲冷灰。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漸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効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歎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失實。則是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其成；而又况於夜郎、邛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區區之軼事乎？足下知犂支所在，能召之來，予與面論，不勝幸甚！——先生是書，並載南山集，世久序而行之。先生及第後二年，左都御史趙申喬追論其事，坐擬凌遲；

聖祖皇帝特恩減等罪死。而余生先瘦死獄中；因連獲譴者，凡數十人。所著南山集，遂禁不出。後百餘年，邑後學戴鈞衡搜輯逸稿，編爲十四卷。先生死年六十一，無子，弟輔世歸葬之南山硯莊。

論曰·伏讀

高宗皇帝御批通鑒輯覽，以福唐桂三王，終明代焉。大哉！

王言，非以著萬世之公哉！趙申喬疏摘南山集有狂悖語，世傳卽指與余生書！故備著

於編，以俟權史者考之。嗚呼！可悲也夫！——邑後學徐宗亮謹撰。

# 戴南山先生年譜

先生行略 世多不傳。所僅見者，文中自道。（里中吳氏棄手寫本，及尤刻南山集偶鈔，目之下，多繫以年。）爰推甲乙，以證終始：於其家乘，亦兼採焉，纂爲年譜，以示來哲。

順治十年癸巳：

先生生於是年三月十八日吉時。先生曾祖孟庵先生猶在堂，年五十八；祖古山先生年四十；父霜崖先生年二十一。

友人曰：余少從戴臬亭師游。臬亭，南山先生元孫也！家藏南山先生年譜，少時見之。戴先生一歲能言。今臬亭師之子孫，無復存其書，不復可得也。

十一年甲午：

先生二歲。父霜崖先生以是年補縣學生。按先生先君序略云：「歲甲午，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

十一年乙未。

十三年丙申。

十四年丁酉。

十五年戊戌：

先生六歲。是年初從塾師受學。按先生時文全集序云：「予自六歲從塾師受學，凡五年，而四書五經讀已畢。」

十六年己亥。

十七年庚子。

十八年辛丑：

先生九歲。弟平世以是年六月十九日生。時霜崖先生授徒廬江。按先君序略云：「歲辛丑壬寅間，始擔囊授徒廬江。」

康熙元年壬寅。

二年癸卯。

三年甲辰。

四年乙巳。

五年丙午。

六年丁未。

七年戊申。

八年己酉。

九年庚戌。

先生十八歲：曾祖孟庵先生，以是年二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五。按先生響雪亭記：「曾大父爲之銘，有曰：（不陰常雨，盛暑猶雪；）遂以名其亭，而命小子記之。」據此：是文作於孟庵先生在時，當在十八歲以前。集中所載，是篇爲最早。

十年辛亥。

十一年壬子：

先生二十歲。是年始授徒。按先生時文全集自序云：「讀書稍有得，已二十矣！先君子東修之入，不足以給饗殮；余亦謀授徒以養親。」

十二年癸丑。

十三年甲寅。

十四年乙卯。

十五年丙辰：

先生二十四歲。是年所作：有正希稿序，有大士稿序，答朱生書，左忠毅公傳。

十六年丁巳。

十七年戊午：

先生二十六歲。是年所作：有老子論二首。

十八年己未：

先生二十七歲。始受知於督學使者劉木齋先生。按先生時文全集「隱居以求其志一句」題文後，自記云：「此與『子游子夏二段』題文，係己未年督學使者劉木齋先生月課首取之作也！二義極蒙先生咨賞，明年遂入縣學；距今踰二十年矣！偶定舊稿，頗欲棄去。念當年文風卑弱特甚；余以文不諧俗蒙詆厲，而外間之知吾文自茲始。後來督學知余者，惟今大司農李公。此外小試及場屋之文，無一不落者。存此，志知己之感也！」是年所作：有書詠蘭詩後，與王靜齋先生書，與趙良治書，窮鬼傳；又有先世遺事記，贈趙良治序，褐夫字說。集中載與王靜齋書二首，論一首，抄自吳氏寫本；下注己未作。其短篇抄自尤氏刊本，不知作於何時；——當亦己未作也。

十九年庚申：

先生二十八歲。補縣學生。是秋謁劉木齋先生於句曲，按先生送朱字錄序云：「庚申之秋，余謁劉公於句曲。」父霜崖先生，以是年冬十一月十九日，幸於陳家洲館次；年四十八。——詳集中先君序略。

二十年辛酉：

先生二十九歲。授徒陳家洲。按先生初集原序云：「歲辛酉，余教江濱洲渚之上，菰葦

之中，無可以度日。」又汪河發墓誌云：「余辭出山來江濱，時時憂念。」——蓋卽仍霜岸先生館地也。是年編訂霜崖先生遺詩，自訂古文初集，周易文稿。所作：有先大人詩序，初集原序，自訂周易文稿序；又有與弟書，先君序略，汪河發墓誌銘，春秋經解三首，疑解，祭錢雲瞻文，鸚鵡贊。

二十一年壬戌：

先生三十歲。授徒舒城郭氏。按先生郭生詩序云：「今年春余踰歧嶺，浴於湯泉！有郭生者，遣其二子受學於余。」是年所作：有郭生詩序，潘木崖先生詩序，青布潭記，溫泉記。河墅記，紀老農夫說，紀夢筆贊。

二十二年癸亥：

先生三十一歲。仍客舒城，得交許亦士。按先生贈許亦士云：「乃者客於舒城，弁荒陋；而亦士獨爲有志於道者。」是年所作：有左生生字說，贈許亦士序。

二十三年甲子：

先生三十二歲。仍客舒城。秋應鄉試，遇宿松朱書於舊縣，遂訂交。按先生送朱字綠序云：「歲在甲子，余浮江往金陵，舟次舊縣，登岸與舟子相與語。有兩生攜手立江干，聞余言，前問曰：「子得非桐城人乎？」余曰：「是也。」二生曰：「桐城有某秀才，



子豈嘗識之？」——蓋余姓名也！余曰：「足下何郡人，乃識秀才？」生曰：「吾宿松人也！素知秀才，故問之。」余曰：「足下家宿松，亦知有朱字綠者乎？」生曰：「我是也。」余曰：「某秀才卽我也！」——因相視一笑。至余舟跌坐，各道平生，則皆大喜過望。』是年所作：有上劉木齋先生書，送釋鍾山序，送朱字錄序，曹先生傳；又有西園記，楊劉二王合傳，薛大觀傳，陳士慶傳，李逢亨傳，楊維嶽傳。

先生三十三歲。仍客舒城。館於許氏。按先生書許翁事云：「余客翁家兩載，翁季子從余。」與王雲濤書云：「今歲授經於舒城。舒之司訓何君 與足下同縣，因爲一通付之，以達於左右。」周烈婦傳贊曰：「頃余客舒與許君遊也！許君爲言烈婦事甚具。」先生以是歲得選貢生。按邑誌：順治初題淮府州縣學，將文行兼優考取，送入監肄業，名曰「貢監。」順治八年，康熙二十四年，皆舉行。雍正十一年，乃分貢監名邑廩生准貢，所謂「優貢」也。先生是時，以廩生選貢，則食餼當在庚申、壬戌、癸亥、三歲，不可考矣！時督學使者，爲吉水李公振玉，是年所作：有書震川文集後，與王雲濤書，周烈婦傳，徐節婦傳，書許翁事，書許榮事。

十五年丙寅：

先生三十四歲。是多入京師。按先生北行日記序云：「往余居鄉，以教授糊口，不過二百里。二百里之內，歲得一錢兩錢，與村學究爲曹伍。計四時中省親一再歸，歸數日即

去。雖無安居之樂，亦無行役之苦。後以死喪債負相迫，適督學，使者貢余於太學，遂不得已而爲遠行，則始於歲丙寅之冬。」是年所作：有跋趙孟頫畫，答張氏二生書。

按先生與劉言潔書云：「偶料檢篋中文字，自丙辰至丙寅，所著官廬中集，問天集，困學集，巖居川觀集；爲刪其十之二三彙爲一集。」則先生是時著作已多矣！

二十六年丁卯：

先生三十五歲，是年致京師，以選貢生考取，補正藍旗教習，考授知縣；應「京兆試」被放。有與白藍生書，送蕭端木序，蕭翁壽序，艱貞叟傳，書光給諫軼事。

二十七年戊辰：

先生三十六歲。是年至京師，客游山東。按先生前謳集自序云：「戊辰、己巳之間，自燕、躡、濟，游於渤海之濱，遍歷齊魯之境。同游者數人，與余皆不得志。」又云：「數人者，爲無錫劉齊武、白實，宿松朱字綠，溧陽史駢生，常熟翁振翼，華亭畢大生，山陰胡廣昌。」按吳氏寫本載：「先生是年有「代山東學政作條約數則。」」茲紀同游，凡八人；時蓋同膺山東學使之聘，而學使不可稽爲何人矣！

二十八年己巳：

先生三十七歲。仍客山東。是夏，自濟南入京師。按先生李庶常家傳贊曰：「余以己巳之夏，自濟南入京師。」又先生蔣度臣詞序云：「歲己巳秋，余自河濟之間入燕。」按

二文所紀，夏秋不同者，蓋啓行於夏，稅駕於秋也。是年所作：有齊謳集自序，與何屺瞻書，張天間先生八十壽序。

二十九年庚午：

先生三十八歲。居京師，客吉水李少宰邸第。先生桃山鏡石記云：「歲庚午，余客少宰李先生邸第。先生嘗爲余言桃山之勝，與鏡石之奇。」是年所作：有四園集序。畫石跋，贈劉言潔序。

三十年辛未：

先生三十九歲。居京師，授經太常李愚庵先生家。按李太常案牘序云：「今年客先生家，得觀其案牘一書。」是年所作：有黃崑圃稿序，李潮進稿序，四家詩義合刻序。戴氏宗譜序，狄向濤稿序。

三十一年壬申：

先生四十歲。祖古山先生，以是冬十月初一日卒。是年所作：有西河婦荏山女合傳，胡以溫家傳！又有一壺先生傳，李烈婦傳，郭烈婦傳，張天常先生八十壽序，送王序綸之任婺源序。

三十二年癸酉：

先生四十一歲。元配李孺人卒。是年客福建。按先生意園制義全集自序云：「歲癸酉秋

，余自福建還江寧。」又己卯作鄭允石制義序云：「往余自浙東踰仙霞建寧延平而至福州；是時余友孫檢討子未爲福建考官。」今考吳氏寫本載：「先生是年有代作閩闈黑卷序。」是必代孫檢討作者。先生是年客福建無疑。第考是年所作陳某詩序云：「今年春來京師，謁選天官，出其詩示余。」則先生春日猶在京師。合證以意園制義全集序云：「則秋末又還里，客福建，乃夏秋間耳。」

三十三年甲戌：

先生四十二歲。是年客淮上吳門間。按先生書閣甯前墓誌後云：「癸酉之秋，余客榕城；明年夏，余游淮上。」慶歷文牘本序云：「吾友汪君武曹，既舉平日所藏隆慶萬歷兩朝文牘本，雕刻之以行於世。刻且成，適余過吳門；武曹悉舉以示余，且屬爲之序焉。」又甲戌房書序云：「余與武曹論定甲戌科新進士之文，又有甲戌房書小題文序。」又庚辰小題文選序云：「歲甲戌丁丑，吾友汪君武曹，從事房書之選，余實襄其役。」蓋武曹是時在吳門操選政；先生亦客是，與商榷也。

三十四年乙亥：

先生四十三歲。是年復入京師；有乙亥北行日記。按乙亥北行日記云：「六月初九日，自江甯渡江。先是浦口劉大山過余，邀與同入燕；余以資用不給，未能行。至是徐位三與其弟文虎來送；少頃，郭漢瞻吳佑咸兩人亦至。至江甯開登舟，距家數十步耳。」據

此：是時先生已移居金陵矣！乙亥北行日記又云：「余之入京師，至是凡四。」考先生初入京爲丙寅冬，再入京爲己巳夏；此爲四入京；而三入京之年不可考！余意壬申南遷，癸酉春復入京，夏客福建，秋季旋里。甲戌客淮上吳門，遂移居金陵；至此復入京耳。按先生蔡阜亭稿云序：「往余居金陵九載」。先生以壬午冬自金陵歸居南山。逆推九載，當爲甲戌；則移居在甲戌明矣。所作有方百川稿序，書全上選事。

三十五丙子：

先生四十四歲以居京師。是年所作：有種樹說，孫檢討課兒草序，送韓某序，李庶常傳，謝烈婦傳，曹氏怪石記；又有吳文煒傳，朱翁詩序。

三十六年丁丑：

先生四十五歲。是春，自京師反金陵。按北行日記序云：「乙亥之夏，自金陵至燕山；有北行日記，付宿松朱字綠。丁丑之春，自燕山反金陵；有南還日記，付祁門汪獻其。已而獻其卒於客舍，其稿無從尋覓。」是年所作：有野香亭詩集序，徐文虎稿序，汪武曹稿序，馬宛來稿序，贈顧君原序，張翁家傳；又有袁烈婦傳，吳江兩烈婦傳，闕里紀言序，丁丑房書序，答趙少宰書。

三十七年戊寅：

先生四十六歲。居金陵。母方孺人以秋九月十二日卒。是年所作：有徐貽孫遺稿序，吳

七雲制義序，宏光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略，儀真四貞烈合傳，詹烈婦傳，小學論選序，命說。

三十八年己卯：

先生四十七歲。居金陵。是年所作 有崇禎癸未榆林城守紀略，甲申保定守城紀略，宏光乙酉揚州城守紀略。操房書選政，有己卯房書小韻文序。友人方望溪，以是秋領解江南，刊其制義；先生爲作靈臬稿序。又有程借柳淮南游草序，鄭允石制義序，左尙子制義序，史某制義序，中西經星同異考序，宋嵩南制義序，朱烈女傳，王氏墓表，諸作。

三十九年庚辰：

先生四十八歲。春，操房書選政。夏五月，膺浙江學使保德姜公之聘，遂往焉。——詳庚辰浙行日記。——姜公詩文教令，多出其手。冬十二月，回金陵。是年所作：有憂菴記，遊吼山記，北行日記序，上韓宗伯書，庚辰小題文選序，九科文總序，庚辰浙行日記，杜溪文稿序，與劉大山書：按姜公名櫛，字峴麓。望溪集有史部侍郎姜公墓表。

四十年辛巳：

先生四十九歲。正月，復往浙江；有辛巳浙行日記。集中浙中山水諸記，悉以是年作。是年門人尤雲鶚，爲刻先生古文，凡百有十餘篇，名曰南山集。是時先生已買宅里中之南山，將歸隱矣？曰「南山，」著其志也！友人方百川，是冬卒。是年所作：有遊爛柯

山記，古樟記，遊天臺山記，鴈蕩記，龍鼻泉記，畫網巾先牛傳，再上韓宗伯書；  
四十一年壬午：

先生五十歲。是年所作：有遊大龍湫記，唐允隆傳，節孝售儒人傳，送趙驂期序，三山存業序。冬，自江甯歸居南山。按先生硯莊記云：「自歲丁卯至壬午，凡十五六年，存於友人趙良治所者，凡千金。是時，吾縣田值甚貴；而良治爲余買南山岡田十五畝，並宅一區。田在腴瘠之間，歲收稻若干；屋多新築，頗宏敞。屋前後長松，不可勝計。良治復代余名堂額曰「硯莊」；而余以歲壬午冬自江甯歸居於此。」硯莊距余居八九里；許先生之墓，在其左近。予嘗過先生，訪求硯莊故址；問之土人皆不知。至一地，曠然夷衍，平岡環後，繡陌交前；證以先生所作數峰亭記，左右皆合，——惟無宅可證。而其後高地，又爲懷寧楊氏墳。予徘徊久之；有老者笑謂余曰：「此勝地也，墳中人乃尙書；其前空地，昔戴榜眼居住。」乃知卽硯莊所在；蓋先生子孫售之楊氏爲葬地耳！

四十二年癸未：

先生五十一歲。是年所作：有道墟圖詩序，姚符御詩序，芥舟翁壽序。

四十三年甲申：

先生五十二歲。是年客姑蘇。按先生時文全集刻本序文，未行有「康熙甲申秋日 書於

姑蘇寓齋云云。」又吳他山詩序云：「他山吳氏，年近八十矣；杖而訪我有姑蘇寓舍。」又戴母湯孺人壽序云：「余所居去官山十餘里，欲徒步往爲壽；適有吳門之役，乃書此使諸弟持往太孺人所。」據此：先生客姑蘇明矣！考先生窮河源記云：「康熙四十三年，遣使尋河源；得其處，與元史合。是年予入京師，聞其事，訪得其詳，乃爲記之，」則是先生春夏秋客姑蘇，冬蓋由姑蘇入京矣！是年所作：有吳他山詩序，自訂時文全集序，趙傳舟制義序，讀易質疑序，唐宋八大家文選序，戴母湯太孺人壽序，沈壽民傳，綠蔭齋古桂記，窮河源記。

四十四年乙酉：

先生五十三歲。應順天鄉試，中試第五十九名舉人。里中同榜者四人：（何隆遇，吳總，吳紹芳，齊芳起。）主試者：爲錢塘汪公霧，同里姚公士藹。四書題：首問（吾嘗終日不食一章；）次題（夫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三句；）三題（禹惡旨酒一節。）是年始採朱子語錄，纂四書大全。所作有成周卜詩序，傅天集序，和陶詩序，張貢五文集序，禹貢錐指序，送王雲衢之任新津序，朱孺人壽序，金知州傳，蓼莊圖記。

四十五年丙戌：

先生五十四歲。會試被黜；遂自京師客吳門，操房書之選。按先生丙戌南還日記云：「五月二十八日，抵蘇州寓舍。」程爽林稿序云：「歲乙酉，余在京師。明年春夏之間，



余自京師南還，客吳門；時余方從事房書之役。劉退庵先生稿序云：「歲丙戌冬，余客吳門，先生亦客吳門，爲日甚久。」——蓋是冬亦未嘗旋里也。是年所作：有倪生詩序，劉退庵先生稿序，洪崑霞制義序，儲執禮制義序，繆太翁遺稿序，楊千木稿序，辨苗記略序，恭記容賜慈教稿序，溫濛家傳，張驗封家傳，方舟傳，成烈婦傳，邵生家傳，記紅苗事，丙戌南還日記。

四十六年丁亥：

先生五十五歲。是年夏春，仍客吳門。按先生慧慶寺玉蘭記云：「慧慶寺距閶門四五里而遙。歲丁亥春二月，余晝間無事，獨行野外，因叩門而入。」凌母嚴太安人壽序云：「歲丁亥四月，劉門凌君某，介余族壻姜君賦三面來謁。春辭吳門，客江都。借柳亦適授徒於此。」齊天霞稿序云：「歲乙酉，天霞舉於京師；明年成進士。又踰一年，其同年生方君靈皋，爲刊其稿於金陵；而取蘇署所作若干篇附之。時余客淮上，天霞以書來曰：（願有言也）！」按梅文常稿序云：「歲丁亥秋，吾來南陵，客劉氏之墓園；而文常亦適自郡至。」先生所著四書大全，以是冬告成。是年所作：有章太古稿序，蔡阜亭稿序，程偕柳稿序，梅文常稿序，高工部兩世遺稿序，戴母唐孺人壽序，凌母嚴太安人壽序，何翁家傳，慧慶寺玉蘭記。

十七年戊子：

先生五十六歲。是年入京師。按程偕柳稿序云：「歲戊子，余將北適京師；過淮上，至爽林家；因得盡見爽林全稿。」先生四書朱子大全成；友人程鳳來以是春二月鐫板行世；有四書朱子大全序。四書朱子大全一書，予向未之見。庚子春，先生之族孫，以是示予。刻本甚精好，上下方有朱筆批識；（或塗乙，或增補），皆先生親手寫。蓋刻既成後，先生逐年加校；（有未妥者，仍復審訂），將以重梓也。先生獲罪，此書遂不行於世；乾隆時，金壇王步青爲四書匯泰，所採錄朱子書，與先生略同。不知王氏曾見此書耶？抑先後適相合焉？又此本簡首朱筆識曰：「另換他人名亦可！」亦先生親手寫者；悲夫！

四十八年己丑：

先生五十七歲。是年會試，中式第二名進士；殿試，授一甲第二名，里中同榜者，有方式濟。總裁爲福建李公光地，陝西趙公廷樞。會試，四書題：首問（知者樂水一章）；次題（今夫天二段）；三題（孔子之謂集大成二節）。

四十九年庚寅：

先生五十八歲。自後數年先生著作不傳。

五十年辛卯：

先生五十九歲。是年獲罪。按方望溪文集。兩朝

（聖恩恭紀）云：「始戴出有本案牽連人，罪有未減；而方族附從尤重。獄辭具於辛卯之冬，五上折本。」又按全紹衣鮎琦之亭集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文云：「宗人方學標者，故翰林失職，游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語多不遜。里人戴出有「日記」，多採其言，姓而不名，事發，吏遂以爲公也。及訊，得知爲孝標。」先生獲罪，世傳以與余生書。——據此，則另有「日記」矣！按望溪集（教忠詞祭田序）云：「康熙辛卯，余以南山集序牽連赴詔獄。」——則全言未足據也！

五十一年壬辰。

五十二年癸巳：

先生六十一歲。是年二月初十日卒；弟輔世自京師扶柩歸葬於所居南山硯莊之南。

# 戴南山集目錄

## 卷一

論說

老子論上

范增論

撫盜論

左氏辨

孔廟從祀議

褐夫字說

種樹說

左生生字說

盲者說

老子論下

魏其論

史論

曲阜縣聖廟塑像議

田字說

藥身說

命說

烏說

鄰女說

卷二

序

先大人詩序

劉陂千庶常詩序

方逸巢先生詩序

天籟集序

李縣圃唱和詩序

陳某詩序

巢閣集序

道墟圖詩序

成周卜詩序

和詞詩序

杜溪稿序

張貢文集序

困學集自序

濤山先生詩序

朱翁詩序

程偕柳淮南游草序

齊謳集自序

郭生詩序

野香亭詩集序

姚符御詩序

吳他山詩序

傅天集序

倪生詩序

四逸園集序

北行日記序

子遺錄自序

潘木崖先生詩序

卷三

序

金正希稿序

方百川稿序

狄向濤稿序

汪武曹稿序

自訂周易文稿序

李潮進稿序

孫檢討課兒草序

鄭允石制義序

史某制義序

趙粵舟制義序

洪崑霞制義序

繆太翁遺稿序

初集原序

陳大士稿序

方靈臬稿序

徐文虎稿序

徐貽孫遺稿序

黃崑圃稿序

意園制義自序

吳七雲制義序

左尚子制義序

宋嵩南制義序

自訂時文全集序

儲執禮制義序

劉退庵先生稿序

章太古稿序

吳宏表稿序

梅文常稿序

齊天霞稿序

馬宛來稿序

高工部兩世遺稿序

卷四

序（書後附）

禹貢錐指序

兒易序

恭紀容賜慈教額序

闕里紀言序

小學論選序

三山存業序

慶曆文讀本序

蔡阜亭稿序

程偕柳稿序

程爽林稿序

楊千木稿序

蔡瞻岷文集序

四家詩義合刻序

四書朱子大全序

春秋正業序

辨紅苗紀略序

李太常案牘序

中西經星同異考序

戴氏宗譜序

甲戌房書小題文序

己卯行書小題序

九科大題文總序

讀易質疑序

唐宋八大家文選序

書歸震川文集後

書咏蘭詩後

庚辰小題文選序

課業初編序

德政詩序

書貨殖傳後

書閻寧前墓詩後

跋趙孟頫畫

### 卷五

書

與王靜齋先生書

上韓宗伯書

答某書

答張伍兩生書

答趙少宰書

與趙良治書

與王雲濤書

再與王靜齋先生書

再上韓宗伯書

與余生書

與劉言潔書

與劉大山書

上劉木齋先生書

答張氏二生書



與白藍生書

與洪孝儀書

與弟書

與何屺瞻書

與朱生書

卷六

贈序

趙良治序

許亦士序

朱字綠序

蕭端木序

劉繼莊還洞庭序

趙勝期序

王雲衢之任新津序

張天開先生八十壽序

芥舟翁壽序

戴母唐孺人壽序

葉若巖序

劉言潔序

釋鍾山序

蔣玉度環昆園序

王序綸之任婺序

顧君原序

韓某序

蕭翁壽序

朱太孺人壽序

凌母嚴太安人壽序

戴母湯太孺人壽序

卷七

傳

左忠毅公傳

曹先生傳

張翁家傳

金知州傳

張驗封家傳

程孝子傳

李逢亨傳

王養正傳

艱貞叟傳

卷八

傳

薛大觀傳

李庶常家傳

沈壽民傳

溫濼家傳

楊允正家傳

陳士慶傳

楊維嶽傳

劉孔暉傳

何翁家傳

一壺先生傳

竇成傳

唐允隆傳

朱銘德傳

王學箕傳

方舟傳

邵生家傳

卷九

傳（書傳家傳附）

周烈婦傳

郭烈婦傳

王烈婦傳

袁烈婦傳

儀真四貞烈合傳

朱烈女傳

畫網巾先生傳

吳文煒傳

岳薦傳

楊劉二王合傳

程之藩傳

李月桂家傳

胡以溫家傳

徐節婦傳

戴節婦傳

李節婦傳

吳江兩節婦傳

詹烈婦傳

李烈婦傳

節孝唐孺人傳

李烈婦傳

謝烈婦傳

汪節婦傳

書許翁事

書全上選事

先君序略

## 卷十

墓誌

汪河發墓誌銘

孫宜人墓誌銘

勅授承德郎工部屯田清吏主司事

劉公墓誌銘

贊理河務陳君墓表

西河婦荏山女合傳

吳烈婦傳

成烈婦傳

書光給諫軼事

書許榮事

書先世遺事

誥封光祿大夫又封榮祿大夫驃騎將軍副總兵

官都督同知張公墓誌銘

鄭允惠墓誌銘

王氏墓表

## 卷十一

記

嚮雪亭記

唐西浦紀

石門沖記

兔兒山記

游爛柯山記

游吼山記

游天台山記

游大龍湫記

曹氏怪石記

蓼莊圖記

溫泉記

硯莊記

河墅記

日本風土記

芝石記

游浮山紀

西園記

游西山記

桃山鏡石記

古樟記

雁蕩記

龍鼻泉記

樊川書院碑記（代）

綠蔭齋古桂記

青布潭記

數峯亭記

慧慶寺玉蘭記

窮河源記

卷十二

雜著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

西狩獲麟解

窮鬼傳

醉鄉記

憂庵記

紀夢

錢神問對

解疑

鸚鵡贊

卷十三

紀行

乙亥北行日記

戴南山集 目錄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讀楊雄傳

意園記

睡鄉記

紀老晨說

紀紅苗事

討夏二子檄

祭錢雲瞻文

筆贊

庚辰浙行日記

辛巳浙行日記

丙戌南還日記

## 卷十四

子遺錄（附災異記）

右南山先生文集十四卷：編次之法，略仿唐宋以來諸家之例而變通之：首「論說」，次「文集序」，「雜著序」。（「書後」，「亦序體也！附入焉。」）次「書」，次「贈序」，（附壽文序。）次「傳」，（附「書事文。」）震川集以「書事」入「雜著」，——鄙意名異傳而體同，當與傳爲一。先君序略，家傳也故附之。次「墓誌」，次「山水記」，次「雜著」。「窮鬼傳入雜著者，以其爲游戲之文；仿昌黎集毛穎傳入雜文，不與何蕃傳王承福傳并。意園唾鄉等記，亦游戲文，無記事之實？名同實判。故不入記。」哀祭贊頌，「昔人另爲卷；茲僅數首，遂附之。次「紀行」。（陸放翁范石湖以紀行入外集；錢虞山編震川集從之。茲編無外集，故另爲一卷。）次子遺錄一卷；「子遺錄」者，紀桐城明末兵變之事；先生生平極得意之文，莫過於是！向自另爲一書，有北平王源、休寧汪灝、同里方玉正序。茲訂爲一卷，而錄玉源序於後終焉。通計文二百五十餘首；此外文尙六十餘首，妄爲汰去；類皆持議過當，立言太激，行文太率者。使先生存，自訂其集，所刪當不惟是。小子譚陋，於先生文未能窮見

區區，何敢肆意大有去取；姑以鄙見所及者，訂之如此云。編既成，書其後曰：嗚乎！文章之事，豈不難哉？商周以前，無專以文章著者；晚周之世，乃少少有之；至秦漢而爲之者，益專且衆。司馬子長生漢武之朝，以天授之才，承累世之學，通古今書史之祕，窮天下山水之奇；跡其所遭，極人世萬不可堪之境。佗僚抑鬱，感憤悲傷；以其所蓄發爲文章，遂以雄於天下，傳於後世。自後世言文章稱大家者：所造雖各有不同，要莫不深有得乎子長之義旨。（唐之韓柳，宋之歐蘇，明之熙甫，其尤著者也！）

國朝作者間出，海內翕然推爲正宗，莫如吾鄉望溪方氏。而方氏生平極所嘆服者，則惟先生。先生與望溪生爲同里；又自少志意相得，迨老不衰。其學方之淺深，文章之得失，知之深而信之篤者，莫如望溪。望溪推之，學者其復何說也！願望溪生爲顯官，身後著作在天下；而先生摧折困抑，垂老構禍以死，著作脫軼，莫爲之收。而一二藏書家，有其稿者，又祕弗敢出。四方學者，徒耳先生之名；求讀其書不可得。——文章之遭際，幸不幸固如是耶？余讀先生之文：見其境象，（如太空之浮雲，變化無跡；又如飛仙卸風，莫窺行止。）私嘗擬之古人，以爲莊周之文，李白之時，庶幾相似。而其氣之逸，韻之遠，則直入司馬子長之室，而得其神。雲鶚尤氏嘗謂「子長文章之逸氣，歐陽永叔後，惟先生得之，」——非虛語也！余又觀先生文中「自叙，」及望



溪先生所作「序文」，一知先生生平每以子長自命；其胸中藏有數百卷書，滔滔欲出。向令克成，必有不同於班固范蔚宗陳壽……諸人者；豈僅區區文字，足見其得子長之神哉？惜乎有子長之才，不能有子長之志；僅此區區，而猶扼抑使不得彰行於世，良可悲已！先生文集名不一：少時著有困學集，蘆中集，問天集，巖居川觀集；皆不復可見！今世所僅存者！惟門人尤雲鶚刊本；（所謂南山集是也。）南山集載文止百十餘首。里中吳氏藏有寫本，較尤本文多且半；——余假而抄之。復於許君處一見先生手稿十數首，又尤本吳本未加編次，亦無意例；余乃共取編之。嗚呼！以余所見二本同異如此；——此外不可見者，其零散知幾何也！——道光辛丑十二月，宗後學鈞衡謹識。

# 戴南山集卷一

桐城戴褐夫著

薛恨生校點

## 序說

### 老子論上

自孔子沒，而出而惑世誣民者有兩家：曰「老」曰「佛」；爲後世儒家之所嘗謂。顧其言誠怪誕，聖人之所弗取；而學者之於聖人之道，未知果能窺見萬一否？但能訾誚兩家，卽號曰「儒」——「儒」若是易耶？余嘗讀老子之書，反覆細繹，其言頗有可採；而非佛氏之所及者。「佛」之盛也！乘中國氣虛而入；其言荒唐不可致詰，而托於天人性命之理；——學士大夫多惑之。其尤荒謬不通者，輪迴生死之說；而愚人信之，亦或往往有所忌憚；故亦可藉以誣服天下之人，使稍斂其邪志。嗚呼！孔子之道，不能以教天下，而必假手於佛，吾嘆之久矣！昔孔子明王道，述古文，未嘗不於異端爲兢兢。假使如後世儒者之論，謂老子爲「異端」，——夫子獨不能辭而闕之耶？旣不能辭而闕之，而復與其弟子

間關道路，從之問禮；且嘆服而許與之；——將謂孔子者亦老氏之徒耶？然則老子之負謗於天下者，非老氏之過也；——為老氏之說者之過也！「莊周列禦寇……」之流，其言依倣老子。吾觀其書，大抵憫世之昏濁，為洗洋自恣，以適己志。——此文人學士之雄者耳！不得與老子並。而「申不害韓非……」之流，慘覈少恩，真託老子以自重；——其實未得老子之萬一也！太史公著史記，謂「申韓原於道德；」吾又疑之久矣；且夫佛之為聖道害也！往往創立名字，分別宗門，顯與孔子為敵。——而老子固未嘗有是也！當其為周守藏室之史，固非無意於世者。見周之衰，遂去出關而隱。自關令尹強之，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亦未嘗有意為文字，留人間，以逞其說，而冀天下之從己也。吾觀其出處行藏，非有謬於聖人；而其書不過哀斯人之愚迷，而自道其淡泊無為之意；——蓋春秋時之一隱君子耳！後之為老子說者，亦莫知老子；或稱之反過其實。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儒」者亦緇「老子」。夫老子與孔子，當日未常相緇也；——則學者過也！嗚呼！自申不害韓非假託老子之說，而使老子蒙詬於萬世。浸尋而至於秦漢以後，為老子之徒者，築宮以祀之，刻木以像之，造立鬼神名字；而自異其衣冠，往往禱祈賽請。又依倣浮屠氏之書，作為鄙俚無稽怪誕之言，曰「是老子也！」則老子之冤，亘萬世而莫之白矣！夫「巫覡」、「自老子未出，而其興已久矣！巫見佛之盛也。顧已無所宗，乃假託老子自重，以擬於佛，而敢與孔子抗。——此豈老子之罪

乎？「神仙」之事，不見於經傳；其說倘恍荒忽，而嘗見於諸子百家之書。大抵爲其術者，屏繁囂，守清淨，其說近老子，故亦時時稱誦老子之道；——而世又以老子真怪迂矣！嗚呼；老子、一隱君子耳！不幸姓名言語，落在人間，尊之者曰「聖人」，斥之者曰「異端」；「濫觴於莊列，決裂於申韓，誣於巫覡，而晦於神仙，而遂以爲聖道之害。噫！此後世之老子，而非孔子時之老子也。

### 老子論下

或曰；「予以老子之言，頗有可採者，其說可得聞乎？」曰：「老子之書具在，吾非敢臆而說也。後之人以異端之解解之，此其所以與聖人亂也。孔子適周見老子，其叮嚀付授，不過數語；而孔子嘆異之。其後所著書上下篇，大抵不出此數語之中。吾不知孔子當日曾見其書與否？而數語叮嚀，夫子不以爲非；則其書未可盡非也。吾觀其書；其大旨不過謂特法則法亡，恃功則功去；不知足者召禍，可欲者喪身；靜可以觀動，柔可以勝剛；其於禍福之相倚，盈謙之相越，天道人事得失，諄諄乎反覆言之而深切；不見其有戾聖人者也；而獨其有數言不能爲老子解者！——曰：「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曰：「大道廢，有仁義；」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蓋所謂「大道」者，混混之時，悶悶之風也！所謂「仁義」者，煦義之仁，子子之義也！彼見世

之溷濁，而慨想於太古荒遠之事，以爲憤激之言；又其視仁義太小，不可爲調；——此老子所以不得爲聖人也！其他所論著，往往多有與聖賢相發明。而世之蕩檢踰閑，放棄禮法，無復忌憚者，曰「老氏」；人亦從而指之曰：「此老氏也！」不知此固老氏之所深戒；而猥以擬之，不已謬乎？今夫佛氏之爲教也！戕賊其身，枯槁其性，歸於空虛無有，夫空虛無有，誠不足以治天下。而老子所言，皆行己治人，涉歷世故之道；初非等於頽墮澆漓，不可致詰者。而世又有樸邀迂謹，頑鈍寂寞之徒，託之老氏，以自掩其無能。不知此又老子之所深戒而不取也。」或曰：「子之誦法者孔子；孔老之道，宜萬世莫之及矣！」——而子猶欲爲老氏別白者何耶？「曰：『所謂尊孔子者也！自三代之後，老也！佛也！儼然與孔子并立而爲三者也。夫老子、非孔子匹也！周衰之時，一隱君子而不大謬戾於聖人者也！吾所以云云者，以後世尊老子爲聖人，而欲以抗孔子；又或斥爲異端，而謂有害於孔子；——皆非老子也！吾以告夫世之論老子者也。』」

### 范增論

定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大勢，而後可以決天下之治亂。天下之治亂，「勢」爲之也！勢可以治矣，而復至於大亂，——此不明於勢之過也！今夫勢有可行有不可行；視乎所遭之變，所遇之時，而勢出乎其間。是故順其勢而趨之，則勢在我，而天下惟吾之所奔走

而莫吾難，而不然者，勢且一失而不可復救。嗚呼！此項籍所以有取天下之勢，而終不免於無成也歟！昔者天下苦秦之暴久矣！自周之衰，諸侯並爭；而秦以虎狼之心，破滅六國。其無罪於秦而亡者，不獨楚也。天下含恨蓄怒，特以劫於威強而不敢動。陳勝吳廣起於大澤之中，山東諸侯並起，雲翔鳥集，轉而攻秦。而秦以積威之餘，開關出戰；諸侯起於匹夫，其勢不足以相敵，往往糜碎敗衄。當此之時；項籍以叱咤嗜啞之資，拔山蓋世之氣，所當者破，所擊者服；卒能入關破秦，以快天下鬱鬱之心。於是政由籍出，分裂天下而封侯王；莫不北面俯首，唯唯而聽命。則天下之勢，固已在於項籍矣！使項籍據其勢而帝制自爲，以號令天下，天下方快秦之亡，而服籍之功也，勢不能以不聽。以羽之雄而不知爲此者，非不知爲此也；其心輾轉自思，無以處義帝故也。彼義帝者，素無功伐；豈惟項籍不用其命，天下諸侯亦未有用其命者。項籍勢足以臣諸侯，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項籍既臣於義帝，則其勢不能以臣諸侯。此義帝之所以死，而項籍之所以亡也。秦漢以後，天下之變故多矣！蓋有其國既失，其宗廟既隳，而篡於亂賊之手者。而其流風餘習，未斬於世；天下之人，猶有不忍忘之心。於是紛紛而起，輒歸其名號於先朝之後；其爲名也正，其爲義也順，是故不踰時而天下平；此亦自然之勢也。今夫楚之與燕齊三晉也，非有君臣相臨之素，固匹敵之國也。其盛也皆南面而稱王；其敗也皆囚虜而被戮。楚之人不忘其先，詎燕齊三晉之人，遂忘其先乎？今也立義帝以帝楚，即以帝齊燕三晉；

——吾知齊燕三晉之不心服也。况以牧豎無能之人，而御天下之豪傑哉？吾考其時。周雖衰，天下之共主也。立周之後，以討秦之罪；奉周之命；以臨制天下之諸侯。——此天下之大義也，而非天下之大勢。何以明其然也？周自春秋以降，其孱弱已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海內爭於戰攻。周且臣屬於諸侯。天下之人，不知更有周也，以為周亡久矣！秦之吞天下先及周，又數十年而後及六國。是故周不可以復興也固也；其澤已斬，而其迹已熄，其勢已去矣；當此之時；苟有人焉，崛起誅暴秦，修先王之法，拯元元之命，其義已無愧於湯武。是則天下之勢，不必其在諸侯後也；彼義帝之立，為何義也哉？史言「范增素家居，好奇計；數教項梁立楚後，梁從之。」嗚呼！吾未見其計之奇也！而項氏之亡，實由於此矣。范增之言曰：「陳勝敗，固當；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然而義帝之立，無救於項梁之死，而秦之所以破者，項籍與諸侯之力，義帝未有毫髮尺寸之功也。然則義帝之立不立，無係於天下之利害；而項氏之亡，實由於此矣！嗚呼！項籍力足以臣諸侯，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項籍既臣於義帝，則其勢不足以臣諸侯。於是而遷之，而弑之，此亦必至之勢也。而已授天下諸侯以其辭矣！彼見項王可以背義帝，則已亦可以背項籍。向之俯首畏伏者，一旦攘臂而與之抗；而項王固無以令於天下矣！司馬遷以「背關懷楚」為項王罪。似也！然吾以為項王之意，非懷楚也；特以義帝在楚而心忌之。以故舍關中而都彭城，思所以剪除之焉耳。當其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欲

自帝，則有義帝在也；既王諸將而已亦稱王，則無以自別異；於是立號爲西楚霸王。蓋其情見勢絀，支吾甚矣！然則義帝之立不立，無係於天下之利害，而有關於項氏之存亡，豈不然哉？彼范增者，項氏骨鯁之臣也！其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則羽之過也；其立義帝，則可謂不明於天下之大勢者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請復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由此觀之：夫有所立以自輔且不可，乃欲有所立以自制，夫豈明於勢而熟於計者哉？嗚呼！勢有可行有不可行；視乎所遭之變，所遇之時，而勢出乎其間。吾獨恤夫後之舉事者，有可以用增之計而不能用，而自取滅亡，爲天下笑；而增用之楚，而項王又以失其天下！嗚呼！苟非明者，烏能視「勢」之所在而圖之，以定天下之大計也哉？

### 魏其論

魏其與武安，以灌夫事相持；天子卒從武安議，殺灌夫，並殺魏其；天下至今憐之。然吾未嘗不嘆兩人之愚也！夫君子處亂世，不幸而遇小人，遠之亦死，近之亦死，而吾謂遠之猶可以得生；彼小人見君子一切與己乖異，固已欲殺君子。吾遠其踪跡，而嫌隙不開，馨歎不露，彼漸且輕忽我也。但得彼之一輕忽我，而我乃得脫矣！彼魏其灌夫之死，爲何名哉？當魏其失勢家居，賓客故人皆去，默默不得志；而灌將軍亦失勢；兩人意相憐。迴思曩者震耀一時，奔走天下，豈異丞相今日？兩人積不平；而丞相方握重權，天下士郡



國諸侯皆附之。而灌夫以丞相戲弄之言告魏其；魏其與夫人市牛酒，設帳具，必欲得武安一往。豈其慕豔武安，而亦如天下士郡國諸侯之以其顧盼爲重耶？迨丞相請田，而又責望區區一田之爲隙者何也？既有隙矣，而又強灌夫與俱往賀丞相，是亦猶前日慕豔之意，且不肯遽得過丞相之意耳。而兩人之首，已隕於杯酒之間矣！夫小人之不可近，如豺虎然。而加之以得勢，卽附之者亦不能免其禍；而况魏其之沾沾自喜，灌將軍之好氣，懷不平之心？嫌隙旣開，而又爲之且前且却於其間，宜其及也！太史公曰：「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吾推其故，皆由於不忍決絕，而遂以身殉之；悲夫！

### 撫盜論

事有行之於昔爲有功，而行之於今爲失策；偶一行之而倖而成，而轉相效之而一敗而不可救者。惟君子爲能通古今之變。審時勢之宜；而不至於拘牽往轍。以償天下之事；——此非庸夫小人之所知也！漢宣帝時，渤海歲饑，盜賊蜂起；上以龔遂爲太守。遂單車至府，勅屬縣不許逮捕，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而後之人主失天下，往往於羣盜之手，皆臣下以此誤之也；可不爲之歎息痛恨也哉？當天下無事，天下威靈，鎮撫海內。而強兵悍卒，姦猾小民，懷不軌之志，乘間伺隙。因水旱流離之餘，招集奸人亡命；敢以折天子之命吏，斬艾良民。父子兄弟，駢首就戮；望屋而食，創立名字；

所過千里，無雞犬之聲。而有割據僭擬之心，飄忽震蕩之勢；——其逆罪不容於天下！而一二腐儒懦夫，親見其禍如此其大，而以招撫爲名；哂哂愉愉，奉之惟恐不滿其意，以成賊之強。刳屠郡縣，覆滅藩輔，而社稷爲之邱墟；是豈獨賊之罪哉？爲此謀者曰：「吾以德化感也！吾以恩信結也！古之人有行之而成者矣！」嗚呼！盜非渤海之盜，而欲以渤海之治治之；卽冀遂當日不死於賊，亦已輟於都市矣。蓋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拱手低眉，以取卿相；不諳戰鬪之事。一旦疆場有警，身履戎行，恐戰不能勝；而僥倖於賊之厭兵也，欲以解散自爲功；所謂「外以邀雪冤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庸人之誤國，其逆罪更不容於天下矣！當其初起也！視賊太輕；謂此出於饑寒困迫之餘，可以殺而不肯殺。及其勢已成，則又畏之太甚；卽可以殺而亦不敢殺，冀以招撫羈縻旦夕。而武夫悍將，制於鬪茸無能之書生，內積不平，養賊以自重，而要其君相。卒以國殉之，以身殉之；吾不知其於賊何厚？於朝廷何薄？於賊何德？於吾民父子兄弟何仇？夫以百萬虎狼，橫行天下；而欲以德化感之，以恩信結之，何其愚若是甚也！無論其不屑受吾約束；卽一一解散，而前之罪置之不問，是教天下爲盜也。吾故爲之說曰：「盜之有巢穴者可赦；無巢穴者不可赦；起鈎鉏不可赦，起弓馬者不可赦；其脅從者可赦，而其渠魁者不可赦；脅從之弱者可赦，而其強者亦不可赦；渠魁之僞降者不可赦，卽真降者，（始赦之後），亦不可盡赦；僭擬之盜不可赦，而饑寒之盜亦不可輕赦：一何以明其然也；巢穴之盜：或在巖洞，或在

藪澤：彼其妻子室慮，積聚皆在其內，憑其險阻，以逆軍旅：勝則乘機四出，劫掠不出一百里二百里之地；敗則守險以自固。勢不能棄其巢穴，遠出侵暴，而有非常之望也。若夫起於通都大邑，平原曠野之間，設帳幕，夷城郭，燒村落；其妻子財物，皆在行伍之中，無巢穴則處處可爲巢穴也。王師來而賊去，名曰恢復，而其民已盡矣！起鈎鉏者：皆農夫愚民；（或信妖人之言，或以飢寒之故，或報仇忿爭而相殘殺，徒步裹糧以趨敵；）兵甲不具，號令不嚴，如鳥獸蟲蟻之相聚散耳！起弓馬者！則飄忽去來如風雨。技藝足以致勝，賞罰足以使衆，器械足以威敵；捕不能得，追不能及；——此可不爲大憂乎？脅從之盜：或一時誤從而自悔，或迫於不得已而強委命焉。其弱者懼禍之及，冀得自新。而強者甘爲賊用，卽撫之而內自疑；其飛揚跋扈之念，未嘗一日忘也。而渠魁則萬萬不可赦：彼知吾之畏戰也，輒亦往往搖尾乞憐，以玩弄將帥；而陰以覬其虛實，恣其求索，安居之檄水頒，而反者又見告矣！卽真降者：不可遽絕，以塞其自新之路；令得效力行間，以贖其罪。事旣大定而後論其功之大小，以當其罪之輕重；亦不可以論其功而忘其罪也！而飢寒之盜：爲豪傑大盜之資；以爲辭疥之憂，而區處未善，則癰疽潰決之患作矣！嗚呼！羣盜起而殲之無遺類，尙不足以伸國法，而償吾民父子兄弟之仇。乃欲爲之助其勢，成其強，原其罪，除其罰；而勢天下盡斃於盜而後已。嗚呼！天之亡人國，假手於羣盜；羣盜又假手於文武大吏，以爲囊橐其禍；——豈偶然哉！故國家有隣敵之變，言和，與有盜賊之變而

言撫，未有不亡者也！夫古今各有其變，時勢各有其宜；不此之察，徒藉口於往古久遠徼倖偶勝之事，以至顛覆相尋而不悟；此國家之大盜也！嗚呼！後有良天子賢宰相，不幸而遇此變，則先行國家大盜之誅，而後興師討羣盜之罪；何盜之不可平，而安致有顛覆之患哉？

### 史論

昔者聖人何爲而作史乎？夫史者，所以紀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與夫事之成敗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瘴惡，而爲法戒於萬世。是故聖人之經綸天下，而不患其或蔽者，惟有史以維之也。史之所繫如此其重；然而史之難作久，作史之難其人，柳又久矣！今夫一家之中，多不過數十人，少或十餘人；吾目見其人，吾耳聞其言。然而婦子之詬誶，其靈之所由生，或不得其情也；王伯亞辰之勤惰，或未悉其狀也。推而至於一邑一國之大，其人又衆矣；其事愈紛雜而不可詰矣。雖有明允之吏，聽斷審讞，猶或有眩於辭，牽於衆，而窮於不及照者。况以數百年之後，追論前人之遺迹，其事非出於吾之所親爲記。譬如聽訟而兩造未列，只就行道之人，旁觀之口，參差不齊之言，愛憎紛紜之論，而據之以定其是非曲直，豈能以有當乎？夫與吾並時而生者：吾譽之而失其實，必有據其實而正之者，吾毀之而失其實，其人必與吾爭辯而不吾聽也。若乃從數百年之後，而追前人之遺

迹，毀之惟吾，譽之惟吾；其人不能起九原而自明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吾於諸家之史亦云。然則史豈遂無其道乎哉？夫史之所籍以作者有二；曰「國史」也，  
曰「野史」也。國史者：出於載筆之臣，或鋪張之太過，或隱諱而不詳；其於羣臣之功罪  
賢否，始終本末，頗多有不盡；勢不得不博徵之於野史。而野史者：或多徇其好惡，逞其  
私見；即或其中無他，而往往有傷於辭之不達，聽之不聰，傳之不審；一事而紀載不同，  
一人而褒貶各別。嗚呼！所見異辭，所聞異辭，吾將安所取正哉？書曰：「三人占，則從  
二人之言」。吾以爲二人而正也，則吾從二人之言；二人而不正也，則吾仍從一人之言。  
即其人皆正也，而其言亦未可盡從；夫亦惟論其世而已矣！一事也，必有一事之終始；一  
人也，必有一人之本末。綜其始終，核其本末，旁參互證，而固可以得其十八九矣！子曰  
：「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察之而有可好，亦未必遂無可惡者；察之而有可惡  
，亦未必遂無可好者。衆不可矯也，亦不可徇也；設其身以處其地，揣其情以度其變。——  
此論世之說也！吾既論其人之世，又譜作野史者之世；彼其人何人乎？賢乎否乎？其論  
是乎非乎？其爲局中者乎？其爲局外者乎？其爲得之親見者乎？其爲得之遞聽者乎？其爲  
有所爲而爲之者乎？其爲無所爲而爲之者乎？觀其所論列之意，察其所予奪之故，證之他  
書，參之國史；庶其心以求之，平其情而論之，而其中有可從有不可從，又已得其十八九  
矣！嗚呼！史之難作如此；而自古以來，諸家之史，不能皆得而無失；——此吾所以謂作

史之難也！曾氏鞏曰：「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又曰：「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有天下之才，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由此觀之：作史之人，豈不難哉？自古稱良史，莫過於馬班二家。然以司馬氏之雄傑，覆育百代，而不無是非顛倒、採摭繆亂。是其智雖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雖足以發難顯之情，而明固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固不足以適天下之用矣！至說班氏之文。較之於司馬氏，又尚有不逮焉！夫班馬二家，豈非天下之才乎？而猶有所憾若是！而況於魏晉以後，區區之破析其體，藻繪其辭，而義類盡失者哉？——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且夫作史者，必取一代之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與夫事之成敗得失、人之邪正，一一了然洞然於胸中。而後執筆操簡，發凡起例，定爲一書。乃能使後之讀之者，如生於其時，如卽乎其間，而可以爲法戒。譬如大匠之爲巨室也！必先定其規模向背之已得其宜，左右之已審其勢，堂廡之已正其基。於是入山林之中，縱觀熟視？某木可材也！某木可柱也！某木可棟也！某石可礎也！某石可階也！乃集諸工人，斧斤互施，繩墨並用；一指揮顧盼之間，而已成千門萬戶之鉅觀。良將之用衆也！紀律必嚴，賞罰必信，號令必一，進止必齊，首尾必應；運用之妙，成乎一心；變化之機，莫可窺測。乃可以將百萬之衆，而條理不紊，臂指可使；兵雖多而愈整，法雖奇而實正。而吾竊怪後夫世之爲史者，規制之不立，法律之茫然

舉步促縮，觸事疏噪，是亦猶之尋丈之木，尺寸之石，而不知所位置；五人十人之聚，而駕馭乖方，喧譁擾亂，而不可禁止；又安望其爲巨室而用大衆乎哉？——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且夫爲巨室者，羣工雜進，而識其體要，惟庀材是任者，大匠一人而已！用兵者：卒徒雖多，偏裨雖猛勇，而司三軍之命者，大將一人而已！爲史者：雖徵文考獻，方筭雜陳，而執筆操簡，發凡起例者，亦不過良史一人而已！而吾又怪後世之爲史者，素不聞有博通諸史之學也！素不知有筆削之法也！分編共纂，人人而可以爲之；（一人去，又一人來。）往往一書未成，而已經數十百人之手；曠日踰時，而卒底於無成。今夫良史者，或數百年而一見，令人人可以爲之，是天下之才不足爲難；而子長孟堅比肩接踵而出也。衆拙工而治一器，衆懦夫而治一軍；器安得而不窳？軍安得而不敗哉？是故以司馬氏班氏歐陽氏之爲大匠良將，稱史記，而漢書，而五代史可成也！新唐書非歐陽氏一手之所定，遂不能與五代史齊觀。則夫史氏專家之學，天下之才也。如曾鞏之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如此而後可以爲良史矣！而或謂「史之難作如此，作史之又難其人如此，顧安所得如司馬氏班氏歐陽氏者，出而任之。」此亦視乎上之所重而已矣！上之所重在經學，則天下之通經者出；上之所重在史學，則天下之良史者出，而又何患於史之難作，與作史之難其人哉？

## 左氏辨

左傳果丘明所作乎？曰：非丘明所作也！唐啖助趙匡始斷其非丘明所作；其說是矣！以左傳爲丘明所作者：司馬遷也！劉歆也！班固也！杜預也！司馬遷因論語有「左丘明恥之」之語，遂懸斷其爲左丘明。而劉歆欲立左子學，諸儒莫應；乃謂「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蓋爲張臯夸大之語，欲藉夫子以重左氏；其說不必皆有所自也！班固謂「仲尼與左丘明觀魯史而作春秋，而丘明作傳。」杜預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皆踵其說而訛愈甚者也！啖助言「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集諸國以釋春秋者，別有一左氏。」其而後之論者，遂求其人以實之；或曰：「左氏，六國時人也！」或曰：「楚人也！」或曰：「晉人也！」或曰：「漢儒之文也！」——爲是說者，皆不考其世，且不知文章之體制者也！古者列國皆有史，不獨魯也。左氏紀事，前後相繼，亦不出自一人之手也。晉之史，則紀晉之事獨詳；楚之史，則紀楚之事獨詳。左氏者，纂輯列國之史以成書，非皆其所自爲者。奈之何於其紀魯之獨詳者，遂懸斷其爲某國之人乎？左氏紀魏韓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諡。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使丘明與孔子同時，則孔子既沒八十年，而丘明猶能著書，必無之事也！或遂以左氏爲六國時人。夫自古著書之家，一書之成，往往經數人之手。安知非獲麟之後，又有人焉，補其所不及；如褚少孫之



補史記，班昭之補漢書；——而又安得懸斷其爲某世之人乎？左氏初出於張倉之家，顯於劉歆；而或遂謂爲漢儒之文。信斯言也！則是左氏者，鑿空妄撰，附會春秋，而成此一書。如此：則六經諸子，皆出漢儒之所譏，而三代以前之書，無片言半辭之可信者矣！且夫文章之體製，與時爲升降。宋之文不及唐；唐之文不及漢；漢之文不及六國；六國之文不及春秋；左氏之文，奇質古奧，已非六國所及；其叙事爲千古史法之宗。而謂漢儒能執筆爲之，其說迂謬不通之甚者也！吾以爲左氏者，魯之史官，而不與孔子同時；卽或同時，而未嘗奉教於夫子者也。觀其所引仲尼之言，多非其真；蓋假託於仲尼，以自信其說，亦或傳聞之未審，而遂以筆之於書耳！至於列國之事，則皆取列國之史，排續編輯而成。故自隱桓以至定哀，文格已屢變；而各國之事之所序述，筆勢亦迥有不同。蓋事辭則因其舊，而時時加以已之所斷制。至於左氏之所未及，則又有人焉，爲之補其殘缺；而姓名不顯，則遂以爲左氏一家之書云爾。其或補其殘缺者，卽爲左氏；而前此著書之人，世遠人湮，他無紀載，其姓名或爲後起者之所掩。自古書籍之流傳，往往後起者多孤行，而行之又久且遠。凡此者：皆不可知，而固難以懸斷者也。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亦」之爲言，彼此相效，而前後不殊之辭。此必丘明之生，在夫子之前；而夫子云云，乃竊比老彭之義。後之人以左傳屬之丘明，而且以爲受經於孔子；——豈其然哉？左傳之外，又名國語。而說者謂「左氏爲內傳，國語爲外傳。」——兩傳文體，尤爲懸絕不倫；而

牽合爲一人所作，本司馬遷之臆度。遷又以「左丘爲姓，名明。」又因其名明，而遂謂其「失明；」附於孫子臆脚，與己之腐刑，以致其悲憤之意。而後之人遂稱盲氏爲育左！嗚呼！秦火而後，事之若明若晦，無從考據者，豈少也哉？而穿鑿附會，賢者有所不免！後之學者，亦惟考其世，視其文章之體製，而可以辨之矣！

### 曲阜縣聖廟塑像議

三代以前，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至於鄉大夫士之家，頗不設主；——或束帛以依神，或結茅而爲菽，——無有所爲像設也！塑像之設，自佛教之入始。孔子之塑像，不知始於何時？夫孔子之所以異於人者，聰明睿智道德之高耳！其形體狀貌，不能有異於人也。吾觀諸子中，有言孔子之形狀爲特異者；豈以其道不同而詆之耶？抑謬爲張皇而怪言之，以使人驚異耶？自孔子沒，歷年久遠，其子孫已杳不知聖人之形體狀貌爲何如；而亦不難誣其祖宗，以爲聖人之生，果異於人，而形體狀貌，必出於怪也。名世嘗至曲阜見孔子塑像；其面則髯而黑也！其齒牙則長出至髭也！凡眉目口耳，皆爲怪異可駭之形。至於諸賢之侍立者：因顏子之早夭，而爲白皙瘦削之形，且短其頤；因子路之好勇，而縱赭其面，爲糾糾武猛之形。及視石刻孔子像，則又不必皆同也。然則孔子之像，果即毫髮無差，已非「神而明之」之義。况其所刻所塑者，又本非孔子之像耶？名世嘗奉程子之意，而推廣

其說曰：「人之子孫，圖其祖父之形容，必其眉目顴頰口耳髮膚之無一不似，而後可得而指之曰：「此吾之祖父」！於是陳於其上，而拜於其下，致其誠而冀乎其享。若有幾微之不似，則已非其祖父矣！非其祖父，而俎豆薦之，巫史祝之；則其祀之者爲無源之痛，而享於其上者正不知爲誰氏之祖父也。况以聖人爲萬世之師，而顧可使非其像者而冒居其上耶？」明洪武中詔建大學，自天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木主；一洗漢唐以來異教之陋。而昌平曲阜，猶像設如故時。嘉靖中，乃撤去京師國學塑像。而曲阜之廟，其像至今尚存；吾聞今各郡縣，亦尚有塑像未盡毀。而郡各殊狀，縣各殊形；其爲怪異可駭，大抵皆同。此尊崇聖人者，所當盡爲撤去而無疑者也！嗚呼！自孔子設像既立，而唐開元中，遂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矣！宋祥符中，遂加冕九旒服九章矣；已而改用冕十二旒服十二章矣！孔子至聖，而受此誣僭不韙之冠服，皆自像設啟之！故夫像設一去，而名號亦可以永正，祀典亦可以永清矣！

### 孔廟從祀議

孔廟祀典，蓋正於有明之世；（一在洪武中，一在嘉靖中。）而崇禎元年，加周子二程子邵子張子朱子六人曰「先賢。」凡諸臣所議，可謂遠出前代之上矣！今據會典所載，自四配十哲而外，「東廡」則爲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

、有若、巫馬施、顏辛、曹卹、公孫龍、秦商、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守、后處、奚容箴、顏祖、句井疆、秦祖、懸成、公祖句茲、燕伋、樂欬、狄黑、孔忠、公西箴、顏之僕、施之常、秦非、申枏、顏噲、穀梁赤、高堂生、毛萇、后蒼、杜子春、韓愈、程顥、邵雍、司馬光、胡安國、楊時、張栻、陸九淵、許衡、胡居仁；「西廡」則爲密不齊、公冶長、公皙哀、高柴、樊須、公西赤、梁鱣、冉儒、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商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鄔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廉絜、叔仲會、公西興如、邾巽、陳亢、琴張、步叔乘、左丘明、公羊高、伏勝、孔安國、董仲舒、王通、周敦頤、歐陽修、張載、程頤、胡瑗、朱熹、呂祖謙、蔡沈、真德秀、薛瑄、王守仁、陳憲章；——凡九十五人；名世謹按東廡自穀赤而下，西廡自左邱明而下，一或以傳經，或以道學，一皆得從祀。而孔子弟子，如孟懿子、牧皮、琴牢、之載於論語孟子，而不得與從祀；——從來未有議及之何也？家語「琴牢作琴張；」而論語「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註字子開，一字子張。」恐子張子開之爲兩人，或未可混而爲一人也。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人者，觀其議論，固未嘗親受業於聖人；而以傳經祀之，固其宜也。第左傳非丘明所作；（昔人有疑其別有一左氏，輯諸國史，以釋春秋）則左丘明之主，當易左氏，而其姓名不必爲之懸定者也。歐陽修文章風節，固屬名臣；而於道學實未有所發皇。嘉靖中大禮之議，主之者張璁；與歐陽氏之濮議相合。於是璁建議以謂「修

所著本論，實能翊衛聖道」；遂得與於從祀。此舉非出於萬世之大公，而實出於一人之私意。夫以區區一篇之文而得從祀，則後世之可從祀者，不可勝數矣。韓文公當八代之餘，數百年迷惑之際，一旦起而明王道，闢異端，昌言排擊；自是天下始曉然於邪正。至有宋之時，而昌黎之教，其行於天下久矣！未可以本論一篇，援原道之例，而得入也。世徒以歐陽子文章風節，爲一代名臣，而不敢有異議。而吾以爲在孔廟則言孔廟，在祀典則言祀典。修之傳經，不若后蒼伏勝……之流；闡明道學，不若程朱……諸賢。則修之祀當移於其鄉，亦修之所心安於九原者也。陸九淵之從祀也：以王守仁故也。守仁之徒，欲祀守仁，則不得不祀九淵。蓋兩人之學，源流無異；而守仁實踵陸氏而又甚焉者也。朱陸之學，如冰炭之不相入，黑白之不相假，（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亦未可調停而中立者也。文中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名世以爲守仁之於朱子，豈特罵而已哉！罵朱子者：前有韓侂胄，後有王守仁。夫朱子之學，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學也。罵朱子者，是罵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也。今以孔子之廟祀言之：孔子享於其上，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於其旁，朱子及諸賢侍於其下。而無端一罵人者，闖入其中，罵其同例，罵其堂上；而謂同例之人安乎？堂上之人安乎？——卽其人亦豈能自安乎？竊以爲王氏者：在有明宜祀之於功臣廟；在今日則宜祀之於其鄉。彼之氣節功名，已足以自食其分之所宜得矣；而胡爲文廟之俎豆，亦復睨其旁而欲甘之乎？至於陸氏倡爲異言，以或誤後世，亦未聞

其別有功德之彰顯；又不得援王氏「祀於其鄉」之作。是則孔廟從祀之中；陸九淵王守仁、所當黜者也！他如胡居仁陳獻章，其學不能有醇而無疵；或以爲其過尙小，則姑存之，而徐以議其去留可也。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耳。」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洪武中羅恢上疏言：「孔廟從祀，當以『道學』論。兩廡中有可增於十哲，而十哲中固有不及兩廡者。」獨拘拘於魯論記者所列何也？」則廟廷之內，止以顏曾思孟配；而移十哲於兩廡，於義例亦未爲不可也。左丘明……等之從祀，則始於唐貞觀中；凡二十二人；（爲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枉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密、賈逵。（而明程敏政謂「是時聖學不明，議者拘於註疏，一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聖道，而並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與議之可否，而一爲釐定也。」名世按敏政之言，與羅恢之所云，（孔廟之從祀，當以「道學」論，）其旨雖合；而迹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之流，——或議論學問，有所未醇；或立身行己，見論於史冊；）若以「道學」論，則均之無當於從於也。敏政又曰：「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生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當秦火之後，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

若融……等者，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乎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今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其心未必有補；而考其生平之迹，將尤而效之；其爲禍傷義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至於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密、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見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明聖學。請將戴聖、賈逵、劉向、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擬爵罷祀；而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密、五人，各祀於其鄉。「嘉靖中釐正祀典，卒用被政……等之言焉。名世按馬端臨之言曰：『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采經，於名物固爲賅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若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乎？』端臨之論，實爲敏政……等所祖。而名世以爲左氏、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掇拾於秦火之餘，以傳後世，其功可謂大矣！——夫是之爲「經師」也！至若融……等之訓詁，不盡合於聖人之旨，而其言行又不足以爲世法，是經師人師，兩無當也。然能守其遺經，而箋疏注釋，流傳不絕，以待宋氏大儒程朱……之徒，起而參互考訂折衷，以歸於一；就經言之，亦未始無功，竊謂從祀固不可，罷其尸亦有所

不安也。或孔廟之內，別立一祠，曰「經師祠」：祀左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孔安國、毛萇、高堂生、后蒼、杜子春。亦設兩廡，而附祀劉向、戴聖、鄭衆、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林、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密、賈逵。至於元明以來，諸儒講義之有所發明，爲功於經傳者，斟酌詳定，亦得以增入焉。則諸人者不失於從祀，亦不至於罷祀；庶爲兩得之；而於義例，亦或有未傷乎？若夫兩廡之位次；以其德論之，則世代已遠，無由辨明其德也；以年齒言之，亦無由灼知其年也。故開元中定從祀之位，皆循史記仲尼弟子次序。但據有明會典，則時代之前後，多有倒置；議禮之家，或亦有所未安也！揆厥所由：則東廡之移祀革祀者，凡於九人；而西之廡移祀革祀者，凡十有四人。議者拘於聯周宗廟之制，昭穆定位，不以南北互遷。於是東廡之缺，不以西廡之主補之；西廡亦然，各就本廡遞遷而愈上。周漢之儒，反居唐儒之後；而唐宋之儒，反居漢儒之前。明瞿九思曰：「七十弟子，當依原席；東西互遷，不必更易。而漢唐宋之儒，則當以時代之前後，爲位次之前後。」於是循其世次，列爲年表，以待更定；——此亦祝典之當爲釐定也！名世未學寡識，據所聞而忝以己意而著其說如此，以待知禮之士考訂焉。

## 田字說

余嘗適田間觀農家矣！占晴雨，相燥濕，定疆理，鑿陂池；上下原隰，觸冒寒暑，暴



露風日；治器具，利銚耨，負來相，荷簞笠，呼儕耦；以耔以耘，以耕以耨；——其勤苦至矣！余召而勞之曰：「女曹有所困乎？」對曰：「吾曹習其事焉，不以爲困也。吾盡吾力，以致乎地利，而俟乎天時。而春而秋，中間難勤苦踰時，而吾一歲得一效焉，以生以養；以奉祭祀；以穀婦子；以宴賓客。脫有旱乾水溢，取所蓄者而約用之。一有天時，則收數倍也。且夫一人而耕，可以食數人；十人而耕，可以食數十人；耕者愈多，則食者愈衆。由此觀之，天下之命懸於吾手，其敢以困爲辭乎！」余嘗讀幽風七日之章，以及甫田楚茨……諸詩，其道田家事至悉也！此皆天子宰相公卿大夫相與親之隴上，覽其勤勞，寫其委曲。——蓋農事之重如此。又古之學者不廢耕，維詩有之：在甫田之首章曰：「攸介攸止，蒸我髦士。」而樊遲以學稼請，仲尼非之。豈以其無與大人之學，而徒欲從事細人之行也歟？然則且耕且學，固非聖人之所禁也。余也迂鈍魯拙；人之情，世之態，皆不習也。以故無所用乎其間，將欲從老農老圃而師焉；樂道有莘之野，而抱膝南陽之廬，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余感農夫之言，思詩人之旨，而字余曰「田有」，以著其素志云。

### 褐夫字說

古者名字，大抵多以奇；而偶者蓋少焉。自漢以還，少有奇字者；其名則或奇或偶，其耳；——豈非其習使然哉？吾聞之申繻曰：「名有五：一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

。』——其於字也亦然。以故古之人，其名字不必其美且善也。後之人但取夫美善之稱，而不必有其實；則其虛冒焉者，又豈少乎？余偶名而欲奇其字；有來告者曰：「不可；以習俗之不慣於稱也。」余曰：「余之爲是，非故矯然異也！其說有取，而於古亦無謬。雖然，更其稱而仍襲其義，則字曰「褐夫」可乎？」人曰：「「褐」賤服也！「夫」不知誰何之辭也！今吾子以自託焉，不亦鄙乎？」余曰：「余固鄙人也！舍是無以爲吾字矣！天下之人，上自君公以至於大夫士，其等列以漸而降；最下至於褐夫，則坭污賤簡極矣！其所處也至卑，其於世也無伍；富貴利達之無所望，而聲勢名譽之所不及；庸人孺子，皆得傲而侮之而無所忌。以故古者諺之謾必以示然；——則余不以爲字而誰字乎？吾惡夫世之竊其名而無其實者；又惡夫有其實而辭其名者。若余則真褐之夫也！雖欲辭其名而不得矣！（匪吾云，人實云云。）然則人之稱之也必慣；——鄙不鄙，又何論焉？」既以其語應客，遂書之以爲褐夫字說云。

### 藥身說

戴子字褐夫，已而又自號曰藥身。或呼之曰褐夫，曰唯；或又呼之曰藥身，又曰唯。是二者；惟人之所呼之，無不可者。或謁余而問所以爲「藥身」之說。余曰：「天下之苦口莫如「藥」，非疾痛苦事莫之嘗焉。自黃帝岐伯之所問答，醫家方士之所流傳，本草方

書之所紀載：——其類不一，而其爲說甚具。余所嘗備極天下之苦：一身之內，節節皆病；蓋宛轉愁痛者久矣！又余多幽憂感慨，且病廢無用。於是徒採藥山間，命之以其業，則如此爲宜。』或曰：『悲夫！甚矣子之志也！雖書抑猶有說焉：』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之瘳。』方今學者之病，沉痾已久而不可治。苟有秦越人者，出視其癥結，診其膏肓，爲之按方選藥；一伸脊容身之間，而已霍然矣。——意者子之志其又有託於此乎？』

戴子曰：『否否。』因備錄其說。

### 種樹說

余年二十時，作意園記：「意園」者，無是園也，意之如此云耳！其間土田魚稻之豐美，雲烟泉石之幽深，亭池草木之掩映，佳花異卉之芬芳：——此仙靈之所棲息，非人間所有也。是時身在阨窮，不克遂意；浸尋荏苒，復且二十餘年於今。雖遯世之志愈決，而「意園」之荒久矣！頃余僑居秦淮之上。而城之西北，多有閒曠之地；居民多種樹爲生。余欲賣地十餘畝，種樹三百六十株！取其易生而多實者，繚之以垣，而構草屋八九間於其中以居焉。當花開之時，且賞且吟於樹下。及其實之成也！計一株可得錢百餘；若其蕃滋繁多，則可得錢二三百。各貫之以緡，而共置一甌中，窺其上而深其底。每早起，則信手而探其一，以供終日之所需。蓋每樹一株，給余一日；盡三百六十日而畢，則更用新者之

所得以爲常。其恐有蓄斂或不實者，則多種二三十株以預備之，而補其數。凡春秋之祈報，一如農家。蓋效林和靖種梅之意，而恢廓之。余藉以自養，無求於世，而得以閉戶著書終其身。——此雖非名區絕勝然亦「意園」之所附庸屬國也。余家故貧，又有人倫之患。自少出門爲童子師，以託一日之命；數家之村，牛欄之角，菜畦之圃，徬徨屏營者久之。乃以學使者之貢，入於太學。同學諸生，少見知公卿得意以去；而余獨徘徊燕市，無所遇。而城西種樹之計，非二三百金不克辦，旅況蕭然，且無以爲歸計，又安能爲此。是則區區之志而不克遂，又且爲「意園」之續也！嗚呼！余少不自量，竊負當世之志，欲盡庇天下之人。使無失其所養。日月逾邁，年且逾壯，不能養其數口之家；復不能自養，而需於種樹以養其身，——亦自笑其拙也！顧種樹又無其資；而客遊汗漫，不知所底；徒以其迂拙之身，流京華之塵，而曳侯門之裾；——豈其情哉！歲丙子十二月，適與江都費滋衡，無錫朱贊皇，同縣劉延譽，共飲酒於彰義門內之碧山堂；（故徐尙書之別墅也。）酒半，爲三子言之如是。三子者皆粲然而笑，悄然而嘆曰：「有是哉！子之志其可悲也！」因歸而演其語，且各書一通以貽也。

## 命說

人之言曰：「死生，命也！富貴，天也！」凡死生富貴貧賤，舉而歸之於「命」；所

謂「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此其說似也！而猶未盡也。而世之術士，就人生所獲之支干，推而算之，以決其生死富貴貧賤；而曰「命在是也！」——命豈在是也哉？吾以爲命有二：有一己之命，有天下之命。所謂「一己之命」者！或生或死，或富或貴，或貧或賤，莫非其命爲之，而無與於天下；——此庸衆人之命也！若夫君子小人之命則不然：世之盛也！天下之命生，則君子生；天下之命富貴，則君子富貴。君子者，不以一己之命爲命，而以天下之命爲命。苟其不然，則君子死，則君子貧賤。君子死而小人必生，君子貧賤而小人必富貴；小人生而天下皆死；小人富貴而天下皆貧賤。——此如陰陽寒暑之不可假易。出於自然之理，一定之數，而莫之或爽者。然則君子之命：就其一己者言之，又非推算之所可得；就天下之命而推算之，而君子之命已得矣！世之以支干推算者：不知始於何時？雖其術之工者，往往多驗，而吾謂其皆出於倖中，不可謂之知命。「知命」者，知天下之命者也！顧天下之命，又不必推算而得！智者知之，愚者昧焉。金陵鄭叟，以支干推測有名於時。叟頗自詡其術之工；而余因爲命說以示之。

左生生字說

余友左氏子某，恂恂君子也！好古通經學。一日，更其字曰「生生」，而以告余曰：「人之血氣材質，強弱大小，皆自其生而已定者。惟君子不謂爲生，而變化擬議，以期無

負於天之生生之意。余窮於世二十餘年矣！回首兒時迄今茲，其可悔者亦多矣！念前此不足以終吾世。吾將以掃除更張，盡變其所爲；而擇以今年某月日，爲吾始生之辰。其若復孩而壯而老，以無蹈曩者之弊，如再世然。故以爲吾字，——其可乎？——戴子曰：「易之理微矣！聖人之繫易也，曰『生生之謂易。』吾嘗論著之：以爲數有所起，而數窮則又起；數有所極，而數變則無極。是以新與舊之相乘，盈與虛之相代，古與今之相閱；而消息循環，不可端倪。得是說也！可以知天，亦可以寡過矣！今生之所悔者：不過小有得失，無他謬戾。而輒以震動恐懼，豈不賢乎哉！然而生未知余之窮日甚也！余之生也，與生同歲；而余之所遭，生百無一二焉。端居深念，將從何悔耶？將從何變耶？豈非以在人者可以自更，而在天者終莫可如何也耶？生之天，固已大勝於吾之天矣！其又奚懼焉？雖然區區者不足以較也；——請與生論易。」

### 鳥說

余讀書之室，其旁有桂一株焉。桂之上，日有聽喧喧然者；仰而視之，則二鳥巢於其枝幹之間，去地不五六尺，人手能及之。巢大如盞，精密完固，細草盤結而成。鳥雌一雄一，小不能盈掬；色明潔娟皎可愛。不知其何鳥也。雖且出矣！雌者覆翼之，雄者往取食，每得食，輒息於屋上，不卽下。主人戲以手撼其巢，則下瞰而鳴。——小撼之小鳴，大

撼之卽大鳴；——手下，鳴乃已。他日余從外來，見巢墜於地，覓二鳥及鷓，無有。問之，則某氏僮奴取以去。嗟乎！以此鳥之羽毛潔而音鳴好也！奚不深山之適，而茂林之棲？乃托身非所，見辱於奴以死，——彼其以世路爲甚寬也哉！

### 盲者說

里中有盲童，操日者術，善鼓琴。隣有某生，召而弔之曰：「子年幾何矣？」曰：「年十五矣！」「以何時而眇？」曰：「三歲耳！」「然則子之盲也，且十二年矣！昏昏然而行，冥冥然而趨，不知天地之大，日月之光，山川之流峙，容貌之妍醜，宮室之宏麗；無乃甚可悲矣乎？——吾方以爲弔也！」盲者笑曰：「若子所言，是第知盲者之爲盲，而不知不盲者之盡爲盲也！夫盲者曷嘗盲哉？吾目雖不見，而四肢百體，均自若也；以目無妄動焉。其於人也：問其音而知其姓氏，審其語而知其是非。其行也：度其平陂，以爲步之疾徐；而亦無顛危之患，入其所精業。而不疲其神於不急之務，不用其力於無益之爲，出則售其術以飽其腹。如是者久而習之，吾無病於目之不見也！今夫世之人，喜爲非禮之貌，好爲無用之觀；事至而不能見，見而不能遠；賢愚之品不能辨，邪正在前不能釋，利害之求不能審，治亂之故不能識；詩書之陳於前，事物之接於後，終日睹之而不得其義；倒行逆施，偃偃焉躐且蹶而不之悟，卒蹈於網羅入於陷阱者，往往而是。夫天之愛人甚

矣！予之以運動知識之具；而人失其所以子之之意，輒假之以陷溺其身者，豈獨目哉？吾將謂昏昏然而行，冥冥然而趨，天下其誰非盲也！盲者獨余耶？——余方且睥睨顧盼，謂彼等者不足辱吾之一瞬也！乃子不自悲而悲我，不自弔而弔我；——吾方轉而爲子悲爲子弔也！」某生無以答。間謂余曰；余聞而異之曰；「古者瞽史教誨，師箴瞽賦朦誦，若晉之師曠，鄭之師慧是也。茲之盲者，獨非其倫耶？爲記其語，庶使覽之者知所愧焉！」

## 隣女說

西鄰之女，陋而善嫁。東鄰有處女，貞淑而美，無聘之者；及過西鄰而問焉，曰：「若何以得嫁？」西鄰之女曰：「吾有五費。」曰：「可得聞乎？」曰：「髮黃費吾膏，面黧費吾粉，履濶費吾布，垢多費吾藏，人來費吾茶。」曰：「若何以得嫁？」曰：「吾嫁士，吾嫁商，吾嫁工，吾嫁傭保，吾嫁乞丐。」曰：「有陋女者奈何？」西鄰之女，疎肩鼻頸，桀然奉腹而笑曰：「處女乃陋余乎？此處女之所以年二十而無聘者也！吾見人家女子多矣，類我；吾見丈夫多矣，無不類我，——而孰得陋余而棄余？」處女曰：「亦有不類若者乎？」曰：「有不類我者，則處女已嫁矣！」處女俛而歎。西鄰之女曰：「處女無歎！吾試數處女之過失：自處女之長也！而鬻賣粉黛者，過處女之門而不售；兒女相聚笑樂，處女獨深思不與語；又不能隨時爲巧靡之塗粧。吾觀處女態度，類有以自異者；處女



將自以爲美乎？世之所豔羨者，眞爲美矣！而處女無相逢顧盼者，處女將以何時得偶乎？且處女性情姿態如此，又不自媒，而傲然待聘，則處女過矣！處女誠換其故貌，易舊粧爲新粧，倚門而笑，則吾有可以效於處女者。然又恐余門之履，且滿處女戶外也。處女變色拂衣而起，趨而歸，誓終身弗與通。

# 戴南山集卷二

桐城戴褐夫著

皖巢薛恨生校點

序

## 先大人詩序

嗚乎！士之窮而不怨者，豈不難歟？然其窮有所止，則其怨亦有所止也。至於窮之大者，其怨更深；而無所發洩，則必有以自鳴其怨。自鳴其怨，而更有不能盡焉，則繼之以死！嗚呼！此吾先君之所以不獲永年也歟！先君爲人，諄厚忠謹無他腸；顧內自憂思刻苦，竟以終其身；——蓋其所遭有難言者矣！嘗以謂小子曰：「讀書修善欲報，如捕風捉影。如吾等輩，豈宜至此！家之人莫我信，外之人莫我知；而操心慮患，時時莫必其命。——吾其死於憂乎！吾死，禍必及子。——然毋效我憂也！」一語畢，相對泣，不能仰視。亡何，先君果客死於舍館。小子治喪既畢；一日，發先君之笥，得其所爲詩，（自其十餘歲，至其卒之年，）凡百餘卷。蓋其生平無他嗜好，獨好詩；一日往往得數章。其言極推尊

杜子美，以爲非他家可及！時時誦之不厭。而其所作，詞旨悲愴沉鬱，有古詩人之義焉！嗚呼！先君之窮且怨者，不能以告人，而著之於詩；而詩亦不能言其然也！小子能薄才劣，自恨無以發名成業，以振先人之盛德與其文章；於是泣涕而書之。

濤山先生詩序

先生，家濤山，手植竹數千竿；老屋三間，塵塵蔽風雨。先生年老矣！家甚貧；陶然自樂。人見先生樂，不知其貧；先生竟亦不自知其貧也。命二子種秫爲酒。酒熟飲客；客醒，然，先生已醉。客不至，先生獨持杯滿飲；飲亦必醉。每醉輒誦其所賦詩；即不知詩者，亦爲誦之。誦已，大呼自豪，往往凌其座人；淋漓酣適，若不可羈禦。其大都如此。先生曰：「吾家少富豪；居金陵數年，遭喪亂歸來，爲學官弟子。已而不屑也，走窮山中，飲酒賦詩，以此樂而終其世。家人或以粟盡告余，余不聽；曰「姑取酒來！」酒罄，貸之鄰家；或出錢往沽，或無錢輒脫衣典酒。生平好爲詩；於詩好唐人；於唐人獨好樂天。每爲詩，不樂天者，不爲也；每爲詩，未有不樂天者也！噫！吾嘗見失世之逐者而不知止也！富貴者多驕矜，貧賤者多悲蹙；輾轉汨沒，曾不能得吾之一日；——吾哀之，吾又自喜也！吾左手持觴，右手援筆；飲一觴，得一句焉。吾醉而詩已就；而曠曠然，而熙熙然，而無所介其懷也！——豈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發笑矣乎？」名世嘗讀先生之

詩，瀟灑不羈如其人；其風味直彷彿樂天，不誣也！而先生奇情曠達；與人交，無畛域。或有不合，而斥之，事過則已，復歡如平常。人無知其詩者，獨時時見其意於濤。先生！余外祖也！故以命小子曰：「今之時，子之文未有雙也！吾詩待子而傳。」小子不敏，謹撰其說，而以書之於集之首。

### 劉陂千庶常詩序

詩之亡於人闕久矣！其故果安在耶？古之人未嘗欲名其詩也！而固已有詩。今之人徒欲名其詩而已！徒欲名夫詩，而固已無詩矣！古之人雖田夫野人女子，皆能自言其情；情之蘊爾詩自工。今之人以詩爲取名聲爭壇坫之具；自汨其情，而亡其己之詩，以務摹擬夫古人之詩；——此詩所以衰也！數百年來，詩數變，而其變愈下；彼此訾訾，互起迭仆。淩遲至於今，而世之說詩者，其術更黠；而其說更譎詐而不可窮詰。彼蓋知古人之不可非也！於是據其一說而指之曰：「古人在是也！」爲之峻其牆垣，固其藩籬，彷彿其形貌之萬一，以爲己之所獨有，而他人所不能至。又懼天下之不吾信也！於是恫疑虛喝，而傲睨顧盼，以濟其術之窮。庶幾天下之可期不深察吾之所以，而震而驚之；而吾詩可以名矣！嗚呼！世之說詩者，此其術也！——而豈復有詩哉？余不能詩也；而於詩之旨，猶稍稍能識之。自游學四方，見世之所名之詩，不復有詩也；而頗意世所不名之詩，其中必有詩焉！

——而果得庶常劉君陂千之詩！陂千，退讓君子也！其容貌粥粥然；其與人交溫溫然；其言語辭氣恂恂然。嗚呼！此陂千之詩也！陂千之言曰：「吾惡夫世之名其詩者，吾之詩，吾自抒其情而已！不以名也。」蓋陂千之詩，皆深自藏匿，不以示世。余索而讀之：見其情皆陂千之情，而詩皆陂千之詩；按之古人之旨，自不相遠也！使世之說詩者見之，必求其瑕疵而議之曰：「某句不似某家。」即不然，或謬爲稱之曰：「某句似某家，某句又似某家。」必欲盡汨陂千之情，使之輟轉恂恍，而無適從。嗚呼！真亦不仁甚矣！宜陂千之匿不以示世也！陂千之尊府先生詩最多，亦最工。先生平生不以詩示人；人亦未有以詩名先生者。而吾又嘗見陂千仲弟檢討君詩數章，其旨亦如是。嗚呼！詩亡於人間久矣！而猶存於劉氏之一門；凡其所以存者，皆不及汲於名者也！彼世之說詩者，其名竟何有也？

### 朱翁詩序

無錫朱翁，與余同客於宣武門之西偏曰寄園，蓋且月餘。一日，出其詩示余，多鏗然可誦之句；而其讀史諸作，幽憂激楚，哀音怨亂；——余感其意而悲之！翁好遊，遊輒有詩紀之。翁爲人落落穆穆，而其意念直不可一世。其詩亦不輕以示人，獨行吟燕市中，無所遇。嗚呼！俗之衰久矣！非獨其仁義道德功名之際，蕩焉無餘；雖以詩文之末技，而天下皆懵不知其事。——宜乎翁之垂老無所遇也！吾讀杜子美之詩曰：「長嘯宇宙間，高才

日陵替！」又曰：「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羹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以子美之才氣，天下無雙！顧潦倒終身，而時時步庸人之後塵，分昏愚之一飽，豈不痛哉！翁之詩，雖遠不及子美；而遭逢略同，則固有可感者！今翁且挾其書並詩以歸，誓終隱於烟水之間不復出。翁至是始悔其出；乃欲爲鴻飛之冥冥，於人世已不復置其一喙。而吾猶諷詠焉爲之悲憐其遇，其猶燕雀之見也夫！吾聞無錫有隱君子曰陸紫宸，方躬耕巖澤之間；而吾友劉言潔窮臥城南，終年不出戶外。此兩人皆與翁交；翁歸而以吾言示之，其必有蹶然而興，喟然而嘆者矣！

### 方逸巢先生詩序

逸巢方先生有二才子：曰舟曰苞；皆工爲文章，一落筆輒名天下！而先生工爲有韻之言；跌宕淋漓，雄渾悲壯，有古人之風！人皆謂方氏父子，（或工於文，或工於詩，）各據其盛而不能相通。——此其說非也！吾嘗侍先生側，竊聞先生之論詩矣；先生曰：「詩之爲道，無異無於文章之事也！今夫能文者，必讀書之深，而後見道也明，取材也富；其於事變乃知之也深；其於情僞乃察之也周；而後舉筆爲文，有以牢籠物態，而包孕古今。——「詩」之爲道，亦若是而已矣！吾未見夫讀書者之不能爲詩也！吾未見夫不讀書者之能爲詩也！世之人不於讀書之中求詩，而第於詩中求詩；——其詩豈能工哉？」——蓋先生

之論詩者如此。吾與先生二子，過從甚密。見先生時時手一編不置；六經三史，不開卷而盡能舉其辭；——此先生之詩之所自出也！然則先生之詩，固以爲文之道爲之；是即先生之文也！其所以教二子之爲文者，卽以己之所以學詩者，教之而已矣！而二子之稟承家法，悉得先生之詩學以爲文；其所爲跌宕淋漓雄渾悲壯者，猶之先生之詩也！故人謂方氏父子，（或工於文，或工於詩，）各據其盛而不能相通者，其說非也！嗚呼！世之學爲文學爲詩者，舉未有讀書者也！不讀書，而乾坤或幾乎息；其荒蕪榛莽而不可救者，又豈獨詩與文爲然哉？此吾所爲讀方氏父子之詩與文而喟然嘆也！

### 程偕柳淮南游草序

余好詩而不工爲詩；其於人之工爲詩者，必求而讀之；涵泳諷誦，嘗循環往復而不厭。然而近者詩學荒蕪，其有當於余心者，或幾乎少矣！往在燕山，嘗爲一二友人作詩序，爲指陳今日詩學之弊，以正告天下。而見而駭之者，皆以爲非是。是故余之戒爲詩序，亦數年於今矣！己卯之秋宣城程偕柳，過我於秦淮旅舍，出其詩一卷曰「淮南游草」。示余。余讀之而油然有當於心焉！徵偕柳之請，則固余之所樂爲序者也！書曰：「詩言志。」志者，詩之本也！荀子之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今之人舉所爲「本」與「情」者而無之；相與爲浮淫靡麗之作，而以

爲工。而作詩之旨，失之遠矣！——此余向之所嘆爲荒蕪者也！借柳以今年四月，自宛上游刊江；道途所經，苦得詩若干篇，所謂淮南游草者也。摹情綴景，婉麗可風！而至於朋友骨肉離別會合之際，其藹然之意，溢於格調之表者，要不足以盡借柳之志與情；而借柳之志與情，亦從是可知已矣！——此固余之所樂爲序者也！夫自廣陵瓜步至於金焦北固，皆余之所常游者。平生不工爲詩，而無以寫其勝概，以寄其憂思。今讀借柳之詩，不禁其蹶然而起也！借柳之外舅，曰梅君雪坪，江淮間推爲能詩者也；而余未之見焉！——借柳爲余求而一讀之！

### 天籟集序

「天籟集」者，元初白仁甫所作詩餘也！詩餘莫盛於元；而仁甫所作，尤稱雋妙！——至今流傳人間者無多。而此集乃仁甫自定，藏於家；距今踰四百年，屢經兵火，其子孫皆能守之不失。而今，裔孫某，懼其磨滅，乃介其鄉人楊君希洛請序於余，而屬爲刊而行之於世。余惟子孫之欲不朽其先人者，其情無所不至。至於文字之可以公之於世者，卽殘編斷簡，而不忍其沒焉；必思所以流傳於不朽。故古之作者，輒有賢子孫爲之表彰，不致泯滅而無聞；如白氏之世守其先人遺書數百年，而卒顯於世；——此孝子慈孫之所爲效法者也！頃余有志於「先朝文獻」，欲勒爲一書；所至輒訪求遺編，頗略具。而今僑寓秦淮



之上，聞秦淮一二遺民，所著書甚富。當其存時，冀世有傳之者而不得，深懼零落，往往悲涕不能自休，死而付其子孫。余詣其家，殷勤訪謁，欲得而爲雕刻流傳之。乃其子孫拒之甚堅，惟恐其書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著，嗚呼！祖父死不幾年，而其子孫視之，不啻如仇讎；其終必至於磨滅！倘其見此集而比量於白氏之裔孫，吾不知其額有泚，而汗浹於背否也！余故感某之意，而棄連及之。至於仁甫詩餘之雋妙，則當元時已有稱爲「如鵬搏九霄」；而今詞家之所共宗仰者也！——故不著。

### 齊謳集自序

余少好誦古人之詩，時時誦之；然輒不復記。間爲詩，其於古人之旨不肖也；因遂棄去。自是荏苒浸尋，身在貧困，而從無吐發憶慙之什；嘗自惜且恨之！數年以來，客游四方，篋中無他書本，可以度日。而有所感觸，輒亦爲詩一兩篇；既成，猶軼不錄。蓋余之志，欲入山窮居，專精思慮，以務比肩於古人；非是弗爲，爲之弗存也！戊辰己巳之間，自燕踰齊，游於渤海之濱，遍歷濟魯之境。同游者數人，與余皆困不得志；於是多賦詩以自遣。而余故不工詩，勉而爲之，得一百餘章；方擬棄去。而同游者願謬加賞歎，力勸余存其稿。余俯仰從之；然非余之志也！嗚呼！詩之衰久矣！世之人初能識字，卽高自誇詡，欲登壇坫以爭名聲。其於古人之詩，多能議論長短，分別門戶。譬之盲僮跛豎。各

以其意喜怒主人，而道腕攘臂於藩籬之外；而主人曾莫知之也！——不亦大可悲乎？余行且歸隱故山，終身弗出。縱觀古人之詩，而因以有吐發憤懣之什！——或有當乎？而茲集之存者，同游數人之志；非余之志也！數人者：爲無錫劉齊，武進白寶，宿松朱書，溧陽史騏生，常熟翁振翼，華亭畢大生，山陰胡廣昌。

## 李縣圃唱和詩序

余居常誦古人之詩，而嘆杜子美之才氣，橫絕一世；後有作者，未之或及也！子美之秋興八首，尤爲人所傳誦；其依仿而爲之者，亦不少也。而吾以爲不得子美之所以爲子美，雖依仿而爲之，非子美也。子美當唐室板蕩，憂時感事，無可如何，而託之於詠歌。崎嶇入蜀，爲過客羈人；蜀之人無知子美者。然子美故樂蜀；錦江之上，浣花之濱，時時有子美，時時有子美之詩也。後之人有能爲子美之詩者，莫如陸務觀。務觀爲吏蜀中，亦樂蜀之風土；蓋其既去，猶惓惓不能忘蜀。其稱蜀中，與其思蜀之詩，與子美前後相映也！後之人依仿子美而爲之者不少，而卒莫如務觀；則務觀乃真子美也！而余又以知蜀中之勝，能淹留兩賢。其風土必有可樂者。當子美務觀之時，蜀非無事之國；然山川城郭人民謠俗，猶不失其佳麗。今自明之末以來，而蜀已非前日之蜀矣！使子美務觀見之，當何如歎息？而其詩當何如哀怨也？吾友撫州李君縣圃，官蜀將行；而擬子美秋興之體，爲詩八章

，以道其懷；而縣圃之友數人皆和之。既成帙，而以示余；且求爲之序。余嘆縣圃之能詩；其入蜀也，必能追蹤子美務觀！又嘉縣圃諸友之相應和，得詩人之意也！——於是乎書。

### 郭生詩序

桐與舒，皆古羣舒之地也。古舒地，卽今安慶；秦漢時號曰廬江郡。今廬州之屬，有獨以廬江名縣，以舒名縣；——非古也！桐舒兩縣，卒大山連環，犬牙相錯；而吾桐獨爲名勝。余嘗登筓子山，東北而望，數十里之外，山勢嵯峨極天。問居人云：「踰此屬舒邑。」余壯之，恨不得游。又怪其峯巒峻拔，而鮮有秀特之士聞於世焉，何也？今年春，余踰歧嶺，浴於蕩泉。有郭生者，遣其二子，受學於余；遠近聞余至，多來學，皆詣郭氏，每相與步林間，坐石上，縱論古今；窮文章之源流，述人情之變態；生未嘗不以余言爲然。一日，出其詩若干首以示余。而請序之。嗚呼；江淮之間，士之好爲詩者，莫多於桐。余，桐人也！而不遑爲之。乃生吮筆和墨，以從事於其間；其猶有桐之風也歟！夫山川濼洄蜿蜒，其中必有秀出者！豈得龍舒之山無人乎哉？然生不汲汲求世之知；荒丘絕壑，若將終身也者。倘世有因余文而求生之詩，生必悔之矣！

## 陳某詩序

余嘗聞東南江海之墟，土田肥饒，山川秀美；魚稻蠃蚌之利，花鳥之奇麗，都邑之繁庶；莫不擅天下。而姑蘇天台，震澤之濱，長州之苑，尤爲秀絕，往往爲幽人之所棲息。余同年友陳君某，實生長其間；而家在郊野，村落環匝，原隰上下，雲烟縹緲。陳君時時與樵夫漁父野老相狎；一觴一咏，悠然自得。其所爲詩歌，皆以自寫其性情；莫不可傳而可誦也！今年春來京師，（謁選天官；）出其詩示余。余往復數過；而陳君胸懷之灑落，與夫吳中之名勝，俱可於此彷彿得之。君旦暮爲縣令，親民事；則其以風雅飾史治者，將於是在。——故爲之書。

## 野香亭詩集序

余生平不善爲詩而好詩；凡古人之詩，莫不爲之留連涵泳，而咀味其旨趣之所存。頃居京師數年，四方之以詩贈遺者，悉皆爲之淘汰擇別，而觀其所用心。今年春，乃得讀野香亭詩集若干卷；蓋太史李丹壑先生之所作也！其音和平而大雅，其旨緜渺而蘊藉。嗟乎！以余之好詩，而至是始能讀先生之詩；——甚矣詩之陋也！且夫世之說詩，不可勉強支綴，以襲取之於外。卽有一二能者，不過指摘聲病，講求格調，摹擬彷彿，而務欲似乎古

人，——其說非不善也！然第得其似而已；雖名章雋句，時時錯出，而不可謂之能詩也！余嘗聞先輩之論「制義」者矣！曰：「制義之爲道，無所用書；然罪盡讀天下之書，無所由措思也。無所遇事，然非盡更天下之事，無由措字也。」吾以爲「一詩」之爲道，亦若是則已矣；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函蓋充周，不見涯涘。而舉其所閱歷與視記者，往往即事以徵情，取之於心，而諧之於韻，宜其成一家之詩，而非勉強支綴，徒以摹擬彷彿爲工者之所及也！先生爲今相國容齋公之伯子。往余讀相國之詩，雄健峭削，如長松千尋，孤峯萬仞，而不可攀躋也！今讀先生之詩，如清籟在耳，明月入懷，幽微淡遠，而難以其勝也！會先生屬余爲序，余喜當今之能成一家之詩者，在相國父子間也！——於是乎書。

### 巢青閣集序

吾素聞天下湖山之美，稱錢塘爲第一。其間巖姿壑態，激湍奔流，與夫名葩異卉之芬芳，城郭都邑之富麗，無不擅東南之勝。且其人士，類皆被服儒雅，譜宮度商，風流自賞。蓋其山區水聚，風氣完密；故才雋之彥，獨盛於他邦。自余官京師，學士大夫嘗爲余言：「西陵陸君某，天才綺麗，主盟壇坫，蓋已數十年，而垂老不得志，——豐於才而嗇於遇，——爲可悲也！」及余來督學浙江，行部至溫州；則陸君實司訓永嘉，執手版來謁。且出其所著巢青閣集示余；凡詩若干卷，詞若干卷。余見其詩清真澹樸，寄託深遠，

雕飾，爲詩家之正格。而其詞則豪情豔趣，婉約纏綿，不涉淫哇之習。信乎陸君之豐於才也！永嘉山水，秀絕寰區；曩者亦騷人詞客之所萃也。陸君秉鐸於茲，倡明風雅，鼓吹休明，使其邑之人士，翻然奮起，斌乎質有其文，以復還於曩日之盛；則陸君之有造於永嘉人士，亦未爲不得志也！而又何必以不遇爲憾哉？陸君屬余序，余因書而歸之。

### 姚符御詩序

歲癸未秋，余自金陵歸南山；縣人姚君符御過我，出其詩數卷而請書焉。蓋其平生行役逆旅，感懷述事，邂逅投贈留別之作，十居八九。初，符御與余垂髫相識；稍長，各遊學四方；久之，先後至燕山，則往還頗密於疇昔。當是時，程舍人松皋好爲詩；余與符御，及符御弟君山，別峯、金壇、蔣度臣輩，嘗至松皋家，更唱迭和，議論遙起。不數年，而度臣別峯相繼物故；余窮愁多病，飄泊江海之埂。今讀符御詩，其所遊之地，所交之人，多與余同。而余料檢筒篋，曾無文字志之；間有一二歌咏，如寒蟹之咽，病馬之嘶，已不堪使人聽之！其愧符御，不已甚乎？松皋方出守建寧，不以吏事廢其詩學。而君山今日客遊衡湘，及衡嶺東西之間；壯心未已，山川激發；他日歸，而其詩當亦如符御之工且富；——余又增一愧矣！

### 道墟圖詩序

浙東西地多名勝；而紹興山水，尤爲秀絕寰區。其間名臣鉅儒，魁奇俊偉豪傑不羣之士，比肩接踵而出；自宋以來至於明，稱極盛焉！蓋其山區水聚，風氣完密；而俗尙督節，敦詩書，皆非他邦所及。去郡城二十里而遙，有墟曰有道；背併山而面稷山，峯迴巒合，川原映帶，章氏世居之；（自其始祖至今，凡數十世），子孫蕃衍，冠蓋相望；紹興著姓，稱章氏爲第一。余於章氏獲交惺村，及其兄爾卓。惺村司閩江寧，多善政；而雅歌投壺，不改儒素。爾卓讀書閩署，方從事制舉之學。兩人不棄而與余游；每爲余言其家鄉山水人物，與其風土之樂；——余未嘗不神往也！歲庚辰辛巳間，余以事至紹興者再。謁禹陵，登府山；遊蘭亭；泛鏡湖；而有道之墟，稍爲僻遠，獨未得至焉；聞章氏子弟多才且賢；而余不獲交其一二，是則余之陋也！今年夏，余讀書長干，爾卓別余而歸。尋復至，且攜其族人某所爲墟中圖凡十八，咏其圖者凡十人，其詩一百八十首，出而示余。余披其圖，泉石之美秀，峯嶺之峭拔，園林之幽深，亭館之參差，雲樹之縹緲，魚鳥之飛躍；以及桑麻果蔬，牛羊雞犬，藩籬村落，場圃帆檣，莫不歷歷乎其在目，而恍若身遊於其中；——則余又何必以未至有道之墟爲憾乎？讀其詩，摹寫物情，頌美祖德，稱述土風；清辭麗句，時時錯出；——信乎章氏子弟之多才且賢也！爾卓言爲十人者，皆年少秀出；耳

余名而欲得一言焉。余書此以復之；且以告於惶村曰：「他日致政歸，而優游歌詠於僭稷之間；有客擔簞緣磴而相訪者，（非他人（必余也夫！」）

### 吳他山詩序

余游四方，往往聞農夫細民倡情治思之所歌謠，雖其辭爲方言鄙語，而亦時有義意之存；其體不出於比興賦三着。乃知詩者，出於心之自然者也！世之士多自號爲能詩，而何其有義意者之少也！蓋自詩之道分爲門戶，互有訾譽，意中各據有一二古人之詩，以爲宗主；而詆他人之不能知。是其詩皆出於有意；而所爲自然者，已汨沒於分門戶爭壇坫之中。反不若農夫細民倡情治思之出於自然，而猶有可觀者矣！又其甚者，務爲不可解之辭；而用事則取其僻，用字則取其奇，使人茫然不識所謂；而不知者，以博雅稱之。以此爲術，而安得有詩乎？——此詩之一變也！他山吳氏，年近八十矣；杖而訪我於姑蘇寓舍；因相與論詩。余曰：「君之詩宗何代乎？」曰：「否。」「僻事以爲奧，奇字以爲古乎？」曰：「否。」「然則君之詩可觀矣！」因出以示予；予爲擇別其合者若干首。他山晚不遇，策杖行吟，時時懼其詩之不傳；蓋猶不能忘情於名者。余與世論詩多不合；而獨喜他山所見，略與余同。而他山願欲得余言以爲重。蓋予昔讀書山中，（時當初夏，）百鳥之噪於簷際者不絕也。一日，黃鸝來爲數囀，百鳥皆鳴；已而爭逐使之去，復相與音鳴如故。



。余也方爲黃鳥之遠去，而他山猶欲爭名於燕雀啁啾之間乎？他山曰：「吾以待之後也！」——因書而歸之。

### 成周卜詩序

余少而學文，恥爲趨時之作。有里老父謂之曰：「女之所好者，何境可以象之？」余曰：「遠山縹緲，秋水一川，寒花古木之間，空濛寥廓；——獨往焉而無與徙也。」里老父曰：「斯境淒清而幽絕，不已甚乎？女之致則高矣！雖然，富與貴也，無望於女矣！」自是以後，余之所爲文，未知果能有此境與否？——而大名成君周卜之詩則似之。予生平用意多悲，與世往往不合；（人之所不趨者就之，人之所必爭者去之。）蕭疎寂寞，其意象獨宜於山林之間；——里老父之言則驗矣！而成君家世隆盛，以貴公子而同於羈人騷士之所爲；其於人世之富貴，視之夷然不屑也。余讀其所爲之詩，大抵皆淒清幽絕之音，舉凡駢麗之體，濃豔之辭，與夫一切爛然可喜吉祥美善之語，（世之人所震而好之者，）成君一不以入其筆端。——則是成君之爲人與其詩也誠高矣！余嘗以爲人之所好慕，一皆稟之於性，互易焉而有所不可。譬如盛夏之時，溽暑炎蒸，林木茂密，鳥獸翔舞。至於屠沽之肆，腥穢之所，飛蟲之所集，驅之而不能去。維時衆竅齊鳴，雖其至陋惡不可聽，亦相與自得，而時時聒於人耳。此則乘時而得志；——其言語文辭，所謂「趨時之作，」夫亦

猶是也！及至於霜降木落，萬籟歇絕；當此之時，惟有幽澗之鳴，孤松之韻，迭奏於荒涼清冷之地；而人世所爲榮華之境，無有一焉。此則吾與成君今日之意象與其所作者是也！人有見者，無不笑之。然以彼之所爲，易之於此；此之所爲，易之於彼，豈能以一刻安哉？故曰：「人之所好慕，一皆稟之於性而不可強也！」余喜成君之所好與余同，爰書之以序其詩。

## 傅天集序

華亭高不窳查客，以能詩聞吳淞間。其爲人也，飄然高寄，有瀟灑自得之趣，愛名山水；每扁舟獨往，經旬不歸。性不耽榮利。（謝舉場者已數十年。）讀書賦詩，無求於世，聞者莫不高其志行。其議論談笑，風發泉涌，往往傾一座，以故人尤樂親之。其尊府以名進士受知天子，擢置諫垣，屢遷至太常。查客自幼稟承家學；植志立身，皆非苟然者。歲乙酉，天子南巡狩，駐蹕淞江。查客自以舊臣之子，拜迎道左；恭獻詩篇。天子覽之嘉嘆；屢蒙召試，恩寵頻頒；較之他獻詩者尤渥。查客隨車駕北來，適余以謁選在京師。查客過余旅舍，出其所著傅天集一卷，請余序之。蓋皆紀恩述事之作；而途中登臨志勝，與夫朋友贈答諸篇，亦附入焉。查客之言曰：「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傅于天。」此卷阿之詩人，所爲歌誦其主之壽考福祿，而兼及於吉人吉士之多也。今天子仁聖，邁於

成周；搜奇拔滯（鑾輿所至，）無遺賢焉。一時人士，無不踴躍淬礪，以赴功名之會。在昔余先人爲侍從近臣，沐雨露而親日月；實與在廷諸臣，誰誰嗜嗜，同鳴國家之盛！不竊之於先人，譬猶鳳凰之一毛一毳而已；而濫叨異數，其何敢自附於吉人吉士之列？然而歌詠盛美，道揚休烈，竊欲自擬於卷阿之詩人，故名其集曰「傅天」，「所以志也」——子其爲我書焉！」余讀之：清辭秀句，妙絕一時！以查客之才如此，宜乎其不終淪落於山水之間矣！他日珥筆承明之上，拜手颺言，「所謂「鋪張對天之弘休，揚厲無前之偉績，」」可以勒之金石，垂於無窮。余不敏，行當爲查客次第序之。

### 和陶詩序

龐君雪崖，今所稱能詩家也！以京朝官出爲建甯知府。蒞政之暇，輒以咏吟爲事；於是和陶詩若干首。及罷官歸，閒居無事，則又得和陶詩若干首，——彙爲一集。今年夏，自任北道使至京師，屬予序之。今夫詩之工拙，往往視乎用韻；——韻在出於自然而行其所無事。——乃世之作詩者，多以和韻爲能；（往往舍己之志，以就人之韻；強人之韻，以從己之情。）於是乎韻雖合，而詩之所以爲詩者亡矣！且夫人之性情與其才力，必與之相類也，而後可以比擬而彷彿。非然而出於勉強，則雖聲音笑貌，且不能合；而況於意思之所在乎？昔者陶靖節幽居柴桑，而結志在於區外。彼其視晉宋之際，直如浮垢飛塵之

去來；而何況於一身之榮利？故其詩清遠開放，蕭然自得！其後蘇文忠謫居海外，流離患難之際，深懲世網，慨然有遺俗絕塵之志；乃取靖節詩一一和之。以文忠之才氣，一世無雙；乃名高取忌，至是欲爲靖節而不得，徒志其向往愛慕於吟咏之間；——蓋自悔其晚矣！易地而論，文忠之所遭，略有同於靖節者。故其志亦猶靖節之志；其詩亦猶靖節之詩。則雖其所用者，靖節之韻，而出於自然，而行其所無事，仍是文忠之韻而已矣！龐君以詩名數十年；早歲卽愛知天子，徵入爲史官；已而迴翔郎署，出典大郡。較之靖節之遇，有不可一概論者。然龐君孤懷自賞；世之知之者固多，而不知者亦不少。窺龐君之志，若有不盡其用者；龐君豈能無介然於中者乎？乃自簿書鞅掌，以至棲遲閭里之際，輒取靖節之韻，一一和之，要以自發抒其志而止。夫自晉宋以來，世之和靖節之詩者多矣！——而惟文忠爲能得其彷彿。蓋兩人之輕富貴而薄榮利者無不同，故其詩亦無不同；而不在于韻之和與不和也！龐君，知此意者！余故始終舉文忠以爲說焉。

### 倪生詩序

余僑居吳門郭外，凡數載。余性簡，而地又僻，且聲勢名位之所不在，車馬鮮至其門。獨里巷之間，二三窮士，間以其所業來請謁焉，而西鄰倪生山堂，過我尤數。生年少；其文與詩，皆用力焉尙淺，而氣甚銳，志不欲苟焉以沒世；一日謂余曰：「小子性才好詩

余之幽憂多疾，精力漸衰；迴首曩日著書之志，已自廢棄。所謂百世之人，已屬之字綠；而余之與朝菌蟪蛄，相去幾何？——此所爲序杜溪稿，不禁輟筆而三歎也！余將歸隱故山，（與杜溪相距二百里而遙；）尙欲網羅散軼，一酬曩昔之志。苟有撰者，必就正於字綠而後存。則余之文且賴字綠而傳也！——而余又安能傳字綠之文哉？金陵龔君孝水，朱君履安，方校讎字綠文字，聞余言而善之；皆曰：「戴子之言是也！」遂書之。——時庚辰十月。

#### 四逸園集序

泗州王蒙修先生，既以其身殉國難；閱三十餘年，而其孫某，輯其詩與文若干篇，雕刻之以行於世；且介其友盱眙李君某，而屬序於余。余讀之而歎曰：嗟乎！文章之事，豈不存乎其人哉？其人之不賢也！雖其文采爛然，而聲名動於當時，文章播於後世，人之讀之者，猶且爲之扼腕太息，愛其文而愈益悲其人；卒不以其文之工，而掩匿覆蓋其生平也。其人而賢也！雖其世遠風微，而聞之者，猶且哀而思之；求其遺跡，以想像彷彿其爲人。故卽片言半辭，亦爲之咨嗟傳誦，流連反覆於不已。而況其文章器具，一一流傳人間，有不爲之慨歎而興起者乎？當先生之世，天下之事，已如土崩瓦解，萬不可爲。及國亡君死，而先生以身隨之。先生之大節，固已爭光日月；而區區辭章之際，何足以重先生。願

使世之讀先生之集者，有以想像彷彿先生之生平，且因是而有所感發奮起；此亦所以傳先生於不朽也！先生之詩與文，不事雕飾；而性情之真，自時時流露於其間。嗚呼！當明之晚節，士大夫爭爲壇坫，以炫聲名；一時菁華爛熳者，何可勝數？未幾遭變亂，而已改節易行；（往往而是。）今求其所爲菁華爛熳者，已澌然盡矣！而先生之集，反獨重於人間，信乎文章之事存乎其人也！豈不然哉？先生故與姜燕及楊機部遊，兩人皆極稱先生之賢。而先生之集，黃海岸汪長源實爲之序。此數人者，皆與先生後先死國難；一時君臣朋友之際，不相背負。嗚呼！此可爲流涕嘆息者也！——余故牽連書之如此云。

### 張貢五文集序

張君貢五，三湘間積學能文之士也！平生好余文，凡書肆中嫁名借刻者，君能辨別爲余之作，莊寫成帙。已而余之稿行於世，果百不失一。久之，游江淮間，訪余於皖，於金陵，皆不遇。最後至姑蘇，相見於旅舍，執手而言曰：「吾生楚之南；自年十七八，服膺吾子，於今日十年。居常所著書，非吾子莫之正也；」乃悉出以相示；且請爲序焉。余少嘗有志於文章之事，而羈窮失學，輾轉汨沒，垂老無成。卽世所流布諸書，謬爲人士之所稱許；而私心耿耿，終有不能自滿其志者。貢五年甚少，力甚勤，而才又甚敏。異日之所成就，必有遠勝於余者；而余其何能爲役也！顧余之學文也，始勤而終怠；平生蓋有深愧

者。舉以爲貢五告；且以策貢五；毋效余之汨沒而無成也！始余之從事於文章，年不過二十。一日山行，遇一賣藥翁，相與語；因及文章之事。翁曰：「爲文之道，吾贈君兩言曰：『割愛而已！』」余謾應之。已而別去，私自念翁所言良是。歸視所爲文，見其辭采工麗可愛也；議論激越可愛也；才氣馳驟可愛也！皆可愛也，則皆可割也。如是：而吾之文其可存者，不及十二三矣！蓋昔嘗讀陸士衡之言曰：「苟背義而傷道，文雖愛而必捐。」由翁之意推之，則雖於道無傷，於義無背，亦有當捐而去之者；而况背義於傷道者乎？翁之論，較陸士衡則精矣！余自聞此論，而文章之真諦秘鑰，始能識之。乃家貧多事，其業未工；而曩時好文之志，漸且頹落，余之負愧於翁者，蓋已久矣！翁，楚人也！惜未詳其姓字。而近日楚中文士，恐無踰貢五。衡湘之間，方技之老，山澤之隳。贈我一二言，學之垂三十年而不能成。——此其人，貢五倘見之乎？

### 北行日記序

往余居鄉，以教授糊口；不過一百里二百里之內。歲得一鍰兩鍰，與村學究爲曹伍。計四時中，省親一再歸；歸數日即去。雖無安居之樂，亦無行役之苦。後以死喪債負相迫，適督學使者貢余於太學，遂不得已而爲遠役，則始於歲丙寅之冬。巨今不五年，往返奔走，遍歷江淮徐泗燕趙齊魯閩越之境，凡數萬里。每行輒有日記！余性懶，不自收拾，往

往多散軼。而乙亥之夏，自金陵至燕山，有北行日記，付宿松朱子綠。丁丑之春，自燕山返金陵，有南還日記，付祁門汪獻其。已而獻其卒於客舍，其稿無從尋覓。而今年春，字綠自福州來金陵，偶檢北行日記稿歸余。余讀之而嘆曰：嗚呼！客游之困，未有甚於余，而馳驅奔走之無益，亦未有如余之甚者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也。」陶淵明詩曰：「饑來驅我去；出門何所之？」以余之狷隘，憂憤滿懷，而僕僕於朝市之間；所往而輒躓，固早自知之。然而不能不爲此者，誦子路之言，與淵明之詩，其亦可泫然而流涕已矣！易曰：「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是三者。余皆無之。方其始謀出門，多方假貸，經營數月，而後成行；行李略具而已。途中所食，皆粗糲，往往閱月不能肉食。舟車之費，皆從節蓄，猶有資用乏絕之患。其於「陸行」也！余與奴各賃一騎。執鞭者見余書生，則大喜；往往多索其直，一切頗不用命。而騎又多不良，且善驚；雖執轡甚謹，猶時時遭顛仆。行淖中尤危險，往往泥塗被體，衣被盡濕。而逆旅主人，與執鞭者，表裏爲奸；每於常直外多索錢，猖獗張目，視髮盡豎。如其言償之，乃已。此在北方爲甚！一勺之漿，一杯之酒，非數培其價，不可得也。其於「舟行」也！舟子尤多桀黠；時時勞之以酒食，乃喜。而余每乘舟，風輒不利；或日行數里，或日行數十里。小舟如葉，坐臥不能伸脊。見他舟之順風行者，甚羨之；而余生平未遇過順風，真可怪也！其或資用既竭，不能獨賃一舟，則與途人共賃一舟。廝養走卒與夫，皆不暇擇，與之



雜處；彼亦引吾爲曹偶，喧嘩叫囂，——其困尤不可一刻安。其行以「暑」也！鷄未鳴即起，及早涼行數十里。日漸當午，則熱氣薰蒸，喘息皆欲絕。車馬所踐踏塵土，颺起撲而目不能開。日脯小歇，食於旅店；食中皆雜塵土，不能擇也。每日行百餘里而宿。西北方無床，以土爲炕；壁蝨之所聚處，啾人肌膚，遂成瘡痛。至於舟行，則不能設帷帳，蚊終夜集於身，以手撲之，血滿掌。惟於冬寒之時，頗以舟行爲便；無風雪霜露之所侵。而陸行當「嚴寒」，手足皆僵如痿痹，冰結於鬚鬚，冷氣徹骨，抵暮，以厚面買束薪燒之，良久乃得煖氣。肌腸漸甦，寢纔安，而圍人已越之起矣！「關津」之設也如密網；商賈之船，皆早已輸稅。餘舟第次過，邏者猙獰林立岸上。一舟過，輒一人躍入舟；衣被皆開視，勢如虎狼。舟中人皆震恐，雖無絲毫之匿，亦必稍稍賂之乃去。而西北有「響馬賊」，禦人於途；懷重貨者，恆惴惴恐不保性命。東南則多「竊盜」，乘夜爲暴；亦或殺人。而余行李蕭然，襖被之外無長物，晝夜幸皆無驚。嗟乎！古之人，濡手足，焦毛髮，勞其身，以爲天下；經營拮据；其勤苦豈特如此而已哉？而余所處，不過爲一身一家之計，而猶不能遂。窮巖斷壑之中，必有高人逸士，起而笑余者矣！余之游四方，以賣文爲生。自文體之壞也！是非工拙，世無能辨別，里巷鄙賤無聊之士，皆學爲應酬之文，以遊諸公貴人之門。然必濟之以狡譎諛佞，其文乃得售。不然，雖司馬子長韓退之復生，世皆熟視之若無覩。而余性疎慵頹放，即已亦自厭之而不能改。宰輔大官相見，一揖之外無他語。酒酣論

世事，吁嗟咄嘻，旁若無人，人頗怪之；然諒余之無他，多不以禮數相責。而余文章之名故在，四方所至，必有主人延掌書記；或遣子弟受學。然大抵皆出於耳食，計日傭賃而已！未有行度外之事，以給余養親隱居讀書之費者。而倡優便嬖之徒，居其門下者，輒傾圜倒廩以與之而無所惜。昔白居易爲元稹作墓誌，謝之以七十萬。皇甫湜作福光寺碑，凡三千字；裴晉公每字酬以一縑。湜大怒，以爲太薄。以今視昔，文章輕重，風尚美惡，竟何如也？嗚呼；客游之困，果未有甚於余；而馳驅奔走之無益，果未有如余之甚者也！余性硜硜自守；平生於非道義，雖毫髮不苟取。士大夫中，雖號爲深交，（平日以文章道義相砥礪，）一旦出而連城數百里，（世俗新稱美士，）然亦罕有念及憔悴窮愁之故人，以一函來問；即余亦未嘗一往謁也。故余也，非賣文更無生計。今且世事愈變，文章更無所售。雖狡譎諛佞之徒，皆易術而去。而余抱區區無用之學，舉世不知之技，以浮沉於遊士幕客之間；所謂操隋侯之珠，而以彈雀者也！至是而愧悔交集，不覺其汗之浹於背矣！前年之秋，老母謝世。方當營一坏之土，與先君子合葬；則爲子之事已畢矣。而吾年近五十，未有子息。平生欲著書一二種；而購求遺書之費，復頗不貲。今雖稍稍略具；而所購未備，不敢付梓。聊且命筆，恐皆不能成就；遂舉手謝時人去。獨身處荒山中，拾橡煨芋，以終餘年；不能復遠役矣！偶因讀北行日記，而書其志如此。——時庚辰二月。

## 困學集自序

學之廢久矣！嗚呼！學以明道也！道以持世也！白學廢而道不明，而世如之何其不亂以亡也！聖人既沒，於今幾千年矣！自孟軻氏而後，學者不絕如綫。迨宋興而諸儒繼起，不可謂盛者歟？然皆不幸而窮於世；上無明天子，不克信用，而擯斥以老。卒不得出其萬一，使當世獲儒者之效；世亦由是大壞，積爲從古未有之禍。自明室開，太平文物治安之盛，遠過前代。而當時儒者之於道，類不及曩時君子；吾嘗慨焉恤之！夫道之不明，以爲世患；——道明而不得用，此世之不幸；而非儒者之命之艱也。要無廢於學，使道自吾而大明；卽不用，而亦所以持世於不傾也。余生二十餘年，當天下棄學。世所謂「學」，不過咕咕諷誦，習爲科舉之業，曰是乃學而已！——此學之所以廢也！嗚呼！平仲幼清，不得爲學者也！當今之日，求稍稍有如此兩人，豈復可得？——是可以觀世變矣！余，多憂之人也！又生而遭多難，惴惴莫必其命。胸中雖稍識是非，時時嚮學，而顛連相繼。卽有異俗之心，絕人之才，且沮傷而不得進。况余才質魯鈍，頑然無所得於心。就令專精思慮，無他間雜，猶無以望其成。而加以辛苦拂亂，神志荒惑；又奔走求食。時人既不皆信；余徒教授童子章句，日不暇給。如此；——豈復能有所成就哉？孟子曰：「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余不能作也！而困加甚，而衡加甚；其亦不可解也夫！其亦不足惜也夫！

居常偶一命筆爲文辭，頗能往往類古。蓋昔之君子，好古之道，輒亦好古之文；以古之文，所以明古之道也！余旣不學，未聞道，何有於區區者。蓋學又不在于於文詞而已也！學爲文，文卽工，非學之大也。余困甚矣而未學，以未學而更困；以「困學」名其集者，所以志也！——因書之以自警云。

### 子遺錄自序

余所著子遺錄旣成，北平王源爲之序；而余復自爲之序曰：甚哉！明之亡也非其罪，豈不可哀也哉！自秦漢以來，天下承平之久，未有如明；而其敗亡之禍，亦未有如明之烈者也！明之取天下也於盜賊；而其失天下也亦於盜賊。彼秦寇者，皆國家之赤子，受休養之恩，垂三百年；非若敵國外患。而一旦稱兵起事，橫行天下，斬艾良民；藩王滅，天子死，而國祚隨之；——此自古以來之所未有也！當是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士大夫漫不以賊爲意。而行間大吏，相繼縱賊，以成賊之強。中朝以門戶相爭，而操持閫外之事。使任事者輾轉徬徨，而無所用其力；直至於國亡君死而後已焉！此其罪甚於盜賊萬萬！嗚呼！豈非天乎！賊起秦人晉，蔓延畿南河北；復渡河蹂躪於江淮河洛湖湘巴蜀之間。名都大邑，所向皆破；而吾桐獨完。桐，小縣，僅彈丸黑子。率數千瘡殘之民，疲敝之卒，而抗百萬方張之寇，（前後凡十餘年；）瀕於陷者屢矣！——而卒獲完。豈非以賢有司

之撫循，士大夫之設守，而兵民之戮力歟！余從諸父老問吾桐前後攻守之事，稍稍得其梗概；因著爲一書。而當時文武用兵之略，亦以附見；使作史者有所採擇焉！

### 潘木崖先生詩序

數十年來，海內學者絕響。而吾師木崖先生，巋然抱獨守殘，音振於空谷之中。其俯仰慷慨，見之於文章詩歌，既以流傳天下矣；今復刻其近詩若干卷：曰丙丁草，曰萊戲草，曰倚廬草。嘗進小子而詔之曰：「余窮於天下久矣；處靜以窺動，居逸以觀勞；而世道之升降，已不知其幾變矣！從事形迹之間，與人世角逐，爭一旦之榮利；——吾不安焉。謝絕人事，托迹林壑，而力不能買山以隱。每望龍眠……諸峯，在烟雲縹緲之間，未嘗不神往也！日閉戶著書，論古人之敗。其於有謂之言，尤篤好焉者，謂可寫吾之憂思，以終余年，而娛余志；此亦見其老而無倦焉，不忍棄也！」小子退自思，不幸遭憂患，有膏肓沉痾之疾；而呻吟鄙俚，輒不敢多作。又以饑寒馳驅，餬口於四方。思欲稍脫於憂患，幽閒無事，侍先生几杖，以考詩學之源流，而知所從事；——則弗可得，顛嘗從事於古文辭，頗有所論述。時人無知者；獨先生以爲有司馬遷韓愈之風。荏苒歲月，寥落無成；恐遂以廢業，負先生惓惓獎勵之意；故於其集之出而序之於此。至其詩詞之雅健工絕，則人皆能道之，而不必小子之喋喋也！

## 初集原序

有道於此焉，驅天下之人，揚眉瞬目，以從事於其間；則豈非文章之爲道歟？然言既出而不傳，身未沒而名喪，無不歸於泯滅漸盡。而其可傳而不朽者，或數百年而一見；是何業之者之多，而成之者之少乎？夫文章之事，固天之所以與我者，非可以人力與也。世之學者：其天之所與，既不逮古人；而又無好古之心。往往肆其胸臆，好高自大。又或拘牽規矩，依傍前人；曰：「吾學某，吾能似某；」一寸而比之，銖銖而稱之。然而未嘗似也；卽一一似之，而我之爲我者盡亡矣；余生二十餘年，迂疎落寞，無他藝能。而竊嘗有志，欲上下古今，貫穿馳騁，以成一家之言，顧不知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妄欲追跡古人。然家無藏書，不足以恣其觀覽，又以精神心力，困於教授生徒；而又無相知有氣力者，振之於泥塗之中。昔李翱學古文，韓退之謂其家貧多事，恐不能卒其業。是以每一念及，輒用此爲悵惛；恐遂廢業不能有所成就。然而胸中之思，有時而不能自遏，輒亦往往有激昂發憤之詞；非敢自謂有當於古人之旨也！若夫承訛踵謬，如俗學之失，則知免矣！假令天而不遺斯文，使余得脫於憂患，無饑寒抑鬱之亂其心，而獲大肆其力於文章，則於古之人，或者可以無讓。而荏苒歲月，困窮轉甚；此其所以念及於斯文，而不能不慨然而泣下也！竊又嘗謂世衰道微，求如向之俗學，已不可多有。苟讀書著文，時人相嗤笑之；

而重以余之落落無所合，且詬厲從之矣！今夫都會之間，車輿輻輳之地，卽培塿小阜，亦足以稱爲名勝。而奇怪礪磳之觀，在於窮鄉僻壤，則無有載酒其中，而歌詠其勝者。夫文豈有異於是乎？歲辛酉，余教授江濱洲渚之上，菰蘆之中，無可以度日。偶從事於文章，得若干篇，彙爲一集。雖不足觀，然覩於此，已知吾之有志於斯道而未逮。因合前數歲之作，編以爲初集云。

# 戴南山集卷三

桐城戴褐夫著

皖巢薛恨生校點

序

## 金正希稿序

余少而聞長老多道金正希名，不知其何如人也？心志之。長而從事於舉業之文，見經生所習皆不是；以爲當求之古人。歲乙卯，偶於書肆廢紙中，及人家敝筐棄不取者求之，得金正希稿數十篇。甫讀其一二，則大喜曰：是富然矣！因乞以歸；人亦以其棄物也，而不吾吝焉。歸而理之，多脫落朽敗；於他處搜求補綴。得視其全，因裝寫爲一集。蓋深幸夫向者之不迷惑於衆人汨沒之途，而文章之果有真也！嘗習誦讀之！但見其獨往獨來，吐棄一切，非卑論齊俗者之所能曉，無惑乎今人之不習也！而特其激昂豪宕之氣，時見於行墨之中，則又私心疑之；以爲此何如人乎？竊直文士而已哉！已而得先生出處大概，乃執筆而嘆，想像其爲人；蓋未嘗不悲其志而壯其節也！夫人平居談天下之事，非不翹然



可喜。迨以身試焉，而畏首畏尾，徬徨瞻顧！當夫生死之交，改易節行，苟偷旦夕之命；於其向之言，不啻若兩人。然則先生之不朽者，豈第是區區之制舉文章哉！先生遭國家多難，腐儒懦夫，搖手相戒，莫敢出聲。而先生深情壯氣，不可抑遏；——功未成而挫折以退。退而家居，帕首袴鞞，以鄉兵保捍鄉里；親身行伍之中，苦心焦思，——卒以賈鞏小之怒。嗟夫！當是時，居高位據要津者，皆讒夫小人；其才力足以傾人之社稷。而魁奇英偉之才，反遺棄擯斥於荒山墟市，無可如何，而付之一死。則其顛覆流離而莫之救，豈足異哉？豈足異哉？古之志士仁人，脫然於死生之間，非不知事之不可成也。事不成，而姑以盡吾心；事終不成，而又不敢愛吾死。——先生其可謂志士仁人歟！先生之文章氣節，並顯於天下，距今不過三十年耳！天下不知有先生之文，亦並不知有先生之人。而獨一渺然小生，拾其遺文於破篋故紙之間，誦之於空山寂寞之內，其亦可歎也矣！——乃書以爲序。

### 陳太士稿序

余評閱有明先輩制舉文章，無慮數十家。而迨於天啟崇禎之間，有兩家並以文顯於天下：曰金正希，曰陳太士。此兩人者，皆天授，非人力所可及也！太士生於臨川，與同郡艾千子，俱以古文號召天下。當是時，釋老……諸子之書盛行；學者剽竊節釘，背義傷道

，汨沒其中而不知出；——蓋文之弊極矣！千子慨然憫之；取一代之文，丹鉛甲乙，辨其黑白，使天下曉然於邪正，知所去取；（如溺者之遇舟而起，病者之得醫而生；）其功可謂盛矣！而能出其才力精魄，發古人之未有，以推歷一時之豪傑，則莫如大士。大士之文，雄渾深秀，抉其髓而去其膚，摹其神而盡其變，其意義皆破空而出。人人皆如其所欲言。他人苦心嘔血，累日而不能發其一意，得其半詞者，大士不待思索，伸紙而書，書盡而止。必一藝畢乃更作；如是者，日數十藝而不竭，誠哉其非人力之所及也！千子論文，不爽毫髮。生平極喜正希；而於大士猶若有憾焉！豈以其縱橫排蕩，時軼出於先輩之法之外乎？余以爲此乃大士之所以爲文之豪也！而猶以爲譏何哉？今夫四子之書，言簡而旨博；世故之變，盡具其中。埋沒於腐辭陳言而不得見，亦猶名山水之幽窅奇怪，久爲惡木之塞其途，而穢草之蕪其徑。一旦有好事者，芟其徑，闢其途；飛泉峭壁，幽巖好石，得以效其奇於人間，可不謂山水之遇乎！故吾讀大士之文，其嚮往無異正希；而存千子之說，以自守於先輩之遺。而無學大士而失之其於文也，或庶幾焉！——然而未敢必也！

### 方百川稿序

余陵之城北，有二方子！曰百川，曰靈皋；兄弟皆有道而能文者。靈皋之文，雄渾奇傑，使千人皆廢；而百川之文，含毫渺然，其旨雋永深秀。兩人皆原本於左史歐曾；而其

所造之境詣，則各不相同也。靈皋客遊四方，其文多流傳人間。百川閉戶窮居，深自晦匿，世鮮有見其文者。要其文淡簡，亦非凡近之所能識；以故百川聲稱寂寞，甚於靈皋。頃余家青溪之涯，距二方子四五里。而近時時相過從，得盡讀兩人之文；往往循環雜誦。不忍釋去。已又悲世有佳文，使之沉淪里巷之中，略不知恤；而紫色蠅聲，世相與尊崇推奉，使之志滿氣得，以爲當然，良可歎也！今年靈皋北遊，餽其口於涿鹿；而余亦賣文燕市，未有過而問其值者。將遂歸老江上，灌園自給；與百川兄弟寂寞著書，以俟之於後世。而靈皋自涿鹿貽書於余曰：「知吾兄之深者，莫如戴子！是宜爲文以序之。」嗚呼！余自從事於文章，舉世不以爲工。獨二方子環堵一室，相與咨嗟吟誦；——人皆笑之。今又以序方子之文也，適增其笑而已矣！他日歸，當盡取百川之文，次第排綴，爲闡發其波瀾濔濔所以然者；且刻之以示於世。——而余爲聊且書其梗概如此。

### 方靈皋稿序

始余居鄉年少，冥心獨往，好爲妙遠不測之文；一則無知者，而鄉人頗用是爲姍笑。居久之，方君靈皋，與其兄百川起金陵，與余遙相應和。蓋靈皋兄弟，亦余鄉人而家於金陵者也！始靈皋少時才思橫絕，其奇傑卓犖之氣，發揚蹈厲，縱橫馳騁，莫可涯涘。已而自謂弗善也；於是收斂其才氣，潛發其心思，一以闡明義理爲主；而旁及於人情物態，雕

刻鏗鏗，窮極幽渺。一時作者，未之或及也；蓋靈皋自與余往復討論而相質正者，且十年。每一篇成，輒舉以示余；余爲之點定評論。其稍有不愜於心，靈皋卽自毀其稿。而靈皋尤愛余文，時時循環諷誦；嘗舉余之所謂「妙遠不測」者，彷彿想像其意境。而靈皋之孤行側出者，固自成其爲靈皋一家之文也！靈皋於易春秋訓詁，不依傍前人，輒時有獨得，而余平居好言史法。以故余移家金陵，與靈皋互相師資；荒江墟市，寂寞相對。而余多幽憂之疾，頽然自放；論古人成敗得失，往往悲涕不能自已。蓋用是無意於科舉，而唾棄制義更甚。乃靈皋嘆時俗之披靡，傷文章之萎爾，頗思有所維挽救正於其間。今歲之秋，當路諸君子，毅然廓清風氣。凡屬著才知名之士，多見收採；而靈皋遂發解江南。靈皋名故在四方，四方見靈皋之得售，而知風氣之將轉也，於是莫不購求其文。而靈皋屬余爲序，而行之於世。嗚呼！自余與靈皋兄弟，相率刻意爲文，而佗僚失志，莫甚於余。廻首少時以至於今，已多歷年所。所謂「冥心獨往」者，至余猶或貽姍笑。今幸靈皋以其文行於世，而所爲「維挽救正之」者，靈皋果與有責焉！而百川之文，亦漸以流布於四方。則四方之士，所賴以鼓舞振起，獨在方氏兄弟間；而余亦且持是以間執鄉人之口也！——於是乎書。

## 狄向濤稿序

自科舉興，而士之以「功名」垂於世蓋少矣！夫士之研精覃思，從事於場屋之文，以應科舉；其得之者，往往登高第，爲大官。流俗之人，相與艷羨之；即其人亦莫不自以爲功已立，而名已成也。嗚呼：此士之所以無功名也！且夫功見於天下，名施於後世，（若古大臣之爲者，）一代之中，正不可多有。又其次，或效一職，建一議，卓然爲「世之所倚毗」。他如濂洛關閩，不必身都爵位，而功名爲古今之所莫敵；此真所爲功名者也！世之人，求功名之說而不得，而以富貴當之；舉世之登高第爲大官者，皆相與指而目之曰「功名」。嗚呼！此士之所以無功名也！古者先王之教興，士自小學以入大學；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莫不犁然具備。以故施於天下後世，而功名直昭垂至今。其理載之於書，書具在；後之人棄而不務，而研精覃思，以從事於場屋之文。夫從事於場屋之文，不可以謂讀書也！世之人，第以是爲讀書之事已具矣！夫以從事於場屋之文爲讀書，以科第富貴爲功名，是故世之無功名者，由世之無讀書者也！當此之時，苟有卓然自立於其間者，必去其富貴科第之見，而後可與其功名也！必罷去場屋之文，而後可與語讀書也！吾友狄君向濤，年踰二十，卽舉進士，登高第，入翰林；人莫不艷羨之。而其場屋之文，爲士林之所傳誦。果如世俗之議，則向濤之功已立，而名已成，而讀書之事已畢矣！向濤不色喜，而抑然自下；蓋其於古人之道，方日進而未有已者。然則向濤之得第，非向濤之功名；而向濤場屋之文，又向濤之糟粕煨燼，而非向濤之所以爲讀書者。由向濤之道，而日進不

已，吾見向濤之追跡古人不難也！至於向濤文章之美，余友劉大史陂千序之詳矣！而向濤復屬余爲序；余故獨著向濤之志如此。以見世猶有卓然自立，不爲世俗之所浸淫者；並以告天下科舉之士，其必有以余言爲然如向濤者也！

### 徐文虎稿序

頃余移家秦淮之旁，閉戶窮居，鮮所與來往。而里中徐君文虎，與其兄位三，輒時時過余。先是位三已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而文虎猶困於諸生，且十餘年。或有爲文虎傷之；予告之曰：『君亦知夫燕人之賈於閩者乎？燕齊之間，饒棗栗，常以之誇示於四方。而閩之南，有荔枝者，丹囊絳膜，有皺玉星毬之稱。剖而食之，其甘芬浸齒。舉山海之珍，皆莫之能敵也！燕人賈於閩，閩人餉之以荔枝；燕人食之，唇敝舌裂，咯咯然吐之於地，瞠目熟視而嘆曰：『嗚呼！是安能及吾鄉之棗栗乎？』他日見苦李之棄於道旁，酌棗之垂於庭，擷而拾之以歸，遍示賓客曰：『此閩之所產也！』閩之人皆笑之。文虎之文，乃閩之荔枝也！不幸而遇燕人之唾棄；彼且搖手相戒，以爲鳩毒莫過於此。宜乎南之中苦李酸棗，充滿羅列於燕市也；世有不爲燕人者，而文虎之荔枝，庶其得售於市。』會文虎屬余爲其稿序，余因卽書此以歸之，並以示位三，其以余言爲然否也？

### 汪武曹稿序

吾友汪子武曹，刻其所爲舉業之文；而以書貽我於秦淮曰：「願有言也！」夫舉業之文，號曰「時文」；其體不列於古文之中。而要其所發明者，聖人之道！則亦不可不以「古文」之法爲之者。然天下人人爲之，而人人舉莫能知之；一肯義傷道，勸說雷同，相習而莫悟其非；一蓋舉業之名存而實亡也久矣！武曹乃以先儒之旨，前輩之法，爲之正告天下。天下之從事於舉業者，乃恍然悔悟其嚮者之非，而思改其所爲，非汪氏之書不讀也；——風氣於是爲之大變。而武曹所自爲之文，要自橫絕一世；所謂「以古文爲時文」者，吾於武曹見之。是則舉業已將亡，而嘗賴武曹以存之也！嗟乎！武曹之志，豈嘗欲存舉業之文者哉？武曹之言曰：「時文興而先王之法亡；世之從事於舉業者，冥冥茫茫，不以通經學古爲務。其於古今之因革損益，與夫歷代治亂廢興之故，無所用心於其間。則雖其文辭爛然，而識不足以知天下之變，才不足以應天下之用；——是舉業有累於先王之法也！」余嘗與武曹讀書蕭寺，相與抵掌扼腕，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此！而武曹熟諳前代典故；其利弊變更，言之洋洋灑灑，無不洞悉其源委。酒闌燈灺，解衣磅礴，余聞之，未嘗不爲之色飛而起舞也！顧武曹抑鬱不得志，第以舉業教授生徒。念時文之是非，闢人心之邪正，俗學紛起，講解訛謬；於是正其闕失，明其旨趣，而聖人之道以大著。夫聖人之道著，是

卽先王之法存也！故夫武曹之於舉業，以不存者存之也！嗟夫！舉業者，人爭爲之而適以亡之；武曹本不欲存之而適以存之。然則讀武曹之書，與讀武曹之文者，其亦可以悲武曹之志矣！武曹古文辭，深得司馬歐陽家法；區區所爲時文，卽武曹亦不欲自存。顧自時文興而古文亦亡！頃者，余與武曹執「以古文爲時文」之說，正告天下。而真能以古文爲時文者，（武曹之外）余未之多見也！是則時文賴武曹而存，而古文亦存；而先王之法，亦未嘗不存。使時文而皆如武曹也，則雖存之可也！

### 徐貽孫遺稿序

雲間汪建士，刻余亡友青陽徐貽孫遺稿若干篇既成，而余爲之序曰：嗚呼！余，天下之窮人也！而所交多窮士。其間潦倒困阨，窮不自振，而復不永其年以死者，往往多有。如無錫劉言潔，祁門汪獻其，文章學問，皆卓卓過人；而寶志以沒。至於貽孫死不以正命，尤可悲而難也！當丙寅丁卯之間，余與貽孫先後貢於太學。太學諸生與余最善者，莫如於言潔；貽孫則僅識面而已。而貽孫最善方靈臬，（靈臬與余同縣最親愛者也！）貽孫介靈臬以文於余；而靈臬介余以交於言潔。此數人者，持論斷斷，務以古人相砥礪，一時太學諸生，皆稱此數人爲狂士。已而貽孫言潔相繼歸，而余與靈臬以賣文留滯京師。歲丙子冬，聞言潔之喪，余與靈臬爲位而哭。明年春，余醴金歸葬言潔，而靈臬亦南還。又明年



冬，貽孫之友曰吳七雲，（至自青陽，）訪余於秦淮之上，爲言貽孫發狂投水死。嗚呼！士之能自豎立而不與世披靡者，抑已少矣；苟有其人，必窮不能振，舉世皆欲殺之以爲快，而鬼神助之，以速其淪亡。——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也！貽孫故有幽憂之疾，不能自解釋。靈臬嘗指余以示之曰：君不見戴子乎？所遭極人世至窮之境，而不能戕其生者，能自解釋故也。吾子不從吾言，必發狂且死，可不戒哉？——貽孫聞之，矍然自失也！——而靈臬之言卒果驗；七雲曰：「貽孫將死。爲書一函，致戴方二子；——隨取燒之。」七雲因檢其遺稿付余；而建士素不與貽孫言潔相識，以余故，乃慨然欲爲雕刻其文。而言潔之文，其家匿不肯出；於是遂刻貽孫文，單行於世。貽孫性狷隘，不能容物；而文亦似之；故多訐露之言，善於雕鏤物態。而言潔之文，渾涵汪洋，多淡蕩之趣。此兩人所爲文，以視世之登高第者，豈可同日而語！乃潦倒困扼，不能自振，而復不永其年以死；而貽孫之禍尤烈。余與靈臬，每追憶舊游，未嘗不涕淚之橫集也！七雲收其遺文於敗篋故紙之中，而建士爲表彰而出之於世；（此兩人可謂愛朋友，好文章；）而余亦可藉是以慰貽孫於九原矣！獻其之文，余探入他書者，頗多有；故不復另刻。而貽孫有妻弟（曰孫涵士，字淳淵，）能文章，早卒。往余在京師，今順天巡撫侍郎李厚菴先生嘗見其試卷，極賞之；因問其平生於余。余歸而欲述其語以達於淳淵；而淳淵死已二年矣；因附錄數篇於貽孫遺稿之末。蓋貽孫存時，嘗爲余極稱淳淵；今錄其遺文，亦貽孫之志也！

## 自訂周易稿序

余家世治詩，余亦治詩；後更治易。嗚呼！易之道大矣，夫子以爲可以寡過；往時讀其言，而不知自省也。既學易，而後知其生平動靜，無時不在過之中，而無有一當；輒不禁涕淚之橫集也！先是余之學易也，一二師友，皆教余勿看講章，勿聽俗儒講說；余從之，果有得焉。已而見近世所刻衷旨；諸書，其荒謬不通，不可勝舉；而時文宗之，而易幾亡矣！自始皇李斯焚燒詩書百家之語，而易獨不與其禍。至今幾二千年，而亂於鄙夫小生之訓詁，與科舉之業。豈天之欲喪斯文，滅六經，而假手於俗儒，以補秦火之遺漏？不然，則鄙夫小生，其罪不減於始皇李斯。而獨居窮經之名，取富貴之資，聖人之道，幾何而不息也！余以歲庚申冬，讀書於友人趙良治家；始靜觀周易之義。每夜篝燈爲文，不蹈襲時解，頗有所發明；而文字一洗訓詁舉業之陋。凡五十日，得文數十篇，而先君子江干之變聞矣！——踉蹌棄去。今無事偶一理之，惘然如隔世。以余之窮且多患，已無復知有生人之趣；何況於區區之文字。然是文也，於易之義，不無小補，——因存之。而吾且絕意世事，欲携周易一卷，隱居深山之中，朝夕占玩，考較諸家，而勒爲一書，或可借以稍寡其過，亦足以樂而終身矣！——因書以俟之。

### 黃崑圃稿序

文章之遇合，蓋有可必不可必者矣！「可必」者，一出而即遇，投之而輒合，若操券而得。其「不可必」者，窮年畢世，至於潦倒困憊，而終無一遇。世遂謂科第之得，有數存焉於其間；——理固有然，而要亦有不盡然者。今夫匠石之操斧斤而入山林也！拱把以上者，過之而不顧。其大者絜之百圍，然或軸解拳曲，則亦過之不顧。至於榱桷枳梓豫章之材，未有不以爲美而欲得之者也！故夫拱把以上，與夫軸解拳曲之材，其遇不遇，固可以數言之。若夫榱桷枳梓豫章，有遇焉，無不遇也。無不遇，則其材之所可操者，有以致之；而不可以數言之矣；宛平黃君崑圃，自爲童子，即以文章知名於世。居無幾，即舉於京兆，遂成進士士及廷對，天子親擢黃君及第第三人。黃君方弱冠；其文自試童子至今，無一落者；而人人皆以爲工。是則黃君之遇合，有可必，無不可必也。豈非榱桷枳梓豫章之材，雖工師匠人，無不睨睥聚觀，而况匠伯者乎？——余之論黃君之文章與其遇合者如此。予友汪君武曹，好商榷人士，多否少可。而亦獨極稱黃君；聞余之說，而亦以爲然也。會武曹既論定黃君之文，以行於世，而黃君屬余爲其序；因遂書之。

### 李潮進稿序

余平居讀書從事文章之際，竊以爲制舉之文，亦古文辭之一體也。世之人廢古文辭不觀，而別有所以爲制舉之文，曰「時文之法度則然；」此制舉之文之所以衰也，今夫文之爲道，雖其辭章格製，各有不同，而其旨非有二也；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何獨於制舉之文而棄之？且夫制舉之文，所以求得舉也。然而得失之故，初不繫於此。（其得之者，未必其文之皆工也；其不得者，亦未必其文之果不工也。）而特君子之所以爲之者，必不肯鹵莽滅裂以從事；而得失之數不以介於心。是故其制舉之文，卽古文辭之旨，莫之有二也。毘陵李君潮進所爲制舉之文，不肯苟且雷同，其法無不具；而要皆以古文之旨爲之者。使鹵莽滅裂者見之，必將舉而棄之，以爲非時文之法度；——而豈知李君正不屑爲時文之法度者乎？李君旣舉於鄉，遂復舉於禮部。夫世之人所以從事於時文者，謂其易舉耳，而未見其皆得舉；如吾李君之文，未嘗不得舉。則夫古文之旨，其必欲舉而棄之者，亦見其惑矣！李君少從余友蔣君玉度游。（玉度有道而能文者！）源流派別，經其指授。而陳君曾起秦君龍光兩人，皆毘陵之秀也！李君相與往復切劘。以余之荒落失學，而李君不鄙而棄之，以爲可與於斯文也。余嘗病天下之從事於制舉之文，而未見有卓然自立能讀書者之出於其間；而文章之旨，或幾乎亡矣！今讀李君之文，有深幸焉！故爲書之如此云。

### 意園制義自序

余少而狂簡，多幽憂之思；厭棄科舉，欲爲逸民以終老。年踰二十，家貧無以養親，不得已開門授徒。而諸生非科舉之文不學，於是始從事於制義。以爲「制義」者，亦古文之一體也！乃集學徒，告以文章之源流，而極論俗下文字之是非。諸生作文，輒嘗請余命筆以爲之式；雖時時散軼，而存者猶四百餘篇。歲癸酉秋，余自福建還江鄉，偶於破篋故紙之中檢出，淘汰其十二三，存其可觀者三百篇，彙爲一集。舉以授二三門人；且告之曰：余之爲是也！非苟易也！根抵於先儒理學之書，未之敢失也；取裁於六經諸史，以及諸子百家之言，未之有遺也。每一題入手，靜坐屏氣，默誦章句者，往經數十過；用以尋討其意思神理脈絡之所在；——其於集註亦如之，——於是喉吻之際，略費經營，振筆而書，不加點竄，——此二三子之所見而知者也。竊以謂天下之景物，可喜可愕者，不可勝窮也。惟古之琴師，能寫其聲；而畫史能貌其像，至於用之於文，則自余始。當夫含毫渺然，意象之間，輒擬爲一境，以追其所見。其或爲海波洶湧，風雨驟至，瀑瀉巖壑而湍激石也；其或爲山重水複，幽徑相通，明月青松，清冷欲絕也；其或爲遠山數點，雲氣空濛，春風淡蕩，夷然翛然，遠出於塵外也；其或爲江天萬重，目盡飛鴻，不可涯涘也；其或爲神龍猛虎，攫孛飛騰，而不可捕捉也；其或爲鳴珂正笏，被服雍容；又或爲含睇宜笑，絕世

而獨立也：——凡此者，要使行墨之間，彷彿得之。故余之文章，意度各殊，波瀾不一，不可以一定之阡陌畦徑求也！二三子卽余言以求其意象，當亦有愉悅遇之者乎？嗚呼！文章之事，難言之矣！余之爲是也！窮而滋甚；世未有慙慙而愛惜之者。獨三四故人窮士，知而愛之；而余亦不忍棄也。今以授二三子；二三子不以余窮之爲戒，則於是集必有所得也夫！

### 孫檢討課兒草序

余年二十餘，始從事於制舉之文；其爲之者，不與衆人同。然衆人多文字名於世，或且取科第以去。而余流落困頓，爲舉世之所共棄；——獨檢討孫子未最好之。蓋子未所以爲制舉之文者，亦不同於衆人；宜其好余之文不厭也！嗚呼！今之取科第者，大抵以鹵莽滅裂而爲之；及其得之，則又舉向之所爲鹵莽滅裂者，視爲筌蹄，而委而棄之不復顧。是故終其身而懵不知制舉之文者，莫當於科第之人。則今日者科第雖僅存，而制舉之文早已亡也！子未之文，其爲之者，旣不以鹵莽滅裂；而至於旣第之後，猶時時鑽研反覆，不釋諸手。故其旣第之後，制舉之文尤工。歲乙亥，余遊燕市，時時過子未邸舍。而子未出其課兒草示余，凡若干篇；子未之於文洵勤矣！余十餘年來，憂患困窮於世，事皆不以屑意；雖向時好時文之意，亦澌然盡矣！見子未之工且勤，而追憶疇昔支離攘臂其間，竟復

何用？至今而慚悔交集，乃遂決然舍去，未嘗不自笑也！余雖既已荒落，而子未之所爲者，猶流傳人間；則制舉之文，幸不至於盡亡也！——故書之。

### 吳七雲制義序

余以舉業之文，爲世所推。然余之志，固不喜爲舉業之文者；而舉業之家，輒多以文章相示。於是四方能文之士，余引得而交之。昔者吾友青陽徐貽孫嘗爲余言曰：「同縣有工爲舉業之文者，曰吳君七雲。」既與余別五六年，中間以書來問，輒又往往及之。今年春，七雲過我於秦淮旅舍，爲流涕而言貽孫死狀，言已，則相持泣；且曰：「貽孫遺文，子當序以行世。」而余因得七雲舉業之文讀之；益信貽孫之知言，不我欺也！七雲自言：「少從事於時文，未免沿腐爛之餘習。長而與貽孫同讀書於九華，日相鑽研商榷！乃概然毀其舊作，而崇尚先靠大家之文。今其所爲，大抵得力於貽孫者爲多。然猶懼未能脫然於世俗，而願與吾子決之。」嗚呼！貽孫不可作矣！今見七雲，如見貽孫。蓋兩人之篤行修謹，虛懷樂善，固有略同；而其文之阡陌意境，則吾固能言其梗概也！貽孫好爲短音促節；而激昂嗚咽，時有近於訐露。而七雲深入理解，轉變不窮；時亦有近於漫漶。至於法取於先輩大家，而脫然於世俗者，則兩人固未之有異也！然余向與貽孫言：「欲天下之平，必自廢舉業之文始。」因勸之從事於性命與用世之書。貽孫善余言，而未之能行也！則

吾今日之僅僅序上雲舉業之文者，又豈盡余之志也夫！七雲曰：「亡友亦時爲我道斯語矣！」——因書之簡端。

## 鄭允石制義序

往余自浙東，踰仙霞，經建寧延平，而至福州。其間山巒之峭拔，水之滄澗，石之奇怪；與夫名葩異卉，芬芳；其佳麗真冠於東南。而士人皆好讀書，能文章；平居友朋講習，磨礪砥礪，皆有元本，允爲他邦所不及！是時余友孫檢討子未，爲福建考官，得人最盛。而鄭君望士，名居第一；余因與望士往來，略識閩中人士。今年余友編修阿雲菴，主考福建；其得人與子未前後相望。而鄭君允石名居第八，則望士之兄弟行也。允石計偕北上，道出吳門，而以其全稿致余於金陵，屬爲序之。蓋閩中之工爲經義者，自有明稱極盛。數十年來，流風餘韻，不至歇絕。安溪李厚菴先生，心孤冥詣，超出前人。而後來之秀，無踰於漳海鄭居仲；他如吳位子林修伯，名最著。此三人，皆子未所取士也！其文余皆得而見之。今年冬，宿松朱字綠新從閩來，爲言「閩之能文家頗多有；」——而惜余多未之見。今見允石之文，（凡二百餘篇，）皆能自出機杼，不蹈科臼，卓然成一家之言。而觀其友朋所綴評語，則知其平居講習，磨礪砥礪者，既深且久。而允石之文，直可頡頏於居仙位子修伯之間也！嗚呼！自余遊閩，於今六七年；其山川花鳥，歷歷如在目前。而嘗竊



有遺恨者三：未食荔枝，未遊武夷，未見隱士洪石秋。今聞字綠之言，則吾未見能文章者猶多也！故因序允石之文連而書之。

### 左尙子制義序

吾縣先達之善爲制舉文者，推少保左忠毅公爲最。忠毅者，天啓中死崔魏之禍者也。忠毅舉萬曆丁未進士。當是時，文詆疊出，波蕩後生，莫可救止。而忠毅所爲文，超然獨出塵壒。蓋其生平好爲清真切實之文，深入骨理，盡落皮毛；而剛勁之氣，不可遏抑。余少從事於制舉之文，輒取忠毅之遺編，時時誦法之不倦。而忠毅之孫曰未生，與余同學相善；兩人心摹手追，未嘗不嘆息忠毅公之文之不可及也！居久之，未生嘗爲余稱其姪尙子之文，能不喙其家法。尙子方居荒江之墟，而余居城市間，歲輒一見，見即別去；余因未嘗得尙子之文而一覽觀之也。頃余僑居金陵，而尙子常過江訪余於青溪之曲，先後出其稿數百篇示余。余反覆卒讀，而歎忠毅之家法果尙存也！歲己卯之冬，尙子復踵門而來請曰：「吾將刊其稿以行於世，願吾子序之。」蓋尙子以今歲之秩，舉於鄉；其場屋之文，四方流播，莫不稱嘆以爲工絕；因遂欲盡讀其稿，而尙子亦不能自匿也。嗚呼！方余與未生誦法忠毅之時，兩人年甫二十；傷俗學之日非，追前賢之遺緒，盱衡抵掌，自謂舉世莫當。浸尋荏苒，忽忽又二十餘年。未生伏處田園，無意進取；而余飄泊四方，賣文以餬其口。

，未有訪沉冥而叩寂寞者。而尚子最後起，乃能出其精氣光怪，受知於主司，而流布於天下。廻首舊遊，欣愧交集，其亦可概然而興歎已矣！顧余猶有言於尚子者：「忠毅以清風勁節，罹於黨禍，海內至今仰之；（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止。）而予嚮之誦法忠毅者，固不徒以其文之善也！尚子爲其後人，能不墮其家法；則儼日所以自堅者，吾於今日所綴之文卜之矣！」尚子欣然而作曰：「有是哉！子之言是也！余雖不敏，敢不勉之。」

### 史某制義序

往余在京師，與溧陽史君千里游。千里能文章；其平居論文，多否少可；而顧獨稱其姪某之文。已吾友王雲衢，亦爲余數數言之。兩君賢者，其言信而有徵也！居有頃，某人京師。余輩嘗置酒高會，某未嘗不在坐。當是時，無錫劉言潔，金壇徐沂再，常熟嚴寶臣，武進錢亮工，及雲衢與余，日酣飲論文；皆目屬某爲玉堂之器。蓋距今已十年矣！歲月如流，升沉異態。言潔已物故；獨寶臣舉進士，高第入史館。雲衢沂再，皆連蹙不得志；而余流落困頓殆甚。乃某與亮工，始以今歲之秋，同舉於鄉。廻首死生盛衰聚散離合之故，其亦可感也夫！史氏爲溧陽鉅族，自前世多有偉人；某之尊人其翁，自少年卽廻翔館閣；將大用而卒。其伯子繼起，爲侍從近臣。今某又巍然擢高科，行兄弟並列崇班。而余輩響之目屬某以爲玉堂之器者，誠不偶然也！因書以俟之。

## 宋嵩南制義序

制義者，與時爲推移，故曰時文。時之所趨，遂成爲風氣；而士子之奉以爲楷模者，胥會於一。然而勢有所止，情有所厭，思有所窮，運有所轉。於是乎數十年而變，或數年而變，或變而盛，或變而衰，往往相爲倚伏。而當屢變之時，輒有不變者存。理取其精深，不可變也；法取其謹嚴，不可變也；辭章格製取其雅馴而正大，不可變也；故曰：「屢變之時，輒有不變者存。」君子爲其不變者；且以其不變者，而變時之所趨；此則先正之文是也！吾友宋太史嵩南先生，悼時文之繁濫，乃獨取先正之文，相與依倣而馳騁；吐棄凡近；掃除塵垢，置之先正集中，幾無以復辨。爾時文雖屢變，而先生之文，固爲其不變者也！先生之文爲其不變，而吾知時文風氣之欲變，其在此矣！良醫之發藥也必因病，而國工之角勝也必爭先。今之文，支離臃腫，誇多鬪靡，而決裂先正之規矩者至矣！先生以依倣先正者救之，因病發藥，而無不愈之病；爭先角勝，而操不敗之勢。則先生固時文中之良醫國工也！故曰：「先生之文，爲其不變者；而知時文風氣之欲變也。」先生年踰弱冠，卽發解江南，爲第一人；旋登進士，入史館。其於制義一道，猶時時不釋手，揣摩諷誦，甚於寒素。夫先正之文，不盡出於宣成之後；而先生所作，視末第之時更工。吾因之有感矣！夫得魚者忘筌，得兔者忘蹄。時文者，科第之筌蹄也！收魚兔之利，而遂置筌蹄

不願者，豈少哉？舊學盡失，一旦膺文章之任，鹵莽滅裂以從事，固其宜也！先生曩日主試，慎奇，得人最盛；行且再典文柄。——則時文風氣之變，其必自此書始無疑矣！

### 趙傳舟制義序

婺源王君汝山，嘗爲余稱趙君傳舟之爲人與其文；余心志之。於今年秋間，傳舟自錢塘以書抵余，盛稱余文之美。且曰：「余於叔父驂期所，見吾子古文，必傳於後世無疑。今吾之稿，且刊刻行世，願吾子有言也！」傳舟登賢書已十年。自世俗之論，以爲文章之售者必工；其不售者必其拙者也。而科第爲世之所重，雖其榮且顯，不及曩時之萬一；而士薰於習俗，猶莫不豔稱之。然則潦倒如余，操不售之文，而抱至拙之技，方爲世人之所共棄。而傳舟已嘗得志於場屋，乃獨殷勤鄭重，好其文至欲得其言；傳舟之爲人，從可知矣！傳舟之稿，爲汝山所點定；汝山嘗以示余，余頗歎汝山之知言。傳舟屢屢上公車不第，則其文尙有不盡諧於世俗者。而驂期與余交十餘年；余嘗稱其文，殆如古人所云「欲與羞雷同」者。而驂期亦久困公車；——文愈高則知者愈少，豈不然乎？余序傳舟之稿，而並及驂期，嘆其眞賞之難如此。而汝山言「傳舟於禮部之試，皆旣得而復失。」然則世尙有知傳舟者——目前之得失，不足論也！至於傳舟文章之工，汝山論之詳矣！——余不復云。

### 自訂時文全集序

余少而多病，家又貧，未嘗從塾師學爲時文也。稍長，病有間，因窮六經之旨，稍見其端倪；而旁及於周秦漢以來諸家之史，俯仰憑弔，好論其成敗得失。間嘗作爲古文，以發抒其意；將欲閉戶著書，以自見於後世。而余多幽憂之思，性文不耽世榮，遂欲棄塵離俗，巖居川觀，爲逸民以終老；區區之志，如此而已。當是時，家甚貧，先子授徒他方。而自六歲從塾師受學，凡五年，而四書五經讀已畢。余以疾且偷惰，遂廢棄不知自力於學；比讀書稍有得，年已二十矣！先君子束修之入，不足以給饔飧；余亦謀授徒以養親。而生徒來學，惟時文之是師；余乃學爲時文。而見近日所雕刻流傳熟習人口者，卑弱不振，私竊歎之！因其平日所窺探於經史及諸子者，條貫融釋，自闢一徑而行。先君子曰：「此所謂『爲於舉世不爲之時』者，得無不免於困乎？」先大父曰：「困何傷。」因撫余頂而勉之曰：「是在忽怠而止耳！」里中有潘木屋先生，博雅君子也！家多藏書，余往往從借觀，因師事之，而縣司教爲王君我建，兩人皆奇余曰：「此文章風氣之所繫，其在韓公伯仲間乎！」韓公者，卽故大宗伯慕廬先生；是時適以雄駿古雅之文登高第，所謂爲於舉世不爲之時者也。居久之，乃得人縣學；又數年，貢於太學。先後受知於督學使者：爲諸城劉公，吉水李公；皆以國士相待。而余自入太學，居京師，及四遊方，與諸君子討論文事。

多能輔余所不逮。宗伯韓公，折行輩與余交，而深惜余之不遇。同縣方百川、靈皋，劉北固，長州汪武曹，無錫劉言潔，江浦劉大山，德州孫子未，同郡朱字綠，此數人者，好余文特甚。靈皋年少於余，而經術湛深，每有所得，必以告余，余往往後多推類而得之。言潔好言波瀾意度，而武曹精於法律。予之文，多折衷於此三人者而後存，今集中所載者是也！余自年二十以來，於時文一事，耗精斲神；雖頗爲世所稱許，而曾無得於己，亦無用於世。回首曩昔之志，輾轉未遂，必有高人逸士，相與竊笑於窮巖斷壑之中者矣！始予之爲文，放縱奔逸。不能自制。已而收視反聽，務爲淡泊閒遠之言，縹緲之音。久而自謂於義理之精微，人情之變態，猶未能以深入而曲盡也，則又務爲發揮旁通之文。蓋余之文，自年二十至今凡三變，其大略如此，余本多憂，而性疎放，尤不好時文。旣以此教授，則不當以苟且之術，貽誤生徒。而世所雕刻流傳習熟人口者，諸生以余教誡故不學。而余不得已，間嘗自有所作，示諸生以爲之式。而武曹好余文，嘗教余多作。余不可，則嘗閉余於蕭寺中，命題以數十百計，作畢乃聽出；曰：「六經之旨，借君手以明耳！」而余嘗以一月或十餘日作已畢；故余生平之文甚多。然皆出於勉強，非其中心之好；而散軼零落，不自收拾者，不知其幾矣！篋中所存，尙無慮五百餘篇；往者常自擇別，分爲兩集，集各近二百篇。韓公及武曹大山百川；爲叙而行之於世；海內學者，翕然信之，不以爲非，轉相購買，幾於家有其書矣！今年秋，一二門人來謁曰：「往者所刻板，剞劂不可印，

盍再刊之？」余乃悉取舊本更定，刪去若干篇，復增入未刻諸作，而以授之。嗚呼！余非時文之徒也！不幸家貧，無他業可治，乃以時文自見。失足落人間，究無救於貧困；而人世得失榮辱之境，其爲幻妄，夫何足道。虛名雖盛，而纔謗亦隨之；蓋至是而先君子之言果驗矣！余向者所與討論文事諸君子，皆登科擢高第以去，百川言潔，則九原不可復作；而先大父先君子，與潘王二先生，及劉公韓公，皆相繼謝世。余已年垂五十矣！抱其區區無用之書，手持而食，雜於市人郵豎之間，擁褐高吟，與二三子論文講藝於塵囂雜遝之地，不亦愚且惑之甚乎？行且舉手謝時人以去；山林杳冥，窮居不出，尙欲一酬曩昔之志。而此集也，視之已不啻遺跡，亦何所用其喋喋爲。而特書其爲時文之本末，以告海內學者，庶幾其悲余之志也！

### 洪崑霞制義序

吾友洪子崑霞，以諸生高等貢於太學；遂不就有司之試，而謁選以去。客曰：「洪君才士，使試於場屋，未必終不得當；而決然舍去何也？」余應之曰：「君不見夫燕市之豪乎？夫燕市之間，佳麗人之所出也。燕之市有豪焉，以好色聞！而下陳之所充，金幣之所購，或爲戚施，或爲躄條，皆人所共棄者而獨收焉。人皆怪之；以爲此豪也，其或迷惑之疾使然歟？乃豪之客有共羨以爲美好者，豪之鄰亦有窺而悅之者。夫人可信莫如目，而至

無難辨者莫如色。孟子曰：「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以今觀之，則目亦有不可信，而色亦有莫能辨者矣！烏在其爲同然也耶？豈其是非之心一失，而耳目遂皆有不得其常者耶？今之不爲燕市之豪者無幾矣；豪之客與隣，其人亦不少矣！使其佳麗人至於其前，有不嫉而擯之者乎？彼窈窕貞靜之女，肯低首歛氣，逐逐戚施蓬蔕之側乎？彼戚施蓬蔕者流，初亦自知其可憎，不復自比於人數。乃一旦見有悅之者，則亦遂施朱塗粉，居然自以爲國色。——此窈窕貞靜之女所疾趨而避者也！」客曰：「洪君之不就有司之試，而決然舍去，吾乃今知其故矣！」

### 儲禮執制義序

太原有白君林者，嘗貽書於余曰：「僕之鄉，有二異焉：往者用皮以緣，帽階以貂；貂貴而羊賤，而今則皆用羊，曰：『吾無所用於貴者爲也。』」世皆貴馬而賤驢；今則驢之價且倍於馬，而乘馬者十無一二；不復知驢之爲賤而馬之貴也。嗚呼！人之情大抵如此；吾懼子之貂與馬之無用也！」白君之論則激矣！然則時之所直，勢之所趨，誠有可悲而嘆者。國家以經義取士，其制豈不善哉？乃士之得舉者，不盡謂其爲貂爲馬也。誰實爲之，而使羊之皮得施於首，而驢之足得獨聘於市也！貴者賤之，賤者貴之，而所舉之士，其中遂多有爲世所嗤笑鄙夷而不足齒者。夫如是，而取士之大典，無乃弁髦藝越之已甚乎？則



夫司校士之責者，其爲備聖經而農帝制，豈莫大於此矣！蓋友儲君禮執之文。在近且未見有比並者。其文行於四方，四方之人，皆期於得舉，以爲風氣之轉移，實在於此。夫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則夫摧陷廓清，洗前日之穢，無量竟無人極，而欲得夫貂與馬之用，宜莫先於禮執，吾不敢以白君之精舍者，精禮執也。故書以序其稿，并以爲司校士之責者告焉。且吾先訓，而求訓書十類一二，不更賦讀之，而頌而誦之貴也。即和！人之對大世成也。

謬太翁遺稿序  
謝書敘余曰：「翁之職，有二異議：其春用史以辭，謝潮以辭；

秦州有積學能文之君子，曰繆翁。翁平生所爲經義最工；屢試場屋不第；年僅踰四十而卒。翁之伯子曰沅，余同年友也！一日，余臥未起，拜我於床下，嗚咽流涕曰：『吾先

人遺稿，沅將欲刊其七之五行世；序吾先人文莫如子。蓋吾先人於讀書之外，無他嗜好。所爲經義，無慮數百篇，用意鏗鏘，而論調皆出入經史。其時學者，多不稱之，而乃獨見在於有司。沅少時，好吟詩，欲放灑山水間，自入教余學文，願舉。嘗以已所爲文，命沅誦讀，輔夕督課之；曰：『吾生不苦心爲文，而先得佳，爾能繼之善，當必得。』沅跪而受教。令先人治已數年，而沅之舉於順泰也。場屋所命題，多先太師作。沅猶能記憶不遂書。卒得售。身先人之文，自不售之於生前，雖能售之於身後。日在苑，亦再稍感於地下矣。余以爲，以翁之未嘗得志，而心之於甚，則其舉而得，播於其等，則夫文前

之光華不可掩。而君之能讀父書，以成父之志，其亦可謂孝矣。在昔余先君子博學羣書，詩文皆百卷，皆可傳誦。乃運蹇困頓，年亦不滿五十，其倦倦屬望者，亦欲余之有以振其緒於身後。而余在萬蹇蹇，爲世所共棄，卒不能有所成就。以感先君子之望，余之愧君也。君方年少，有林氣，遊公卿間，各聲藉甚。所以光起其先者，豈有量也哉。君雖不榮，而余固無不受。平飲水，而一川斯然，斷斷吾嘗，又夫風鼓水前，魚躍出。一平一春，天下之至奇者。莫賢於秦；而本然之鸞。

淮上劉根菴先誼。今之篤行君子也！自俗之靡也！禮義仁讓，先廢於士大夫之間；先

生嘗痛之！生平立身行己，悉中於法度；而高致遠識，超然塵壘之表。余以賣文糊口，游於士大夫間；區區二十餘年，而可以式習俗之靡。無論於先生，先生以進士起家，歷官卽署，非其如也。未幾，即引疾歸。歸而閉戶課子及孫，與羣卒從；惟以讀書修律。廉恥忠信爲訓誡，其家皆遵其教。唯謹。余嘗過淮，謁先生於怡園。怡園者，先生讀書之所也。一板橋流水，柳柳環匝，四時之草不絕於庭。先生謝絕世事，翛然獨往；以視世之貪饕於富貴，而苟焉以決性命之情者，豈可同日而道哉。先生往官京師，與邸舍蕭條如寒士，車馬鮮乎其門。每余至，先生輒大喜，命酒歡飲，縱論當世事，往往至夜分而罷。余之疎放褻拙，與世多齟齬，諸公貴人，或且有無故而欲摧折之。獨先生不以爲不肖，而辱蒙獎許，以爲不同於流俗。余深愧先生言也！而先生之所見，其與世人之好惡，相

去遠矣！先生諸子，皆有道而文；而伯子紫涵，尤與余善。蓋余游於劉氏父子間，見先生之篤行，觀其子弟皆循循孝謹；竊以爲劉氏一門，古之道猶有存焉！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此余之所爲肅然敬也！歲丙寅冬，余客吳門，適紫涵自淮上來，以先生文稿一編見示。余讀之。亦非今人之文也！昔文中子分別前人之美惡，而卽其文以推論而得之。說者謂其評論不爽毫髮。今先生之文，高潔渾厚，則亦與先生之爲人，適有相肖者。余與先生游，多歷年所，竟未得先生之文而讀之；——甚矣余之陋也；而先生之韜藏，自晦其奇，爲世人之所不識者，又豈特此而已也耶！後有文中子者，讀先生之文，考先生之世，與其立身行己之詳，必能出一言以評之。——而余爲書先生生平之大略以待焉！

### 章太占稿序

「質」者，天下之至文者也；「平」者，天下之至奇者也！莫質於素；而本然之潔，纖塵不染，而采色無不受焉。莫平於水；而一川泓然，淵涵渟蓄，及夫風起水涌，魚龍出沒，觀者眩駭。是故於文求文者，非文也；於奇求奇者，非奇也。會稽章君太占之文，無愧於質且平之二言。夫爲文而至於質且平，則其品甚高，而知者亦甚少；非世俗之所能爲，亦非俗之所能識也！今夫浮華濃豔，刊落之無遺，而後真實者以存；潦水既盡，寒潭以清，——此其所以造於質且平也！假使世俗而爲之，則其所爲質且平者，枯槁頑鈍，而無

一有；安在其文？亦安在其奇也？嗚呼！世俗莫不好文而惡質，好奇而惡平。彼其所謂文與奇者，既已不知其非是；而吾與君，方抱其平與質者，以支離攘臂於其間，豈能以有合哉？余方欲時與謝絕；而君浮沉世俗，猶欲冀其有合於世。——其尙終抱其質。而毋漓之，終守其平，而毋鑿且汨之也哉！

### 蔡阜亭稿序

往余僑居金陵，凡九載；而金陵人推世德之家，輒首曰蔡氏。余擇交於蔡氏，得兩人焉：曰崗南，曰甘泉。崗南多才藝，有器識；而甘泉遊於酒人，好吟咏，風流自豪。余因兩人以交於阜亭，在蔡氏輩行爲卑，出入恭謹，而年少好學，文章瀟灑，有自得之趣。上元黃際飛爲刊其稿行世；而崗南甘泉皆謂余曰：「子不可以無言也。」蓋蔡氏之先，多隱德，子孫蕃衍，科第聯綿不絕，阜亭最後起，文章與行誼，俱爲一時所推重；今已登進士，入史館，人莫不榮之。而阜亭欣然若不以是自足者，吾於此知蔡氏之澤之未艾也。初阜亭與余訂交，在京師皇武門外；阜亭不以余爲不肖，而兄事余。是時鹽城成乾夫、睢州湯孟升，歛縣吳綺園，宿遷徐壇長，與余及崗南阜亭，嘗飲酒高言，以古人之道相期許，而阜亭年甚少，有氣概，吾黨尤目屬焉。已而各分散去，而阜亭與孟升以官翰林留京師，今執筆而序阜亭之文，廻首舊遊，有慨然而興嘆者矣！於是乎書之，以付崗南甘泉，使刻諸



未思則天下之物以皆備且腐壞而無復存所爲物矣。而余素文之爲道，念行墨跡，何意其魄與也。而所  
文體下魂而死者，亦非此而不覺，視之而無遺者，則主人亦有言規林之魂亦出歌，氣亦欲舞也。  
此三言者，以之形容文章之妙，豈非極矣。其揚呼文章生於死之幾，在於有魂無魂之間，而  
執「魂」之一言，以觀世俗之文，則雖洋洋大篇，足以譁世而取寵，——皆僵且腐者而已  
！而豈可以謂之文章乎？」宣城程君借柳，與余交十年，間歲相見，則文益進，今年秋，余  
賦遊江都，同借柳亦適授徒於此。一日，盡出全稿示余。余蓋一再諷誦涵詠，而歎其有魂焉，以  
迴採其簡而誠非世俗之所及也。因悼程君之早逝，其未獲見焉，爲述其緒，而書於於簡  
端。余如歸梓之不以與士，而餘幸夫另之遊，歸於汝官限。程子之與於世，其其古之  
商對書也。程子而後梅文常稿序 余與君之相見，意數苦又不同，而遭于春，八氣亦同文而示  
，豈不而構也。文章以其相非，遂恐示非，大非其非，其非其非，與隱升潛子及元麻夫雲共益  
齊去吾江南文學禮義之名，宜推宣城爲最，其未夫多崇禮讓，敦敦實行，以清風高節，砥礪  
謝末俗。而士人讀書爲文章，亦不肯雷同隨，以趨時俗之所好，居常被服古人，聞然自晦，  
而不求人知。蓋猶有先民之遺風焉。往者余得交有梅氏二君子，曰定九，曰雪村，皆粹  
然儒者也。去已而遇程君借柳於金陵，遂因借柳以識梅君文常。文常定九之族孫也。而雪  
村之仲子也。借柳與雪村二人，心素未斐然，而有至性篤信，與人交，肫肫乎其意之有餘也。  
程君之子孫秋，而吾來南陵，客劉氏之墓園，而文章亦適自郡至。墓園者，吾師光祿公課子及

孫讀書之所；而文常實公之婿也。公在朝，既以風節名天下；及致政歸，而閉戶蕭然，論文著書，不改寒素。吾讀公文，如泰山喬嶽，嶄嶄不可攀躋也！吾讀公諸子之文，凌雲馭風，飄飄乎莫不瀟灑而自得也！而其家塾，則沈君元珮，王君次雲，爲之師；文章行誼，卓卓不同於流俗。——吾嘆宣州之多賢如此，乃自公而外，皆沉冥寂寞，相與嘯歌於山之巔，水之涯；世未有知殷勤鄭重，過而顧之者。彼夫吳會之間，士相與飾虛聲以自炫耀，奔走逢迎於貴人之門，以釣高位，而取厚資。而沉淪掩遏，顧在於拘殘守缺冥心孤詣之人，豈不可歎也哉？文常以其所作近藝示我，大抵多作於慕園，與劉氏諸子及元珮次雲共爲商榷者也。詣深而造微，較余曩者之所見，意境若又不同焉！而數子者，久爲有司之所斥弗收。余嘆制科之不足以得士；而猶幸先民之遺，獨存於宣州。君子之處於世，爲其己之所當爲者而已！人世之得喪榮辱，夫何足道？因書於其稿之首簡，而並以質於定九雪坪偕柳，以爲何如也？

### 程爽林稿序

歲乙酉，余在京師，時與鹽城成君乾夫往還。乾夫篤於氣誼，好交游；每屈指淮上朋友數人，而程君爽林居其一焉。已而江南鄉試錄至，乾夫見爽林名而喜，指謂余曰：「此未易才也！」余以乾夫非妄譽人者，放心識之。明年春夏之間，余自京師南還，客吳門。

已而乾夫爽林亦相繼至，時時相與泛舟飲酒甚歡，而乾夫復盛稱爽林之文章。時余方從事房書之役，得爽林文數篇，登諸集中；每一循覽，未嘗不歎乾夫之知言也！歲戊子，余將北適京師，過淮上，主爽林家，因得盡見爽林全稿，（近二百篇。）爽林自爲抉擇，凡得若干篇；屬余點定而行之於世。爽林性恬靜，厭塵囂；居常鍵戶，（不與人事相接往，）踰年不出。今其文，皆鍵戶時所作也！深思默會，乃能盡究文章之旨趣，舉筆爲文，詞約而意精，體備而格遠。曩者乾夫之稱之也，豈誣也哉？吾聞程氏世有盛德；自其先侍御公以風節著，其後科名之盛，歷百餘年，相繼不絕。至近日，而英異之士，比肩接踵而出。爽林姪師恪，與爽林同舉者也！其文行人多稱之；而爽林季弟豐伊，兄子夔震，年少好學，尤爲傑起不羣！——程氏之盛，殆未有艾矣！余點定爽林文既畢，而書其說如此；並以質之乾夫以爲何如也？

### 齊天霞稿序

余年十七八時，卽好交遊；集里中秀出之士，（凡二十人，）置酒高會，相與砥礪以名行，商榷文章之事。當是時，意氣甚豪也！顧傲睨自喜，視天下事不足爲。而此二十人者，年皆與余相若；日相與往還議論。其中惟齊君天霞，與其弟蘇署，尤好余，不以余爲不肖，而常以余之論爲是。居無何，則各以家貧教授生徒，分散以去。歲一再相見！而齊



氏兄弟，學益高，交日益進。蘇南同舉之平內，蘇稱之以爲莫及，久之，余游學燕山，自是奔走趙魏，河洛齊魯，聞越之聞，與出平饒軍而歸。則天霞方以貢入於太學，而蘇署適還自嶺南，時時過我，相與問平，遂成輒悲善之交集。天霞與余雖跡跡互下，而書問不絕。其所作文章，亦嘗於郵筒中相示，至是見蘇署所作。余蓋歎兩人之衣食於奔走，而不輟其業，且屢進益工；不覺自顧而歎其衰之甚也！踰一二年，而蘇署卒於家；余方在外聞之，悲悼良深。天霞檢其遺文，時展視之，涕淚零落，傷其弟之有才而不得志早亡也！歲乙酉，天霞舉於京師，明年成進士。又踰一年，其同年生方君靈皋，爲刊其稿於金陵；而取蘇署所作若干篇附之。時余方客淮上，天霞以書來曰：「願有言也。」余惟區區數十年間，朋友之際，其爲聚散離合，盛衰生死，萬變未齊。迺昔少時，宛如昨日，而意氣已殆無復存。程許在萬里，卒老於風塵之中，讀書無成字，修名未立。即諸同學之士，亦多食貧作苦，饑困不伸。而至於蘇署者，墓本幾拱焉，一碑追念舊遊，忽忽已往。以故昔天霞之稿，而牽連及之，輒不禁百感之橫集也。若夫天霞之文奇矯，而蘇署之文清曠，一靈皋之論如此，一余無以易其說焉。余讀其書，而百世之風。爽林科計補，淵無器，風常獨只，一不與人申林對卦，一非京朝，蘇南楊千木稿序，爽林科，因爵爵見爽林全誦，一張二百益。一爽林自欲對對，且與同書之好，蘇南楊千木稿序，等語中，一併一附讀，未嘗不漢諱夫之賦言也！蘇南楊千木稿序，余無已而若古文譚文者多矣，余吾有取於荀子文中子一家之說焉。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

天下無文也不本。夫天地萬物，高莫不有理，文也者，以爲發明天地萬物之理而作者也。理之不  
明，則是已失其所以爲文之意矣。夫何文之有乎？且荀子之言，正其名，當其辭  
，以發其志義者也。而惠者之言，誘其名，眩其辭，而難深於其志義者也。夫志義  
者，則理之說也。吾見近世之士，無所爲志義之存也！舉筆爲文，於理會未之有當；正如  
荀子之所謂「芴然而相噴然而不類，諸諸然而沸」者耳！而可以謂之文乎？余生平論文  
因慕荀子少苛事而獨於楊君平舉之文，竊以爲有君子之心焉！楊君之稿，踰二百篇。余循覽  
再四，小喻見天地萬物之理，畢具於其中矣。蓋楊君之志義，於是乎爲深矣。楊君深有貶損，  
求遠求聖，而成就於奕奕門，而商渙其可容。而蔡爲選擇，若千篇。而楊君復自割愛去其三之。存  
者舉以授其弟，觀似其譜。刻江浦志，數授學。蔡門人，也。其屬奈再勸點定，其序之。余贊舉荀子文  
中華兩家，述說雖以證明楊君之爲有道之君子，非世稀之所能及。而楊君猶不自信，謙謙不  
聞於衆，而堅不肯多。而雕刻以彼夫世俗，刊刻本，欲累金盈白，而若憾諸言耳。而織布之於市肆  
，且備爲善哉。曰：近日漸東作者，出而以其桑所見，如酒安勞君文，朝冷山陰傳，君吼沐果與余，其木  
匠皆卓然無愧於吾人之宙。世存深於志義之士，以必能好之。身從此而放，而無不取理；其才之  
有幾也；以諸君子爲嚆矢矣。小貝語。金亦弒市，而飲用，而不飲。故糾之文，雖成曲。今夫育  
貞工者，而而攝文，驗部之內，益升雞雞；然其辭，昧谷限，美惡互長，音金語，雖語，而語  
科金弒山，其詞與烈士出；而益金，爲驗，爲嚴，爲繼；雖出於其間，而莫能辨。育

馮宛來稿序

科金弒山，其詞與烈士出；而益金，爲驗，爲嚴，爲繼；雖出於其間，而莫能辨。育

採金於山，其始塊然土也；而爲金，爲錫，爲銅，爲鐵；雜出於其間，而莫能辨。有良工者，取而置之鑪冶之內，鑄化鍛鍊；於是精粗各別，美惡互分，有金焉，錫焉，銅焉，鐵焉；而金又有良焉，有不良焉。金布於市，適於用，而不知始採之之難如此。今夫有司之衡文於場屋之中，亦猶工之採金於山也！乃往往去其良金，而惟錫與銅與鐵之是收；且儼然名之曰！「是良金也！」而錫與銅與鐵，一旦獲良金之名，久亦自以爲果良金也。於是布之於市，而市亦用之。當斯時也，爲良金者，委棄於泥塗之中，而過者曾莫之顧，豈不異哉？雖然，金錫銅鐵之用，終不可混也；精粗美惡之質，終不可掩也；吾未見夫良金者之終委棄於泥塗也。彼夫錫與銅與鐵之得意以去，而爲良工者之所竊笑久矣！儀封馬君宛來，以吾友湯太史孟升之書，來訪我於金陵。孟升盛稱其文；余閱之，光采炫耀，而目不給賞者，果良金也！異日者，有良工焉，採金於中州，而得良金焉，必宛來也夫！因書以復於孟升，以爲何如也？

### 蔡瞻岷文集序

時文之外有學，而時文非學也；制科之外有功名，而制科非功名也。世俗之人，第從事於時文，以期得當於制科。久之，果得當焉，則衆相與賢之；以爲是人也，讀書於是乎爲有成矣。殊不知其人雖登高科，躋臚仕，而不可謂讀書之有成也。夫讀書之有成者，不

必其得當於制科；雖以布衣諸生，蕭然蓬戶，而功名固已莫大乎是焉；——則亦視乎其學之遠且大者而已矣！學莫大於辯道術之邪正，明先王大經大法，述往事，思來者，用以正人心而維持名教也。且獨立於波靡之中，而物誘不足以動其中，富貴貧賤不足以易其節。苟其得志也！持是而往，恢恢乎有餘也；苟其不得志也！亦若將終身焉。——此則真所謂功名者也！此則真所謂讀書之有<sub>一</sub>者也！彼時文之士，制科之徒，曾有一於此乎？余客游四方，與士大夫交遊；而求學者於時文之外，求功名於制科之外，頗得數人焉：於浙江，則得萬君季野；於燕京，則得劉君繼莊，王君崑繩；於吾同郡則得蔡君岷瞻，此數人者，其學其功名，誠如余之所云云者，而非世俗之人之所及也！瞻岷通敏有才辨，其氣甚豪；而鑽研於典籍者，又精且熟。此數人者，各居異地；而惟瞻岷與余居相邇，聲聞頗數。往還數人，嘗與余約，偕隱舊京。而瞻岷不果至，余亦尋自金陵返故鄉。繼莊則早死吳市，季野亦旅卒燕山；久之，瞻岷亦沒於江都。而余與崑繩，南北間隔；皆躑躅行吟，落窶無所嚮，其亦不能無慨也已。季野之書，在史館；繼莊之書，今雖零落，然史日必有刊而傳之者。而瞻岷遺稿，其友人某，方捐貲刊刻之於江都，諸君子雖不得志，而立身行己，卓然爲狂瀾之砥。其學明體達用，輔經翼史；而文章足以發先聖之緒，砭未學之愚，其功名豈小也哉！嗚呼！時文之士，制科之徒，雖一時僥倖得志，不轉盼而已灰<sub>一</sub>烟冷！乃蕭然蓬戶之中，布衣諸生，獨爲其遠且大者；而學問功名之事，尙存於人間；——此吾所爲序

瞻眠之文，而不禁喟然興嘆者也。且夫濬：而學問也。合之事，尚於人聞：其吾恨為哀豈小也哉！  
**高工部兩世遺稿序**  
持之翁，雖一編對翁志，不轉側而百承之。嗚呼！其亦然然為其斷之哉！其亦然然為其斷之哉！

余讀高屯部賦水先生遺稿，而歎嗚嗚之。用於文章者，非後人之所及也。其論文之訣，有曰：凡作文必先有意，人之為文，恆於心而稱為得意者，得此意也。嗚呼！先生之論矣，可謂精矣！先生以薦屨之季，登進士，而當是頃，文運波靡，而先生以清稟刻露，其

振擢其間，與余讀之，料超然筆墨之先，知盡得之解，如先生之文，雖乃可謂如有意者也！先生之承虞部公，崇禎間進士，其文亦真意獨出，不染時解，無愧先生之家。感其遺稿，觀於高氏父子之遺文，益知文章真偽之所由別，而執之意，之一言，以繩世俗之俦，則多無矣。

竊欲刻先生兩世之稿，布於世，使學者知有所用焉。屯部公直駘忠愛，而虞部累著勞績，引疾歸隱，居不出，而虞部者，子念祖先生，嘗為余稱其祖父之風節，滋然流涕，為惜其

文之湮沒，弗傳也。而屬余序之。故為之書。文之士，歸拜之翁，曾有一付此乎？余嘗謂

其詩志也！其景而甘，對平亦編出；其其不費志也！亦嘗深謀其謀。其眼真復爾人心而歸。  
**四家詩義合刻序**  
對烈之中，而神福不且以憶其中，富貴貧類不且以思之。

余嘗以讀四書五經之益，莫過於時文；而其於五經也尤甚。四書者，想來皆誦習之

而五經則各專治其一。四書之文，雖其至不肖者，猶稍有所用力於其間；而至於經義

則雖能文之士，亦或不免於鹵莽以從事。何者？主司之所重，不在於經義；而士之應試者，益相率苟且以應之。甚至有場屋命題之所不及者，棄去不讀；蓋句讀亦有所不能盡，但不解全經之義而已也！士當大比之年，輒取其所治之經，刪而閱之；擇其可以命題者，爲雷同腐爛之文，彼此抄襲；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入格。而北方之士，場屋於經義四通；每四人者，各出其所記一篇，互換贍之。士風之苟且，至於如此；而五經之不蕪沒也幾希！江之南北，有能文之士四人：曰劉大山，曰朱師晦，曰陳曾起，曰劉北固。此四人者，皆治詩，慨然一洗世俗之陋。其於詩義，一以爲四書之文之法；爲之此四人者，固工爲四書之文者也！嗚呼！使天下之士治經者，皆能如此四人，而五經之蕪沒，庶其有救乎！余家世治詩，余亦治詩；後亦改治易。而世之易義，其爲聖人之蠹賊者，又甚於他經。而余疎慵固陋，不能執筆有所救正，愧四人者多矣！會師晦刻四家詩義既成，而屬序於余，余故及之；並以告世之治經之士，讀四家之文，當翻然而知所興起也！



# 戴南山集卷四

桐城戴褐著夫

皖巢薛恨生校點

序

禹貢錐指序（代）

非博學好古之士，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天下。然自古以來，著書之家，亦頗多有；而非生遭聖明之世，無古文之主爲之表章，則或湮沒而不顯。彼其穿穴經傳，條貫古今，搜快奇異，冥心孤詣，積數十年而成一書，其意欲以傳於後世。然不過臧之名山，傳諸其人而已！倘有人不可得，則遂至放軼而散失者有之。是故著書既雜其人，有其人而又多不逢其世。吾於德清胡君朏明所著禹貢錐指一書，竊幸其遭逢之獨奇，爲自古著書之士所未有也！昔之釋禹貢者，孔安國蔡仲默兩家，皆立於學宮。蔡氏因陋就簡，無所發明；而孔傳尤多抵牾，先儒疑其爲後人僞譌。胡君博學好古，於書無所不讀。其於禹貢，剖析鑽研，反覆不去手；參驗故實，農羅傳註，爲之正其同異，辨其是非，窮其端委，研精覃思，凡二



十年而成，名曰「禹貢錐指」。會今天子聰明神聖，四海之內，薰蒸浸漬，莫不彈冠振袂，輻輳而出，相與黼黻鴻業，鼓吹休明。雖布衣之士，幽隱伏匿之儒，耆艾之老，山澤之癯，亦思自奮起，以期無負於盛世。而胡君年踰七十，平生閉門掃迹，上下千古，討論六經。錐指一書，正孔傳之僞，而訂蔡氏之訛，其有功於後學尤大！先是康熙四十四年春正月，學士臣查昇，已代爲呈進。未幾，車窮南巡狩，臨幸浙西；胡君匍伏道左，恭進是書，並獻頌一篇。天子覽之稱善，賜膳，賜御書詩扇，賜御書匾額；一時士人嘖嘖嘆羨以爲榮。夫以布衣之士，幽隱伏匿之儒，耆艾之老，山澤之癯，苟有一技可取，一書可觀，皆得以其所業，與其姓名，上達天子；褒寵頻加，恩賜備至。臣於仰見我皇上古文之至意：礪世磨鈍，鼓舞激勸，真有超出前古者。天下之士，其孰不奮袂而起，思出其奇以求得當。行見博學好古之士，立言之家，接踵而出，潤色太平；不獨胡君一人之榮遇而已！余故書之以爲胡君賀，並以爲天下之士也幸。

### 四書朱子大全

四書義讀取朱子一家之言，爲之采掇會粹，以類相從，而附於章句集註之下，蓋發端於程君鳳來。而余之屬筆，則在於乙酉丙戌間。後因簡帙重繁。又屬程君去其重複，正其

麟舛。丁亥秋，程君舉以歸余；余更略爲出入，而後其書乃爲定本。程君於是餞之於板，以廣其傳。明年春二月，刻且成，而余爲之序曰：『四書歷漢及唐，至宋諸儒出，而其義乃大明。蓋自二程子始發孔孟之秘於千載廢墜之餘，至朱子出，而其學尤爲純粹以精；其闡明四書之義者，尤爲詳密而完備。雖其精義微言。時時見於他書，而集註則朱子以爲稱量而出，增損一字不得者；於章句則引溫公之言，以爲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故余於是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其於朱子他書，采掇會粹，凡有合於集註章句者，列而存之；其稍有不合者，（爲朱子早年未定之論，）則弗之錄也！兢兢擇別，不敢有失。黃勉齋之序朱子語錄後也！所謂「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己。」此則余與程君區區爲是書之意也！嗚呼！自孔子沒，而諸儒競起，人各爲書，或不能盡得朱子之本旨；其陽奉而陰違者，亦往往有之。明永樂中，詔諸臣編纂四書大全；一時諸臣，皆不知聖人之道，竊取倪氏吳氏兩家龐雜割裂之書以應詔；是非互陳，邪正並列。自是學者眩瞶莫辨，而雖顯皆於朱子之旨者，亦與朱子并奉以爲不刊。蓋四書之義，既大顯明於朱子之手，而復混淆於諸儒者，歷二三百年矣！近日平湖陸氏，長州汪氏，爲之挾摘其疵謬，以告於世；於是大全之雲霧漸掃。而余以謂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今之尊朱氏，即所以尊孔子也。故余是書一以朱子爲主；其於朱子之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聖於朱子他書，與集註章句互相發明者，採其精要，集而次之，而務一其旨歸；其有諸儒

之說，概弗之參載焉。夫諸儒之說，其龐雜割裂而疵謬者，使學者眩瞽莫辨，而誤其所從；——汰而去之，固其宜也！然其中不無可采之論。至當之言，而亦莫之入者何也？夫其可采之論，至當之言，原不能出乎朱子涵蓋之內。而余之爲是書也，所以類聚朱子之語，欲得其全而觀之也。既得其全而觀之，則於諸儒之說，雖其至當而可采者，固亦有所弗暇及也。譬如一堂之上，衆說喧嘩，紛紜攻訐；苟非窮理之深，析義之精，聽之焉能無誤哉？惟得一明允之吏，片言立剖，而紛紜之辨頓息。是故學者但明於朱子一家之言，而諸儒之說，是非邪正，自了然於胸中，而不爲其所亂；——此則余與程君區區爲書是之意也！昔張宣公以朱子之意，將孔孟之言仁者，類聚觀之；而朱子深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則是書也，得毋犯朱子之所恐乎？然在程子之意，則以其比並較勘，便於觀覽而玩索也；在朱子之意，則預憂夫學者之或因是以失於鹵莽，而不徧考於諸書也。蓋朱子亦嘗輯周張二程之意以爲近思錄矣！其言曰：「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心玩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覆，優柔鑿飫，以致其博，而口諸約焉。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彙集此書之意也！——余不自揣鄙陋，竊本朱子此意，而倦倦書於序之篇終云。

## 兒易序

上虞倪文正公所著學易之書，曰兒易、兒易之目有二：曰內儀，曰外儀；舉凡天地之闔闢，日月之晦明，世運之升降，人事之數，古今之變皆具；而發機於筮焉。其曾孫某將緩板以行於世，而屬序於余。蓋昔者莊周氏以春秋爲聖人經世之書，而余亦以爲易者，聖人經世之書也。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陰陽之消長，治亂之循環，君子小人之進退；其所爲吉爲凶爲晦爲吝之故，言之至詳且悉，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蓋無一人而無易，無一時而無易，亦無一事而無易也。區區執一端，而以爲易在是，固已非易矣！故曰：「易者，聖人經世之書也。」經世之大者，莫大於陰陽之消長，治亂之循環，君子小人之進退；而他一切紛紜瑣屑之見，聖人有所不言；而後世學易之家，穿鑿附會之說，君子亦有所弗取焉。易之理，經宋諸儒而大明。如程傳本義，雖未必一一盡合於聖人，而其大旨，固已無失。至於邵子言易之數，更爲精核；然而論者猶疑其未盡合，是則易之難知也久矣！常有明之季，與文正公同時而起者：曰文明伯，黃石齋。其學至爲奧衍，而尤以易學名於時。余嘗見其書，浩博無涯涘；然與宋儒之論，頗多有所不合。說者以爲支離破碎，學易者之通弊，賢者者有所不免。而余以謂是區區皆不足論；大抵賢人君子，遭世末流，胸有鬱勃感情，借易以致其扶陽抑陰之意，——是亦出於憂患

之所爲也！余考文正之世，天下之事，已不可爲。自蘖芽伏於神宗，繼以崔魏執政，忠臣義士，斬艾糜爛略盡。小人根株蔓延，牢不可拔，雖以烈皇帝之英武，而不能支其壞敗。其時歸然名德，如公與文明，數人，上未嘗不知。然而知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盡；卒至君臣同隕，海內丘墟。君子讀崇禎之事，以爲當此之時，凝陰感召，連類並進，於卦爲否之初六，其禍方形而未有止也。公以經世之才，不得盡用，而託於學易，以其寫憂患之心；此兒易之所爲作乎？兒者，姓也；公意以爲此兒氏一家之書也云爾。余按公自序有曰：「屯之次乾坤，以爲告難也。繼屯以蒙蒙，童蒙，其義孩；天下甚危之言，自兒爲之，則可無禍。筮，亦聖人兒天下也。」然則公之憂世之心，出所談諧嘲笑之辭，後之讀者，益可以悲公之志；而其書與宋氏諸儒之說有合與否，其亦可以不論也夫！

### 春秋正業序（代）

昔者經之有訓詁也，所以解經也；今者經之有講章也，所以便爲舉業者也。經自遭嬴氏之禍，經幾亡矣！至宋氏諸儒出，而經之義始大明；所謂「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後有起者，無以復加矣！功令士各治一經，而兼通四書；皆奉宋儒之書爲宗。學者兢兢守之而勿失，則亦何容其贊一辭，而參一見，乃舉業家有所謂「講章」者，曰：「吾非有背於宋儒也；吾以闡明宋儒之緒言云爾。」是猶以日月爲借光於燭火；而挹潢元之水

注之於江河，而曰「吾以壯其瀾也；」——亦惑之甚矣！然其說則曰：「經之旨浩博，工不能徧觀而盡識焉；代之汰其繁而標舉其大略，期利於場屋而已。一於是場屋命題之所不及者，士或終身而未嘗舉其辭；而苟且之見，謬悠之說，穿鑿破碎之論，深入於肺腑而不可救藥。名爲便舉業，而於是乎舉業亦亡；不但亡經而已也！嗚呼！亡舉業可也！亡經不可也！此有志君子所爲悼經學之榛蕪，欲一舉而掃除廓清之而無遺者也！上虞徐生某，著有春秋正業一書，刊行之久矣！今年冬，余行部至紹興，而生請爲之序，至於再三。余觀其書，大抵亦爲便於舉業而利於場屋者。然而採摭咸當，詳略得宜，無有牽強支離附贅懸疣之弊；雖非通經學古者之所尚，而與世之講章能亡舉業以亡經者，吾知其必不同矣！生要爲有志者，默守先儒之說，穿鑿鑽研，兼總條貫，而於舉業亦未始不便焉。則其所見必更有進於是書者；——生其勉之！」

### 恭念 睿補慈教額序

翰林院編修臣灝，方侍直南書房；歲乙酉春，聞母劉太夫人訃，維時 天子暨 東宮，皆爲之嗟悼，所以慰唁調卹之者甚至。灝奔喪還休甯，隨遣官敦促還朝。 東宮賜灝楹帖一聯，復書匾曰「慈教」，遣官費賜大夫人柩前。灝感激流涕，自以遭遇非常，恩及其母 哀榮兼備，爲古今所未有；益矢殫厥忠誠，以報國家。因爲文以紀其事，而屬桐城戴

某使序之。今天下之稱孝友家，首推休寧汪氏。編修自少孝於親，友愛於其兄弟，爲一家之表率；其鄉黨亦多有化之者。一門割股之事，在庶吉士朱書所著太夫人墓誌中。編修既受知 天子暨 東宮，天子賜御書，則曰「知本」；東宮賜睿書，則曰「移孝」。夫以臣庶之家，庭闈孝弟之事，至動深宮之獎嘆；夫亦可見 聖朝孝治天下，崇本厚始。其所以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者，具見於此；而編修之精誠感格動 帝廷，不偶然也！編諭立身行己，忠直敬慎，悉原本於家學。而編修父贈公，已前沒二十餘年；其教子有成者，太夫人之力尤多。今夫爲人之父母者，莫不欲其子之賢；而子未必能賢者，由於其父母之姑息，以爲慈愛，而不知所以教之。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世俗以嚴屬之父，以慈屬之母；不知父未常不慈，而母未嘗不嚴；嚴君之稱，母實與父共之。慈莫慈於母；而必嚴以爲教者，正所以成其慈也！人之生也，長於其母之懷，願復鞠育之恩尤深，故其教尤易入。而非母之賢，不能教其子；非子之賢，不能奉母之教；此太夫人與編修之所以爲慈母爲孝子，而遂動深宮之獎嘆也！今 天子純孝格天，爲前古帝王所莫及；而 東宮侍奉左右，先意承志；至慈至孝，可法於萬世。當此之時，和氣薰蒸，家崇仁讓；而汪氏一門，尤爲首稱，可謂盛矣！夫世無不可成之子；而義方之訓，不得之於其親，則所以事親事君立身者，皆失其道。今 東宮所賜「慈教」二言，舉凡天秩天叙，人綱人紀，先王之至德要道，皆包含隱括於其中。豈止褒汪氏一門之盛，亦所以爲天下之爲

人父爲人母爲人子者垂訓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某不敏，敢竊取詩人之義，以書之。

### 辨苗紀略序

今 天子盛德神功，彪炳宇宙。自御極以來，削除潛亂，平定四海，凡有征伐，悉奉廟算指授，往無不克；復躬統六師，肅清沙漠。六合之內，八極之表，莫不稽顙叩闕，來獻其琛。一時熊羆之佐，方叔召虎之臣，奔走後先，比肩接踵；而關中俞公功尤著。先是楚蜀黔三省之交，有苗曰紅苗，（其地周千二百有餘里，）犷悍不知法度。有司駕馭失宜，奸民頗常相侵害；而官兵多無故入其中，奪其牛馬。苗故嗜殺，好劫掠；至是忿怒，遂闌出爲邊患。往往執兵民，要金帛贖取；於是楚之南大擾。是時俞公方爲陝西總戎，天子移之全楚，使爲提督，任征苗事。公引兵襲奪其險，宣上威德，招來之；於是苗就撫者三百餘寨，納稅糧爲編氓。事既定，公乃著爲辨苗記略一書；凡苗情苗俗，形勢險阻，道路曲折，營壘軍陣，攻奪方略；與夫起釁之由，弭變之策，及章奏文移，無不具載。書旣成，屬余序之。余惟苗之患，不同於盜賊之飄忽無常也。彼其有險之可據，吾卽以其險困之；有妻子室廬之戀，吾卽以其妻子室廬牽制之；其黨有相與爲仇敵之人，吾卽以其仇敵圖之；是在當事者之駕馭處置，得其機宜而已；公奉命不數月，而靖累年之亂，



其功可不謂偉歟！後之人披斯圖也，按斯籍也，其要領可以具得；遵其成法，勿多損墮，則苗皆可漸化，而爲衣冠文物；豈止楚蜀黔三省永無震擾而已哉？吾序是書，而略述公之績；且原本於天子之威德。以見生成之造，不遺於荒徼；非獨內地之安，而苗亦咸安其生，各遂其性。民生是時，何其幸也？何其幸也？嗚呼！豈不盛哉！

### 闕里紀言序

「闕里紀言」者，湖州宋豫菴先生之所作也！先生自少沉浸反覆於宋五子之書，慨然以斯道爲己任；而傷邪說之橫行也，人心之陷溺也，聖人之道之不明也；作闕里條議若干篇。遂乃渡江涉淮踰濟，至曲阜，謁闕里；志其所見聞又若干篇，其名之曰闕里紀言；而刊布之於京師，冀世有讀其書而行其說者。余考其旨，大抵多定邪正之辨，補典禮之缺，正世俗之謬；而於佛氏尤痛絕之不少假。刊且成，屬余序之。余幼而失學，長而羈滯流落，於聖人之道，茫不見其津涯，其何能爲役。然竊以爲先生之說，雖未果卽能行，而留以俟後之君子，有所折衷考訂，則是書之刊，亦不可以已也。今夫佛氏之爲患也！莫大於竊吾儒性命精微之旨，以爲明心見性；而其最淺陋惑人之甚者，莫過於福田利益輪迴生死之說。佛亦自知其妄也！曰！「吾特寓言以驅天下之人入於善也。」已則誕妄，而欲人之從已；佛至是亦悔其窮矣。而世俗靡然從之，相與叛聖以媚佛者，在吾儒之徒爲甚。先生

以篤老之年，山澤之臞，不憚辭而痛關，呼號痛切，攘臂扼腕，而與之爭。彼佛氏之徒聞之，以整以暇，不動聲色。而吾儒之徒，皆爲之固其壁壘，樹其旗幟，相與裂眚大呼，按劍操刃於先生，以快彼之心而後已。則爲吾道患者，不在於佛氏明矣！故佛之佛易去也，儒之佛不易去也；明心見性之佛易去也，福田利益輪迴死生之佛不去易也。士苟有志者，共伸討賊之義，而毋操同室之戈，使儒之佛還爲儒，則佛之佛不攻而自破；使福田利益輪迴死生之佛，不得逞其說，則明心見性之佛，亦沮喪而不振；——安知不由先生是書爲之鄭矢也哉？

## 李太常案牘序

昔者先王之治天下，其爲教也甚詳；設之以學校，董之以師徒，明之以人倫，導之以和睦！又懼民之不率也，於是乎有士師之官，有流宥之刑，制其輕重，別其科條。凡皆動之以愧恥而創之者，乃所以教之也；殺之者，乃所以生之也。書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然則五刑不明，五教亦無以施於天下；故夫五刑者，所以爲五教之具也。魯頌泮水之五章曰：「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夫泮宮者，揖讓絃歌學道之地，立教之所，非有關於訟獄之事也。然而獻囚必於泮宮者，豈非以獻囚固所以爲教，而學校之士，出而敷政臨民，不可不慎於此也歟？在昔舜帝之命皋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而皋陶惟

能明允，故能有以祇承帝命，聖人懼民之不率，而又不忍傷之，且恐其濫也，其兢兢如此。後之折獄者，或以姑息爲政，博忠厚之名；而養姦釀亂，其禍不可勝言。其反是者，則又擊斷嚴酷，文深網密，使人無所措手足。嗚呼！是豈聖人明刑弼教之意哉！且夫後世設官既多，而明刑弼教之官，往往分而爲二；各司其事，不相侵越。司獄訟者，不復留心於學校之事；而職司教士之負者，凡律令聽斷，一委之有司，而已無與於其間。雖有司聽斷之有不得其平，出於耳目之所聞見，而亦若非己之咎者。嗚呼？何其慎也？至於大吏之爲風憲之官，秉節鉞之重者，州郡之間，星羅棋布；民之死生，俗之美惡，其權可得而操也。然而民之寃者，不能爲之昭雪；而無罪而被戮辱者，不可勝窮也。夫以刑獄爲職者且如此，而况降其職者乎？今夫督學使者，三年而一易其人，行部考校，不過文義之優劣，而不暇及於其他。夫文義者，教士之一節；而有大於文義者，置之不問，是何本末倒置也？嗚呼！是豈聖人明刑弼教之義哉！太常李愚菴先生爲洗馬時，督學畿輔者再，前後凡五六年。嘗於校文之暇，取訟獄之事有涉士子者，手披目覽，務得其情，躬自聽斷，一訊而服。其於有司移文批駁，如親觀之者；宿豪滑吏，搖手相戒，莫之或欺。蓋其所以扶植人倫，獎進善類，誅鋤奸滑者，不可勝數。而要莫不出於平誠惻怛，仁心爲質，而義以制其斷者。夫督學之爲職，不主於訟獄；非涉學校之事親來告理者不與。而閭閻之愁苦，刑獄之冤濫，與夫宿豪滑吏之爲害於民者，不知其幾矣！使先生爲風憲之官，秉節鉞之重，出鎮

千里之地，其爲扶植人倫，獎進善類，誅鋤姦滑者，所及不更廣且大哉？今年客先生家，得觀其案牘一書，知先生之能折獄者如此，故序之！而原本於六經之旨，以著先王之教，以爲爲人牧者告也！

### 小學論選序

文章風氣之衰也！於由區古文時文而二之也。時文者，時之所尙，而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則今之經義是也。至於「論」者，羣以爲古文之體，而非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則遂終其身而莫之爲。夫經義者，天下之人，童而習之，至於白首，而猶茫不得旨趣。而况於論者，羣震以爲古文之體，且又以爲非功令之所在，而終其身而莫之爲。以朝夕從事於時文，猶茫不得其旨趣之人，而使之爲古文，宜其驚愕惶惑而不能執筆也。頃者，功令又以「小學論」一篇試童子，與經義而並行。則是時之所尙，而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將又在於論；論亦且化而爲時文。時文之謬悠庸爛，浸淫蔓延，屢救而不能振，於今數十年。而今又以其謬悠庸爛者，出而爲論；於是乎結義與論，且同歸於臭敗而後已。嗚乎！此余是編之所爲作也！今夫經義之與論也，雖皆古文之派別，而其體製亦各有不同者。今之制經義，則代聖人賢人之語氣，而爲之摹擬其脈語之承接；於題之上下文義，皆各有所避忌。蓋其法律極嚴；以密一毫髮之有差，則

遠至於猖狂凌犯，斷筋絕膺，而其去題也遠矣，至於論者，則可以出一己之義，反覆辨難，窮盡事理，以求無餘蘊；而於題之上下文義，不必有所避忌。但須斟酌損益，而不使輕實重主，或至倒亂於其間。今或一以經義之法繩之，徘徊四顧，左支右吾，而謂上下文之亦當有所避忌；——是烏知夫論之體制者哉！且夫世聲所言作論之法，又大有謬悠庸爛而不合於古者；曰：「論有首，有項，有腹，有腰，有股；」此等之言，皆似是而實非者也！夫文章之事，千變萬化；眉山蘇氏之所謂「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其馳騁排蕩，離合變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既成，則視之章法井然，血脈貫通，迴環一氣；不得以某處爲首，某處爲項，某處爲腹，某處爲腰，某處爲股也！而方其作之之時，亦未嘗預立一格曰：「此爲首，此爲項，此爲腹，此爲腰，此爲股也」；天之生人也！妙台而凝，形生神發。而必預立一格以語人曰：「如是以爲首，如是以爲項，如是以爲腰腹，如是以爲股肱手足也」；——而人之生者少矣！故曰：「文章不可以格言也」；以格言文，而文章於是乎始衰。而或又追究於始爲之者，曰：「其禍實始於眉山蘇氏」。夫以蘇氏之奇才橫溢，而謂爲謬悠庸爛者，導以先路；天下之謬悠庸爛者，比肩接踵，不可勝數。此輩雖至愚婁，亦未有自命爲蘇氏者；今皆號之曰：「此蘇氏也」。是亦猶見里之醜人，捧心而贖其里，遂以號之曰：「此西子也」；——而因以詬西子之不美也。此所謂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使誰正之哉？嗚呼！世間所論之俗法，其說相延已久。今功令初頒，而又羣鼓其

說，以迷惑幼學之士；使經義輿論，同歸於臭敗而後已。——此余是編之所爲作也！是編文凡百二十篇：其平居與三四友人授徒之作，以及二三先達，與夫督學使者之所爲課擬，且五十篇。而唐宋大家，及有明諸先輩之文，題之兒小學者，亦稍稍附入焉。或曰：「其文甚高，恐幼學之士，學之而不能以驟入。」無已，則又合坊刻諸選本而擇別之，得文選六十首；爲之芟其繁雜，闢其蕪穢，淘汰潤色，共訂爲一集。雖不得盡謂之古文，而要使天下幼學之士，漸去夫謬悠庸爛之習。論之體旣立，而經義之輿論，同爲古文之派別者，亦浸尋漬漸，以合於古；——此則余之區區以古文爲時文之意也！

### 中西經星同異考序

古之聖人，敬授人時；而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夫推測盈虛以通歷數，是亦知天之學，而博物君子之所尤宜用心者也！吾聞之先輩顧寧人之論曰：「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詞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於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仰以觀於天文」。自後之儒者：空疎不學，於天文尤甚；而遂以是爲疇人歷官之事。於是荒徼海外之人，皆得傲之以其所不知；而西學之入中國者，無不從而震之。然其說不主於古驗，以爲天象之變異，皆出於數之一定，而於人事無

與焉；君子譏其邪妄，爲已甚矣！獨其所爲測天之器，與其所爲諸圖志，實亦精且密。與中國之法，大抵多同；而亦不無有異者。如一經星也，有西法所有，而中國之所無者；有中國之所有，而西法之所無者。要當博採而兼收之，其說不可盡廢；此梅君爾素中西經星同異考之所爲作也！往在燕市，獲交於爾素之兄定九；定九於書，無所不讀，而不精於歷學，直超出從前諸家之上。其所作歷論，及中西算學通，嘗屬余序之；余諧而未果爲。蓋定九時時欲傳絕學於世，頗屬意於余；而余亦欲得定九親相指授，洞悉其源流，體會其精要，而後乃敢序定九之書。乃皆以饑寒餬口於四方，東西奔走，不能合併；至於今而此志未遂，所爲誦爾素人之言，而抱慚不能自己者也！今余讀爾素之書，中西兩家所傳之星數星名，考其同異多寡，爲古歌西歌以著之，使覽者一見了然；而其說詳見於發凡九則。余讀之，而向時欲學之意，蓋復津津然動矣！今聞定九將自閩歸；而余倘得稍暇無事，卽褰裳涉宛陵，登敬亭，訪爾素兄弟，而就學焉，以酬曩昔之志，其未晚乎；爾素曰：「此某兄弟之志也！」——遂書之。

### 三山存業序

「三山存業」者，撫州原耕溟先生之所作也！先生當明之季世，不得志於時，窮居一室，於書無所不讀。凡天人性命之故，禮樂制度之詳，經史百家之同異，搜摘抉剔，有所

得卽筆之，於書不爲雷同剿襲；時時出其獨見，多爲昔賢之所未發，其於本朝之成敗得失，俯仰憑弔，尤有深悲焉！嗚呼！當明之初，以科目網羅天下之士。已而諸科皆罷，獨以詩文相尙；而進士一途，遂成積重不反之勢。二百餘年以來，上之所以寵進士，與進士之光榮而自得者，可不謂至乎？然而卒亡明者，進士也！自其爲諸生，於天人性命，禮樂制度，經史百家，茫焉不知爲何事。及其成進士，爲達官，座主門生，同年故舊，糾合蟠結，相倚爲聲勢，以蠹國家，而取富貴。當此之時，豈無有志之士，振奇之人，可以出而有爲於世？乃科目旣廢，而偃蹇抑塞，見屈於場屋之中，徒幽憂隱痛，行吟於荒山墟市，而無如何。如耕溟先生者，余每讀其書，未嘗不掩卷而三嘆也！先生遭時末流，白首不遇，僅以歲貢循資爲學官。熟睹時變，已逆知天下之勢，如土崩瓦解，而不可收拾；閉門掃迹。痛哭著書。一時之進士，氣焰薰灼，無幾何，已與宗社俱燼，而一二有志之士，振奇之人，旁觀莫救，坐閱升沉興廢，而爲之抱千秋之恨，其亦可悲也已矣！先生之書，刊於明之末，距今六十餘年。而今寧國令杜君，先生之鄉人也！懼其沒而不傳，因介程君借柳而屬序於余。鄉里後進，而能殷殷思表章前輩之遺文，其志亦非苟然者，故並著之。

### 戴氏宗譜序

昔者先王之制禮也！以爲人治之大，莫大於親親；於是爲之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



治昆弟。又懼其久而相離而至於相傷也！於是立爲大宗小宗之法，以明其等級，序之以昭穆，別之以尊卑；使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氏族之傳不亂。雖其歷世之遠，而族黨之義，卒不等於途人者，有宗法以維之也。禮大傳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以至於庶民安，財用足，百志成，莫不由此焉！」嗚呼！此先王之所以爲平天下之要道也歟！自三代之衰，禮樂崩壞，皆廢古忘本；骨肉之恩薄，渙然無所統紀；往往疑貳猜阻，見於父子兄弟之間，而况於疎遠之屬乎？雖以巨家大族，不數傳，而其子孫或迷不知其所自出。以故有仁人孝子之思者，欲崇本匡始，莫大於立祠祀，正宗祧，修譜牒，吾戴氏系出微子，爲神明之胄。支裔最爲蕃昌，蔓延於天下，而莫盛於新安。吾桐之戴，遷自新安，已三百餘年於今。家世躬耕，書仕宦皆不顯；而十餘世譜系皆存。松江之戴，遷自浙之會稽；會稽亦新安之戴之派別也。松江之戴曰容若者，嘗錄爲圖譜一卷，自得姓之始，以至於吳會諸戴支分派別，源流考據，最詳且確。若容若者，崇本厚始之道，仁人孝子之心，可似見矣！嗚呼！先王之制禮也！五服之外，猶有祖免之禮；凡以別於途人也。蓋宗族雖繁且遠，而其初固原於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而化爲途人；途人其宗族，是即途人其父母祖宗也，——而可乎？容若持圖譜示余，且曰：「兄其爲我序之！」余既錄而藏諸篋中，仍以其舊本歸容若；且告之曰：「是譜也，當持以盡示戴氏之人。苟有仁人孝子者見之，崇本厚始，敦倫睦族，未必不由

乎此也。吾戴氏當明其之胃，不替乎？」

## 慶歷文讀本序

吾友汪君武曹，既舉其平日所藏隆慶萬歷兩期文讀本，雕刻之以行於世。刻且成，適余過吳門，武曹悉舉以示余；且屬爲之序焉。余自少時，從事制舉文字，卽於兩朝諸先輩之文，心摹手追，奉以爲程式。當是時，學者好雷同，以時文相尙，無讀先輩文者。而余孤行側出，爲世所共棄。浸尋荏苒，轉徙漂泊，棄去不理者，蓋十餘年於今矣！今得武曹是書，往復循環，不能自已。追念曩者荒江寂寞之濱，抱獨守殘，恍若隔世。而武曹是書，正當風氣將變之時，人人思欲揣摩而誦法之：——此余之所爲開卷而三嘆者也！嗚呼！有明一代之文盛矣！當其設科之始，風氣未開，其失也樸遼而無文。至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以來，趨於文矣，而其盛猶未極也！迨於天啓崇禎之間，文風壞亂；雖有一二鉅公竭力撐拄，而文妖疊出，波蕩復生，卒不能禁止。故推有明一代之文，莫盛於隆萬兩朝。——此其大較也！當是時，能文之士，相繼而出，各自名家；其體無不具，而其法無不備。後有起者，雖一銖累黍，毫髮而莫之能越。在天啓崇禎中，休寧金氏臨川陳氏兩家，奮然特興，橫絕一世；而其源流指歸，未有不出於先輩者。然則爲文而不本之先輩，則必破壞其體，滅裂其法。其卑者蹈常習故，既奄奄而不能振；而好高者又鈎奇索隱，失之於怪迂

險賊，而不可以訓；無惑乎文之愈變而愈下也！往者文章風氣，趨於雷同；而先輩之文，世所不好。於是以為易餅餌糊籠篋之具，其不至蕩焉無餘者幾希。頃者以來，先輩之文，稍稍間出；世之學者，多能知而好之。然而世所流傳諸書，鮮有善本；所謂「探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一則先輩之文，尙未盡出；雖其出之，而其所以為文者，尙未出也。武曹是書，大半皆世之所未見者；為之疏解其義蘊，抉摘其旨趣，發明其波瀾意度所以然者；研精覃思，用以朝夕課讀。而一旦出之於人間，使作者之精神，不至於淹滅弗傳；而學者朗然知文章之源流，而不為風氣之所泊沒；則武曹之有功於文章也大矣！余雖學殖荒落，而文章之事，與其責焉。方將由其舉業，而與世之學者，左提右挈，共維挽風氣於日盛也。故因武曹之請，而樂為書之如此云。

### 甲戌房書小題文序

制義之有大題小題也！自明之盛時已有之；而小題猶號為難工。蓋「小題」也者，其勢既為偃仄，而其法律更為謹嚴；往往有毫髮之失，而遂至於千里之隔者。譬若行於深峭之間，危石當其前，飛瀑懸其左，而下臨於千尋之潭；境窮路絕，攀羅援綆而過，稍一失足，則墮於深淵而莫知所止。——此其難也！然有習於此者，色不變而目不瞬，舉步自如，輕身而飛度。若是者何也？——久而熟焉故也！及至於險過隘出，而之乎康莊之途，據

鞍顛盼，而縱其馳騁，夫何難之有哉？故夫小題者，文章之峭澗也；而大題者，文章之康莊也！今夫「大題」也者，其體崇，其勢闊濶，固可以縱其馳騁。然而其法律之謹嚴，要無不與小題同。夫惟久而熟焉於小題，而大題已舉之矣！吾聞有明先正之爲制義也！小題時時不釋手，雖臨場屋，猶作小題數十篇。故先正大題文之工，由於小題文之工也。今之學者，務爲速化之術，往往棄去小題不觀。後生小子，甫執筆學爲文，卽皆從事於大題。譬如仄徑窘步，未嘗涉歷，氣浮力弱，而遽試千里之驥；御勒不施，韁轡俱絕，其勢未有不顛仆者也！往余與汪君武曹，嘗慨嘆及此；思欲維挽風氣，當從小題始。會今年南宮試士得售者，先後郵致其平居所作制義，不啻數千者。因相與抉擇其最工者，大題小題，各爲一帙。要皆有當於吾之所云云者，爲之排纒點定。而去年秋，一二友朋舉於鄉者，其所授行卷，亦間附焉。於是次第刻於吳中；適小題先成，因著其說如此；以告世之學者，欲工於文章，當從此書始也！

### 己卯行書小題序

己卯秋，各省士子之獲售於場屋者，多以行卷授余，爲之點定行世。先後至者凡若干篇，而余爲淘汰擇別，得其尤工者二百七十有餘篇。既卒業，而爲之說曰：在昔選文行世之遠者，莫盛東鄉艾氏。余嘗側聞其緒言曰：「立言之要，貴合乎道與法。而制舉業者，

文章之屬也；非獨兼夫道與法而已，又將兼有辭焉。是故道也，法也，辭也，三者有一之不備焉，而不可謂之文也。「今夫道具載於四子之書，幽遠閎深，無所不具。乃自漢唐諸儒，相續訓詁箋疏，卒無常於大道之要；——至朱而道始大明。乃程朱之後，已有浸淫而背其師說者；况以諸生學究懷利之心胸，而欲使之闡明義理之精微，固已難矣！且夫道一而已！而法則有二焉：有行文之法，有御題之法。御題之法者，相其題之輕重緩急，審其題之脈絡腠理，布置謹嚴，而不使一毫髮之有失；此法之有定者也！至於向背往來，起伏呼應，頓挫跌宕，非有意而爲之，所云「文成而法立」者，此行文之法也。法之無定者也！道與法合矣！又貴其辭之修焉。辭有古今之分：古之辭，左國莊屈馬班以及唐宋大家之爲之者也！今之辭，則諸生學究懷利祿之心胸之爲之者也！其爲是非美惡，固已不待辨而知矣！自舉業之雷同相從，爭爲腐爛，則如艾氏所云：「因其辭以累夫道與法者，」亦時有之，故曰：「三者有一之不備焉，而不可謂之文也。」且夫制舉業者，其體亦分爲二：曰大題，曰小題，小題者，場屋命題之所不及，而郡縣有司及督學使者之所以試童子者也！或爲單辭隻字，偏窄崎嶇，法有所難施；雖有能者，亦或以僞巧傷其理道。是則小題之道與法與辭，較之大題，殆又有難焉。而吾嘗謂「作舉業之交」誠能久而熟焉於小題，而大題已舉之矣！「何者？其道與法與辭，則未之有異也！舉其難者，而其易者豈不恢恢乎爲之有餘裕哉？故余於諸行卷中，錄爲小題文一書，兢兢奉艾氏之緒言；其於道也法也辭

也，有一之不備焉。弗之敢錄也。然艾氏他日之序房選有曰：「一時行卷之盛，至六七千首，而吾所錄無多。雖不明言其故，然未嘗不掩卷三嘆，恐其遂至於凋零磨滅；而徬徨追惜，恆慮吾鑿之未能精者，未嘗一日忘也。」嗚呼！此艾氏之嘆，亦余之志也！

## 庚辰小題文選序

新進士平居之文章，書賈購得之，悉以致於選家，爲抉擇之，而付之雕刻，以行於世，——謂之房書；——其來非一日矣！願世之論者多曰：「場屋之文，其所挾以取科第者也！房書者，未必盡出於其手；卽出於其手，而亦未必其果善也。彼所挾以取科第者，當據是以取科第；而房書者又何所事焉？」此其說非也！如彼之說，將場屋之文，雖其爛惡臭腐，人人之所厭惡。而亦將誦法之不倦。至於房書，雖極雄偉博辨離奇變化之作，而必疾而棄之乎？大江之濱，有漁人焉，得明月之珠而弗善也；見有魁然者老蚌之甲，以是爲珠之所出也，必奇於珠。乃攜而鬻之於市，市之人皆笑之。然則房書之行於世，固珠之光之不可掩也！——而奈之何疑而棄之？且吾非謂場屋之文之盡不善也！亦非謂房書之盡善也？人之精神心力，終身用之於科舉之業；雖不能文者，亦必有數篇之最工。而能文之士，其所爲雄偉博辨離奇變化之作，益多不可勝數。而至於場屋之文，則一日之間，意趣有佳惡，舉筆有得失；能文者未必其皆工，而不能文者亦未必無一得也！故吾之所據以定

其人之有文無文者，非房書無由得也！歲甲戌丁丑，吾友汪君武曹從事房書之選，余實襄其役。今年余爲浙東西之遊，已無意爲房書之選；而書賈以房書之選郵寄，屬余點定者若干篇，余再三辭之而不獲也。舟車之暇，乃其抉擇小題文之最工者，凡二百餘篇。既卒業，而書其說如此；使天下知論者之言之非是，而不足信也！

### 九科文總序

自乙卯丙辰，至於己卯庚辰，其間爲鄉試者十，爲會試者九。余選此九科之文，分爲三集：曰墨卷，曰大題文，曰小題文；將次第刊刻而布之於世。夫此三集之選，何以始於乙卯丙辰也？曰：「以晚村呂氏之選，終於壬子癸丑也。」今夫制義之有選本也！始於萬歷壬辰；而自乙卯而後，日益多且盛。至於一科之文，其爲選本，輒有數百部。順治以來，猶有數十部；迄今日而或不能盈十部。其多寡雖懸殊，而文之不可無選本，與選本之未必盡美也，則已非一日矣！蓋昔者有明之季，東鄉艾氏，嘗深嘆以謂天下之爲選政者，以草莽而操文章之權；其轉移人心，乃與宰執侍從及省學之官等。而深有沒於大儒者，爲之別黑白而定邪正，使天下曉然知所去取。余考艾氏之時，文妖疊起，而諸家爲之揚波助瀾；以故文日益趨於衰壞。艾氏乃不顧時忌，昌言正論，崇雅黜浮。而承學有志之士，聞艾氏之風而興起者，比肩接踵。然而艾氏之爲書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後之論者，猶

有憾焉！而近日呂氏之書，盛行於天下，不減艾氏。其爲學者分別邪正，講求指歸，由俗儒之講章，而推而溯之至於程朱之所論著；由制義而上之至於古文之波瀾意度。雖不能一一盡與古人比合，而摧陷廓清，實遠出於艾氏之上者！嗚呼！文之難知也久矣！其迷謬顛倒，而無所取裁，不獨衡文者之不可憑也！卽選家者，亦往往是非邪正之莫辨。蓋有佳文而埋沒於廢紙破篋之中者多矣！而大書特讚，乃在於臭腐爛惡。至於義理之幾微疑似，毫釐千里之隔，尤不能爲之割晰而辨別。吾讀呂氏之書，而歎其維挽風氣，力破狂瀾，其功有不可沒也！雖其興起人才，不能如艾氏之盛，而古今運會之際，要非有可以強而同者。而二十餘年以來，家誦程朱之書，人知僞體之辨，實自呂氏倡之！自丙辰以後之文，呂氏無所點定。而其家三科述評一書，——三科者，自丙辰，而已未，而壬戌；——或曰卽呂氏作，或曰非也。呂氏以癸亥歲卒；而其後數科之文，多有遠盛於前者，惜乎呂氏未之見也！而余爲編次斯集，以補呂氏之所未及；亦使讀者可以考數十年來文章之盛衰得失；而艾呂兩家之緒言，猶可於此書得之也！

## 課業初編序

士非科舉之文，無以爲進取之資；而科舉之文，必須洗脫凡近，而講明乎義理之所以然，與夫波瀾意度神氣法脈之所在。而後文章之事，父子兄弟，脈脈相關，授而不至於失



墜。此其磨礪砥礪鼓舞振興之權，實在乎司教者之得人。苟司教者之不得人，因循怠廢，溺於世俗腐爛雷同之習，則士無以發其矇，開其曠，愈益泊沒敗壞；而文章之事，遂至於舉一郡一邑而失其傳。浙水東西，曩所稱文章之藪也！頃余視學茲土，其所爲汨沒敗壞者，無人而不然。幾於舉一省之大，千里之遙，而文章之傳，胥失之矣！歲辛巳，余行部至台州！而黃巖於台州爲屬邑，考校諸生，類有不涉於腐爛雷同之習者。其司教，則余同年友蕭君海昌也！其督課諸生之文，刊爲一集，曰課業初編。蓋其平居爲學者指授以文章之源流，而激發其頽惰者，實有磨礪砥礪鼓舞振興之力焉！宜乎黃巖之士之文獨盛於他縣也！黃巖在宓時，爲朱子駐節之地；一時學者翕然從之，名儒前後相望。沿至於明興，而流風餘韻，猶有存者。今則衰微抑已甚矣！蕭君深於經術而留心教化，則夫道德學問之際，所以造就諸生者，嘗以朱子爲師法；——科舉之文，其小者也。蕭君曰：「謹受教。」余乃書以爲課業初編序云。

### 讀易質疑序

「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善哉文仲子之論也；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而其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自聖人已言之。是故淺學曲士，一切瑣屑紛紜術數之說，皆得托之於易。雖皆不可謂非易之所有，然徒執區區以言易，則已非易矣！易之理，至

程傳而明，至本義而益大明。然而年湮世遠，師傳歇絕，（自晚周至宋，凡千餘年，）伊川考亭鑽研反覆，得其不傳之意，而著之爲書；其書出於草創之際，豈無十之二三，與文王周公孔子之本旨不相比附者？世苟有通經學古之士，潛心冥會，融釋貫通；其於程朱繼志述事，能補其所未及，是亦程朱之功臣也！若乃騁其私見小慧，支離曼衍，顯無忌憚，而務求勝於古人，是乃所謂叛臣者也！其或讀古人之書，而阿諛曲從，不敢有毫髮之別異，是乃所謂佞臣者也！——佞之爲古人之害也，與叛等。吾友汪君聖功，出其族人默菴氏所著讀易質疑示余；余讀之，實有獲於余心焉！其書折衷羣說，而一以朱子爲宗。條分縷晰，疏若黑白；而據文疏義，引伸觸類，時亦有補朱子所未及者。可謂善繼其志，善述其事，非叛而亦非佞者矣！吾故以是書爲不愧朱子之功臣也！余自幼學易，迄今未有所得。默菴是書，要亦不可謂無助者；故不辭聖功之請，而樂爲書之。

### 德政詩序（代）

民之有謠也，以頌其長吏之功德，見於左氏傳國策，以及司馬子長班孟堅之書。自是歷代之史，往往多載之。然必皆其指事切情，初不至於失實；其言亦質直古樸，——多或數語，少或一二語。——上之人不肯干譽於下，下之人亦不敢阿諛以事上。是故循良之傳，謳歌之辭，足以光史冊而聲施至今。沿至後世，而直道之亡久矣！吏治民風，已不逮古遠

甚。而有一官，必有一官之德政，詩冊連篇累幅，或刊於板，或鑄於碑；據其所言，什伯於古所稱。上之人無其實而欲得其名，務爲塗飾以欺世；而下之人攀援貢媚，亦不難以過情之譽奉於衆所不與之人。又或今日頌之，明日謗之；而謗之人，還卽頌之人。愛憎毀譽，悉視乎勢與利，而直道不與焉。古君子之居官也，務爲其所當爲者而已！吾爲其所當爲，止求無愧於心；原非有諛詭奇怪，冀人之聞而感動，以是爲獵取聲名之具；下之人知之可也，不知之亦可也。下之人受長吏之德，亦其義所當然；初非出之於分外，得之於不意也。吾儕小人竭力以事君子，吾子之以直，而彼不至廢厥事以毒吾民；償我者亦未有以加於我也，歌之可也，不歌之亦可也。其或一二事出於創始，關繫至鉅，而艱難勞苦，僅乃得之於以志不忘。而采風者則爲之指事切情，形之謳歌，而不至於失實。此亦古者之所不廢。惟夫上之人與下之人，皆不能無所爲而爲之，斯乃背義傷道之甚。而世顧相習以爲固然，則亦惑而已矣！余視學兩浙，其以德政書冊見投者，余多不及視。獨於頌金華、貳守魯君者，往復披覽；竊以爲與他人固不同也！魯君初爲羅山，羅山人頌之；繼貳金華，金華人頌之；及奉上官之檄覆嘉興、秀水兩縣，兩縣人頌之；余駐嘉興，知之甚悉，其殆所謂一指事切情，一而若非近世失實者之爲歟！金華人彙其各處詩歌成帙，請序於余。故述所聞於右，與君子所以居官之道，爲魯君更進一得焉。若夫恣睢民上，而悍然不顧，並無所事於虛譽也者，其人又出於塗飭欺世者之下，不足爲魯君道也！

## 唐宋八大家文選序

人之目而有所昧者，塵之侵也。入乎塵而求目之無昧，不可得也；去乎塵而求目之無明，亦不可得也。孔子曰：「所信者目，而目猶不可信。」其不可信者，則其昧之時也。古人有言曰：「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世之學者，視古人之書，不啻若日與雷然，惟有眩且聾已耳！有導之者曰：「爾勿眩，吾有以視爾。」及其視之，而目罔不昧者，則其導之者塵也。導之者先自昧，而因以昧人；於是乎百物之光華，五色之燦爛，皆莫之見焉。而自以爲覽宇宙之大全，則其目勢且至於瞽，豈特昧而已乎？唐宋八家之文，皆學者所當誦習；而卷帙浩繁，往往窮年而難究。有明之世，歸安茅順甫有八家之選，號曰文鈔。其擇取者不無過多，而評點論次，亦多疏略而未備；學者眩之至近日。而吳會間所行刻本，則昧目者紛然出矣；句句而圈其旁，語語而頌其美；其意思之所存，與其法度之所在，選者茫然不知也。讀者亦茫然不知也。以昧導昧，而八家之文，於是乎爲塵之所蒙而不可出矣！今夫欲窮山水之觀者，必問其徑於曾經游歷之人；某泉則如此，某石則又如彼；舉所爲巖姿壑態，一一了然於指點之下；而後聽者可以臥游而神會之。今乃據瞽人之說，而曰「山水之勝，吾已得之。」——其說豈可信哉？余少好古，而尤嗜八家之文，居嘗蓋有讀本。其擇取者僅二百餘篇，而八家之美已盡。一二學徒，復請余爲之評點論次。於是間畫

無事，乃執筆爲著明其指歸，與夫起伏呼應，聯絡賓主，抑揚雖合伸縮之法，務使覽者一望而得之。雖不謂開學者之明，而救其昧目之患，而八家之塵，區區竊不欲其纖毫之有存矣！聞之「適秦者立而至焉，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焉，有舟也。」二三子以是書爲爲文之舟車也，其庶乎哉！

### 書貨殖傳後

予讀司馬遷貨殖傳，蓋不禁三復而太息也！曰：嗟乎！俗之漸民久矣！豈不誠然乎哉？夫長貧賤好語仁義者，世以爲羞。而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此天下之所以相率而爲利也！即鄒魯之間，不免去文學而趨利；——利固與文學反者耶？故曰：「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夫拙豈有拙於文學？然而不足者必在是也；其爲巧者所笑傲，曷怪焉？吾觀子長所載：巧於利者，大抵皆農工商賈之流，操奇贏，據都會，鐵冶魚鹽馬牛羊豕穀糴薪藥丹砂帛絮皮革旃席……之類，與夫棗栗桑麻荻漆竹木厄茜薑韭醱釀，……下至掘冢博戲販脂賣漿灑屑馬醫，至卑賤矣！——往往至素封；——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豈非巧之效耶？然而較之於余，則拙甚矣！古之巧者。在今日爲拙。古之拙者，在今日不已巧乎？然則世之爲文學者竟何如耶？以爲文學者而趨利，其收效而獲多，必倍於農工商賈；而其計策，或又出於掘冢博戲販脂賣漿灑屑馬醫者之

下。然而富者必在是也！吾乃知世之富者，皆爲文學者也；世之文學者，出於掘冢博戲販脂賣漿灑屑馬醫之下者也。昔子貢好貨殖，鬻財於曹衛之間，夫子譏其不受命。然則富不富命也，而不係於巧與拙耶？以爲命也！則宜厚賢者。而原憲曾子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其命獨如此者何耶？又何以掘冢博戲販脂賣漿灑屑馬醫者之命偏厚，而出其下者之命亦皆厚也？豈命之厚薄無定，而視其人之巧拙以爲厚薄耶？將命之厚薄不在富與不富耶？然子貢結駟連騎，束帛如璧，以聘享諸侯，國君無不與之分廷抗禮。爲子貢之賢耶？抑爲子貢之富耶？又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則富又烏可少乎哉！故曰：「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容無所之。」又曰：「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爲賢，不富者爲愚；富者爲貴，不富者爲賤。則當世之所爲縉紳先生，與賢人君子，其大略可知矣！而憔悴枯槁之士。——原憲曾子……之徒，——如之何其得容於世也；其不容於世，拙耳！然居今日，而非縉紳先生之列，無賢人君子之稱。其所得不慨羸乎？而豈掘冢博戲販脂賣漿灑屑馬醫者之所及，而况所號爲文學，又出天下也？曷富不富，足道哉？曷足道哉？

### 書歸震川文集後

余從事於古文有年矣！雖不能爲古人之文，而竊知之不同於衆人。最後得歸震川之書，有愜於心，余好之。或有問余「震川住處何在？」余心口之間，擬議良久，竟不能言其

然。嗚呼！此震川之所以爲震川，而余知之爲獨深也歟！震川好史記，自謂得子長之神。夫子長之神，卽班固且不能知；吾觀漢書，其於子長文字刪削處，皆失子長旨。而後之學史記者，句句而摹之，字字而擬之，豈復有史記乎？震川獨得其神於百世之下，以自奮於江海之濱。當是時，王李聲名震動天下，震川幾爲所壓。乃久而其光益著，而是非以明。然後知僞者之勢不長，而真者之精氣照耀人間而不可鎮沒也！顧今之知震川者少；而今之爲震川者，其孤危又百倍震川，以俟後之爲震川者知耳！

書閻甯前墓誌後

癸酉之秋，余客榕城，購文明一二遺書將歸。而其門人洪石秋，自漳海以書來告我曰：「黃子之文，多零落江南，子盍歸而求之？」明年夏，余游淮上，過閻百詩先生，其大父甯前公墓誌示我。則文明筆也；端拜雒誦，因遂錄之以歸。嗚呼！忠義之士，雖其殘編斷簡，人猶將慕而傳之；况其鴻文鉅篇，照耀人間者乎？余嘗誦錢受之文集，中有閻甯前傳跋；悲其辭氣慨然，想見甯前之風烈。當明之末，受之與文明，同黨相善；兩人俱以文章氣節名天下。迨夫晚節末路，受之身敗名辱，爲天下所嗤笑；而文明致命成仁，星寒嶽震！嗚呼！此余所以讀甯前墓誌而喟焉三嘆者也！余旣繕寫一通，以復於石秋，而復書其後如此。至甯前之功蹟，誌已詳之矣！故不著。

## 書咏蘭詩後

蘭爲國香，東南山澤間多產之。當春深時，幽巖曲澗，窈然自芳，然往往有蟲嚙之；自其華初生時，輒已被嚙而萎。卽幸而能自發榮，亡何，又輒萎。其幸得脫者，僅十二三焉！而衆草葳蕤，條達暢遂，無有害之者。歲已未，余讀書山中，每晨起，輒捕蟲投之澗水，漂沒以去。於是蘭遂大盛；每臥苔藉草，蓋幽香未嘗不入吾懷也！而產於遐荒絕域，不遇好事者之愛惜，而制於毒蟲惡物，以沮其天者，豈少也夫？余旣爲詩以誌之，而復爲書其說如此。

## 跋趙孟頫畫

右趙孟頫畫一卷：泉石蹊徑，花鳥雲霞，歷歷然點綴，誠工妙矣！孟頫畫世無不寶之；然往往多膺本。此卷友人某所藏，以爲真筆，加愛惜焉；俾余題其後。余以子昂負極惡大罪；後世皆賞其書畫，而不復更知其人。夫書畫雖工，曷足道哉？然今世無不爲子昂者；余又以子昂實書畫累之。彼方揚眉瞬目，以此自名，而陷於極惡大罪而不自知。故「小道雖可觀，而君子不爲；」聖人之言，千載弗可易也。





# 戴南山集卷五

桐城戴褐夫著

書

## 與王靜齋先生書

前日謁先生，往復議論，竟至終日。然此終日，尙有未盡厥懷者；不肖遭時之苦，如人之溺於江河，未即死，而漂浮於水上，假有擊舟而來者，猶可以援之而起也！雖無其事，然猶不肯絕望，以庶幾長年三老之見而哀之也！近者則如沉淪於千尋之淵，鯨鱷之窟；而水族萬怪，爭來吞噬。雖有漁師水工，欲憐而救之，而困於力之無所施。其勢非得習於泅水者，濡投而下挾之以起，則終不可復出。——此則非先生之是望而誰望哉？蓋世有見小兒之盜取玉卮以爲戲者，曰「待我明日來，以錢易之。」——明日至而卮已毀。今不肖之所急者，不過一餬口之地，奮飛遠出，以速脫於泥塗。而先生輩猶曰：「徐徐吾圖之。」一則終已毀於小兒之手耳！伏惟少加垂念！——不宣。

## 再與王靜齋先生書

前日奉教先生，適有他客至，所論文章一事，未竟其說；故敢復以書布於執事。蓋文章之衰久矣！夫均是文也，而今之於古，其真與僞之相去，不啻若什伯。此豈古之不可學歟？——甚不然也！蓋有學古而失之者，亦有背古而馳焉者。學古而失之者：徒從事於格調字句之間，一跬步不敢或失；摹擬彷彿，飾爲聲音笑貌，而以號於人曰：「此某家之文；」一人亦曰：「此某家之文也。」——而古之學廢矣！背古而馳焉者！排偶駢麗之盛行，其節促以亂，其音淫以靡；學者相沿而不知怪，遂儼然以此爲古文之體。而左國莊屈秦漢唐宋諸大家之文，舉天下而莫之知。——而古之學又廢矣！嗚呼！此文之所以衰也！今夫粉白黛黑，女子之所以爲飾也；然而以對毛嬙西施，有不及其羸服亂頭者矣。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至美麗者也；然而無所事於粉白黛黑。今欲以塗脂飾澤之姿，互與比擬而誇耀之，適以自增其陋而已矣！是故文章者，有真有僞，而僞者常至於亂夫真。——非僞者之能亂夫真也！見之者謬也。夫天下之真能知之者少，而其術安得無售哉？然而居亡幾何，忽已泯盡而無遺，泯沒而不見，安在其能亂也？故曰：「非僞者之能亂夫真也。見之者謬也。」田有自少學古文，不知於古人何如？而於世之號能爲文者，則不能無深嘆矣！竊以爲文章非苟然作也！要在於明其體，平其心，養其氣，損其近名之心，去其欲速之見；夫

如是，而其去古也不遠矣！而世之學者，或則學古而失焉，又或則背古而馳焉，豈不足以深悲而竊笑矣哉？執事以不肖之文，橫絕四海，——不肖豈敢當焉！顧早夜悚惕，懼如今之學者云云，其庶幾免焉！而以爲幸，而非敢有求於今人之知之也。雖然，今之世尤可患者：有所爲科第之文；世皆從事於此，而不知便有人生當爲之事。雖患之，莫能救止也；此又古學之所以廢也！故輒以附及之云云。——不宜。

### 上韓宗伯書

布衣窮居之士，欲自刊刻其文，念無以取重於世，乃求序於王公大人。王公大人賜之序，則欣欣然以之自多；——不自多其文，而多王公大人之序以爲榮耀。夫文者必待王公大人而後重，則是孟十七篇成，必請序於齊宣梁惠；司馬遷史記成，而必請序於丞相公孫弘大將軍衛青也。且夫意氣不足以孤行，而後有所附麗；言語不足以行遠，而後思所以炫其聲名。彼乞序於王公大人，而欣欣然遂以之自多，不待觀其文，而已知其不足重矣！彼王公大人不能却其請之堅也，亦不知其文之工拙果何如；率爾命筆，不無過情之言。人之見之者，議未終篇，輒已掩卷而去；——而况於其所序之文乎！是則王公大人之序，且不能自重，而又安能重士之文？此所以有志之士，不求序於王公大人，凡所以自重其文；而王公大人之賢者，亦不輕予人以序，亦所以自重其序也；今之大人先生以文章名天下者，

獨閣下一人而已！往在京師，閣下嘗爲不肖言！「士之所求序來者，比肩接踵；然大抵多所謝絕」。於是不能得閣下之序而去者，不啻什之九矣。嗟乎！惟閣下不輕與人以序，而乃可以序不肖之文；惟不肖不求序於王公大人，而後可以求序於閣下也。不肖在京師，（前後凡五六年），未嘗上書宰相，獻文當途。賢公卿宏獎士類，其所爲大書深刻，標榜窮士之言，充几盈案；——而不肖不與焉。獨閣下見其所爲文，而以爲可與於斯文也者；一日偶序不肖舉業之文若干篇，不肖歸而刻之於金陵。天下讀閣下之序者，往復諷誦，詠歎咨嗟，切非以閣下名位之故；而讀不肖之文者，謬相引重，亦初非以閣下之序故也。惟如是，而閣下乃可以序不肖之文；而不肖乃可以求序於閣下矣！嗚呼！文章之事，雖非有用於世，而未可以爵位勢分緣飾於其間；亦視乎求序者之人與文何如，與序者之人與文何如而已！頃者金陵一二人，取不肖所爲古文，刊刻其十之二三；用是潔誠齋度，北面叩首，而求閣下以序之。夫舉業之文，非閣下之所好；而亦非不肖之所好也！——閣下猶肯執筆而爲之序。而况不肖之古文，固閣下素所諮賞，以爲可與於斯文者乎？——知閣下之不與他人而一概謝絕之者。蓋他人之所求者，乃尙書之序，學士之序；而不肖之所求者，乃慕廬先生之序也！俯伏候命，不勝至願！——謹再拜。

再上韓宗伯書

名世再拜，名世平居讀書，考文章升降之際，竊見夫文章之事。求有不上與下合，而能至於極盛者也！上與下合，而風氣之權，操之自上。上之人懸其令以倡率之，而下之人莫不奔走恐後，而不敢有於議於其間。若夫上之人所操者，不足以厭服乎下之心；而下之人紛然囂然，各持其說，各挾其技，而有菲薄乎上之心；考校之文一出，而心非巷議，嗤點流傳，共指以爲笑。於是乎上之與下，兩相訾訾。齟齬扞格，截然而分爲二，而文體遂不可振。曩者文章之風氣，亦嘗菱蘗卑弱而不振矣！先儒之精義不明，古文之規矩盡裂。上之人所以取於下，下之人所以獻於上者，皆雷同相從而已！雖其風氣之不振，而上之與下，訾訾之皆不出於口，齟齬扞格之狀，不形於色。而風氣欲變之機，固已伏於此矣！當此之時，閣下遂獨以雄奇渾古之文，出而大魁天下。天下之人，讀閣下之文，恍然如寐之方覺，如醉之忽醒，皆翻然思改其所爲。三十年來，窮巷枯槁之士，被服先民，抱殘守缺，以不自棄於斯文，閣下之力也！閣下既以古文取高第，爲大官，而天下之人，又翕然響應，愈久而不衰；則宜上之與下，合而爲一矣！乃訾訾而不入，齟齬扞格而不相通，未有甚於今日者何也？則毋乃下之信且從於閣下者，遍以望於上之人，而不克副其望歟？遂直爲此紛然囂然也。今甲三年而一試士，棘闈未撤，士或私相許曰：「某某者必得售也；」又或私相誚曰：「某某者必斥勿錄也。」已而斥之者，則其許之者也；錄之者，則其誚之者也。不能不相顧以駭，而羣不逞遂借以行其私，至於詆訐叫號而不可止。上之人患之，

而未能有以弭之也。竊以爲弭之之迹，在上之人乃與下之人相反而已矣！下之人曰是也，而上之人必曰非也；下之人曰非也，而上之人必曰是也；參差之見，先橫據於胸中，其說究無以勝乎下之人，則安能厭服乎其心，而使之不敢有異議於其間也哉？且天下之人，其所操未必盡是也；紛然囂然，而至於詆訐呼號，即下之人有志者，亦未嘗不非之也。然而公論多出於其間；公論者，上與下共之者也。下之人方以公論自張，而上之人故欲反之，——非其心也；——則毋乃拘於曩者之風氣，而不能以閣下之道，爲進退天下之具歟！下之人以其信且從於閣下者，逼望於上之人，其所以待上之大者甚厚。而上之人不能以閣下之道，爲進退天下士之具。於是乎上之與下兩相訾訾，齟齬扞格，截然而分爲二。而閣下以一身居上下之間，則驅之使合，其權仍在閣下而已矣！閣下之文，無論知與不知，莫不肅然而起，而斂衽退避，以爲不可及。而閣下之名德清望，又爲海內之所嚮仰。謂閣下之道，下之人信且從之，而上之人獨不肯信且從者，必無之事也！轉移之權，則惟在閣下一爲正告之而已矣！田有往在京師，與閣下游凡一二年，相與縱論當世，獨未嘗言及文章之事。田有身在卑賤，有言不信；故不得不黯黯以居，默默以處。而閣下方在日月之際，經綸蜜勿，更有重且大者；文章一事，遂有所不暇及耳！然而當今文章之責，實在閣下；不宜使窮巷枯槁之士，缺然失望，坐視上之與下，訾訾而不入，齟齬扞格而不相通也！田有南歸數載，不復有志當世；行吟江上，將欲灌園以終老。習見天下之人，所以仰望閣下者

如此其至；而轉移之權，使上之與下相合而無二，非閣下不能，故輒爲達其區區之情焉！冒瀆尊嚴，無任惶悚，不宣。

### 答某書

辱書，具言「時文風氣之說」，而欲決之不肖，以定其所從。夫足下之勤勤用力於時文者，豈非爭一時之進耶？而亟亟求得舉耶？而欲決之不肖，又豈非以素相愛，且稍有知識，言或可採，必不誤足下之舉耶？不肖草鄙之人，抱膝荒江，絕意世事。况區區者既不能爲，而世俗所謂得舉之文，且有不諳。至於以生平之所知識告足下，將萬萬不得舉，非所以愛足下也！昔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夫。千里馬不常有，其利緩；而駑馬日日售之，其利急。以不肖與足下平生相愛，則請相駑馬！足下試觀今之選爲上乘，編以皂歷者，有一千里馬乎？知此則所從定矣！風氣卑下，如不肖輩放逸自廢之人，始得以出其機杼，聊自馳騁。足下方從事於其間，而必與之左，是誤足下也。足下書又極稱僕文字，以爲難及。夫足下所稱者，時文耳；往時嘗喜作之，於今已不復作。蓋不肖之所好，而學之有得者，又不在此。吾子遽獎許過當，是亦猶見驥之偶一長鳴，舉步蹀躞，遂以其絕塵之足盡在是矣。——此不肖之所以不敢教足下相千里馬也！文章一道，終當爲吾子一言之。以非吾子今日所急，故輒布區區；惟勉旃自愛！



與余生書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犂支，——自言永歷中宦者，——爲足下道滇黔間事。余聞之，載筆往問焉；——余至而犂支已去。因教足下爲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略。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編，余六十年前，嘗見之。及是而余購得是書，取犂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略，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值聞之間，必有訛焉。然而學士考據，頗爲確核；而犂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親記，——二者將何取信哉？昔者朱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踰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歷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山澤之間，有塵塵誌其梗概，——所謂存什一於千里；——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爲之掇拾；流傳不久，而已蕩爲清風，化爲冷灰。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漸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嘆也哉！終明之末，三百年無史；今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失實。嗟乎！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志焉。

。而書籍無從廣購，又困於饑寒，衣食日不暇給；懼此事終已廢棄。是則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其成，而又何況於夜郎筇笻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區區之軼事乎！前日翰林院購遺書於各州郡，書稍稍集。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購者，（其外頗更有潛德幽光，稗官碑誌紀載，出於史館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難也！余夙昔之志於「明史」，「有深痛焉！輒好問當世事；而身所與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無有以此爲念者。又足跡未嘗至四方，以故見聞頗寡。然而此志未嘗不時時存也！足下知犂支所在，能召之來，與余面論其事，則不勝幸甚！

### 答張伍兩生書

人來，承示近日所爲文數首；並以爲文之道，殷殷下問。余學殖荒落，安有以發足下者耶！顧其平日頗有志，不肯爲世間言語；既辱二生之問，其曷敢以匿？蓋余昔嘗讀道家之書矣！凡養生之徒，從事神仙之術，滅慮絕欲，吐納以爲生，咀嚼以爲養。蓋其說有三：曰精，曰氣，曰神。此三者，鍊之凝之，而渾於一；於是外形骸，凌雲氣，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飄飄乎御風而行，遺世而遠舉。其言云爾，余嘗欲學其術而不知所從；乃竊以其術而用之於文章。嗚呼！其無以加於此矣！古之作者，未有不得是術者也！太史公纂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說也！蔡邕曰：「鍊余心兮浸太清。」夫惟雅且清，

則精，精則糟粕煨燼，塵垢渣滓，與凡邪僞剽賊，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爲「精」也。而有物焉，陰驅而潛率之，出入於浩渺之區，跌宕於香靄之際；動如風雨，靜如山嶽，無窮如天地，不竭如山河；是物也，傑然有以充塞乎兩間，而蓋冒乎萬有；嗚呼！此爲「氣」之大過人者，豈非然哉？今夫言語文字，文也，而非所以文也；行墨蹊徑文也，而非所以文也。文之爲文，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徑之先。蓋昔有千里馬，牝而黃；伯樂使九方皋視之。九方皋曰：「牡而驪。」伯樂曰：「此真知馬者也。」夫非有聲色臭味，足以娛悅人之耳目口鼻；而其致悠然以深，油然以感，尋之無端，而出之無跡者，吾不得而言之也。夫惟不可得而言，此其所以爲「神」也！今夫神仙之事，荒忽誕漫不可信；得其術而用之於文章，亦足以脫塵埃而游乎物外矣！二生好學甚篤；其所爲文章，意思蕭然，既閒且遠，蓋有得於吾之云云者。而世俗之人不識也，吾故書以告焉。吾聞爲神仙，遺形骸，解銷化，其術秘不傳；卽傳，其術不能通。嗚呼！遇之而傳，傳之而通者，非二生吾誰望之！

### 與劉言潔書

言潔足下！僕平居讀書，考文章之旨，稍稍識其大端。竊以爲文章之爲道，雖變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卽至篇終語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

端。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蓋文之爲道難矣！今夫文之爲道，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然而吾所讀之書，而吾舉而棄之！而吾之書固已讀，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是一心注其思，萬慮屏其雜，直以置其身於埃壙之表，用其想於空曠之間，游其神於文字之外。如是而后能不爲世人之言，不爲世人之文，斯無以取世人之好。故文章者，莫貴於獨知。今有人於此焉：衆人好之，則衆人而已矣；君子好之，則君子而已矣！是故君子恥爲衆人之所好者以此也！彼衆人者，耳剽目竊，徒以調飾爲工。觀其菁華爛熳之章，與夫考據排纂之際，出其有惟恐不盡焉；——此其所以枵然無有者也！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鉛華；無所有，乃其所以無所不有者也！僕嘗入乎深林叢薄之中，荆榛礙吾之足，土石封吾之日，雖咫尺莫能盡焉；余且惴惴焉懼跬步之或有失也。及登覽乎高山之巔，舉目千里，雲烟在下，蒼然茫然，與天無窮。頃者游於渤海之濱，見夫天水渾淪，波濤洶湧，惝怳四顧，不復有人間。嗚呼！此文之自然者也！文之爲道如是，豈不難哉？僕自行年二十，卽有志於文章之事。而是時積憂多愁，神氣荒惑；又治生不給，無以託一日之命。自以年齒尙少，可以待之異日。蹉跎荏苒，已踰三十；其爲愧悔慚懼，何可勝言？數年以來，客游四方，所見士多矣，而亦未見有以此事爲志者！獨足下好學甚勤，深有得於古人之旨。且不以僕爲不才，而謂可與於斯文也者；——僕何敢當焉！偶料檢篋中文字，自丙辰至於丙寅；十年間，所著有蘆中集，問天集，困學集，巖居川

觀集：爲刪其十之二三，彙之一集；而以請正於足下。足下以爲可存則存之；不然，卽當削去。行且入窮山之中，躬耕讀書，以庶幾稍酬曩昔之志，——然而未敢必也！名世頓首。

### 答趙少宰書

少宰足下！前日田有出都門，足下親枉車騎相送；且言：「文集刊已垂成，欲得君子序之。」田有南行二十餘日而抵家，家貧多事。未遑以爲閱。二月而於郵傳中得足下書云：「序不及待，已使人代爲之矣！」田有江淮鄙人，無爵位於朝，無聲譽於天下，爲舉世之所共棄。而足下出持節鉞，入貳天官；序足下之文者，皆公卿大夫。而足下猶慙慙懇懇，欲得不肖之序；豈非以其人雖賤，而其言尙可取耶。今夫立言之道，莫著於易；家人之言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夫有所爲而爲之謂之物，不得已而爲之謂之物。近類而切事，發揮而旁通，其間天道具焉，人事備焉，物理昭焉；夫是之謂物也！夫子之釋乾之九三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惟立誠故有物；苟其不然，則雖菁華爛熳之章，工麗可喜之作，中庸所謂「不誠無物」也！君子之所不取也！夫代人而爲之言者，彼之意吾不之知也，彼之聲音笑貌吾不之見也，吾之意非彼之意也，吾之辭非彼之辭也，爲剽爲僞爲欺漫而已矣；今以不誠之人而事足下，以不誠之文而序足下之文，宜爲足下之所斥勿收。而足下顧使人爲之，則非足下始所取於田有之心矣！區區之誠，尙欲自達；而代

作之文，惟足下削而去之，幸甚幸甚！

## 與劉大山書

去年春正月，渡江訪足下，留信宿；而足下出所爲古文十餘篇見示，皆有奇氣。足下固不自信；而謬以僕之文有合於古人矩矱，因從問其波瀾意度所以然者。僕回秦淮，將欲檢篋中文字，悉致之足下，冀有以教我。會足下北遊燕蘇之間，而僕亦東走吳越，遂不果。今年冬，有金陵門人，欲餞僕古文於板。僕古文多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語獲罪。而門人遂以彼所藏抄本百篇，雕刻行世。俟其刊成，當於郵傳中致一本於足下。其文皆無絕殊；而波瀾意度所以然者，僕亦未能以告人也。惟足下細加擇別，摘其瑕疵，使得改定；且作一序以冠其首簡，幸甚幸甚！當今文章一事，賤如糞壤；而僕無他嗜好，獨好此不厭。主平尤留心「先朝文獻」，二十年來，蒐求遺編，討論掌故，胸中覺有百卷書，怪怪奇奇，滔滔汨汨，欲觸喉而出。而僕以爲此古今大事，不敢聊且爲之。欲將入名山中，洗滌心神，餐吸沆瀣，息慮屏氣；久之乃敢發凡起例。次第命筆。而不幸死喪相繼，家累日增，奔走四方，以求衣食；其爲困躓顛倒，良可悼歎！同縣方苞，以爲「文章者，窮人之具；而文章之奇者，其窮亦奇，（如戴子是也）」。僕文章，不敢當「君之所謂奇」；而欲著書而不得，此其所以爲窮之奇也！秦淮有余叟者，好琵琶；聞人有工爲此技者

，不遠千里迎致之，學其術。客爲琵琶來者，終日座爲滿。久之，果大工，號南中第一手。然以是傾其產千金，至不能給衣食；乃操琵琶彈於市，乞錢自活。卒無知者，不能救凍餒，遂抱琵琶而餓死於秦淮之涯。今僕之文章，乃余叟之琵琶也！然而琵琶者，夷部之樂耳；其工拙得喪，可以無論。至若吾輩之所爲者，乃先王之遺；將以明聖人之道，窮造化之微，而極人情之變態！乃與夷部之樂，同其困躓顛倒。將遂碎其琵琶，以求免於窮餓，此余叟之所不爲也。嗚呼！琵琶成而適以速之死，文章成而適以甚其窮！足下方揚眉瞬目，奮袂抵掌，而效僕之所爲，是又一余叟也！然爲余叟者，始能知余叟之音，——此僕之所以欲足下之序吾文也！——庚辰十二月望日，戴名世頓首。

### 與趙良冶書

田有白！生平好交遊，交遊中如趙君極少。在家時，日日相過從，不厭其數。今來荒山中，嘗獨念趙君不置；以趙君知我也！蓋懷人之作，莫工於國風；不肖之於趙君，殆在雄雉二章之卒言矣！——知吾子之心與我同也！嗚呼！友道難矣！僕多誤，良治亦多誤。倏忽俄頃之間，反覆變更之際，而以落寞之踪，沉浮上下，其安能有以合乎？名世一妄愚人耳！勞苦困餓，拂亂空乏，人皆笑之。惟吾子深相哀憐，往往爲余泣下，吾何以得此於足下哉？非吾子莫以知我，非我亦無以知吾子之深也！今吾願有進於足下者：足下愛我甚

，夫豈謂爲不然耶？如是則請盡言而不諱可乎？蓋世有好獵者，一經顛仆，而終身不敢乘馬。足下天性誠樸，謂人如己，而信之太真。以故常受小人之侮，而一再顛仆，一再受侮矣。意足下必且深懲前日之害，謝絕交遊；而吾嘗觀之，未見其然也。不及此徐步安行，而猶蹀躞於坑坎之途，馳騁於污泥之阪，則其害豈特顛仆而已哉？蓋足下之病與余同，而余又加甚焉。凡余之所與友，足下其亦見之矣；其亦太息而痛恨之矣！今不肖已自托爲枯槁無用之人；人曰：「夫夫也！其爲枯槁無用之人也歟！」此余之所以自藏者也！今足下既往之悔，已無及矣！將來之悔，能不思所以免焉？足下不以吾言爲不然，則吾更有以教於足下者，爲足下盡言之。

### 上劉木齋先生書

正月十九日，桐城戴田有謹再拜獻書木齋先生：田有生於山林巖石之間，獨立無與從。以年少志大，不肯稍有苟且雷同，所爲文字，尤不悅世俗。頃者先生來爲督學，不遺鄙陋，拔之於稠人之中。期許甚至。夫古之君子，得一士也，終身不忘於心。其未得也，窮搜遠索，孜孜而若有失；其既得也，長養而教育之，惟恐其無成。夫其所以愛惜人才至於如此者，非以冀士之被其德而私感之也。而仕之困於塵埃之中，不能自振，一旦有提挈以起而指示以途者，亦豈能一日而忘於心哉！今先生之所以賜於田有者，可謂至矣！田有之



文，先生識之；田有之名，先生振之；而先生既去，每遇吾縣士大夫，輒惓惓問田有不置。此以知先生之於田有，蓋無日而忘於心；每端居深念，未嘗不感嘆而欲泣也！然而不肖時命乖蹇，日益加甚。自謁先生於句曲，歸未久，而失我先人。斬焉衰經之中，狼狽顛倒，無所控訴。田有家貧，無擔石之儲；傭書客游，乞食自活；家累二十口，嗷嗷待哺，而鄉邦之間，骨肉之際，橫逆百端；迂愚固陋，莫必其命。憂患怖畏之餘，獨於文章一事，不敢稍自廢棄。三四年間。所作制義，亡慮三百餘篇。又著書數種：曰困學集，曰柳下集，曰巖居川觀集。道里遼遠，不獲致其一二，以請正於先生。而世之人忽近而貴遠，備耳而賃目，既無明效大驗，誰復以爲工哉！癸亥之冬，敵邑吳氏使者，歸自海上，復傳道先生不忘田有之語。夫以田有之迂疏，世人之所共棄。而先生之去，於今數年；向之所取士，亦已多矣！——而獨惓惓於不肖如此。不肖區區無以爲知己之報，而饑寒衣食之是夢。世無大人君子如先生者，爲之振拔連遭坎坷。曾不能仰首伸眉，發名成業，以赴先生之望；將抱無窮之志，而莫之遂也！先生高臥海濱，知天下所共瞻仰。小子不敏，竊在下風，猶冀先生之有提挈而指示之也！偶因郵便，冒瀆威嚴，不勝惶恐之至！

與王雲濤書

田有白：田有自兒時，常侍先曾王父，往往爲小子道平生事甚悉。且曰：「吾昔客於

定遠；定遠之俗，豪武勁直，不類江淮以南，且屬明高皇帝故鄉，一時從龍之佐，如徐常輩，皆其產也。距今數百年，其人民謠俗，猶有曩時之遺烈。」又曰：「縣名士若而人某某吾之友；又某某吾之弟子也。」復以手計之曰：「如王某者，其吾門之選乎！」——蓋即足下之尊府也！時余年雖少，然謹志之於心，不敢忘。蓋生十有八年，而曾王父卒。其後每侍大父及先人，其言亦云爾。蓋吾家之交於王氏，三四世矣！去年秋，始識足下於秦淮之上，相與道姓名，具述累世之好，與夫平生嚮往之意。兩人皆大喜過望；而足下尤愛僕時文，以爲難得。已而足下登賢書，入燕京；而鄙人歸自秦淮，沉冥寂寞，所謂時文者，亦不復爲人所識。蓋田有少好左氏太史公書，亦欲有所撰著；而竊嘗聞程朱氏之緒言，亦不敢自棄於斯文。然往往以此不悅於世；而鬼神助之，以降其大罰，死喪疾病，無歲無之。平生著書學道之志，卒難遂；不得已而隨俗作所謂時文，以之教授子弟，而餬其口於四方；——亦足以見其命之窮而志之可悲也已！敝邑江君某，歸自燕京，告我曰：「吾與王君抵掌燕市，相得甚歡。然王君意殷殷，末嘗不在吾子也。」鄙人自度無可以當王君存念。然且乍相見而歡，既去而思；即鄙人之於王君亦然。豈非以累世通家之好，不能有忘？而化文章意氣之感，更有相愛者，而非世俗之所知也！今歲授經於舒城；舒之司訓何君，與足下同鄉里，因爲一通付之，以達於左右，冀有以教我，幸甚幸甚！

### 答張氏二生書

不佞自初有知識，卽治古文，奉子長退之爲宗師。暇從事於制舉之文，於諸家獨好歸太僕唐中丞，於今十餘年矣！世俗之類也，文章風氣尤壞甚。鄙人淪落荒山，無與告語；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至於泣下。一二文字流傳江南，遂以辱二生之知。不佞自顧實枵然無有；卽有之，不同於世之人所好。苟非卓然自立者，其孰以余之道爲然耶？二生不遠數百里，躡躡枉過；且請事函丈，執贄爲弟子。當天下波靡，士不好學問文章；師弟朋友之義，缺絕已久。而二生之志卓卓如此，甚幸吾道之猶可行也！故不敢却之，以成二生之義。夫文章之事，學問中之小者；制舉之文，又文章中之微者。今二生以制舉之文來學，而不從事於古文，則制舉之文必不能工也；從事於古文，而不能學問以期於聞道，則古文亦不能工也。生平有「論文書」，及爲友人「舉業序」數通，略悉其義，錄以付二生。試一覽之，知不佞之有者如此；而二生自是亦可以知所以從事。倘猶是沾沾於世人之所好也，則二生不必過吾門而來請矣！

### 與白藍生書

前日一見白君，卽知白君非常人也！而白君具言：往時見僕文章，其嚮往之者，且八

九年，相見莫由；既相見則歡甚，以爲平生之快。僕不佞，何足以當白君之稱？然私心竊自幸：以爲得賢者之所推許，庶幾終不自棄於庸人。蓋曰君愛僕之文章，而不知僕文章之直無用於今也！今之世所習者，時文耳！時文之徒，未聞有廓然遠見卓然獨立者也。卽其所習之文，不過記誦熟爛之辭，互相鈔襲，恬不爲恥。然亦止用是以爲禽犢；而所以邀虛名而希苟得者，又不區區盡恃乎此。而特其心則不無好同而惡異；苟有異己者之出於其間，輒相與誹笑詬厲，不壅遏蔽抑之不已。管子曰：「民知十己，則尙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己則疵其道，千己則讎而不信也。」今夫鳥，不皆鳳凰也；然而求鳳凰者，必於鳥之中也。馬，不皆騏驥也；然而求騏驥者，必於馬之中也。乃若鳥無不以鳳凰爲笑，而馬無不以騏驥爲戒；則鳳凰之與騏驥，行且絕於世矣！是故文章之事，爲他道者，惡之可也，（以其不類也；）在諸當路者，惡之可也，（以其無用也；）爲時文之徒者惡之，則文章於是乎遂亡。僕，梵梵一書生耳！年少身賤，而慨然有志於文章之事；其見異於時文之徒，且十餘年於今矣！不意足下者，僻在邊徼，（與僕之居，相去數千里，）不以僕之不肖，而辱以存之胸臆之間，且八九年於茲。嗟乎！白君而豈時文之徒也歟！蔚州二李兄弟告我曰：「白君，深情壯氣人也！」徵李君言，僕豈不知耶？僕未嘗見白君之文章，而固已知白君之文章者，於白君之深情壯氣知之也；白君未嘗見余，而卽謬以深情壯氣屬之余者，於余之文章知之也；——此其故，非時文之徒之所能識也！白君賢者，李君兄弟亦

賢者。余昔聞之三晉河山之間，其人類多瑰偉慷慨。今保德有白君，蔚州又有李君兄弟，而皆與余同貢於太學，聞聲相思，傾蓋如故，余實有幸焉！故敢粗陳其固陋，付李君以達於左右。僕，天地間一窮人也！乃者落落風塵，不知所終極。又悼相知如白君……輩，乍相語而又別去；不知當何時再見，一竭其惓惓？——田有頓首。

### 與何屺瞻書

三月十九日，田有頓首屺瞻足下！往時僕家居，於時文選本中，見足下名。然第以吳中名士視足下，未知足下也。及與足下先後至燕山，往來一再晤，始奇足下。亡何，足下別去，僕惘然自失。而汪君武曹，爲余稱足下之賢甚具。僕好交遊。孳孳求之，惟恐不及。然其於當世之故。不無感慨忿懣，而其辭類有稍稍過當者。世且以僕爲罵人，——僕豈真好罵人哉？而世遂爭罵僕以爲快；不罵僕者，足下與武曹而已！而世亦以足下與武曹爲好罵人，其於足下也尤甚。嗚呼！若足下者，乃可以罵人；然亦可以不罵人。吾罵之，謂「不當齒之哉，」——此乃所以齒之也。是故僕以之自戒，亦願足下之稍稍戒之也！頃者，史君千里，自吳中以足下所爲行遠集者示余。余讀之，廻翔往復，不能釋去。今夫文章之陋久矣！妄庸相授，日日已甚，僕嘗以爲文章者，非一家之私事；至今日而不得不引爲一家之私事，默守其是而已！彼妄庸人者，（如今之所謂名士，）開口說書，執筆屬文。天

下之人，皆其流輩，以故從而稱之。雖語以是非之故，皆不省。是故如僕者，氣力單弱，視其猖狂恣肆，而不敢措拄其間。足下獨惻然流涕，不但爲之昌言正告，舉向之所爲安庸相授者，一舉而廓清之，甚善甚善！然余讀集中所載有云：「經義始於宋，作者但依傍宋人門徑足矣！唐已不近，況高談秦漢乎？」足下之言云爾，余以爲非也。夫曰周秦漢……以來，文章之家多有；雖其門戶阡陌各別，而其指歸未有不一者也。即宋人之門徑，未有不本之於周秦漢唐者。今必區而別之，是爲今之名士低就一格，以爲其安庸地也。聖人之道衰，至宋之儒者，而發皇恢張，始以大明於天下。故學者終其身守宋儒之說足矣。至於文章之道，未有不縱橫百家，而能成一家之文者也！今之名士，巧爲自飾，拾取宋人語句，以欺天下；或竟以古人爲不當學。足下排而斥之，——而足下復云爾耶？倘或別有所見，則過而存之可也；不然，願足下改正之！僕前年冬，有送武曹序，近於罵人之作；久而悔之，自匿也。然異日當錄一通，以示足下。平生所爲經義數百篇。今存二百有奇，不敢自信，欲錄一副本付足下，爲是非而去取之！適友人吳游便，輒附狂言云云；——不宜。

### 與洪孝儀書

田有頓首！前日過揚州，至足下寓舍時，足下方註杜子美詩，尙未成；而先以所註二三卷示我。盡近日註杜詩者有二家，——皆盛行於世：——曰虞山錢氏，曰松陵朱氏。此

兩家不無互相牴牾；而自僕觀之：支離附會牽強穿鑿之失，向來註杜詩者之所略同，而此兩家亦或有所不免。今見足下此書，考據纂輯，既詳且確，——爲此兩家之所不及，——甚善甚善！顧僕尚有請於足下者：古人有言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夫瑕也類也，豈有損於玉與珠哉？而或且曲爲之說曰：「此非瑕也，非類也；玉與珠之所以爲美者，正在是也！」於是乎玉與珠之眞者，無以自見於世矣！今夫詩莫盛於唐，而唐詩莫盛於杜；所謂「聖於詩」者，古今爲子美一人而已。然而自古著述之家，畢一生之力，疲精斂神，爲書數十百卷，勢不能盡無瑕焉，無類焉。蓋其氣有而時盛衰，其思有時而枯潤，鍛鍊結構，或偶如所未盡其力，則亦往往有瑕與類之錯出於其間。而要皆無損於其全體之美；後之讀之者，第得其意思之所在而已矣！乃世之論杜詩者，懾於其久定之名，昧於「瑕瑜不相掩」之義，概而稱之，而不敢有分別；且直指其瑕與類，而以爲美在是也。使讀之者，或竟惟其瑕與類之是學；其貽誤來者，不更甚乎哉？並且毛嬙西施，其體向無一不悅於目也。而或悅之過甚，至謂其溺爲香澤也，而珍而視之；——鮮有以爲狂惑者矣！昔者朱子謂「子美夔州以後之詩，頗不佳。」雖未必盡然，而大約數十百卷之書，豈能無瑕與類之錯出？苟能一一爲挾摘，以明告後學，則古人之心安，而學者不至於有所誤。——此固讀書之法，不獨註杜詩爲然也！虞山錢氏，以詩自豪；其所論斷，人皆信之。而僕以爲珍毛嬙西施之溺，在錢氏爲甚；使子美而可作也，未有不笑其狂

惑而有所不樂受者，僕往者嘗欲取杜詩爲之評點論次，抉摘其瑕類，以明告後學。非敢苛於論古人也，正所以愛古人也；愛古人亦所以愛來者也！顧終歲客游，未及卒業，而足下故工於詩；往見足下辯論風騷，別裁僞體，無所或爽。苟能於此書考據纂輯之外，更加以評點論次，務使瑕瑜不相掩，則子美之真者畢出，不致爲過於推尊者所瀾。足下倘有意乎？則僕也一二鄙陋之見，可以備商榷者，當俟面論焉！——不宜。

### 答朱生書

朱生足下！正月十七日，人來得書；三復之間，何其念我深而責我厚也？且尤惓惓欲僕以近日之狀見告。僕二十餘年，憂愁窮苦，皆世所不多有；固吾子之所素知，不必復爲吾子道也！惟是年來好讀書；一日不讀書，輒忽忽如有亡失，但一得書，往復觀玩，可以忘寢食。然家貧無買書之資；先世藏書，屢經兵火，無復存；存者亦不屬僕。又交遊鮮少，無從借觀；就令借得一二，居無幾何，卽歸之其人，更增於悒。譬如卒然之間，遇異人勝士相對，開懷抱，吐肝膽，——有故各散去，不知何時復合。而富家巨室，架上所貯，塵埋蠹蝕，已不知歷幾日月。——凡造化之不齊，大都類是。是僕之欲讀書而不得，此其所以窮之甚也！而獨其胸中之思，掩遏抑鬱，無所發洩，則嘗見之文辭；雖不求工，頗能自快其志。而鄉黨少年，往往詬厲之曰！「是蚩蚩者庸且妄；自謂能文章，文章何



益？坐見其窮且老以死耳！「僕本多憂，而人心世道之感，復又迫於胸臆。蓋聞有家貧而負債多者，勢無以得償。時時憂念，不知所出。或告之曰：「女亦烏用是戚戚者耶。女家產盡矣！持券而來者，皆爲無用之券；而子憂之，不亦爲無用之憂乎？」其人聞之，恍不知債之在其身也。嗚呼！若僕者，天地間一窮人耳！憂患之至，甚於債負。今且隨俗任運，漫不以爲念；此亦家貧而多債者之術也！自別吾子以來，其狀約略如此。

### 與弟書

吾家式微，而先人以盛德壯年，奄棄我兄弟；斬焉在衰經之中，困窮轉甚。內外之人，見其如此，益用詬侮。嗟呼！人情抑已甚矣！鬼神而又助之，則我兄弟尙能向人言語，且覲顏容足於天地之間耶？夫服仁義，稱先王，世俗所大怪以爲不祥；余嘗嘆之！自今而觀，而後知人言之不謬，而果不可爲祥也。余生抱難成之志，負不羈之才，處窮極之遭，當敗壞之世；而無數頃之田，一畝之宮，以托其身。乃且以授經客游乞食於異方，歲得一錢兩錢，不足具甘脆以養親。而母子兄弟，累月踰時，音問隔絕；私自生傷乃至此！弟又遠客金陵；金陵自佳麗，弟自苦耳！丈夫雄心，窮而彌固；豈因一跌仆，而憂傷憔悴，遂不復振耶？五經二十史一，今之視爲土梗，而天下幾無讀書者矣！宇宙間物，人盡取之；獨讀書一事，留遺我輩；此固人之所不能奪，而忌且怒焉固無傷者也！可自棄耶？遠地倦

倦·惟此而已！  
勉旃勉旃！  
無怠無怠！



# 戴南山集卷六

桐城戴褐夫著

薛恨生校點

## 贈序

### 贈趙良治序

玉之在璞，人視之，塊然石也；棄之途。有玉人者，琢之得玉焉。人聞之，他日見道旁石塊然，以爲玉也，取而藏之於櫝。噫！玉也而石之，石也而又玉之，大抵如此矣！夫玉不類石。然人不視爲石則非玉，觀於人之所以視爲玉者，可知其爲玉人者笑之矣！良治，玉之在璞者也！噫！不幸而不遇玉人；於是有小丈夫者，視之，熟視之，笑曰：「此塊然石也。」噫！良治，眞玉之在璞者也！他日見有玉人者，琢之得玉焉，而後知其非塊然石也，噫！吾行見夫小丈夫者之石滿其櫝也已！

### 贈葉蒼巖序

昔吾縣葉文莊公，舉萬歷癸丑進士，入翰林；烈皇帝時，爲禮部尙書。當天啓中，婦寺之禍，流毒天下。吾縣士大夫仕於朝者，——一二人外，——皆能抗直持大節。自左忠毅公被禍，而文莊公與中丞方公，亦岌岌幾不免。一（方公者，巡撫順天諱大任者也！）公好讀書，時時刻苦鑽研。終其身不厭。既貴，則盡購遺書數萬卷，一一丹鉛排纂。而翰林榮選，宗伯閒宮，益得肆其力於學。其所爲文章，有歐陽子之風！公之冢孫曰子寧先生，雅好余。嘗哀余之遇，曰：「嗟乎！使子得遇文莊公，豈困至此乎？」小子生也晚，間讀公書，與公子弟游，輒喟然嘆道之衰也！子寧先生之子曰蒼巖，與吾生同歲。自兒時初學文，卽意氣相得甚歡。已而蒼巖召余讀書其家，每一文就，必賞之。子寧先生以爲常。自是後從事朋友往還多矣；其知我深而信我篤，鮮有及先生父子間者！而後歎文莊公之澤，猶不墜諸子孫。余稍長，益困、游學四力。而蒼巖家益落，且屢困於州縣。蒼巖不以咎有司，而深自愧悔其業之未工。一日謂余曰：「吾始與而學也，於今幾年。今子之學已至，而道已成矣！而余猶泛濫於制舉業，而不知所歸宿，而未有涯也。惟子有以拯余之病，而救余之惑！」余曰：「科舉之業，非余所好也；然嘗試之矣。於足下義不可以默，則吾還且問子：將俯仰順時，與之遷徙上下，而志不素定，力不專而氣易動歟？」曰「然。」「然則子之爲此也，欲速之意甚，而得失之念，交戰於胸中，故輾轉汨沒而至此歟？又且有一人焉，梏子之性，啣子之聽，而教以從衆之悅目歟？」曰「然。」夫此數者，皆世俗之人

情；以吾子之賢而出於此，亦惑且甚矣！夫時文未有定也，而吾子與之轉移，豈非以順時則得，不順時則失故耶？然世之應有司之試者，未有不順時者也；而往往得者十一，不得者十九，未見其必得也。且夫庸夫小人，僥倖而有獲，而輒也譏評豪傑。見有異己者，輒笑之，輒詬之，輒阻且撓之，而不使之有成。今子亂於毀譽之說，而失於趨向之宜，豈非惑之甚也歟？世衰道微，有志者宜自振立於天壤之間，而不可稍爲委曲，以悅世徇俗。即艱難摧折有不顧，况文章乎哉？况區區時文乎哉？吾聞文莊公故家貧；少時從塾師，塾師教以讀時文，公不應。潛誦莊子，見人至輒掩匿。嗚呼！余之困久矣！其何能望公！——士固有異世而相合者。公與方中丞最善；兩人微時，日相聚茅屋中，接膝密語，旁若無人者。後兩人官位相埒，而俱以清風勁節，顯名天下。蒼巖有志勉之而已！

### 送許亦士序

自周之衰至於今，儒學旣擯焉，聖人之道，掃地無餘，獨辛有其書尙存，而學者大抵皆淺陋，不能申明聖人之意。自漢之訓古箋疏，已矢其旨；而學官所立五經家，皆無當於大家之要。蓋道莫著於宋；宋之時不能用之，至有明而顯。嗟夫！其言雖顯於明矣，而其道或未之能行也！天下之士，非科舉之文無由進；而科舉之文，非宋氏諸儒之說，輒斥不收。夫非宋氏諸儒之說不收，其意豈不盛哉！而學者第假其說，以爲進取之階；問其何以

學，曰以科舉故也。則即其始學之日，而固已叛於宋氏諸儒之道矣！然當時學者，習其書猶能爲其言，兢兢不敢失墜。至於正德嘉靖以來，諸儒紛紛而起，良知家言，最行於天下；浸淫蔓延，而士皆以叛攻宋氏爲賢。於是橫議之禍，漸流爲門戶，天下亦自此多故矣！頃者以來，士已有稍稍能分別是非，以告天下者；而天下猶迷不知悟。江之北有兩生焉：曰褐夫氏，曰亦士氏。此兩人者，蓋讀宋儒之書，而喟然興嘆，肅然再拜，曰吾師云。褐夫氏生於桐；桐爲大縣，而能誦宋儒之書者，不過數人。然此數人之誦之者，非吾之所云也，吾不與之學宋儒。乃者客於舒，舒尤荒陋；而亦士獨爲有志於道者！嗚呼！當大道淪散，士不知學，而一二腐儒小生，區區抱獨守殘，淪落於窮巖斷壑之中者，徒爲世所嗤笑譏侮。——然其所維繫，豈少也哉？余旣以迂拙不用於世，遁逃山中，而亦士不鄙余，謂余知道者。余非其人也，而亦士則真宋儒之徒也已！他日余且買山隱焉，取四書五經之訓注疏，而去其諸家之背謬，與其駁雜迂訛者，重訂爲一書，而竊附於宋氏諸儒之後。亦士要爲有志者，當與亦士共勉之也！因先爲言以期之。

### 贈劉言潔序

自先王之道不明，而世有講章時文之學；蓋講章時文之毒天下也久矣！昔者聖人之遺經，掇拾於秦火之餘，漢唐儒者，其爲訓詁箋疏，不啻數十家，皆未能得聖人之旨；至

朱子出，而其道始大明，講章之徒，曾不能窺漢唐藩籬，而欲以破有宋之堂奧，何其惑也？六經者，文章之本也！周秦漢唐宋以來，作者多有；而其源流指歸，未有不一者也。時文之徒曰：「吾無所事乎此也。」其爲說主於苟且，以從世俗之好；而以是爲奔走勢利之具。數十百年以來，天下受講章時文之荼毒；而後之踵之者愈甚，而世益壞。是故講章時文不息，則聖人之道不著；有王者起，必掃除而更張之，無疑也！吾友劉君言潔，奮然獨立於波靡之中，非朱子之說不遵也；非周秦漢唐宋之文不覩也。講章時文之徒，皆非且笑之；而言潔獨超然於塵壘之表，故吾以言潔爲賢！余於世事多所感憤，嘗欲買巖石一穴，舉手謝時人以去，躬耕讀書而老焉。平生欲重訂四書五經大全；入山著書，首當從事於此。又自朱子沒後，羣史繁穢，意中時時欲勒成一書，繼以綱目之後。而有明一代之史，世無能命筆者，更經一再傳，則終淪散放失，莫可稽考。當仿依太史公書，網羅論次；既成，則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平生之志，如此而已！然而生遭憂患，人世險阻，阨窮之境，莫不嘗之；——無擔石之儲，無環堵之室，——徒糊口於四方，以托一日之命；而其志安從辨之？古人之家貧客遊，往往有王公大人，供其費用，令極意於學。而楊子雲微時，文章得達天子，遂以布衣召見。子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沅博豔麗之文；願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於是天子詔尙書賜筆墨錢一萬，使觀書於石渠。嗚呼！後之學者，其所遭之變，所遇之時，不同於古之人者多矣！然則余且抱無涯之志



而莫之遂也！余與言潔兩人，自客游河濟之間，以至燕市，每相與往復論難。（窮人情之變，考文章之旨，）未嘗以蹶然以興而復爲之喟然以歎也。言潔長余二歲，蓋已四十；而余年三十有八。浸尋荏苒，曾無成就，自慚多不及言潔；將遂入窮山之中，爲農夫以沒世。而言潔學甚博，力甚勤；斯文之責，實在言潔。昔漢家從秦火之後，收拾遺經，於是田何施孟之易，申公轅固之詩，董子胡子都之春秋，大小戴之禮記，伏生孔安國之尚書，皆相繼而出。今夫講章時文，其爲禍更烈於秦火！倘世有表章六經者出，則如向之儒者，豈遂無其人乎？因書以貽言潔且以勉之也！

### 贈朱字綠序

歲在甲子，余浮江往金陵，舟次舊縣，登岸與舟子相與語。有兩生攜手在江干，聞余言，前問曰：「子得非桐城縣人乎？」余曰：「是也。」一生曰：「桐城有某秀才，子豈嘗識之？」蓋余姓名也。余曰：「足下何郡人，乃識秀才？」生曰：「吾宿松人也；素知秀才，故問之。」余曰：「足下家宿松，亦知宿松有朱字綠者乎？」生曰：「我是也。」余曰：「戴秀才即我也。」——因相視一笑。至余舟趺坐，各道生平，則皆大喜過望。蓋余與字綠同郡，而又同受知於學使者劉公。庚申之秋，余謁劉公於句曲，劉公數爲我言朱生。公好士，士苟能文者，輒時時記憶之；而尤篤念字綠不置。余爲字綠道劉公

語，字綠未嘗不感歎流涕也。余自識字綠姓名並其文章，而至今凡四五年，以未一見字綠爲恨；字綠之於余亦然。今者江皋孤艇，荒烟落日，邂逅一遇，而相與問姓名，歡然抵掌，豈不快哉！字綠，有道而能文者！而其愛余文實甚。余之蹇拙困頓，爲鄉里小兒所欲殺；而大江南北，類者咨嗟嚮慕。蓋近者難以爲工，而遠者多不知其不肖也！兩生者：其一方某，字綠同縣人；亦能文詞，與字綠皆素知余者。——字綠其並以余言示之！

### 贈釋鍾山序

余友有浮屠氏曰鍾山，與余相知最深。余不爲浮屠氏學，而嘗好與浮屠氏遊。余儒者，與當世所謂儒者異；以故當世儒者皆畏惡之。獨一二浮屠氏不忍余棄也。賢余才與之遊。夫儒者棄之而見收於浮屠氏，然則當世儒者，毋輕詆浮屠！鍾山，南京人；嘗客廬州，無所知名。壬戌秋，有僧爲我言：「鍾山負義氣，工方術，尤精堪輿家言。」余遣書鍾山，鍾山未答，明年春，余涉淝水，過鍾山，一見如舊相識。又明年春，鍾山客余舍館，主人翁以余故，重其術而禮之。嘗與余一榻相對，道生平，則時時爲我泫然流涕。嗟乎！吾之相知，不得之儒者，而得於於浮屠氏，吾嘗嘆之！會鍾山別余適桐；桐，余鄉也，介在江表，山水秀麗甲他州。鍾山往而爲余先人尋葬處。余羈旅不獲偕之歸也！白雲之阿，黃泉之一坏，所以慰不肖之孤者，又豈特從遊意氣之私而已哉？於其行也，遂書以送之！

贈蕭端木序

余居鄉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妬余者號於市曰：「逐戴生者視余。」羣兒從之，紛如也。久之，衡文者貢余於京師；鄉之人在京師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閩人蕭君端木，從余鄉人處識余，亦以鄉人視余，莫余之知也。而蕭君同縣人，爲我言：「蕭君好古，博雅君子也！」余因出余文一編示蕭君，蕭君大奇之，以爲異士，非天下所有也！余深愧蕭君言。自是蕭君與余往來甚數，余益得以悉蕭君之爲人與其文章。蓋余半居爲文，不好雕飾，第以爲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文如是止矣！嘗按秦漢以來，諸家之旨皆如是，余好之。蕭君之嚮往，適與余同；則蕭君之奇余也，而豈徒哉？歲丁卯，余與蕭君試於京兆，皆被放；而分校黜余文者，亦閩人也。蕭君告余曰：「某某至愚極污，余鄉人也，余知之；吾子脫不幸出其門，辱吾子，不可湔矣！」幸而被放，甚善！——蓋蕭君之愛朋友，敦氣誼，如此。余自念譴劣，不容於鄉邦，而名字往往在人間。然其相知愛慕之甚者，莫如蕭君。余所見天下之士多矣！其好古愛朋友敦氣誼，亦莫如蕭君！余方幸與蕭君遊也！而蕭君遽別余而歸，余且俛俛乎其何之也！先是蕭君告余曰：「余由閩至燕，往返萬餘里，不得吾子之文以歸，則是役爲無益矣。」余諾之未果爲；至是再二云，余因書此以送其行。而又幸蕭君之歸故鄉守田園爲足樂；而余之落廓羈窮，且不知爲所終極，竊自傷也！

## 贈蔣玉度還毗陵序

今之所謂才士者，吾知之矣！習剽竊之文，工佻媚之貌，奔走形勢之途，周旋僕隸之際；以低首柔聲，乞哀於公卿之門。而世之論才士者必歸焉。今之所謂好士者，吾知之矣！雷同也而喜其合時，便佞也而喜其適己，狼戾險賊也而以爲有用；士有不出於是者，爲傲，爲迂，爲誕妄，爲倨侮，而不可復近。蓋今之士，與士大夫之好士者，其相得如此；嗚乎！亦一異矣！蔣君客京師數年，凡三試南宮不第；士大夫弗謂蔣君爲才也者而棄之。士皆囂囂曉曉，惡蔣君之不類己；而又見蔣君之困也，則又相與笑蔣君。蔣君旅況蕭然，因別余而歸。余送之行，而告之曰：「君子得志則爲龍蛇，不得志則爲蚯蚓；安能與蚩蚩者，爭是非得失也哉？昔者梁國之陽，欲以腐鼠嚇鷓鴣。嗟哉其嚇也，而鷓鴣故不受嚇也。今之嚇蔣君者，其腐鼠也耶？蔣君其有以自處矣！」——因書以贈之。

## 贈劉繼莊還洞庭序

自科舉之制興，而天下人之廢書不讀久矣！以未嘗讀書之人，而付以天下之事，其不至決裂者，蓋未之有也。昔者科舉制興，亦未嘗無人矣；在上者長養以爲廉恥，而在下者亦不務爲苟得，是故其功名猶有可觀。至其晚節末路，相習爲速化之術；而風俗之頹，

人才之不振，其流禍至於不可勝言，此有心者所謂嘆息痛恨於科舉之設也！劉君繼莊，博通古今，讀書自適，而不從事於科舉。其於陰陽歷數樂律兵法之類，無不有以窮其本原，而臻其微妙；蓋繼莊真能讀書者矣！繼莊先留心於史事，購求天下之言，（凡金匱石室之藏，以及稗官碑誌，野老遺民之記載），共數千卷。將欲歸老洞庭，而著書以終焉。繼莊一書生，擔簣遊燕市，諸公貴人無好士能知繼莊者。繼莊衣食不遑給，而奔走拮据，出金數百購求遺書。凡繼莊之所爲者，其力既已勤，而其志亦已苦矣！繼莊有友曰王昆繩及余二人，約偕詣洞庭，讀其所購遺書，而繼莊家無擔石之儲，無以供客，余二人行皆不果。而繼莊先攜其書以歸。余與昆繩行歌燕市，一市人皆笑之。羈窮落拓，此數人者，大抵皆同。而余輩之窮，至欲讀書而不得，此天下之所以不讀書也！嗚呼！良可悲矣！吾聞洞庭擅東南湖山之勝；而繼莊家在西山，尤爲幽人之所棲息。繼莊歸而爲余懸一榻焉，余雖不能卽行，終必圖與繼莊著書終隱，以酬曩昔之志，繼莊曰然。遂書之。

### 贈王序綸之任婺源序

百里之地，萬家之邑，屬役其人民，而爲之君長，趨走之吏畢具；衣其租，食其稅，泰然無所不足於心。四封之內，老者待之以安，幼者待之以養，鰥寡孤獨者待之以恤，風俗待之以厚；其能舉是職者，則又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俎豆於其邦，而百世猶思之不能

忘。此古之侯王君公之位，而所以行其道以興太平者，其任豈輕也哉？今也一介之士，乘傳捧符而來，無其~~符~~而居其位，乃且晏然肆於民上，而行事恣睢之意。蓋子女玉帛，其盡於刀筆筐篋之間者，不知其幾矣！然而宿胥巨猾之手之所上下，邑子里豪之祖之所左右，與夫過賓羈客之徒，所請謁，煩濫侈靡之費之所耗散，不啻去其十四五矣！至於大吏之居其上者，睨而甘之，則又傾困倒廩挈筐探囊以去，而莫之敢違。蓋已與民兩受其敝，而天下益以多故不可勝理。夫以古之神明之胄，茅土之封，以之行道致治者，而今之所以爲之顧如此，豈不恤哉！吾友王君序綸，年甚少，而才足以有爲；常憤世俗長吏之害民蠹國，往往形諸慨嘆；而所以講求牧民之略者甚具。今爲徽州之婺源，得以其平居所學者，出而試之於民，吾甚爲婺源之民幸也！嗚呼！吏治之衰久矣！自大吏以至小官，轉而相食，不以爲非；而民之憔悴凋敝，且不知其所止。安得如王君者，星羅碁布，以甦吾民乎？余故書之以爲凡爲長吏者告也！

### 贈趙驂期序

海上有黑人~~之~~國，皮骨齒牙皆漆黑，裸處島中。見有色白而衣衣者至，羣鼓掌。或閉目不忍見，匿之水中。齊魯山澤間，多癭瘤之疾，臃腫輪囷，纍纍然相屬於項下者，甚至掩其腹腰。聚族私語，竊竊然歎他人形體之爲不具也。今夫賦質美則不能不見挫於惡，

挾技高則不能復得意於卑。吾友趙君騁期，工爲文章，文不獲一第。今年秋，脂車將北行，而決得失於余。余惟君之所挾者，則已高矣！鳳凰翔于千仞，而顧下與雞鶩爭食，豈可得哉？莫人匪黑，莫疾匪癩；然則見君而相與笑者有矣夫！見君而相與歎者有矣夫！君之得失，君其自決之矣！

### 贈顧君原序

古之學者，爲一事，必經營反覆，委曲推勘，務盡其事之變態，極其理之情微，窮神造化而後止。其於六藝，雖號爲兼通，而資力之所近，必有深嗜篤好於一事，而爲之造其極者。古人有言曰：「用志不紛，乃凝於神。」是故一家之學興，而百家之學亦興；何者？人各務其所獨得，而各出其所專長也，後之學者，始涉其藩，而遽欲名其技，曰：「吾所業者，已在是矣！」一切俱苟焉以從事，或舉古之法，而盡棄置不講，遂至寢消寢滅而不傳，豈少也哉？算數之術，莫精於周人「周徑」之說。然而徑一周有餘，周三徑不足；自秦以後，頗失其傳。長洲顧君原，年八十矣；居於窮巷，日事探討，自謂得之。嘗爲余言曰：「周徑之法不明，無以定歷律，叶官商，察盈昃；至於周禮漢斛。盈虧寬狹，皆何由定？蓋先王之所以利民用者，莫大於算數，而學者忽焉何也？昔日祖冲之唐應德兩家，稍知端倪，而未窺闢奧。惟高捷趙達兩家，似有得焉。趙達祕其術，未顯言；而捷之說曰

：一內方六十四，弧矢須裁畫；四隅三十六，相併乃成百。」——此其於周徑之法，猶未見其了然也！余窮年求之，乃有得焉！蓋嘗爲之歌曰：「周徑互相求，方員皆可獲。有周積可來，有徑能知積。員內問容方，方問員之實。弧矢亦求方，三角求弧率，半周與半徑，互問皆明白。弧背可求員，弧弦問方直。立方方更方，立員從方測。員積既環田，內容如太極；錠田欲從方，截弧成兩翼。牛角作勾股，灣須雙引纏。」蓋周徑之法，其大旨所獨得者，約略如此。」余少而貧且病，固陋失學；其於算數尤暗。嘗見數度衍一書，乃同縣方陪翁所著，號爲精密。而吾友宣城梅定九，綜中西之法，而獨得其微妙，二者諸家之所不及也！余欲就學焉而未遑，當以君原之說往而質之。

### 贈王雲衢之任新津序

人之情，從其少者則貴之，從其多者則賤之，此貴賤之常也。今有人焉，貴其多而賤其少！舉凡紛紛紜紜，觸目而皆是者，其品甚下，其直甚輕，其類甚多，顧相與榮且豔之。而於希世之物，特立之姿，塵垢之所不得而侵，譁囂之所不得而亂，乃以爲卑且賤而莫之異；——豈不謂之大惑矣乎？且夫物有本非賤者，而置之不得其處則賤，與之不得其人則又賤。一櫛之肉，一簞之食，未遽爲賤也；乃落於羣乞人之手，方相與攫而食之。有人焉睨其旁，而爲之朶頤焉，染指焉，非其情也；豈必伯夷之徒，始望望然去之也哉？



而或者相與笑之；以爲斯人也，力不能取而去也。又或相與惜之；以爲區區者，庶幾其可得，而奈之何其決然而舍去也？是二人者，皆惑也！藁壤之中，豈復有西子？衆門之內，豈復有仲由？今之應科舉者，辭於無人而不得矣！而吾友王君雲衢，獨不與焉；且望望然去之，惟恐或挽。嗚呼！王君而外，天下之貴者，蓋幾乎少矣！王君以太學循資當爲縣令，得蜀之新津以去；笑之者固非矣！惜之者又豈爲知王君者哉？是皆貴其多而賤其少者也！是皆失其貴貴賤賤之常者也！王君文章妙天下；且其年富而才敏，其於吏，自不啻千百於科第之徒。今其行也，同學諸生，多以吏事相勉；而余獨爲是說，以祛世俗之惑。

### 贈韓某序

俗之頹也久矣！終而獨行之君子，以及閨房之中，貞靜慈淑之女，世固未嘗無之。徒以生於遐荒僻壤，名不在於士大夫之口，而無文章之紀載，以故不傳於世。世遂以天下鮮有其人也，豈其然哉？嗚呼！人之子孫者，迷不知其父母之德，不以告之於世，而遂至於沉沒者多矣！然則人之德之傳於世也，固賴有賢子孫無疑也。洪洞韓君某，痛其二親之亡也，懼其德不傳於世；於是仲繫其事，走京師，而乞言於學士大夫，以志不朽。學士大夫皆悲而許之，自誌銘論傳序贊之類，其體無不具；而韓君二親之德，遂以炳著於人間。若韓君者，可謂賢矣！嗚呼！天下之事，雖其榮華甚盛，然皆不踰時，輒已飄零銷落。獨文

字之在人間，愈遠而常存。韓君之所以不朽其親者，其賢於世俗也，豈不遠哉！韓君僑居津門，今將奉其二親之柩，反葬於洪洞。余嘉韓君之能不朽其親也，因書以送之。

### 贈張天閒先生八十壽序

余生江淮之間，菰蘆之內，見聞寡陋，學殖荒落；垂三十年，而始踣屨擔簦，遊學於四方，求天下之士而交之，以輔其所不逮。於是客燕齊之間，（凡四五年），而氣類之相從者，亦頗得數人；而華亭張君長史其一焉。長史年少有才名，其於邇者遊士之習，波靡齷齪之態，夷然不屑也。余是以賢長史而從之遊。長史常爲余言其家世，余因以知張氏世有盛德。而天閒先生則長史之大父也；年且八十，巋然而爲鄉黨之望，衆皆推以爲長者；宣其有後，而以長史之賢而爲之孫也！余家世躬耕讀書，仕宦皆不顯。而先曾大父當鼎革之際，痛哭入山不出，獨及見余之壯。而余大父宦遊不遂，罷歸里居，凡數十年；今亦年近八十，猶日能飲酒一石。蓋余曾大父及大父，皆以高年待其子孫之有成。而余浸尋荏苒，漸就廢棄，曾無所成就，以慰垂白之望；余愧不及長史多矣！長史落落寡合，多否少可；而獨與余遊甚歡。故不以余之不文，而乞言於余，以爲其大父壽也。余因爲書之，所以嚮仰天閒先生之盛德，且賢長史，并以識余之愧也！

### 肅翁壽序

余往聞七閩山水妙天下，而玉華武夷尤爲奇麗工絕；又龜山考亭之遺跡在焉。余嘗私淑兩先生之道，而性又好佳山水，嘗欲往遊焉而未果也。今年春，余遇肅君端木氏於客舍；端木氏家玉華洞之旁，爲我稱玉華洞之奇，以及閩中諸山之勝。余聞之，蓋飄然有出塵之想。端木氏，有道之士也！與余最善。兩人浮沉燕市，燕市人莫能知之。久之，端木氏告我曰：「余小子之違二親而來此也，宦遊不卽遂，無以慰二親之惓惓。願二親之教余小子者勤矣！吾父躬耕山澤之間，敦厚樸質，里中皆稱爲長者。余小子兄弟凡七人，皆縱之使游學，其所以督課之者甚至；——卽吾母亦如之。令吾父六十有四年，而吾母亦已六十矣！願吾子賜之一言，而歸以爲親壽；是余小子之所效於二親者也！」夫燕市諸公貴人有氣力者，肩相摩踵相接也；其言足以爲榮，其譽毀足以爲重輕。端木過而不顧，而獨有取於羈窮迂拙枯槁憔悴之人，不已過乎？其斯以爲端木已矣！他日者，余且攬江山之奧區，窮幽遐之瑰異，浸尋及於閩嶠荒海之間，訪故人於洞口，拜二親於堂下，相與徜徉於白雲之間，而笑傲乎塵土之碌碌也，豈不快哉？遂書之以爲二親壽，並以志吾之懷也。

### 芥舟翁壽序

吾戴氏系出微子，本神明之胄。洪武中，自新安遷桐城，支屬蕃衍，稱爲著姓。自頃以來，衰微亦已甚矣！然吾觀邑中鉅族大家，一時冠蓋赫奕，鄉人震畏而榮耀之，不數傳，而頹敗零落，或至降爲編氓，夷於皂隸。吾戴氏雖無顯位於朝，而以詩書孝弟世其家，垂三百年而猶不盡墜；較之於彼所得，孰優而孰歎也？聞諸父老云：當戴氏之盛也；農服畎畝，士勤絃誦，恂恂禮讓；而家皆饒裕，恥爲非義之取；睦姻任卹之風，他姓往往取以爲法，迄於今日，而以吾所聞，驗諸所見，其流風果能一二盡存而無替歟？昔震川歸氏爲其叔祖存默翁六十壽序，述其家世云：「詩書一綫之緒，僅僅能保；如百圍之木，本幹獨存，而枝葉向盡，無復昔日之扶疎……。」盛衰消息之際，蓋家家爲然矣！芥舟翁爲余大父行；其尊人庶野府君，博學高隱，與其兄綺玉府君，爲章府君，皆以盛德享高年。以余小子之譚陋，而府君輩時時獎勵之。今府君輩皆已謝世；而余垂老困頓，又如歸氏所云：「無以庇其九族，有葛藟之感」。——此余所爲序翁六十壽而不禁三嘆也！翁以尊行爲族之長，一族之轉移實係之，故以吾譚國之故事告焉。至於吾家之得壽者——項背相望；自邑志所載，及余所見，不一其人也。歸氏之序存默翁也！曰：「壽自吾家所有？無容祝禱之矣！」——余於翁亦云。

### 朱大孺人壽序

歲丙戌，冬十月某日，爲朱太孺人六十之生辰。其子某，屆期讌集賓客，奉觴上壽；而先期謁余，請爲稱壽之文。蓋事有不合於古，而不失其爲古之道者，今之生辰爲壽者也。古者君臣上下，親戚朋友之間，相與飲酒燕樂，必酌觥爲壽，以高年相祝頌。而至於生辰爲壽，則不見於三代之文。豈其時禮儀尙有缺而未備者耶？抑其偶不載於經傳及諸子，而實有不異於今者耶？夫人子之所欲致於親者，未有窮極；親之年愈高，則子之情愈歡，而實有不異於今者耶？夫人子之所欲致於親者，未有窮極；親之年愈高，則子之情愈歡，而實有不異於今者耶？夫人子之所欲致於親者，未有窮極；親之年愈高，則子之情愈歡，而實有不異於今者耶？夫人子之所欲致於親者，未有窮極；親之年愈高，則子之情愈歡，而實有不異於今者耶？

夫無已，於其親之生辰，率其家衆，羅列拜舞；而賓客親族鄉黨之人，盈門滿座，置酒高會。歲歲皆然；每閱十年，則又較平時加盛。此在人子樂其親之高年，承歡養志，爲一門之盛事；豈非事之不合於古，而不失其爲古之道者歟！然而世俗稱壽之文，則有可異者：雷同諛佞，不以爲怪；甲可移之乙，此可移之彼。其所稱述，皆過其情而失其實；腐爛之辭，鄙俚之言，咸以爲吉祥而可喜。——此則非君子所以壽其親之言也！君子不敢以世俗之事待其親，則亦豈敢以世俗之言壽其親乎？先是歲丙子，太孺人五十之生辰，稱壽之文，則吾友汪庶常武曹實爲之序。武曹固不肯爲雷同諛佞之言者也！而某今又以屬余，則某之所以事其親者可知矣！余嘗客朱氏，知太孺人具有賢行。而某奉母命讀書，與賢士大夫交遊，太孺人聞之，輒蹶然喜也；則太孺人之所以教其子者可知矣！夫親之望於其子者，亦無有窮極。在世俗之情，亦不過欲其子之富且貴。與己之能受其奉養而已矣。而太孺人之所以教其子者若彼，其去世俗也，不亦遠哉！宜乎某之不敢以世俗之事待其親，並不敢

以世俗之言壽其親也！某歸持吾言，以獻於太孺人，太孺人其亦當嘖然喜乎？

### 戴母唐孺人壽序

唐孺人，雪舟府君之配，而余大母行也。余兒時，嘗從學於府君，受其論說句讀。童子同學者，凡十餘人。一日，府君蓄金魚於盆，與孺人臨視；余過其側，府君指余而謂之曰：「此吾家之秀出者也！」以故孺人視余，不與他童子等。未一年，余以病歸，不復至府君舍。久之，余與府君同入縣學。而余尋客遊於外，往往七八年乃一歸，歸即去。而府君亦多客遊，踪跡錯互，不皆見者動十餘年。歲已卯，府君以應試至金陵；適余僑居金陵之青溪，府君過訪，留飲數日甚歡。久之，余挈家還故里，買宅於南山，（距府君舍四五里而近；）而府君卒已數年矣！孺人今年已七十，聰明強健，無異曩昔。迴憶受府君之課督，依依孺人之側，忽忽遂至四五十年，恍如昨日。而余亦老矣！孺人子祿符，承歡膝下，能得孺人之心，會孺人生日，祿符欲得余文，以爲孺人壽，故爲之書。

### 凌母嚴太安人壽序

歲丁亥四月，吳門凌君某，介余族婚姜君賦三而來賦曰：「七月某日，爲吾母設帨之辰，蓋年臻八十矣。世俗壽其親，必有稱壽之文，舖張其平生之蹟，以致其頌壽之意。然

而駢麗之體，廓落之辭，雖有盛德懿行，反以掩其實，非君子之所以壽其親也。且稱壽之文，世皆以出自達官貴人爲重；往往使人代爲之，而嫁名於達官貴人。夫達官貴人之名，果足以爲親重乎？若是者，余亦以爲非。是故吾今爲吾母壽，其文莫如子宜！」既又曰：「吾凌氏爲吳中名族，（自大司馬詳山公，待御存義公，大參約庵公，相繼登第爲大官；）而吾母實爲嚴靖文公曾孫。始吾母來歸，兩家皆隆盛。會遭鼎革之際，干戈擾攘，所在無安土。吾母及先君，奉王父母轉徙飄泊，幾罹於禍，僅而得免。後王父母相繼謝世，家漸銷落，而喪葬之事，吾父母獨任之。尋吾外氏有宗族牽連之禍，家亦毀。久之，江南奏銷案起，吾凌氏與外氏，俾掛名籍中，吏議嚴迫。而吾先世之所貽，至長蕭然已盡。吾母勉強撐拄，佐先君以經理家事，漸復其舊業，而力已殫矣。吾母至性純孝；吾主母疾，割股以進；外王父母晚年家落，依吾母以居，奉養及喪葬，皆如禮。及先君捐館，而吾兄弟二人，兢兢自守，不敢隕墜。則吾母之教督，視先君存焉，尤爲嚴切。蓋吾母始享安樂，中間備歷艱苦，晚而家復振。今年臻八十，而耳目聰明，手足便利，操持家政如曩時，其享壽殆未可量也！」余聞之而歎曰：凌氏之復興也，宜哉！夫人家之廢興，惟視乎女德。雖有奇尤異敏之士，而苟無壺德內助，則其家亦必不能有成。夫古之稱女德者，雖其至纖悉之事，（如盥漱櫛緹笄總衣紳之飾，箴管線績紉袞綦屨之珮，羔豚腍脯滲醢醢之調，縫紉灑掃周旋慎不之節；）要不過爲閨幃內則之常；——而君子獨樂爲稱道之。况從艱難

困苦之餘，復能昌大厥家，豈不尤賢乎哉！然則太安人之以盛德享高年，固其宜矣！而凌氏兄弟之所以壽其親者，亦可謂有君子之心焉！余固不辭其請，而樂爲書之。

### 戴母湯太孺人壽序

吾戴比自婺源遷桐，於今三百有餘歲，以耕桑忠厚世其家。鼎革之際，家世零落。而田有自爲童子，常於歲時伏臘，從王父及宗族諸長老，置酒爲壽，得聞先世遺訓。當是時，余王父同祖兄弟凡五、六人，而與子勳府君誼尤篤。子勳府君同產兄弟三人，皆居東郭外。王父時壽余造其家，相與述先世軼事，及祖宗創業之艱難；余時雖幼，備志之於心。實言舉子三人，與余年相若；往往肩隨入府君內室，府君配湯太孺人，輒撫摩之等於諸子。久之，余遊四方，而王父與諸叔祖相繼謝世，即諸叔祖父亦無存者；而湯太孺人歸然獨存。迴憶童子時，至今三、四十年間，而聚散存沒之感，其何能無慨於耶！始余家之衰也！往往因鬻賣田宅，遂零散而不復起。恆產既失，則於先世之遺訓，有不能復遵者矣！吾王父所受田宅皆存。而子勳府君晚而食貧，且被病；太孺人左右支吾，勸無鬻田宅。今尙有數畝之遺，數椽之庇，以居其子孫。喬木森然，園廡無恙，而諸孫濟濟繞膝，則太孺人有功於戴氏甚大；而享大年以觀子孫之復盛，固理之不爽者矣！太孺人所居曰官山；蓋移自東郭者，已踰二十年，而太孺人年已七十矣。余所居去官山十餘里，欲徒步往爲壽；適



蘇南山集 卷六

有吳門之役，乃書此使諸弟持往太孺人所，揭諸屏間。

# 戴南山集卷七

桐城戴褐夫著

薛恨生校點

傳

## 左忠毅公傳

左光斗，字共之，南直隸桐城人。舉萬曆丁未進士，起家中書，選授浙江道御史。天啓初，與給事中楊漣，俱以清直敢言負重望。每國家有大議，公卿大臣，輒問二臺省云何；——二臺省者，即光斗漣也。——兩人公忠一體，有所舉劾，必諮而後行；權貴人皆凜凜畏之。一時海內有道高名之士，皆從之游；而小人之趨利貪權勢者，皆弗之便也。巡視中城，搜獲假官假印假文卷以百數，吏胥宿蠹爲之一清。尋巡視屯田水利，上書言「……國家倚漕，東南不可恃。而京以東，畿以南，兩河以北，荒原一望，率數千里，（高者爲茂草，窪者爲沮洳；）請一切有司，首課農政，興水利。田野不治，即異才高等，亦註考下下。……」制曰「可。」光斗親巡行阡陌，督官吏，教民種植桑麻藁秸，彷彿江南。及

光斗去。後至者漫不以爲意，由是田復荒不墾。神宗不豫，太監劉朝魏忠賢矯太子令，索嘉靖中戚畹莊田；光斗封還不啟。已又奏太監陳登奪民籽粒，壞市政；且請蠲十三場逋租；民咸復業焉。尋又督學畿輔；光斗明能知人，往往所取士，能預決其得失利鈍，後皆卒如其言，無一爽者；而識史可法尤奇！光斗念「天下承平久，人不知兵，而疆場多故，」每行部輒較諸生射；奏開屯學，又奏開武學。光斗多諳朝廷典，而留心於當世之事，慨然以天下自任。其才無所不通，未及盡試，而崔魏之難作。當神宗晚節，遼東事起，北關新破，天子怠荒不視朝者三十餘年。光斗上疏曰：「臣惟今日之事，遼安則天下安，遼危則天下危；皇上御朝則天下安，不御朝則天下危；早御朝則救天下之全，遲御朝則救天下之半，若終不御朝，則終無救而已矣！何也？今天下非無全力也，救遼者非不多方也。譬如病者在床，醫者在門，曾不得望主人而切脈，卽投溫投散，治標治本，總無當也。善醫者則不然，但請主人正襟危坐，察言審色，伸脊容身，而病已霍然矣。臣非不知陛下靜攝日久，而悅社稷自不得悅君。若能及此時而一御朝，臣謂有十二善焉：歷數在躬，厥惟天子；有爲子三十餘年不見父母者乎？及此正朔新頒，一出而天怒可回，一善也！二祖八宗，憑依者陛下；有爲子若孫三十餘年不見祖宗者乎？及此太廟時享，躬親匕鬯，二善也！人主、天也，羣臣、萬物也，有萬物三十餘年不見天日者乎？陛下一出而陰霾解散，陽氣發舒，三善也！不但此也！大塞朋來，睽孤乍合，陛下無所厭苦羣臣，羣臣無所責難陛下

，一善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勳仇相戒，懼心以生，五善也！公憤盈朝，私門自平；上曰余一人之罪，羣臣曰諸大夫之罪。如兒女爭言，見主人而自息；如兄弟鬩牆，遇外侮而自消，六善也！而後問兵馬於邊臣，何以閱視敘功，則在在飽騰？調發應援，則在在單弱？不！三韓，九邊盡然；不但九邊，天下盡然。——破積習而討軍實，七善也！而後問糧餉於戶部，何以兵既不足，而餉不見有餘？餉既不足，而兵不見有餘？核而清之，歲可省京儲數十萬；籍而沒之，歲可增邊儲數十萬，八善也！又且問用人於吏部，毋以人試官，毋以官試地！論定取自上裁，不效罪舉坐主，九善也！又且付罪臣于法司，如楊鎬李維翰李如楨等，國有常刑，毋令賄免，十善也！又且申陳力就列之義於大臣，能如丁忠肅之入守出戰，王忠毅之北討南征，則請拜樞密；否則奉身而退，無久妨賢路，十一善也！臣更有寒心者：自陛下不見羣臣百姓以來，人人皆無固志；（富商大賈，席捲南還；勳戚貴臣，陰圖轉徙。）卒然事急，二三宦豎，掉臂而去耳！陛下一出而羣情無恐，效死勿去，十二善也！有此十二善，不過舉步之勞，片刻之暇，何憚而久不爲此？——此必有物以爲之祟。將在內廷耶？在外廷耶？在外廷，則不當有此臣子；在內廷，則陛下奈何甘受其祟而不悟也哉？誤不可再，時不可失；幸不及，臣所謂「僅救其半」；不幸而不及，不忍言矣！……」疏三上，上不省。當是時，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皆以不稱職，爲光斗三四糾。而嘉善採人言，許天下募兵者，自領至京師受職；光斗論其害，事寢不行。

初御史能廷弼巡撫遼東，自謂天下才，傲很自用；光斗時時規諷之，廷弼不悅。既去遼，遼敗復起，經略。廷臣欲斥前沮廷弼者以謝之；光斗疏救之，廷弼愈不平。光斗嘗謂同縣倪太僕曰：「熊公才優而量不逮，前以之守遼可也；今以之恢復，豈不殆哉？」居有頃，廷弼果敗。光宗崩，李選侍居乾清宮，熹宗居慈慶宮。（選侍者，光宗所愛幸；）上崩，諸內臣教選侍矯遺命，母天下，聲言欲垂選決事；而劉遜、劉朝、姚敬忠、李敬忠等，盜寶漏洩，誅，欲倚選侍自固，皆出死力佐之。於是光斗與都給事楊漣謀，恐爲他日患，乃上疏略曰：「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祖宗以皇帝御天之；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卽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尊制，歷代相傳，未之有改。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一氏，儼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臣竊惑之！日聞李氏侍先皇，無雞鳴脫簪之德，侍殿下，又無撫摩養育之恩；此豈可托以聖躬者？伏乞收回遺命，仍守選侍之職；或念先帝遺愛，姑與以名稱，速令移置一號殿中。殿下仍回乾清宮，守喪次而成大禮，庶幾宮闈清而名分正矣！……」疏上，選侍大怒。而楊漣等力爭，內臣王安亦主漣、光斗議；選侍不得已，乃出居噦鸞宮，上還乾清宮。光斗復奏：「……移宮以後，固當存其大體，捐其小過。陛下如天之度，宜無所不包涵；先帝在天之遺愛，宜無所不體恤。若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此非國體，亦非臣等建言初心矣。……」御史賈繼春上書，以爲移宮非是，首排光斗；

其黨相繼譁於朝，迄數日不定。後崔魏殺三案諸臣，三案者，此其一也。光宗年號未定，（或議削去；否則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召廷臣共議之。光斗議曰：「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也！」泰昌之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之崩而存之，非爲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爲其改與存也？曰：「生而急欲尊之之爲改，崩而不忍削之之爲存也！」故今日之議，兩言決之曰：「天啓之議泰昌，非泰昌之議萬歷也。」泰昌之議萬歷，則不宜改；而天啓之議泰昌，則當存也。若使泰昌晏駕稍待半載，又使泰昌之詔未宣，而泰昌之歷已殞，可以無今日之議。惟詔已頒矣，歷未改矣，天啓之明年已定。於是乎追思先帝之懿美，不得不曲全先帝之年號；而紛紜之議，直欲削之，不知其解矣！天下事，情與理而已；泰昌雖一日，亦君也。今一月也而萬歷四十八年之祚厚其終，天啓億萬年之祥開其始。將不稱宗乎？不祔廟乎？稱宗祔廟？有廟號而無年號乎？將孫稱祖號？弟襲兄年，如建文景泰以叔姪弟兄之事，行於父子之間乎；泰昌之於萬歷，猶天啓之於泰昌也。泰昌不忍於其親則存之，天啓獨忍於其親則削之，是陷上於不孝也。卽不忍於祖，而忍於父，猶之不孝也。急欲全泰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全上之孝，是議者之過也！何也？泰昌之改元以明年，亦曰億萬年行有待耳。今已矣！復何待哉？生爲一世之君，歿不得享一日之號；仰旣不能得之於父，俯又不能得之於子。泰昌在天之靈，必不安奪子之不足，以增己之有餘；萬歷在天之靈，亦必不安。皇祖考之靈不安，而謂上安之乎？載考綱目：唐睿宗大極元年，下

分註玄宗皇帝先天元年；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分註順宗皇帝永貞元年；晉武帝崩於四月，不書太康，直大書孝惠皇帝永熙元年。而資治通鑑，於玄宗直書先天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先天。於順宗直書永貞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永貞。晉永熙之書，亦如綱目。由此觀之，晉唐二君，皆當年改元；一四月，一八月，不必正月而後改。明矣。唐之玄宗，則以太上見在而改；在者如此，况崩者乎？夫千古禮法史法之宗，無如朱紫陽司馬溫公；今之論，度不能加兩公上。如溫公議，弔獨存泰昌；如紫陽議，存萬歷並存泰昌；兩書具在，可無煩聚訟爲矣。嗟乎！自古踰年不改元之非，甚於不踰年改元之非。今成先帝不忍改元之是，而又不貽上踰年不改之非；宜以先帝御極之辰，追書之曰：「泰昌元年八月朔，卽皇帝位。」盡歲止；而哉生魄以前，仍爲萬歷四十八年。」於是公卿皆以爲光斗議是；詔從之。是時大學士沈淮，與外戚鄭養性，太監劉朝，交通亂政，先後典重兵。光斗與刑部尙書王紀等，先後論「姦相典兵，外戚典兵。內監典兵，必爲國患。」居無何，此三人皆敗。而魏忠賢新專國命，廷臣（三案異議者）皆附之；其黨崔呈秀魏廣微尤用事。光斗已歷官至僉都御史。而魏連爲副都御史。是時吏部尙書趙南星，侍郎陳于廷，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都給事魏大中，皆負海內清望，羣小畏惡之。光斗同郡阮大鍼者，謁忠賢，進百官圖，曰：「某宜先驅，某宜後擊，某宜正攻，某宜旁射。」於是忠賢大喜，按圖殺諸君子，往往多用大鍼之策。御史崔呈秀，初巡按淮揚，賕累巨萬；高攀龍劾之，遂父事忠

賢，大中亦劾大學士魏廣微。兩人教忠賢速殺漣光斗大中等；事未發，會楊漣奏忠賢二十四罪。於是忠賢罷兩人官而逐之。廣微嗾忠賢劫光斗裝以逮，忠賢不應。已而覘光斗就道，惟僕被而已；廣微私自喜曰：「幸未劫也。」先是給事中傅櫬，與東廠理刑傅繼教相善；繼教與傅應星結兄弟。應星者，蓋忠賢之甥云；或曰即忠賢子也。櫬因應星通於忠賢，忠賢因其第宅居櫬。櫬欲殺光斗大中，以媚忠賢；求兩人瑕隙不得，乃曰：「光斗客有汪文言者，並游於漣魏大中之門；今當誣文言爲兩人畫策納賄，鍛鍊文言以成其獄；如此則兩人可殺也！」遂上書論之。光斗奏辯數四，乞罷歸養親，不許。至忠賢逐光斗歸，終朝拷掠文言，文言不服，遂殺之。而御史徐大化者，忠賢黨也；論漣光斗妄議移宮，且受熊廷弼賄，誤封疆，及屯吏金。故事，御史巡視屯田，屯吏餽金數百，御史受之以爲常。光斗獨却不受，諸御史皆慚且恚。至是大化誣奏之，忠賢矯旨，遣緹騎逮光斗，漣入京考鞠。緹騎至桐，光斗泣語諸弟曰：「父母老矣！吾何以爲別？」家人環泣生祭，縣中父老子弟張檄示擊緹騎。光斗曰：「是速死矣！」固止之。檻車出郭，縣人擁馬首號泣，焚香拜北闕；緹騎皆爲流涕。壯士數百人潛行，欲伏闕訟光斗冤；至黃河，光斗知之，固辭謝，乃還。容城舉人孫鍾元，欲脫光斗於客氏，以告光斗。光斗曰：「吾雖不肖，豈能懼寺人之禍，而求生於媚人之手乎？」定與人許顯純者，素無賴，尤疾惡士大夫。及忠賢用事，顯純謁忠賢，求爲獄吏；士大夫入獄者，多不能免。至是顯純嚴刑訊光斗，坐



賅一萬金。是時熊廷弼兵敗，下詔獄；爲狀告於朝曰：「楊左兩人，前日皆欲殺我者也，何以余爲通哨？」而畿輔好義者，皆設部分募，應鹿太公。（鹿太公者，太常卿鹿善繼父也。）太公東人好氣樂義，日夜奔行郡縣，釀金，爲光斗償贖，欲以脫光斗。初光斗督學畿輔，畿輔人德之，故爭應太公。金入未畢，而忠賢已殺光斗於獄，先是光斗在獄，出片紙寄其家曰：「辱極！污極！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願以此報天子，報二祖列宗；「是歲天啓五年七月也。卒之夜，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如斗；而楊漣魏大中皆死。閱二年，熹宗崩，烈皇帝立；誅魏忠賢客氏崔呈秀，而褫阮大鍼魏廣微等。贈光斗右副都御史，予祭葬；再贈太子少保，謚忠毅，予三代誥命；縣人立祠祀之。初大興人史可法，幼貧賤，奉其父母居於窮巷。光斗爲督學，可法以應童子試見光斗，光斗奇之曰：「子，異人也！他日名位，當在吾上。」因召之讀書邸第，而時時餽遺其父母費，一日，光斗夜歸，風寒雨雪，入可法室；見可法隱几假寐，二童子侍立於旁。光斗解衣覆之，勿令覺；其憐愛之如此。及光斗逮繫，可法已舉於鄉矣。可法知事不可爲，乃衣青衣，攜飯一盃。佯爲左氏家奴，納囊餽者賄獄卒，而人見光斗肢體已裂，抱之而泣，乃飯光斗，光斗呼可法而字之曰：「道鄰宜厚自愛，異日天下有事，吾望子爲國柱石。自吾被禍，門生故吏，逆黨日邏而捕之。今子出身犯難，狗彘之小節，而櫻奸人之鋒；我死，子必隨之。是再戮我也。」可法拜且泣，解帶束光斗之腰而出。閱數日，光斗死，可法仍賄獄卒，入收

其屍；糜爛不可復識，識其帶，乃棺而殮之，得以歸葬。後可法果以功名顯。

贊曰：余與左氏子弟遊，得見公獄中手書，血蹟斑爛，可悲也！當天啓初，正人在位者不少；相繼覆滅，海內寒心。而逆黨根株蔓延，雖以烈皇帝之英武，不能盡爲掃除；竊位讓亂，至於亡國，哀哉！

## 薛大觀傳

薛大觀，字爾望，雲南昆明人。其先江蘇無錫人，洪武中遷雲南。大觀之妻曰楊氏，生子二女一。其長子曰之翰；之翰之妻曰孟氏。大觀父子爲諸生，能文章，重然諾，以氣節重於滇南。崇禎末，羣盜張獻忠等陷蜀。已而大兵討張獻忠，破殺之於鹽亭。其將孫可望李定國等走滇，滇人多附可望得官。而大觀父子名士，或勸之出；大觀曰：「此孫氏之官，賊官也。余義弗爲。」當是時，永明王即帝位於廣東；可望陽臣永明，實不用其命。而李定國與可望共迎帝入滇；可望走，北降。滇人之前不附可望者，皆爭出自表異。或又勸大觀；大觀曰：「此李氏之官，非明官也。」於是挈家隱居城北之黑龍潭；潭上有觀曰龍泉觀，有樓曰魚樓。大觀父子讀書其間，誓弗出。歲戊戌，清兵破李定國軍，浸尋至滇，帝出奔於緬甸。大觀聞之，嗚咽流涕，謂之翰曰：「國君死社稷，臣死君，義也！今日之事，雖天命不可以力爭，願獨不可效死一戰？乃崎嶇域外，依小夷求須臾活，豈可得乎？」

吾書生，不能徒手搏敵。計惟有一死；汝其勉哉！」之翰泣對曰：「父爲國死，兒安能不爲父死？」大觀曰：「汝死誠善！第汝母及汝妻皆在，將奈何？」當是時，楊氏孟氏皆在旁，乃曰：「君父子爲國死，吾姑婦獨不能爲君父子死耶？」而旁有婢曰鎖兒者，抱大觀幼子在懷，聞諸人語，乃前曰：「主等死有名，婢子何以處此？」婢子死亦可乎？」大觀曰：「婢爲主死，亦義也！」於是相率登魚樓，大觀夫婦上坐，子婦拜，鎖兒亦拜；拜畢，攜手下樓，俱赴黑龍潭死之。明日，屍相率浮水上，幼子在婢懷，兩手抱如故，道旁人舉而瘞之。先是大觀之女，適同縣鄒生；是日隨其夫避亂西山，距魚樓數十里。兵至火起，其夫復他逃；女曰：「嗚呼！吾一婦人，將安逃脫？辱身非義，不如死也。」遂赴火而死。

贊曰：自神宗以來，天下多故，行間大吏，計惟有逃耳！一逃而廣寧失，再逃而流寇猖，又逃而金陵亡，而閔亡，而滇黔亡。嗚呼！東南諸帝之死，視烈皇帝之死爲何如也？大觀諸生，以其家死，無子遺焉。余讀其臨死之語，尤悲之！

### 曹先生傳

曹先生，桐城人，逸其名，維周其字；家距縱陽十餘里。縱陽者，濱江之市也。左右環之者，重山疊嶂。而曹先生少讀書山中僧舍，爲童子師。崇禎十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

陷京師，烈皇帝崩。先生是時，年未滿二十，聞之痛哭，即散遣其徒去。終身未離僧舍，距其家僅數里，未嘗一日歸也。爲僧種菜，僧食之以酬其傭工。僧之易者前後數十人，而先生在僧舍種菜如故。聞有客至，輒避匿不與言。灌畦之暇，時時取書讀之。或有問之者：「爾傭工，固知讀書乎？」答曰：「吾不知讀書也，第能識字而已。」鄰里鄉黨，皆莫知有曹先生之高節。其族有一士人，授徒於縣中，余往問之；曰：「我伯父行也；今已垂七十有餘矣。」

贊曰：曹先生一布衣，遭國破，遂棄其家，終身爲人傭工以死。彼受人主知遇，得富貴，而反顏事仇者，視先生何如也？吾縣士大夫，當革命之際，不仕者雖多，而苦節獨有一曹氏！

### 李庶常家傳

李本涵，字海若，山東大嵩衛人。其父曰贊元，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兵部侍郎。侍郎以諸生起家，爲大官；本涵實爲其伯子，從宦京師。侍郎每有繁劇，輒委本涵；條分縷晰，事無不辦，侍郎以此奇之。本涵貴公子，無執綺之習，守寒素如故時。而喜賓客，重然諾，慷慨好施予。嘗屢散千金不顧。侍郎每顧而喜曰：「此吾家之才子也！」本涵好讀書，尤喜與四方名士交遊，切劘討論，文日益進。康熙丁巳舉於順天，歲戊辰成進士，入翰

林。本涵性至孝；自侍郎歿，其孤十餘人皆幼，本涵中情深愛。其或偶有疾痛，往往憂念至終夜不寐。延師教之，亦時時自督課；諸弟皆感動思奮，學益勤。一餘年，登萊間稱文章家，輒歸李氏。學使者行部至登州，獎嘆，用以冠冕諸縣，皆本涵子弟也。本涵性孝謹退讓，其化行於一家；而宗族鄉黨賓客，所以存恤周給之者，無不備至。自俗之頹也，人人各務封殖自私；獨本涵急人之困，如傷在體。諸公貴人皆笑之，而本涵卒不爲衰止。然事過輒忘，終身未嘗言一某人吾嘗有某事相濟也。一歲己巳之秋，卒於京師邸第；弔者相哭於途。生有二子：曰欄，曰拭，皆能讀父書；人以爲本涵不死云！贊曰：余以己巳之夏，自濟南入京師；海若每訪余於旅舍，議論今古。閱數月，而海若卒。其卒也：夜半方讀漢書，聲朗然出戶外，忽咳嗽數聲，遂卒；年僅四十有二耳！余旣爲文哭之，又誌其墓，載海若事詳矣。今年秋，其弟鑑湖來請爲傳，余故復爲書其大略焉。

### 張翁家傳

張翁諱某，字某，江南華亭人，遷嘉興。君性好佳山水，每遇名勝，輒徘徊不忍去。少時學畫，爲倪雲林黃子久筆法，四方爭以金幣來購。君治園林有巧思：一石一樹，一亭一沼，經君指畫，即成奇趣；雖在塵囂中，如入巖谷。衆公貴人，皆延翁爲上客；東南名園，大抵多翁所構也。常熟錢尙書、太吳司業，與翁爲布衣交。翁好談諧，常嘲笑兩人

兩人弗爲怪。益都馮相國，構萬柳堂於京師，遣使迎翁至，爲之經畫，遂擅燕山之勝。自是諸王公園林，皆成翁手。會有修葺瀛臺之役，召翁治之，屢加寵賚。請告歸，欲終老南湖；（南湖者，君所居地也。）暢春苑之役，復召翁至；以年老賜肩輿出入，人皆榮之。事竣，復告歸，卒於家。

贊曰：余聞張翁事父母頗孝謹。其父卒，爲營墓地不得，忽夜夢見父攜遊郭外，指一阡隴言曰：「此吾葬處也。」明日，有人持一地圖來求售，宛如所夢，遂售之。一日出遊，宿王尚書園亭，夢父撫其背曰：「爾急歸，爾母且逝矣！」覺而奔抵家，母果不起，持與訣乃卒。其子爲予言如此；子治父術亦工。

### 沈壽民傳

沈壽民，字眉生，南直隸宣城人。崇禎中，延綏盜起，蔓延偏天下。湖廣總督熊文燦，撫張獻忠於穀城；兵部尚書楊嗣昌從中主其議。自賊初起，屢撫屢叛，卒釀禍不可支。文燦不知兵，好爲大言，自以得賊要領，撫必成；嗣昌信之。（嗣昌者，故宣大總督，以奪情起爲兵部尚書者也。）是時天下多故，上所用人，文武皆不效。謂科舉不足得天下士；歲丙子，復薦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壽民應詔。壽民至京師，上書言「……嗣昌以居喪起用，當慷慨誓師，自請躬歷戎行。乃因循偷惰，師老財匱，禍有難言。」又言「

嗣昌既不能躬履行間，軍旅之事，一付文燦；未正誅勦之名，而並失招撫之實。天下有不能殺人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制敵，聽命於人而司服人者乎？文燦憤然不知擒縱之有方，而嗣昌復夷然不顧養癰之可畏；正恐掃蕩無期，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使張紹先不爲奏。壽民復上書通政，以爲一區區之誠，一日不達，決難緘默自己；毋使獲罪執事，幸甚！」紹先具疏，言「壽民兩書，字多踰格；請上裁。」詔不允。封進，嗣昌亦具疏待罪。壽民曰：「吾兩書以踰格故不進，上未嘗拒使勿言也。」復隳括兩書之意，使就格，上之。留中不報，遂拂袖而歸。居無何，獻忠果叛，羣賊皆應之。上怒誅文燦；嗣昌自請督師，如壽民旨。壽民論嗣昌也，並奪情之非。詹事黃道周曰：「此大事，在廷不言，而草野之士言之乎？」於是具疏，論嗣昌奪情非是。繼而論者：臺諫則有何楷、錢增、林蘭友、成勇，翰林則有劉同升、趙士春；南京兵部尙書范景文、復率南京九卿具公疏。上大怒，諸臣皆斥去。壽民言不用，既歸，名益重。是時科目積重不可反；諸薦舉者爲州縣，吏部率皆予以荒殘地，多罹賊禍，其免者又往往中以文法。於是凡薦舉者，多欲棄去復入場屋，以取第。督學御史勸壽民出應試；張國維亦移書趣之。壽民曰：「前論嗣昌者，皆得重罪。而壽民首事發機之人，假使上怒早及，已先諸君子受禍矣！——今敢尙思進取哉？」於是隱居姑山，授徒自給。歲甲申，京師陷；留都再立，而黨禍大作。阮大鍼者，名在逆案，廢錮居南京。以新聲高會，招徠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掉闔。

東南名士顧果吳應箕等，大書其罪，布於通衢；壽民亦與焉。禮部主事周鑣，實爲諸名士所附。及大鉞得志，殺周鑣，分捕諸名士。壽民變姓名，攜家匿金華山中。南京隨破，溧陽陳名夏，先是名亦在捕中；亡去北降，久之用事。名夏故與壽民善，遣使貽書壽民，欲薦之朝。壽民對使焚其書，且與之書曰：……「龔勝謝枋得，其智非不若皋羽啓南也；所以死者，爲多此物色故耳。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速僕死者也。……」名夏得書，嘆息而止。壽民自守以嚴，一介不妄取予；其與人交有至性。當周鑣下獄，禍且見及；鬻田爲費用，不令鑣知，鑣子數歲，自金華歸，卽招之來學。渡海葬其友周梅骨於海外。皂帽裹頭三十年，雖盛暑未嘗去。歲乙卯，屬疾，臨卒書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年六十九。著有姑山文集若干卷，閑道錄若干卷；學者稱耕巖先生。

贊曰：沈先生清風高節，不可及矣！當明之既亡，東南遺民，義不忍忘故國；多有愚昧以觸罪戾，至於覆其宗祀。海上之役，金壇丹徒宣城三縣士大夫，受禍尤烈。先生獨超然遠覽，自全於耕鑿之間，可不謂智勇絕人者乎！

## 金知州傳

金之純，字健之，湖廣廣濟人。萬曆四十三年舉人；崇禎中，由醴陵縣教諭，歷官至興安州知州。當是時，海內承平久，人不知兵。流賊起陝西，官吏或走或死，漫不知守禦



；於是賊所至名城皆破。興安尤當賊衝；而旁近郡縣，——若紫陽、白河、漢陰、石泉、平利，——諸遺民逃徙來者不絕。之純到官未幾，賊即至。簡料民兵，經畫器械，爲守禦計。是時久旱，夜忽大雨，漢江漲，濠水驟高數尺，賊不能渡，城中益得爲備。賊引去。水尋涸，復至，拒却之；凡四薄城。久之食盡，城且陷；之純請救於旁郡遊擊唐通。通以兵至，之純縋死士出，與之合，殺賊渠數十人，賊乃解圍走。御史上言狀，天子嘉興安獨死守，超遷之純漢中府知府。未及離興安而卒，年四十有六。興安自被賊，歲饑且疫。之純給醫藥，設粥糜，全活者甚衆；死者官爲殮之，民皆感泣。及其卒也：州人醵金共襄事，乃得舉柩還；州人哭送百里外乃反。唐通者涇陽人；用兵有紀律，善戰。後積功至總兵，封定西伯。歲甲申，以庸降賊；賊方虞邊騎之從河套入也，使通守石峽。先是保德州人陳奇瑜，爲五省總督；實縱賊於軍箱谷，以成甲申之禍，一察之純守興安之年也。一通故在其麾下；奇瑜好貨，家貲鉅萬，陰召通以兵來護其家；於是通移駐保德。已而知賊事不成，仍稱定西伯，爲先帝發喪，旦夕縞素哭臨；沿河州縣皆據之。尋大兵定燕京，遣將狗山西，而通以其衆降；封爲定西侯。解其兵柄，隸之旗下。居久之，思出鎮不得，意鬱鬱不樂卒。

贊曰：金先生之守興安，本全興安者，唐通力也！故余爲牽連書之。先生他事，多見於王尚書朱庶常所著傳中；茲不具錄。鼎革之後，先生之手澤存者，僅與唐將軍書一通。

先生孫啓洛，與余同游太學，嘗以其稿示余；辭氣激昂，其一時駕馭之略，可以想見。使得如先生者數人，與通同事，終始周旋，其晚節安至是哉！

### 溫灤家傳

溫灤，字其旋，先世太原人。明初，溫祥卿以布衣謁明太祖，太祖使佐耿柄文守長興；子孫因家焉。祥卿叔某。遷烏程之七里村。壽九十有九；是爲七里溫氏之始祖。曾孫璋，運糧入京師，道出山東，歲荒民大饑，璋盡賑以所運糧；歸而自買穀以輸。自璋傳十世而至灤。灤幼讀書，能文章，有聲；年十七，入學宮爲弟子。崇禎中，東南諸名士結復社，以文章節義號召天下；灤亦與焉。復社者，諸名士置酒高會之所名，爲繼東林而起。東林故仇浙人，於相國體仁尤甚，（體仁，灤兄弟行也。）吳門徐枋見灤於復社，以體仁故意，頗不相得。後明亡，復社諸生，多出試場屋。灤棄諸生服，終身不出。而枋匿迹太湖之濱，與世絕往來；聞灤高節，屢作畫與詩貽灤。灤懸之壁間曰：「吾與昭發時相對也；然昭發今日知我耳。」（昭發，枋字也。）徽州司李璜，亦灤兄弟行。先是璜知天下不可爲，使人召灤至，曰：「吾當以死報國家；宗族事，特有汝在。」相與飲泣而別。居無何，南京失守，徽州隨陷；璜殺妻女，自刎死。灤時年三十，遂隱居不出，曰：「一吾不忍負吾兄一訣也。」與其友五六人者，皆以行誼自矢。久之，其友皆變節以去。灤獨與同縣高

士嚴三求，及學佛入棲雲善。（棲雲者，性沈，名葵明，亦明諸生隱於僧者也。）灤爲人忠厚；見人之傷，如己之傷；人有以緩急告者，無不應；囊中金不足，往往緝貸給之。宗族事無大小，悉身任；雖勞且怨不避。葺其書室曰屏山草堂。（堂先世所遺，古松二株，高千尺。）灤讀書其間。每日皆有紀錄，曰：讀某書，爲某事，見某客……「時自省察；——其刻勵如此。年六十有三卒。」

贊曰：明之亡也，諸生自引退誓不出者多矣；——久之變其初志十七八。先生年方少，有文譽，卒不食其言，可謂賢矣！吾讀先生子葉忱所作過庭紀述，先生有言曰：「歲乙酉，吾自留都還宿鎮江，望見揚州火光耀天，鼙鼓聲振動，江水爲沸。及至吳門，則皆習競渡，畫船簫鼓勿絕也。嗚呼：廟堂之玩愒，抑已甚矣！而郡國亦復然，欲不淪胥以溺得乎？」——蓋先生悲感往事，老不能忘如此。葉忱介其族兄鄰翼請作傳，余是以論著之。

### 張驗封傳

公性張，諱福衍，字帽谷，福建龍谿人，康熙戊辰進士。起家行人，遷刑部主事，陞吏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皆在驗封司。其在刑部充纂修律例官，區分條晰，輕重務得其平。常決獄，悉心詳察，罪有可出，則喜形於色；否則不憚者累日。其在驗封，所掌爲誥封諸事。故事：諸臣有罪削籍，其父母誥命，俱追奪之。公曰：「令甲無概行追奪之例。」

今以在孫故，而盡累其父母，豈天子孝治天下之意哉？於是獨排衆議，凡罪不至追奪者，悉不追奪；人皆以爲得體！康熙己卯壬午乙酉，嘗賓興之期，公皆爲分校；所得士最盛，衆論翕然稱之！其陞郎中也；引見之日，上曰：「爾籍貫姓名，朕所熟記；才品出衆，朕固深知之。」公以夙望浮沉郎署，一旦被優旨獎嘆，人皆以爲榮。公天性好施予，急人之困。幼時居漳之南靖；南靖多水火之災；一遇災，呼號之聲相聞。公使人謂之曰：「哭無爲也；若所須，於吾是取。」聞者問其年，曰十歲耳；人皆奇之。常以繩貫錢置囊中，出遇老弱貧困者，故墮於地，使拾去，不令知。人家有喪不能辦者，一寡婦幼子，方哀迫不能爲計，公輒密投金於戶內而去。其家獲之以爲神賜，終莫知其所自來。鄉里有大工大役，公往往出己囊中金，身任其事。至其自奉淡泊，飲食及被服居處，蕭然若寒士也。爲人寬厚和平，平生未嘗有疾言怒色；有犯者皆不與校。素不信二氏之學，嘗爲人指陳其誕妄之狀，多化之者。康熙丙戌，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二。戴某曰：余鄉舉，實出先生之門；比晉謁，先生殷勤屬望，有加無已。自是或閱二三日，輒至先生署內；因得悉先生之生平。然未及半載，而先生卒矣！嗚呼！豈不悲哉？余採其一二遺事，爲述而傳之；並書數通，以貽同門之士，使讀而奉先生之風範猶如生也！

## 楊允正傳

楊允正，字子展，江南休寧人；系出漢司農震。允正父上達，讀書博洽，敦於孝友。允正從受學，無所不通；而忠信孝弟，一奉其父爲師法。允正有弟二人：仲早卒，季讀書應舉。當父在時，家稍稍落；父謂允正曰：「食指數百人，所入不能贍；余老不能治生，汝其勉之！」於是允正客游四方，爲計然之術；積累至贏餘，而先業復振。居久之，允正客於外，忽心動；距家八百里，馳三日夜而歸。歸則父病甚，欲得允正與訣；而允正適至。父悲且喜曰：「兒歸乎！」對曰：「兒恨不早歸也！」父曰：「汝仲弟早卒，其子幼，汝撫之以有成；汝季弟讀書，家事惟汝治，勿以繁劇累之！」允正遵父命唯謹。閱十餘年，家人或欲析產；而仲弟之子及季弟所受，較父所遺輒多數倍。宗人皆賢允正，相與議釀金爲賀，且以勸來者；允正謝弗受也。先是仲弟爲商於青陽，耗父資且盡，困甚，冬月衣單衣，懼父怒不敢歸。允正踪跡得之，衣以其衣，偕之歸；百方爲調釋，父怒乃解。仲弟，庶出也；而篤愛不異於同母，人以爲難。允正爲人忠厚：遇凡可以利物者，無不竭力爲之。性不喜畜奴婢，曰「此輩質多愚劣，不善事主，何能不加笞詈？彼亦人子也，其忍傷之？吾故不多畜也。」又嘗以談笑解紛亂；人多其智。歲甲寅，七閩寇起，浸尋及於徽州。是時允正商於宜興；宜興人亦思逞，其亂將作矣。一人夜奔告允正曰：「君胡不避？詰朝寇且至，至則無所遁矣！」允正資頗厚，先爲訛言嘗之。允正給之曰：「若猶不知乎？閩寇已大敗遁去。余何避焉？」由是市中皆傳相呼曰：「閩寇已大敗且遁矣！」亂人懼，

不敢發。越日報至，果如所言；於是宜興遂得無事。允正卒時，年六十有五。

贊曰：徽人善爲生，往往徒手致素封。然其處家庭朋友，多仁讓有厚德。蓋貨殖之。非有士君子之行，亦不能以有成也。如楊翁之事，其義豈不高哉！翁之子勳祖，爲余言如是，且請爲之傳焉；余是以書之。

### 程孝子傳

程孝子名愷，江南歙縣人。程爲徽州名族；孝子祖父皆有盛德，而母呂氏有賢行。孝子年少有至性；歲丁亥，年十八，母卒，孝子竟以哭泣死。先是母病久，孝子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且半載。及母卒，孝子已羸病不可支矣！自是躑躅號泣，飲食不下咽，見者皆爲感動。父見其僵臥苦次，日夜泣不休，屢欲譙止；念其新失母良苦，聽其悲哀，不忍止也。而孝子乃心肝崩裂，越十餘日遂以卒。當其未瞑也，父與家人環泣。孝子曰：「天乎！吾且死，子職不克終！兄若弟能承父志，是即吾不死也！」匍匐起拜其父曰：「兒不幸失母，又不能終事父！」復謂其婦方氏曰：「累汝矣！」我死，汝如何？」婦泣曰：「當守志奉佛以沒世耳！」孝子素不信佛，乃曰：「守志可也！奉佛則非吾所欲也！」遂瞑。婦哭夫，絕而復甦者亦屢。孝子所衣衰麻，當胸與兩袖，涕淚沾濕處皆成血。當孝子年五六歲時，每侍其祖；祖或當暑僵臥，孝子輒拱立執扇爲驅蚊，日以爲常。祖卒，孝子哀慕

如成人；人皆異之。及就外傳，讀書聰穎；稍長，工文章，能辨別俗學之謬。孝子死，人皆贊其孝，而惜其早逝也。

贊曰：孝子之死，非孝子意也！特其哀慟出於純一，不勝其崩摧而至是耳！體於喪有「自抑」之文，孝子豈不知之？顧當是時也，呼天搶地，惟知有母，不知有身。忍而抑之，實有所不能；而不虞遂以隕其軀也！嗚呼！人孰不有母？讀孝子之事，反身自問，竟何如哉？

### 陳士慶傳

陳士慶，河南鄧州人。當年少時，其族有登科爲知州者，其父羨之，教之學書。不成，棄去，與一二道家者游；聞神仙之術，欣然慕之。乃棄其業，辭父母，出遊名山，冀遇神仙者流；一無所遇。已而入函谷關。至終南，有老人籊冠羽衣，坐石洞中，辟穀久矣。士慶拜於洞口，老人閉目不答；如是者累日。一日，老人出問曰：「若何人，乃溷老夫爲？」士慶曰：「吾欲求神仙之術。」老人熟視之曰：「若徧體皆凡濁，豈神仙中人耶？去！毋溷我！」復入洞，閉目坐。士慶又跪且拜者累日；每饑，則乞食村中。一日，老人謂士慶曰：「吾知若苦饑，當有以餉女。」命童子予一物若飴，食之，氣蒸蒸然滿腹，遂不復饑。士慶愈益奇之，不肯去。又累日，老人因出書一卷授之曰：「去！求神仙，非女

事也。」士慶拜謝而去。視其書，皆不省；惟末四紙頗能識之，皆禁方也。士慶歸至河南，有巡撫之女，鞦韆墮地而折其足，募能治者予百金。士慶以其方試之，立愈；乃挾百金以歸。當是時，流賊起關陝，蔓延遍天下；河南羣盜亦起。其父母相與謀曰：「兒不治生產，而好遊，遊且數年。今天下大旱，荒且亂；而兒羈窮在外，挾金以歸，得毋從賊乎？」乃詣官言狀。官因繫士慶；而其族人爲知州者，方家居，爲請於官而免之。士慶自言得異書，父怒，奪而焚之。士慶急從火中掇拾，僅存末四紙而已！居有頃，羣賊破鄧州，士慶家皆亡。士慶爲張獻忠所虜；在賊中，依其書試之，煮水成膏。有讒之獻忠者曰：「某男子，乃妖人也。」獻忠命速斬之。將斬，士慶呼曰：「吾有禁方，能使死者復生。」獻忠笑曰：「姑留之，勿殺。」——然不之奇也。獻忠性凶殘，每以大槌撻左右，輒死；死或付士慶治之，皆立起，獻忠破武昌，楚王死；宮中有婢曰老脚，爲獻忠所嬖。一日獻忠召老脚，老脚不即至；獻忠怒，持刀自往刺之，搥其胸及腹，洞數寸，肝腸肺胃皆割然委於地。獻忠旋悔之，召士慶而告之曰：「吾固欲殺若，若自言有仙術能活人；今能活老脚，當貫而死。」士慶曰：「嘻！烏有肝腸離體而可復生者乎？然不敢違大王之令，當且徐而活之。」使人舁一木扉至，臥老脚其上，納肝腸肺胃於腹，以線紉之，而傅以藥。一日，而老脚呻吟；又一日，而求飲食；又三日，起坐扉上；又三日，而侍獻忠側矣！獻忠由此大奇之。孫可望者，獻忠之平東將軍也；飲酒醉而殺其嬖妾。士慶見之曰：「此將軍之



最寵者也！醉而殺之，醒必悔，且洩怒於左右矣。」持以去，亦線紉之，而傅以藥；以衾裹之，置車中。閱一二日，起營行數十里下壁，士慶問可望曰：「前夜將軍何自殺其愛妾？」可望撫膺嘆曰：「吾固悔之！」士慶曰：「吾今復得一美人以進將軍，將軍毋傷也！」乃召人持車至，啓衾出美人，即前所殺之妾也。視其項，紅痕如縷，美麗倍於平時。可望拜而謝曰：「公，神仙也！」賊中有驍將郝三鼎，臨陣而爲官兵削其頰車折齒；士慶爲斷一俘之頰車以合其齟，一日夜而飲食言笑無異。獻忠愛將白文選，與官兵戰而破中脛，負痛馳歸，瀕死；獻忠命士慶治之。士慶曰：「傷甚矣！治之稍難。吾無子，文選能父我而養我，以終其身，乃能如大王命。」獻忠僞許之。士慶曰：「彼素反覆變許，須書券來乃可。」獻忠命文選書券，如其言。士慶先以藥傅其痛處，鋸去其脛骨寸許；殺一犬，取犬足骨如其長合之，而傅以藥。閱三日，而文選馳騎入官軍，斬發破者頭來。——其奇效多類此。其後獻忠死。士慶遨遊孫可望李定國間。定國旣反正，久之戰敗，入蠻徼中。士慶隨之以行；年老矣，猶日能飲酒數斗，御數婦人。人求其術，輒不言；曰：「此非我能傳，有司之者。」先是獻忠在湖南，破長沙，獻忠謂士慶曰：「吾欲號汝爲老神仙，而恐軍中不盡知也；今爲汝申令於軍中可乎？」乃命其兵各持一几來。頃之得几數十萬，獻忠命軍士疊几爲臺，高且百丈，教士慶登其巔。士慶愕然曰：「吾身不能騰空，焉能踞之而上也？」獻忠曰：「不登，且殺汝。」命軍中數十萬人，持弓矢環之。且曰：「吾有呼

，則全軍皆呼。」士慶登其半，欲止，獻忠命軍士引滿擬之。士慶懼，而上登其巔；獻忠呼曰：「老神仙！」軍士皆呼曰：「老神仙！」聲殷然震山谷。自是賊中皆稱爲老神仙，不知其姓名；而士慶前亦自匿其姓名，不以告人也。在蠻徼中，蜀人劉蒞與之善，許爲士慶作傳；乃爲告其姓名，及遇仙始末如此。其後士慶隨其養子白文選入邊投誠，而病死於騰越州。

贊曰：余讀陳士慶事洵奇怪；然竊嘆其挾有異術如此，而爲賊用，可惜也！吾又聞降將王安者，自言「在賊中時，嘗從老神仙取藥；見其聚羣婦人，剝取其陰上肉方寸，置鑪中，雜以藥熬之。須臾，鑪中火起，光滿室中，其火着物不然。老神仙曰：『藥成矣！』」復投以藥而火息。」然則士慶之術，非爲賊亦不能試也。嗚呼！殺人以活人，其術又烏足尙哉！

### 李逢亨傳

李逢亨，字太初，廬州舒城人也。崇禎間爲國子生，與其兄伯及其弟叔季相友愛。當是時，流寇起秦中，渡河而南，浸尋及於淮江。崇禎八年，破中都，遂南至舒城。逢亨兄弟聚鄉勇，駐天馬山。賊尋去，圍桐城，走湖湘。丁丑春，寇復大至，蔓山谷間。逢亨兄弟避亂西山中。逢亨者，逢亨之季弟也；其子曰天秀，父子皆以氣勇聞。逢亨與賊遇，

大戰，殺數人；賊懼而走。賊中相戒，以爲逢期勇士，必生致之。於是率衆襲執逢期，至營中，勸之降。不肯；曰：「李逢期天下壯士，豈作賊者耶？」賊怒殺之。逢亨聞弟之被執也，曰：「吾弟死，吾何忍獨生？」且日，率天秀及家奴數輩，持刀入賊營，救逢期。時逢期已死，兩人大哭且罵，奮勇殺數賊，皆自刎而死。邑士大夫聞之，以報縣令；縣令獎歎焉，申報上官，請卹之。已而城陷，其事遂寢。

贊曰：流寇之禍烈矣！當是時，天下承平久，民不知兵，輒駢首就戮，豈不悲哉！觀逢亨天秀父子兄弟間，其義烈何其壯也！使當時文武大吏，皆能如此兩人，賊之禍豈至是耶？吾是以論著之。

### 楊維嶽傳

楊維嶽，字五奠，一字伯峻，廬州巢縣人也。生而孝謹，好讀書，毅然自守以正。嘗以文見知於郡守；一日往謁，適富民犯法者，守教維嶽爲之代請，可得金數百。維嶽謝曰：「犯罪自有公法。使此人不當罪，而維嶽受其金則不祥；使此人當罪，以維嶽故贖之，是以私愛而撓公法也。維嶽兢兢自守，懼無以報德，其敢以是爲公累。」郡守由是益敬重之。嘗讀書至忠孝大節，往往三復流涕；慕又文山之爲人也，畫像祀之。崇禎中，陝西盜起，都御史史可法巡撫淮揚。維嶽曰：「此當代偉人也！不可以不見。」乃徒步詣軍門往

謁；可法故好士，一見奇之。居無何，寇益急，詔天下勤王。時可法已拜南京兵部尙書；尙書以府庫虛耗，軍資竭，兵不得出，傳檄諭天下捐貲救國。維嶽捧檄泣曰：「國事如此，吾何以家爲？」卽毀家以爲士民倡，而人皆無應者。崇禎十七年，上崩於煤山，維嶽聞之，北面痛哭累晝夜，不能寢食。時福王世子，即依南京，改明年爲弘光元年。維嶽條列時務十三事，上陳當事。未一歲，北兵渡江，京師潰。而史可法以大學士督師揚州，城破死之，維嶽泣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以身殉國，奈何獨一史公！」於是設史公主，爲文祭之，而哭於庭。家人進粥食，麾之去；平日好飲酒，亦却之；曰：「踐土而思禹功，食粟而思稷德。吾家世食膠庠之澤；今值國事如此，飲食能下咽乎？」居三日，北兵至，下令薙髮，維嶽不肯。人謂「先生曷避諸？」維嶽曰：「避將何之？吾死耳！吾死耳！」其子對之泣；維嶽曰：「小子！吾生平讀書何事？一旦苟全倖生，吾義不爲。吾今得死所矣！」小子何泣焉？」人有來勸慰，偃臥唯唯而已。搜先人遺文，付其子曰：「當謹守之！」乃作不髡永訣之辭以見志。凡不食七日；整衣冠，詣先世神主前再拜。入室氣息僅存，親屬人來觀者益衆。忽張目視其子曰：「前日見志之語，慎毋以示世也！」頃之遂卒。是歲弘光元年七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六。聞者莫不爲之流涕，私謚爲文烈公。

## 王養正傳

王養正，字聖功，一字蒙修，鳳陽泗州人也。舉崇禎戊辰進士，吏至建昌兵備副使。歲乙酉，大兵破建昌，養正被執不屈死。養正自成進士，至乙酉死國難，（中間凡十八年，）其宦遊大半在江西。而江西號爲文章節義之鄉，一時名宿，一如姜曰廣、袁繼咸、楊廷麟、黃端伯，皆天下有道高明之士；養正嘗從之遊。養正初授海鹽令，以父喪不果行；服闋知秀水。秀水大縣，田六十一萬八千餘畝，豪有力者，多據沃壤，隱丁賦；而貧弱者，往往困徭役。養正爲之正經界，均田賦，賦役始平。而豪有力者，以是側目！遂中傷養正，左遷以去。無何，陞襄陽府推官。是時羣盜張獻忠馬守應等，引衆數十萬，據穀城，僞降於制府熊文燦；文燦信之。全楚兵吏，皆以爲不可。文燦不聽，養正出入賊中，知賊降非實，不敢與撫賊功。已而賊果叛。久之，遷刑部主事，再晉員外郎。是時天子綜核，羣臣惴惴；每有大獄，輒懸揣意旨，或持兩端相避就，不敢爭。而養正獨多所執奏；奉命恤刑江西，巡歷十三郡，多所平反。旣還朝，擢知南康府。九江土賊鄧漢、熊高，聚衆山谷間；南康人懼，議請兵。養正移疾閉閣臥，陰遣兵說鄉兵殺賊。居數日，賊悉殲。暇時輒與諸生講論道義，復修白鹿洞學舍。黃端伯與養正同年，相友善，設精舍廬山下，日與往復議論；諸生多所興起。甲申春三月，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帝死社稷；南中立君，一是爲安宗皇帝，一以養正備兵建昌。養正抵建昌，部署旣定，而大清兵已渡江，遣將金聲桓守江西。江西諸郡，皆望風潰；養正飲泣誓師，堅城拒守。聲桓遣其精兵來攻，養

正以鄉兵敗其前軍。會所徵滇兵叛，內應，因襲陷建昌，執養正。養正不屈，因執之赴武昌，見主兵者，過南康，南康人號泣隨之。養正謝曰：「父老良苦；然吾有死所矣！」一臨難之日，主兵者再三說養正使降；養正卒不屈，奮首大罵，遂死；時乙酉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年黃端伯盡節於南京。明年，袁繼成死於燕市；楊廷麟守贛州，城破死。又二年，姜曰廣起兵南昌，戰敗自殺。

贊曰：余讀先生詩文，蓋其孫贊化所刻四逸園集者是也。余既已爲之序，而復書其事如此。嗚呼！淮泗之間，高皇帝之所以起也！當其初：雲蒸龍變，一時將相，皆出於其間。而及其亡也！一二孤忠間出，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觀明之所以起，與其所以亡，而淮泗之盛衰，亦可以考見！

### 劉孔暉傳

劉孔暉，字默菴，先世廬陵人；其大父遊楚之邵陽，因家焉，遂爲邵陽人。孔暉事親孝謹，而與其伯兄相友愛。幼時從兄詣塾師學書，課已畢，而見其兄課不能竟，則伏几泣。師詰之，以實對，師喜；每稱其友愛純至，以勵他子弟。天啓辛酉舉於鄉，明年計偕入京師；道聞兄疾，即反，侍湯藥弗懈。久之兄死，而其母亦相繼卒。孔暉居喪盡哀，見者皆爲感動；楚人多稱之。孔暉起家爲隰陽教諭；巡按御史林鳴球知其賢，遂表爲縣，得河

南之新鄭。當是時，羣盜起關隴，蔓延豫楚之間；張獻忠已破襄陽，李自成擾中原，河南大亂。孔暉從間道抵新鄭；新鄭城且頽，歲復凶，人民多逃徙。或教孔暉棄城走民寨，自全，賊勢盛，毋守死空城爲也！孔暉謝曰：「朝廷不以孔暉爲不肖，待罪茲土，縣存亡，卽孔暉之存亡，敢逃死乎？」於是修城垣，浚隍池；城守略具，而自成兵且至。賊呼城上人速降，且獻官與印；不然，城且屠。孔暉繫印於肱，登城守禦，而賊來益衆。縣人洵洵欲走，無固志。有富豪縋城降賊以求生，孔暉執而斬之。而賊已斬南關入，焚掠倉庫，譙樓皆燬，縣人皆走。孔暉大呼百姓巷戰殺賊，莫有應者。賊射孔暉中臂，墜城而殞。賊尋去，圍人張賀等昇至民家，燒湯灌之，閱二日而甦。移文上官，言「孔暉旦暮且死，請急遣官來署縣事，且收印。」巡撫高名衡不可，於是孔暉仍城守如故。賊復引衆至，執孔暉；賊見印在肱間，折臂取印去。執至朱仙鎮，見自成，不屈，遂遇害。從者四人馮三立，亦感憤罵賊死；其僕劉廷及門人鍾寬楊芳，皆從孔暉殉難；是爲崇禎壬午正月十二日也。賊移兵攻汴，新鄭人收其骸骨，歸葬於楚。天子聞之，贈尙書寺卿，廕一子入監，祀鄉賢祠。

贊曰：自古盜賊之禍，莫烈於明。然明之羣盜，最爲驚下，非實有絕人之略，覬覦天下之志也；起饑寒，聚羣不逞，一折筮可制。而國家以畏死無能之書生當之，宜其敗也。前後建牙大吏，皆不難捐天下以予賊。徒能如新鄭令，以一城效死弗去，賊之禍豈至是耶。

？余故讀先生之事，輒不禁三復而嘆息也！

### 艱貞叟傳

艱貞叟者，姓白氏，諱眉，字靜遠，山西保德州人也。少爲諸生，多節概，嘗出遊，得遺金於逆旅；叟匿之床下，候日中，遺金者還，悉以予之。其人欲分其半以予叟，叟不可。其廉潔自持如此！順治戊子貢於京師；嗣後一爲州判，一爲縣丞，一爲府同知，再署縣；其治績皆多可紀云。其爲沂判也，攜僮奴一人抵任；沂故荒殘，而叟至不能給餽粥，叟怡然自得也。居三年而去。其丞無錫也，無錫大縣，賦繁役重，其白糧皆解京師；官吏緣以爲奸，額外苛斂，民不堪。叟請於上官，一切革去；無錫德之，紀其事曰留棠集云。其同知彰德也；抵任未久，卽署武邑，又署安陽。其署武邑，多惠政；武邑人不忘其事；播之風謠，傳爲歌咏，往往而然。其署安陽也；一如其署武邑。已而安陽新令來，毫且昏；適有盜案，叟故所笞胥吏怨叟，因嫁禍於叟，遂罷官去。居家讀書自適，施與於人不求報；人有以橫逆至者，叟受之無怨言；鄉黨中皆稱爲長者。年六十有九卒，晚自號曰艱貞叟。

贊曰：自吏道衰，而大吏以至小官，轉而相食。以故民愈困；民愈困而官愈貪，蓋相習不以爲非久矣；余讀白先生之事，非今之所常有也！未竟其用而罷，惜哉！先生之



子曰君琳者，不遠數千里而求余文，以彰先生之德；余故書其梗概如此。

### 何翁家傳

翁姓何，名龐，字溪威，徽州婺源人。少貧困，嘗爲縣吏自給。已而棄去；或教授生徒，或入幕府掌書記。久之，亦棄去；家居，精種植之術，稍稍至贏餘。性孝謹，重然諾，慷慨能任事。婺源有餘糧之弊，起於明末。自是胥吏爲奸日益增；民有困者輪役，當役之年，——每糧一石正供外，——私加白金至二三兩。合一縣計之，每歲苛征無慮萬金，民皆困。翁與縣人朱烈等愬之上官，弊竟革。而豪猾吏以此怨恨側目，思報翁。歲甲寅，七閩賊起，闖入徽州界；於是守婺源者迎降之。先是翁登陴守禦，有方略；怨翁者至是報渠魁，謂翁與朱烈等實抗守。渠魁怒，踪跡翁等得之，倍加酷刑，幾死。已而縛稍疎，翁與夜逸，遂免。赴徽州請兵，爲婺源賊兵遁走。浮梁人何某，（故與翁善）受賊官，尋逃至婺源，爲官兵所執。翁曰：「某，吾故人，今日暮且死，吾獨無計全活之乎？」竭其資產，厚賄執者，某得釋；——其急朋友之難如此！父早卒，母年踰七十，翁事之不異孺慕。妻周氏有賢行，自未嫁時，嘗割左股以愈母疾；及歸何，事姑益謹，不異於翁，姑得痢疾，醫不能治，周割右股以進；姑稍稍愈。已而疾又大作，腸出寸許，世偉者，翁之幼子也；爲祖母所愛。及祖母疾，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年許。一日，得藥置竹管內，吹入穀

道中，蓋流入口不顯。及祖母不起，哭泣悲哀而卒。人皆賢翁之事親，能化其子如此！蔡源僻處深山，田少且磽；居民多種杉爲生。翁最精種植之術，爲書其方以廣布焉。

贊曰：翁之伯子濬從余游，故具知翁之生平。又嘗讀翁臨卒時自序千餘言，蓋有道之士也！余嘗欲種樹以自給，而無尺寸之地可試。今得翁種杉法，而余已浸尋將老矣，惜早不獲與翁相遇也。



# 戴南山集卷八

桐城戴褐夫著

薛恨生校點

傳

## 一壺先生傳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嘗往來登萊之間。愛勞山山水，輒店數載去，久之復來；其踪跡皆不可得而知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留宿其家；間一讀書，欬歔流涕而罷，往往不能竟讀也。與即墨黃生，萊陽李生者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至其家。——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瞠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爲生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於酒，嘗從容叩之；不答。一日李生乘馬山行，望見桃花數十株盛開，臨深溪，一人獨行樹下；心度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先生也。方提壺飲酒。下馬與先生同飲，醉而別去。先生踪跡既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康熙二十一年，去即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其素所與往

來者視之，見其容貌憔悴，神氣倘恍；問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竟自縊死。

贊曰：一壺先生，其殆補鑄匠、雪菴和尚之流亞歟？吾聞其雖行道，而酒酣大呼，俯仰天地，其氣猶壯也！久之，忽悲憤死，一瞑而世不視，其故何哉？李生曰：先生卒時，年已垂七十。

### 畫網巾先生傳

順治二年，既定江東南。而明唐王卽皇帝位於福州。其泉國公鄭芝龍，陰受，大清督師洪承疇旨，棄關撤守備。七閩皆沒。而新令薙髮更衣冠。不從者死。於是士民以違令死者，不可勝數；而畫網巾先生事尤奇。先生者，其姓名爵里，皆不可得而知也。攜僕二人，皆仍明時衣冠，匿跡於邵武光澤山寺中；事頗間於外。而光澤守將吳鎮，使人掩捕之，逮送邵武守將池鳳陽。鳳陽命去其網巾，留於軍中，戒部卒謹守之。先生既失網巾，櫛盥畢，謂二僕曰：「衣冠者，歷代各有定制；至網巾，則我太祖高皇帝創爲之也。今吾遭國破，卽死，豈可忘祖制乎？」曹以筆墨染，爲我畫網巾額上。於是二僕爲先生畫網巾；畫已，乃加冠。二僕亦互相畫也；日以爲常。——軍中皆譁笑之；而先生無姓名，人皆呼之曰畫網巾云。當是時，江西福建間，有四營之役。一四營者：曰張自盛，曰洪國玉

曰曹大鎬，曰李安民。先是自盛蘇明建武侯王得仁爲裨將，得仁既敗死，自盛亡入山，與洪國玉等，收召散卒及羣盜，號曰恢復；衆且踰萬人。而明之遺臣，（如督師兵部右侍郎揭重熙。詹事府正詹事傅鼎銓等，）皆依之。歲庚寅夏，四營兵潰於邵武之禾坪，池鳳陽詭稱先生爲陣俘，獻之提督楊名高。名高視其所書網巾，班班然額上，笑而置之。名高軍至泰甯，從艦軍中出先生，謂之曰：「若及今降我，猶可以免死。」先生曰：「吾爲識王之綱，當就彼決之。」（王之綱者，福建總兵破四營有功者也。）名高喜，使往之綱所。之綱曰：「吾固不識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識若也；今特就若死耳。」之綱窮詰其姓名，先生曰：「吾忠未能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卽致身，留姓名則辱身。軍中呼我爲畫網巾，卽以此爲吾姓名可矣。」之綱曰：「天下事已大定。吾本明朝總兵，徒以識時變，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貴。若一匹夫倔強死，何益？且夫改制易服，自前世已然；」因指其髮而語之曰：「此種種者而不肯去何也？」先生曰：「吾於網巾且不忍去，况髮耶？」之綱怒，命卒先斬其二僕。羣卒前捧之，二僕瞋目叱曰：「吾兩人豈惜死者耶？願死亦有體，當辭吾主人而死耳！」於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等得事掃除泉下矣！」乃欣然受刃。之綱復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耶？義死雖亦佳，何執之堅也？」先生曰：「吾何負？負吾君耳！一籌莫効，而束手就擒，與婢妾何異？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負義者，故恥不自述也。出袖中詩一卷，擲於地；復

出白金一封，授行刑者曰：「此樵川范生所贈也！今與汝。」遂被戮於秦甯之杉津。秦甯諸生謝韓，葬其骨於郭外杉窩山，題曰「畫網巾先生之墓」；歲時上塚致祭不輟。當四營之既潰也：楊名高王之綱復追破之，死逃略盡；而敗將有願降者，率兵受招撫於邵武。行至朱口，一卒獨不肯前，伸頸謂其伍曰：「殺我，殺我！」其伍怪之，且問故；曰：「吾熟思之累日夜矣！終不能俯首事降將，甯死汝手！」其伍難之。乃奮袂裂背，抽刃相擬曰：「不殺我者，今當殺汝。」其伍乃揮淚斬之，埋其骨而去。揭重熙傳鼎銓，先後被獲不屈死；張自盛曹大鎬等，後就縛於瀘溪山中。

贊曰：自古守節之士，不肯以姓字落人間者，始於明永樂之世。當是時，一夫守義，而禍及九族，故多匿跡而死，以全其宗黨。迨崇禎甲申而後，其令未有如是之酷也；而余所聞，或死或遁，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頗多。有使弔古之士，莫能詳焉，豈不可惜也夫？如畫網巾先生事甚奇；聞當時有馬耀圖者，見而識之，曰「是爲馮生舜也。」——至其生平，則又不能言焉。余疑其出於附會，故不著於篇。

### 竇成傳

竇成者，蜀人也。崇禎中，陝西盜起，自澠池渡河，奔突江淮汝洛湘湖之間。當是時，成仗劍從軍，爲小卒，無所知名。崇禎八年，流賊陷中都，圍桐城不下。桐爲四通之道

，賊往來豫楚，漢泗必由桐。安慶巡撫，遣其將廖應登。領兵三千人戍桐城；成與焉。成多髯，軍中稱曰「寶髯」。爲人好義，喜飲酒。其戍桐也，縣中百姓多喜與之游。歲壬午冬，成從應登往曰巡撫史可法於廬州；至舒城，解鞍休馬，遇張獻忠兵，皆被縛；當是時，江北諸郡縣皆屠滅，獨桐城屢圍不能破。至是賊攻益急；縣中設守嚴，出奇計擊賊，賊多死。賊計無所出。乃挾應登誘降其部卒。因遣成至城下，獻忠使二賊隨之。成仰呼城上守兵曰：「我，寶成也！賊使我招降若等，若等宜堅守。今賊計窮矣，若等努力無懈，且速請兵來援！我死矣！我死以活若等及縣人，……」二賊怒，拔刀刺之；成至死猶大呼不絕。賊凡攻圍且數十日。縣中洶洶，謂城旦夕且破，莫知所爲。及聞成語，士卒皆起，人人具香焚之。烟縷起屬天，相與望城下流涕而拜；因守益力，使人間道請救於總兵黃得功。得功引兵來救，賊大敗走楚。縣人立祠於城內西山之麓祀之；成死之日，是爲歲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應登既陷賊，賊殺之沙河。其三千人屬於孫羅二將，仰食民間。已而城內食匱，剽掠郊野；大兵至，悉散去；執兩將至江甯殺之。

贊曰：余嘗至寶公祠，拜其像，慨然流涕者久之。嗚呼！賊蹂躪遍天下，而吾縣以孤城懸寄，猶得父子兄弟相保也！烏可忘其所自耶？當此之時，建牙大吏，其不爲賊用者少矣！國家之敗亡，庸獨羣盜之罪乎？殺身成仁，得之戍卒，可敬也夫！可悲也夫！



### 吳文煒傳

吳文煒，字山帶，廣東南海人。爲人樸茂篤行，與人交有至性；於書無所不讀，而亦能詩善畫。時時行吟道中，其有所得，名章雋句，——卽爲人誦之；解衣磅礴，旁若無人。其於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凝神諦視，舉筆貌之，洪纖畢肖。其所親者持去，無所惜；而有力者往往以金帛購之，不能得也。少爲諸生。不屑意進取；嘗讀書，輒慕江浦劉巖、桐城戴名世、長州汪份、德州孫勤臨、晉謝陳常、之爲文也。康熙癸酉，陳常以檢討爲廣東主考。其友勸之曰：「君固無志於進取，然檢討固君所誦法者，今爲主考，君出試，宜得遊其門下，以慰疇昔之願，不亦可乎？」文煒曰諾。遂出試，果舉第三。而先是檢討鄉舉亦第三；蓋檢討以己之科名處文煒，其愛之如此。廣東有名士曰陳恭尹屈大均，皆持高節不妄交遊，而獨時時與文煒相過從不厭。大興人薄有德，負氣好交遊；嘗識文煒於場屋中，卽延文煒主其家，遍贊之賓客。歲甲戌，下第南歸。越二年，廣東巡撫高中丞，使其子入都應試，聘請文煒與之俱行。文煒不獲辭；然再入京師，非其志也。是時檢討已請告還家，而文煒仍主有德。頃之，疾大作，就醫於行唐。知行唐縣劉某，爲文煒故人。已而不得志於行唐，辭入京師，次定州。遇有德家人，以函來；發函視之，則參藥也。文煒歎曰：「我友不忘我也！然命已止此矣！將奈何？」行至良鄉，卒於車中。將死，告其僕

曰：「身後之事，有高公子及薄君在，汝勿憂！」於是公子爲具棺，而有德親視殮殮；復相與謀歸其櫬，而彫刻其詩文以行於世。

贊曰：歲甲戌五月，余與二三友人，遊於虎丘之上；適吳君過此，持刺來謁，僕然行也。余輩與之飲酒，問以粵東山川人物；吳君爲土音，余輩多不能解。已而畫一扇贈余而去。余聞其死，甚悲之。又聞陳屈兩先生或病且死，以不得見，所著書爲恨！無錫王完趙曰：「兩家之書，吾當爲君致之。」（王完趙者，吳君之友也。）且曰：吳君客死良苦！然得吾子爲之傳，死且不朽矣！因書其行狀示余，而吾稍採次其語云。

### 唐允隆傳

唐允隆，字吉人，宣城人也。爲人倜儻負氣，少爲諸生，有文名。吳甘來、周宗建，皆前輩達尊；負海內重望；一見允隆，皆器重之。允隆家故饒於貲，而好施，屢散金數千不顧。性剛直，好議論人物，一無所諱忌。以故羣小側目，輒爲中傷，往往危而獲免。生平排難解紛，拯人於危者，不可勝數也。常以事至姑熟，姑熟有富人被誣，官吏利其財，將謀寃之獄。允隆聞之，拂袖起，詣富人曰：「吾義不忍視若冤。」富人付允隆金數百，允隆爲營救之，事竟解；悉還其金。富人出金謝允隆，允隆不受，疾馳去。同邑子魏某被誣，繫蕪湖營；鎮將梁化鳳，素善允隆，允隆爲言於化鳳而釋之。及允隆卒。魏某朔望必呼

其家人曰：「唐先生活我！」相與集允隆祠拜之。歲乙酉，大兵渡江；總兵方國安自蕪湖遁入浙江，取道宣城，兵不戢，所在皆設守與抗。將至允隆里，里人且欲禦之；允隆曰：「若是禍且不測。」乃具壺觴，殺豕豕，往迎謝過。其部將大喜，令軍中曰：「過唐秀才里，敢掠者斬！」於是一軍肅然，去之他里。他里與抗者，皆遭殺掠。里人始曰：「微存齋，吾儕其不免乎！」（存齋，允隆別號也。）當是時，盜賊蜂起，丹陽湖尤爲盜藪。一丹陽湖，與允隆里鄰。一上官下教居人於湖濱築樓守望，工程嚴迫，費且不貲。人皆避去；允隆獨慨然任之，不費官帑及民錢。刻日而板築就。歲丙辰，丹陽湖盜又竊發，官兵先後至湖濱，居人驚馳欲散去。允隆遍歷諸營，結其將領，供糗糧無缺；居人卒賴以安堵。先是歲丙戌，以收債至建平梅墅，值歲饑且疫，允隆視其貧乏者周之，不能償者爲焚券二百餘紙。允隆少嘗從休甯金聲遊，明亡，聲以少司馬起義兵死。允隆仇家，告允隆實聲黨，被逮至安慶，僅而不死。嗣後屢被奸人連誣，家遂毀；而氣不爲衰止。於朋友親故，時以行誼相切責，往往髻張面發赤。久之，人諒其無他，雖仇家亦多爲感化。里中有爭訟，必質允隆，片言立斷，無不心折者。族人有相仇害，允隆出己囊金，爲排解，爭遂以息。從兄犯法，破其產，並累允隆。產且盡，賊未盡輸；有司知其故，謂允隆曰：「吾聞若頗有債未收者，盡列名以聞？爲追而代償之，不亦可乎？」允隆對曰：「生已得禍，而又以禍他人，所不忍也。」卒自稱貸輸之，有司皆嘆異焉！年七十有二卒。先是允隆預知死

日，及期，異香滿室，端坐而逝。

贊曰：宣城之唐氏，世爲著姓，存齋先生。才氣實有過人者，而遭時不偶，坎珂終身，豈不惜哉！其曾孫名世，嘗從余遊，今年冬貽書於余曰：「願有言也！」余是以論著之。

### 岳薦傳

岳薦字西來，其先山西人；賈於淮安，因家焉。遂爲山陽人。山陽人無知薦者，獨進士劉昌言與之善。薦少爲諸生讀書，於諸子百家，無不貫穿；而篤信宋儒，沉潛覆，一以程朱爲帥法。其學務體認天理，而踐履篤實，闡然自晦，不求人知。平日晏安危坐，如對神明，雖盛暑未嘗袒保；與物無競，寡言笑。然輿論天下事變，考古今是非成敗，娓娓不倦，悉能中其肯綮。當崇禎之末，天下多事，傷亂憂國，往往義形於色。歲壬午，當鄉舉之期，郡守拔薦文第一。及督學使者至淮安，而適聞流賊破鳳陽，祖陵被燬。薦大哭不就試；郡守敦迫數四，卒不應。踰二年，京師陷，遂棄諸生，奉其親隱居不出。一是時，年甫二十餘。一薦家故貧；父性豪邁，不事家人生產。薦曲爲承順，凡所欲爲，竭力副之。用是貧日甚，食或雜糠覈；而養親者未嘗稍缺。及父母相繼歿。哀毀幾絕；自是以羸病終其身。薦有庶弟甫生，而其母死；適薦產女，命婦棄其女而乳弟。弟患瘍，日夜啼不止。夫婦更抱撫之，遂俱染瘍毒；而弟亦竟瘍。劉昌言既善薦，命二子從之遊，後皆成進士。

。時俗弟子相授受，惟以舉業文字，獨薦教二子以程失之學。後二子學行俱高，人以爲不愧其師云。康熙丁未，昌言官廣西之岑溪，欲邀薦與偕行。而岑溪遠且僻，多瘴，又近洞獠，從行者皆憚不敢往。薦曰：「人生賦命於天，豈必瘴鄉能死人哉？」遂行。至則周視城垣，有頽缺處，勸昌言修築之，以備不虞；且請於上官，練兵三千人城守。始民皆謂爲不便。未越月，鄰盜數千人，夜薄城將登，兵以烏槍斃其二人，遂驚散。平旦視其處，卽薦所指示修築者也。明年病卒於岑溪官署，年五十有一；昌言經紀其喪以歸。薦無子，後昌言之子，爲薦選宗人子爲後，復買田宅，以利其嗣人，使世世奉祀云。先是薦所作文章詩歌，往往自焚其稿；劉氏二子請存之。薦曰：「人顧力行然何耳！區區文藝，非儒者事也。」以故詩文皆無傳。

贊曰：西來先生，行誼醇備，而惻惻無辜，其得力於宋儒者深矣！吾嘗聞其言有曰：「聖賢之學。體用渾淪，皆天理也。世謂管晏有用而無體，佛老有體而無用者，不知聖賢之體用者也。佛老自有其體，未可謂得聖賢之體；管晏自有其用，未可謂合聖賢之用。」其言豈不有旨哉！劉文起先生，西來之高第弟子，而岑溪君之長子也。每爲余稱先生之學，而請爲文以表章之。嗚呼！觀於劉氏一門之於西來，朋友師弟之情，死生終始之義，備矣！是豈不可以風末俗哉！

## 朱銘德傳

朱銘德者，吳江諸生；好讀書，有大節。明崇禎十七年春三月十九日，流賊陷京師，烈皇帝自縊於萬歲山；銘德聞之，號慟幾絕。自是每歲三月十九日，陳俎豆於野，望祭思陵，哭盡哀而反。蓋年二十餘至卒時，凡歷數十年，怨慕如一日。當鼎革之始，下令薙髮變衣冠。銘德不忍薙，乃翦其髮使短。（髮長更剪之，）凡衣冠不改。匿跡於山澤之間，窮餓自守，不以姓名示人。康熙初，烏程朱氏，有明史之役；引述舊文語，而觸忌諱，坐死者數千人。銘德亦與分纂，而卷不列姓名，以故獨得免。自明之亡，東南舊臣，多義不仕宦；而其家子弟，仍習舉業，取科第，多不以爲非。銘德獨使其子孫爲農工自給，僅以一孫讀書，而不應有司之試；孫亦佯狂罵世。銘德七十餘卒。未卒前數日，每薄暮，輒衣冠輯讓於庭，若與人爲酬對者；其孫窺之不敢問；一孫卽佯狂罵世者也。一踰數日，告其孫曰：「有人召我，吾今修史去矣！」遂正襟危坐而逝；孫亦尋卒。銘德於書無所不讀，丹鉛滿篋笥，其所著詩文亦多；卒後皆零落無一存者。——吳門姜邵湘云。

贊曰：朱先生身爲遺民，而能免於刑戮，要不失爲中庸之道。跡其哭祭舊君，終身哀毀，其志豈不可悲哉！嗚呼！自明之亡，江浙閩廣間。（深山大澤，）如先生輩者亦不少；而湮沒無聞於世者多矣！安得各郡縣如姜君者若而人爲之徧加搜訪，而盡使得見之於吾

文也哉？

### 楊劉二王合傳

楊畏知，字介夫。陝西臨潼人。劉廷傑，字霞起，福建上杭人。而王運開。運宏，所謂「夾江二王兄弟」者也。崇禎庚午，畏知舉於鄉；庚辰召試，授戶部主事，累遷洱海道副使；廷傑以貢士通判永昌，皆滇屬云。當是時，永昌推官爲王運開。運開以進士起家，而其弟曰運宏，崇禎壬午舉人也。運宏以蜀亂。亦携其家從兄居永昌。崇禎中。陝西羣盜起。天下大亂。而滇以僻遠得脫，承平且三百年，其富麗擬於中原矣。默公世守滇南，十餘傳而至沐天波。天波自年少，政多出門，諸土司時時欲叛；天波不知也。乙酉秋七月，吳必奎反；冬十二月朔，沙定州反，襲破滇；天波走楚雄。明年，沙定州自將兵圍天波於楚雄。當是時，洱海道楊畏知駐楚雄，永昌推官王運開亦適以他事至，相與嬰城守，定州不能破。而使其將李曰芳攻大理，王朔攻蒙化，皆陷之。天波懼，又走永昌。明年，張獻忠死於蜀。其平東將軍孫可望、安西將軍李定國，率其餘黨，收潰卒，由蜀入貴州。聞滇亂，遂引兵襲滇破之；沙定州敗走。明年孫可望西略地，且及楚雄，畏知奮曰：「可望國賊，罪大惡極！豈可坐而待其至乎？」率兵千餘人，迎戰於絲豐縣之啓明橋；兵敗自投水中。可望素聞畏知名，使人救之起，再三說畏知使降。畏知不肯，痛哭求死，甚

哀。可望曰：「公無自苦！公志在尊明，吾亦且歸止。與復明室。公盍留此身，與吾濟大事？奈何死也？」可望因折箭爲誓。長知乃喜曰：「爾既與吾翼輔王室，則自今請勿殺人，勿焚廬舍，勿淫人子女。」可望遂下令軍中如其言。以故迤西諸郡雖不守，而皆無屠殺淫掠之慘者，畏知之力也！可望尋至大理，使人招天波於永昌。天波欲降，索諸司印與俱。而是時通判劉廷傑署郡守，推官王運開署參議，兩人正色告天波曰：「吾曹之官，得權攝也。其印何敢與公爭，然印在吾而與公以降賊，是吾兩人亦降賊矣！吾兩人受先帝命守此土，自分死久矣，豈能復向賊求活？且吾兩人書生，猶義不爲賊屈，公、世臣、世臣，奈何賊未至輒降？他日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吾兩人在，印不可得；必欲印，請待吾兩人死，而後惟公之所爲。」天波不能答，而陰告永昌人曰：「不降，城且屠。」永昌人洶洶，兩人因悉遣其家人西走騰越。運開謂其弟曰：「爾未仕，義不可死，其將吾妻妾俱西，勿令此輩在，徒亂人意耳。」衆曰集參議門，哭且譁曰：「明公固效死，奈滿城生靈何？」參議慰之使退，乃又趨府署，嘩如前。廷傑從容坐堂上召之曰：「來！吾語汝：逆賊詭譎，他州縣之降而屠者多矣！處亂世，生死有命，若何恐之甚耶？」衆或前曰：「人誰不畏死？」廷傑笑曰：「汝以吾爲畏死耶？吾欲死久矣！」乃命取卮酒，開篋投醕，將飲，衆大驚皆走。一夕，運開過廷傑相與語，臨別，運開舉手曰：「吾熟思之：惟此一路宜走也。」廷傑曰諾。衆有竊聽者，私相告，且賀曰：「兩人走，我輩生矣！」旦日，集參議門視



之，而見有老僕哭而出，往告廷傑曰：「吾主人夜半自縊死矣！」廷傑喟然嘆曰：「嗟乎！君子哉，遂先我而死耶？」乃沐浴焚香，撰上烈皇帝表；又賦詩四章以見志。既畢，以素練懸梁上；既縊，練忽絕，復甦。有客持之泣，廷傑叱曰：「去！」復整衣冠，更以帛自縊死。王運宏在騰越聞之，與劉氏子弟來治喪，既殯，復走騰越。兩人既死。沐天波使人攜印往降可望；可望陰遣將劉文秀引兵襲永昌，執天波以歸。可望既降天波取永昌，聞兩人死節事，驚歎良久，將求其後官之。或言「運開有弟曰運宏，今在騰越，可試召之。」乃發使召運宏；行至潞江中流，出手書一行付其僕曰：「志之！」遂躍入江死。僕視其書云：「得我屍同吾兄合葬，題曰：『夾江二王兄弟之墓。』」數日，得其屍沙上。面如生；遂合葬之。可望還滇，自稱爲平東王，鑄錢曰「興朝通寶」；營宮室，造印勅，設部寺臺省侍從官，浸尋自帝矣。而其黨故等夷不相下，每扼腕怒目相爭曰：「爾自王，誰實王之？」先是烈皇帝之崩也，弛光帝南京，未幾而敗。隆武復帝閩越，又敗。而兩粵間乃立桂王子永明王于肇慶，改元永歷。楊畏知聞之，告可望曰：「君自王滇南。衆且不服。今明天子新立廣東，君能束身歸命，當得爵士之封；衆無不服者。」可望曰善。即使畏知朝行在，請王封。廷臣議不決，畏知再往返，而帝拜畏知爲學士。已而可望黨賀九義至行在，以封事與廷臣爭辨，擅殺宰相嚴起恆。畏知深自悔恨痛哭，上書論九義罪。可望怒，使其黨鄭國執畏知至，數之曰：「何負我？」畏知曰「爾負我，我負爾耶？吾兩人始約尊

明，今明室秋毫無得爾力；始約勿殺人，今且殺大臣矣！盜賊終不可與有爲如此。一奮起搏可望不得，乃取頭上幘擲可望面；可望益大怒，遂殺畏知。於是召九義等還；而訟言背叛，益驕蹇無忌矣。已而李定國平破走可望，可望部卒多降明；本畏知始謀云。

贊曰：吾聞永歷帝之崩也；其骨燬，且棄之於墟中。滇人相向悲泣，乃相率提筐於墟中拾取之。軍中見之感其意，各給以金錢；頃之錢滿筐，遂以葬其骨云。吾歎滇人之義勇如此；而先是已有此四人者，嗚呼烈矣！顧楊公所爲尤極難耳！其志雖不成，而國家之祭號，猶延於諸賊之手者。且十餘載焉；而畏知已前死久矣！吾又於「奏封」一事，深歎永歷諸臣之不能用諸賊也！

## 王學箕傳

王學箕，字禹疇，南直隸南陵縣諸生也。歲乙酉，大清兵下江南，學官召學箕偕諸生出應試。學箕辭曰：「以漢高祖之功，而魯兩生猶不肯行；光武中興，嚴子陵猶抗節不屈。况明統三百年之久，豈可無一義士？四海之大，乃不許有一頑民哉？」爲文告孔子，取諸生巾服焚之，卒不出。當是時，新令「薙髮變衣冠；不從者死，家產沒入官，妻子爲俘。」而學箕不從新令，家之人環泣，反覆諫。不能，乃爲說示之曰：「吾有不足惜者三：有可已者三：以高皇帝創造之基，而破壞如是，何有於臣民之家產？——不足惜者一！以

先帝之英敏大有爲，而不得正其終，何有於臣民之首領？——不足惜者二！皇后公主潔身殉國，以掖庭之淑姿，青宮之玉質，而淪沒以手，何有於臣民之妻子？——不足惜者三！吾雖諸生未登仕籍，然自補弟子員，於今二十有餘載，升沉進退，如是而已；——可已者一也！吾兄弟早逝。年皆不滿三十；今吾年四十餘矣！——可已者二也！世有年六七十而無嗣者；今吾有三子一孫，——可已者三也！昔王莽篡漢，陳咸猶用漢家祖臘；劉裕移晉，陶潛惟書義熙甲子。志存忠義，不論受爵之有無；憤協神人，遑云量力之大小哉！——當是時，知縣宋朝儒貪甚，姦人劉有成者用事。因告學箕從兄某，及縣人王某，不奉新令。二人急塗薙髮，且獻金以免。而有成所告，辭連學箕。縣符未下，而學箕已懷刃，將入學宮自殺。有成聞之，私念「恐遂成學箕名」；——密言於知縣，寢其事。學箕遂逃山中。自號微隱子。家困窮益甚，時時絕糧；而一介不妄取。每念故君舊國，未嘗不感慨涕零也！卒之日，深衣大冠，束髮而殮，年五十有二。先是崇禎中，學箕見賊勢甚盛，行間大吏，皆以招撫誤國，嘆曰：「天下事，爲書生所壞！」乃輯古今名臣事略爲一書；又取左氏春秋言兵事者，爲之評註。福王之卽位南京也，作中興滅賊略；而是時馬阮執國印，事無可爲。嘗論天下形勢，謂上游莫重於荆襄；唐鄧上控，蜀漢下牽；吳曾小有動搖，淮海之間，未得高枕而臥也。居無何，左良玉反，盡撤河淮之兵以禦之；大清兵乘虛而下，國遂以亡，果如學箕之所料焉！

贊曰：當時守節不屈之士，得免於死者，百不能一二。而微隱先生，獨以姦人之恐成其名而免之，得以天年終；使遇洪承疇諸人，豈有幸哉？杜子美詩曰：「喪亂死多門！」明之士民，死於饑饉，死於盜賊，死於水火；後又死於恢復，幾無子遺焉；又多以不葷髮死，此亦自古之所未有也！余是以論次先生之事，而爲之喟然三歎焉！

### 程之藩傳

程之藩，字鎮野，南直隸歙縣人。善擊劍，工騎射，勇力絕人。年少時，隨其父行賈於四川；至建昌，主雅州宣慰司董僕家。土司所屬，深谷峻嶺，多巨木，伐之以爲利；役夫嘗數百人，必剛猛有膂力者，始勝是役。之藩遂爲之長；結以恩信，役夫無不悅服，悉聽其部署。天啟中，遼事急，徵天下兵；詔遵義土司奢崇明援遼。崇明反；其部將樊龍樊虎，刺殺巡撫徐可求於重慶，遂引兵圍成都四十餘日。董僕引其兵來救，崇明敗走，樊龍樊虎死。先是右布政使朱燮元守成都，徵僕兵來救，僕猶豫未決。之藩告以大義，乃發兵。之藩盡散己家貲，給餉構繕戎器，率役夫二百人以殿。之藩客蜀久，諳蜀道，導師循溝壑中潛行，而進薄賊營。崇明猶不知，倉卒接戰，大敗，遂棄甲杖走。追及，復大破之；役夫二百人戰尤力。燮元遂留之藩幕府中，委之殺賊。崇明之敗也，走歸寨自守。其黨宋榮最驍勇；之藩故嘗行賈至其寨，識宋榮。一日，諜知榮夜晏，之藩召一卒謂之曰：「詰

朝爾立於孔道高岡，執黃蓋。時假時仰如常，——賊至則走。於是身率敢死士數十人，乘夜間道抵寨，就席上斬榮首，復斬七人，擒十一人。賊衆驚，自殺數十百人，崇明倉皇走。鷄鳴，之藩出寨，賊兵追之。望見高岡上黃蓋，以爲之藩憩而朝食，急追之。至則執蓋者已棄去，岡虛無人，——而之藩仍從間道還至軍矣！久之，賊勢且困，燮元謀招撫，使之藩入賊寨議之。既入，適疾作，臥宋榮家。榮子侍立，適一鼠方竄，榮子曰：「請爲君別其前足。」取七首擲之，果中前足，欲以嘗之藩，之藩不爲動。集諸酋長，宣天子威德，諭利害，辭氣激昂慷慨；諸酋長多聽命，卒就撫。燮元奏其功，請授官兵部；因賄不入，授遵義府都司僉事。先是萬歷間滅楊應龍，設遵義府，置都司僉事，至是有議裁去者，故以授之藩。之藩方蒞任，卽裁去，乃入京師候改授。日至兵部堂陳己功，官吏索賄不得，則置不答，久之，之藩憤激，至諂讓兵部，兵部亦無以罪也；凡八年而不得請，會賊起，天下大亂，天子恐將驕卒惰，親遴選天下武勇之士；凡八年，而之藩中選者六。已而大閱天下將材，之藩爲首選。於是兵部敘前功，授游擊將軍，管湖廣承天府守備事。當是時，楚地受賊禍尤劇；而承天則獻陵在焉，爲重地。之藩至承天，主兵者使守獻陵。總兵王觀光不之奇也；而巡撫余應桂奇之。嘗使援黃州，援德安，所至皆有功，將上書請破格特用，而余應桂以他事罷去；之藩還獻陵，而王觀光亦罷。邊將錢中選來爲總兵，一見奇之；使爲練總，練陵上兵。一日，統兵殺賊凱歌旋，頒賞有功而無俘獲，疑之；驗所

殺多良民。乃與監紀程九萬誓於士曰：「嗣是論功行賞，俘獲第一，斬馘次之。凡有俘獲，驗係良民，卽釋之。」將士乃不敢復殺良民以冒功矣。歲己卯，巡撫方孔炤使守荊門州，之藩率所部千人往。會賊衆且至，之藩出奇計，走張獻忠數十萬人於郊外。居無何，巡按御史林鳴球將還朝，（鳴球，貪人也），屢從之藩索貨不入，心嗾之。之藩又嘗發其私人賊罪。鳴球瀕行，屬巡撫宋一鶴，巡按汪承詔斥逐之。兩人不肯，且爲左右之甚力；而適兵部以前後所上軍功，陸廣東香山參將。之藩貧無道路費，乃子身之香山，而留妻子於承天。林鳴球在朝，嗾言官誣奏其罪；於是先繫之藩妻子於獄，而移文廣東逮之藩。比之藩至承天，而妻子已幽死於獄中矣。巡撫巡按鞠之無一實，乃上書白其冤；是爲崇禎十五年也。明年胡自成破承天，錢中選遇害，餘兵五百人無所屬。而之藩已失官，益困，土人供其饋粥。五百人者，故之藩所練，且屢從殺賊；乃奉之藩爲帥，受約束。明年李自成陷京師，帝崩，福王卽位於南京。是時全楚皆爲賊據；之藩率兵陸行七百餘里，至漢川，將渡江而南，會賊至。之藩兵少食匱，驟與之遇，大戰，遂與五百人俱歿。年五十六；土人收其屍瘞之，豎碑其上白：「程老將墳。」楚人過其地者，見碑皆指曰：「此程老將墳也！」多爲流涕。

贊曰：嗚呼！古人有言曰：「亡國之臣貪於財；」豈不信夫？有明之季，內外諸臣之貪黷甚矣！卒之君死國亡，而己之身家亦多糜碎，其金錢竟安歸哉？之藩以貪故，始見抑

於兵部，繼受挫於御史。此之兵部御史，何以異於張獻忠李自成？羣盜滿朝，國欲不亡得乎？吾聞之藩廉介，不以貧故易其節；巡撫余應桂，嘗發獄訟七十二事於之藩，使之決；稍受金，可得萬兩以助軍資。而之藩虛心平反，無一金入者；應桂嗟異之。而承天小民有獄，往往不肯就有司訊，而願質之於之藩。嗚呼！之藩固非獨忠勇絕人也！使爲文吏，豈至貪以亡國哉？

### 方舟傳

方舟，字百川，江南桐城人；遷江甯府，入上元縣學，爲諸生。幼受業於其父逸巢先生，年十四五，盡通六經諸史及百家之書。貫穿融會，發揮爲義理之文，窮微闡幽，務明其所以然之故。當舟之世，天下文章靡矣；舟獨掃除時習，而取法於古。深思自得，無所依傍，自成一家之言；由是舟之文章名天下。舟與其弟苞皆好學；日閉戶謝絕人事，相與窮天人性命之故，古今治亂之源，義利邪正之辨；用以立身行己，而以其緒餘著之於文，互相質正。有一字之未安，不敢以示世；意度波瀾，各有其造極；人以此之眉山蘇氏兄弟云。舟天性醇篤，孝於其親；既長，不異孺慕。逸巢先生嘗曰：「吾體未痛，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其先意承志如此。舟厭時俗齷齪，以名節自砥礪，謹法度，慎交遊，而留意經世之學。平生所爲經書區處，悉中肯綮，而性恬淡不慕富貴。

其所與友善；如高淳張自超，江寧龔纓，同縣載名世，劉捷數人；而金陵風物甚美，花草妍麗，城之西北，尤多園林之勝。嘗曰：「吾讀書之暇，輒與此數人者，挈榼而往，盡醉而歸，以此終吾世足矣。」舟少有嘔血之疾；壬午遊京師，疾復作；尋歸，踰二年卒，年三十七。舟臨卒時，自取其文稿燒之；今行世者，僅六十餘篇。

贊曰：百川嘗謂余曰：「天之生君子，即有小人；亦猶父母之生子，有才有不才也。父母即惡其子之不才，而有人焉爲之掩匿覆蓋，其必心喜；有人焉數其惡而暴其狀，無纖悉之遺焉，在父母之心，必有甚怒而不樂者。」天之於小人也亦然。吾與子所刺譏，悉中小人之疾，欲天之喜而勿怒得乎？」余之困甚於百川，而百川且不永其年以卒；然則百川所言，其果信而非激者矣！

### 李月桂家傳

李月桂，字含馨，瀋陽人也。其先世出隴西，至明之中葉遷瀋陽，遂爲瀋陽人。月桂生三歲而孤，其大父撫之以至於成人；嘗以謂人曰：「吾後當有興者，其在斯兒乎。」年二十一，貢於禮部，起家知忻州；是爲順治某年也。當是時，山西兵起屢，創而不散；忻尤爲用兵之衝。忻有三村；曰部落，曰郝索，曰解原，戶口凡數千。先是三村皆大亂，亂稍定，是二校入村中掠婦女，村人執而殺之。主帥以爲討，兵發有日矣，君知主其謀者監司



也，往謁之曰：「聞將屠三村，有諸？」監司曰然。君曰：「兵戈甫息，人心猶瞻顧徬徨；今以小釁而殺無辜之人，恐三晉自此多事矣！况二校以淫掠而死，曲不在民。」監司無以答，徐曰：「此主兵者之意也！余何能爲？」君乃入軍中，以利害告其主帥；事乃解。他日君巡行郊外，老幼擁馬首拜而呼曰：「使君活我！」久之，守平陽府。先是平陽屢經兵火，民不得耕作，逋賦至七十餘萬。君奏記上官，請上疏蠲除；同官者皆以爲難。君曰：「吾不忍民之死於敲撲也！豈可預料其事之難濟而遂止乎？」再三言其利害，上官亦心動，遂以民困入告，得旨報可。守平陽五年，遷河東運使。君凡三視鹺政：最先河東，次兩淮，次兩浙，皆能相商人之輕重緩急。而次第布之，不爲一切，而已陞關西參政。先是秦中數有警，郡縣多宿重兵。事既定，有詔一滿洲諸營，俱撤回京師。「夫役車騾，俱取給於民，絡繹不休。又橫索金錢，人不堪命。君每親往部署；有不馴者，必屬其主帥嚴治之。軍士稍稍斂戢。秦楚之間，用兵累年，不得休息。詔四省會戰，君被檄督餉，而秦中之米，運至興安白水間，以達楚之房竹。是役也，秦人尤苦之；蓋人負米不能過二斗，而日食一升；從漢中至興安千餘里，道路崎嶇，月餘方可達；比至則米已盡矣！君曰：「以米運米，必不能達之勢也。」乃設一短運之法，力省而用寡。秦人皆便之。擢廣西按察使；尋以他事註誤，左遷兩淮運使。人有惡君者，劾奏之，遂罷去。已復補兩浙運使；居有頃，陞江蘇督糧參政。先是江西自康熙甲寅以還，所在兵起；大兵恢復，俘其子女。不可

勝數。君偕同官捐金多所贖，好義者多從而效之。又江西旱潦頻仍，君發倉廩賑卹，多所全活。忝政職司漕運，漕運頽敝已久，軍民皆困。君按籍稽核，躬親督率，政漕之弊，爲之一清。自滇南起亂，江西介閩楚之間，被兵最久，民死亡無算。君以丁缺田荒，移文制府，請悉蠲逋。制府上疏，爲戶部所格，不行。久之，奉覃恩逋賦悉免。君嘗曰：「天下無不可感之民，無不可格之主；願立身行己何如耳！」以故其政蹟多可書，今不具載；載其大者。

贊曰：余讀李氏家傳，至君之事，皆君之所自記。嗚呼！自兵興以來，天下之子女玉帛，盡於兵燹水旱，何可勝數？其有存者，又盡於篋筐刀筆之間，豈非有司者之罪歟！若君之隨事補救，可謂能舉其識者矣！余是以論著之。

### 邵生家傳

生姓邵氏，名士楨，字振周，徽州休甯人；家蘇州之常熟。徽人善爲生，多能貨殖致素封；其家子弟，皆習織造，鮮能讀書親師友。而吳中之俗侈靡，士習於儂薄，多以虛聲相炫耀。生年少，獨夷然不肖也。其言曰：「有財而墜而積之，是棄其財也。吾有財而能得世用，財乃爲吾有。且吾年方富，倘不自暴棄，學必成；成而世莫我知，無憾也。若夫從事於弊利之途，與世人相角逐，吾不忍爲也。」生爲人醇樸真摯，而其志趣以遠大白期。

。平居刻苦爲文。讀書寒暑不去手。督學使者賞其文，遂入常熟縣學爲諸生。尋以例入太學，非其好也。年二十六而卒。其師姜燕臣，余友也，爲余述之如此；且言其家欲得余爲之傳。余嘉其志，壯其言，而惜其早卒，故爲約略書之。嗚呼！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天道之不可問者，豈少也哉！

### 胡以溫家傳(代)

胡以溫，字公厲，其先山西忻州人；明洪武中避塞上，占籍宣府前衛，遂爲宣府人。年二十二，舉順治丙戌進士。除江西樂安縣知縣。縣有巨豪殺人，前縣不敢問，至是持千金來賂，却之，竟抵其罪。邑子有爲不善，其族之人詣縣訴之，請置之死，乃召邑子來，先曉譬以大義；邑子悔過謝罪；竟自新；其族之人皆大悅。當是時，天下猶未定，江西兵時時起。總兵金聲桓起南昌，郡縣多殺長吏以應之。一日，數十人操刃入縣堂，擁以溫出國門去；有兩人左右護持之甚力。以溫問曰：「女輩何爲者？」對曰：「某曩有冤，公却千金以直我者也；某曩有罪，公釋我使我自新者也。」既至南昌，凡長吏被執者多不免。以溫獨得脫。事定，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上章薦之，爲部議所格，竟罷去。時年二十有八，旣家居，不募仕進，時時著書不輟。每上官行部至宣府，聞以溫名，多欲見之；輒閉戶弗與通。所著書凡數百卷，藏於家，年六十有八卒。

贊曰：往余視學畿輔，而宣府亦屬余部內。先生之伯子，與余同年友也。余至宣府，欲一見先生不可得。今先生歿。而余門人李某以其家狀示余，請爲之傳；余故書其大略云。



# 戴南山集卷九

桐城戴褐夫著

薛恨生校點

傳（書事附）

## 周烈婦傳

周烈婦，鳳陽定遠人也，姓呂氏。烈婦之父，傭賃爲與人；其母曰呂媪，皆冥頑無知識。烈婦既長，嫁夫曰周二；周二窮無歸，依呂氏以居。周二以蓬髮與生，而其婦翁皆賤業；兩人離流轉徙者久之。已而自定遠之舒城，遂家焉。烈婦所生家，雖故微賤，然淑婉貞靜，明大義；夫卒，慷慨殉其夫以死。先是周二病且死，烈婦指其腹而告之曰：「余幸已<sub>有</sub>妊：倘男也，爲君撫之，以延周氏血食；女也，卽死以從君耳！」既訣，周二死；烈婦父母爲買棺殮周二。既畢，乃相與議曰：「壻死，費不貲，無以償之。又女年方少，無所依，曷<sub>之</sub>？得聘帛以償所費，且不無贏餘以自活，不亦可乎？」烈婦涕泣頓首於父母之前，自明己志，父母不聽。乃遍屬媒氏，爲求壻家甚急。而鄰有無賴少年，素窺烈婦之

色，頗欲得之。烈婦度不能脫，哭曰：「吾本不欲生，與夫子有成言矣！倘幸而有後，約老死周氏，以存其孤。今父母奪吾志。其勢不可以已矣！將奈何？」是時烈婦有姪且六七月，烈婦曰：「事且急，吾不能待也。」遂取周二簪髮之刀自刎而死；時康熙二十年某月日也。有司具其狀於巡撫，上書請旌之。詔如例一建表設坊於縣門。「縣諸生許登逢。一奸義之士，一懼其久而不傳也，爲立碑於其墓上，而請文於褐夫氏。

贊曰：頃余客舒城與許君遊也，許君爲言烈婦事甚具。且曰：「吾縣數百年，獨有三婦人而已！」蓋周烈婦外，又有沈烈婦，張烈婦云，沈烈婦者，書生沈某妻；與周烈婦同旌。而張烈婦者，富貴家、官吏皆求貨於張氏；張氏不從，故寢不旌。

### 徐節婦傳

徐節婦，山東鄆城人，姓杜氏，縣諸生杜鵠之女也。年十八，歸於同縣太學生徐廷鑾。當是時，其舅既歿，而其姑湯氏亦已老矣。鑑兄弟凡數人，皆同居。廷鑾有妾二人：曰朱氏，曰王氏；年少無子，節婦撫之有恩。而節婦自有二子：曰慶淑，曰慶濟。明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姑死未殮。先是延綏羣盜起，天下大亂；關外之兵，時時闖入。至是兵至圍鄆。鄆人閉城設守；延鑾兄弟皆登陴。四日城破，皆死之。節婦偕二妾逃匿獲免。兵既退，還家，殮姑屍。尋得其夫與諸兄弟之屍於骸骨撐柱之中，纍纍然，殯且葬之。既

畢，而節婦仰天泣曰：「吾今其可以死也夫？」顧其兩子多幼。而其兄弟之遺孤數人，或且二三歲。節婦曰：「吾死，諸孤何以得生？」於是斷髮毀容，復理其家舊業。諸孤攜持保抱；及長，教之從師授學，皆有成，爲縣諸生；——徐氏家復振。而朱氏王氏，亦與節婦同守志以歿；鄰之人皆賢之。節婦年二十八而寡，距其卒時，凡四十六年。山東巡撫上其事請旌之，得表其門；時康熙二十四年也。

贊曰：徐氏之禍，可不謂烈哉？微節婦，徐氏不祀矣。當是時，天下兵起，往往千里之間，皆成墟莽；覆宗滅祀者，何可勝數？雖有數百年故國，威靈震薄海外，而一旦九廟墮，子孫夷，彼公侯將相，跨州連郡，曾未聞有一如節婦者，抱三尺之孤，挽一線之緒，而使之復興，豈不悲哉！余聞節婦所撫諸孤，子孫最多且賢。蓋天不欲亡徐氏，故生節婦以存其孤。嗚呼！廢興存亡之際，何莫非天也？

### 郭烈婦傳

郭烈婦，姓鄭氏，日照諸生郭翰妻也。烈婦少失父母，兄嫂撫育之有恩。年十九歸翰，翰之父母大父母皆在堂；一門之內，皆稱烈婦仁孝人也。居數年，翰之大父母相斷卒；翰拮据喪事，以勞致疾。烈婦知翰不起，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舅與其姑曰：「新婦無所出，翰死，必且以身殉。」遂急以長孫嗣之，——名曰永嗣，——蓋冀烈婦不死也。翰既



死，烈婦踴踊號慟，絕復甦；告家人曰：「吾受兄嫂恩至厚，待與訣，即從夫死。」明日，兄與女兄至，止之不可，哭而去。是日其嫂尙未至，待之。明日。烈婦曰：「吾不能待矣！」遂櫛髮易服；將就環，舅姑慰留之甚悲。烈婦曰：「新婦不幸不能卒事舅姑，死且不瞑；然志決矣！」拜辭舅姑及家衆人，執永嗣手曰：「勉之！以若累吾伯妯矣！」詣榘拜且祝曰：「勿遽行，待我！」遂入戶；家人隨之立戶外，皆哭失聲。烈婦回視笑曰：「各盡乃事耳！何悲也？」遽掩戶，環甫及項而絕。閱日而其嫂至，視其顏如生，目忽開，旋瞑。時年二十有五，康熙三十二年也。

贊曰：余在燕市，客日照李學士邸第，學士爲余言烈婦狀如是，故爲著之。余友萊陽李生，爲余道其縣人譚氏女適某，殉夫死；與烈婦事相類。又言其友孫生，死無子，其妻與妾皆從死。嗟乎！海岱之間，自明時多公卿貴人，冠蓋相望。及易代之際，（左公羅石而外，）賣國叛故主者多矣！而女子以節烈著者，頗時時不絕也，豈不異哉？

### 戴節婦傳

戴節婦者江甯六合縣人姓汪氏。節婦，貞女也！不女之而婦之者，所以成婦節之志也。汪氏與秦興戴氏，世爲婚姻。戴氏有子曰宏毅，節婦之父，許以女妻之，——即節婦也。節婦未嫁而宏毅死。先是節婦夢一男子立其前，旁有媪指之曰：「此爾婿宏毅也！」

宏毅告以己且死，節婦啼而寤。旦日，果得宏毅凶問。於是節婦年十八矣；節婦之父母往弔於戴氏，節婦欲隨之以行，父母禁之不能止。節婦平戴氏，臨喪次哭之極哀，見者皆爲感動。比其父母還，而節婦遂不肯行也；曰：『吾今且爲戴節婦，非汪氏女也。』父母舅姑皆不從；節婦志益堅，卒不能強也，遂老於戴氏。於今節婦年四十，蓋已守志二十餘年矣！

贊曰：「女子未嫁而爲其夫死且守者，禮之所未載也。昔者聖人之制禮也：酌乎人情之中，而不責人以甚高難行之事。夫甚高難行之事，苟有人焉出而爲之則凡所爲酌乎人情之中者，而或有踰越，益無以自比於人數矣。是則女子未嫁而爲其夫死且守者。雖不合於禮之文，而要爲不失乎禮之意者也！余族人某居秦興，爲余道節婦事如是。余故樂爲之書。」

### 王烈婦傳

王烈婦，傅氏，山東膠州人；其兄爲千總，戍沂州，因家焉。烈婦年十五，歸王舍人爲側室。舍人年六十四矣！居四年，舍人無疾卒。烈哭踊絕，欲從死。舍人諸子及家衆皆止之不可；——曰：「盍待而母至乎？」頃之母至，相持泣，爲勸警百端，語絕痛，左右皆飲泣不忍聞。烈婦志益堅，母罷泣語家人曰：「女性素堅正，不可回也。」諸子欲

姑緩之，曰：「待具衾槨。」乃自制衾槨。諸子猶欲緩之以冀其變也，曰：「待外姻至。」既而外姻至，烈婦顧視日影曰：「可矣！」諸子度其志不可奪，曰：「請受祭！」諸子皆拜，烈婦受者再，答者再；諸子婦拜亦如之。衆人咸拜。坐受畢，烈婦起辭衆，以衣一襲授其母曰：「毋傷我！」乃自環於舍人柩側，甫引帛而絕。時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二日也；距舍人卒三日。又三日就舍殮，顏色如生。舍人諸子喪之以貴妾之禮，而從葬於舍人之兆。

贊曰：舍人子及諸孫，多與余游，示余以烈婦行狀；且曰：「烈婦性慧而婉，不苟言笑；其將死也，家人皆哭失聲，而烈婦從容如平時。」嗚呼！死生亦大矣！若烈婦之所爲，豈偶然哉？

### 陳節婦傳

節婦姓李氏，制大父曰成梁，明所封寧遠伯者也。成梁世傳將家，子皆持節鉞，作鎮遼瀋之間。瀋陽之俗：同質而不宗者，俱相與爲婚姻。以故節婦適李氏子曰廷鰲。廷鰲早死，無子。節婦年方十九，自以公侯家女，不肯墮其家世。冀死守勿他適；家之人不能奪之。當是時，疆場事起，遼瀋相繼淪沒。「凡兵之少壯無妻者，配以嫠婦，」——令下無敢違者。以故山海關以東，婦人喪其夫，鮮有能守節自完。而節婦毀容斷髮，以死自誓，

主兵者皆爲感動。卒釋之，得以遂志歿身，斯已賢矣！節婦依其從子月桂以終，月桂事之惟謹，曰：「此吾家之女宗也！」康熙十有二年，建坊旌表，而好婦之名著於京師。初，寧遠伯成梁，在明萬歷間以功名顯，諸子先後爲大鎮；李氏聲名，至赫顯矣！晚節末路，時移勢易，已不無頽敗零落，不能如其曩時。而節婦以一女子，歸然傑起，撐柱綱常，爭光日月。人皆謂李氏有女，其家世尙不替也！

贊曰：昔震川歸氏，嘗以一婦人之從夫死者，爲賢智之過也。「余以爲一其或不幸而夫不以正命終，與已無所依而或不免於侵暴凌逼之患者，死可也；不然，而守志以沒世，則其正也。」今觀李節婦無子，又未爲立後，而有從子可依，輒依之以終，可謂能得守節之正！而世之人於從死者則從而震之；——夫孰知守節之苦，較從死爲尤難也耶？嗟夫！世之賢婦人不幸而虞此者，或死或不死，亦度其勢與其力爲之而已矣！

### 袁烈婦傳

袁烈婦，姓徐氏，金壇人，袁玉修之妻也。烈婦年十六歸袁，一年而舅死，事其姑篤孝。姑痼疾，烈婦左右服事無違；十年而姑死。是時玉修病瘵久，自知不可起，念其妻少且無子，數目之欲有言；烈婦指心誓以偕死。先一歲爲夫具棺，即買木爲兩棺；及衣衾之屬，兩人所需皆具。歲甲戌四月，玉修疾亟，烈婦扶之坐，不能言，第以手捉烈婦腕。烈

婦起之別室，引刀自刺不死，家人救之。又兩日而玉修死，烈婦呼天痛絕，復欲自殺。家人或言玉修身後事未辦，奈何死也；烈婦默然，因不復言死，而亟治其夫之喪。先是自烈婦歸袁，死葬疾病相繼無寧歲，烈婦不解帶寢者動年餘。至是益羸甚，氣息惛惛，日進米數溢。而拮据喪葬之事，晝夜如不及；立嗣子，營祠屋，墓石，俱刻日而竣；——家人知其終必死也。有從姑年八十餘，憐烈婦甚，夜則相從宿，而時時爲寬譬之。烈婦曰：「吾不祥人也！自吾歸袁，不能事舅；姑既相繼死，今吾夫又死，死又無子；吾不能爲袁氏延一息。且年尙少，不死將何如？」從姑爲嘆息泣下。事既竣，烈婦且悲且喜曰：「嗟乎！吾今日所以報袁者，事稍稍就，死無恨矣！」乃召漆工爲己塗棺，命肩輿至舅姑墓；哭盡哀，絕而復甦。歸拜其夫之主，哭踊大呼。家人扶且勸之；目直視，自投於地曰：「吾憊極矣！欲少休！」乃入室距戶，須臾，家人啓戶視之，血淋漓滿地，自刺死矣！——年二十七。——時盛暑，棺五日不闔，顏如生，蠅蚋皆不近。

贊曰：烈婦所以報袁者，事無不至矣；豈徒能慷慨自決者哉！其夫兄謂余友王云劬曰：「烈婦固柔婉逶迤如愚人。」云劬喟然嘆曰：「嗚呼！妻道之正，此其盡之矣！」

### 吳江兩節婦傳

吳江兩節婦者，農家女也。姓許氏，家城西之石里村；長適張文達，次適周志達。歲

乙酉，大清兵南下，公卿皆薙髮迎降，浸尋及於吳江。文達固以負販爲生，至是從明之一二遺臣起事，荷戈爲小卒，戰敗不屈死。其家不知其存亡，使志達往偵之，亦被執，令薙髮，不從，遂見殺。是時長年二十九，次年十九，相與號泣，各尋其夫屍。會溽暑，屍積域下者纍纍，皆糜爛不可辨識，乃已。長既喪其夫，又無舅姑，其兄欲迎之歸；謝曰：「舅，吾夫雖死，然此固夫家也，義不可以歸寧母氏。」次事其舅娘甚謹，姑憐而欲嫁之；涕泣被面謝曰：「一婦所以不死者，將代吾夫以事其母，詎可失節他適？」久之，姑得疾且危，賴婦以存者又七年。及姑死，訣曰：「我死似而姊居！」既葬，家財歸於周氏子弟，遂依姊以居；各處一室，各奉其夫之主而祀之。兩人固農家女，善治田，共種田三畝，以自給。舍旁有隙地，度可容兩棺，爲生壙以待死。吳俗多淫祠好佛，婦人貧無依者多爲尼。有一老尼，教兩人薙髮以從其教。長曰：「不可；婦人之髮，奈何與男子同去之？」次曰：「吾夫以不薙髮死；而吾反薙之，何以見吾夫於地下？」歲甲戌，長年八十，次年七十，尙躬耕如曩時。鄉之人悲之，請聞於有司，以旌其門。兩人泣且謝曰：「吾姊妹不幸遭多難，廉兵自愛，何旌之有也？且又無後，將旌之以爲誰榮乎？」鄉之人不能強也。

贊曰：吾嘗讀順治實錄，知大兵之初入關也，淄川人孫之灝，卽上表歸誠；且言其家婦女俱已效國裝。之灝在明時，官列於九卿。而江淮之間，一介之士，里巷之氓，以不肯效國裝死者，頭顱僵仆，相望於道而不悔也。嗚呼！彼孫氏之婦女，視許氏二女何如哉？

儀真四貞烈合傳

崇禎甲申春三月，流賊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帝崩於萬歲山；西北諸將，多擁潰兵渡河而南。諸將惟高傑兵最強；傑本降將，其兵固賊也，所至恣淫殺無忌。四月晦，傑前軍抵揚州之儀真縣；縣人設守，而城外居民倉卒不及避，多罹於禍。五月望，靖南侯黃得功引兵駐儀真，亂乃定。於是有一「四貞烈」事傳於世。其一爲補傘婦，——不知其姓名，——居西城外。賊至，其夫棄婦逃。賊挾婦以行，婦無懼色。行至一橋，斷中橋，而橫一木爲渡，婦佯懼曰：「予婦人安能渡此？若負其以行其可也！」賊曰諾；即負婦人渡橋。婦佯懼。遂巡賊背，而持之甚力；至橫木上，婦大呼，奮身一躍，與賊俱墜水中。賊力自奮起，而爲婦所持；岸上賊夾河而視，欲擊婦，恐更傷賊，相與語莫知爲計。而賊屢浮屢沉，久之遂俱歿。而南城外有諸壩相環接，壩皆有橋；其三壩之橋曰飛虹（距運河半里許）其下湮而橋上遂成市肆，蓋有木工居焉。賊至，居人皆走，而木工亦棄其妻與幼子去。賊謂婦曰：「毋懼！隨我行作我家婦。」復拔刀擬之曰：「否，且殺女。」婦乃挈幼子行，至運河側，抱其子赴水死。已而其夫循運河覓之，見死浮水上，幼子在母懷如故。距城西四五里，道旁有一井，井深丈餘，水半涸。有二賊過井上，渴，謀汲飲；俯視之，一婦人匿焉。二賊喜謂婦曰：「女更無可逃，盍上而從我？」婦曰：「不能自上；幸井不甚深，必

一人下扶我上，在上者更挽之，乃可復上。不然，終不能上也。」於是一賊躍而下，以肩爲梯，而推婦使上。婦既上，在上者更俯首下引賊；婦乘其不備，按其顛而奮力擠之，遂亦下。井固狹，二賊顛倒井中；婦因取井旁石併土，擊而填之乃奔。靖南侯之駐儀真也！兵與民頗相安，縣無賴者，貪兵之貨，多以女適兵；此偶失其所者，不可勝數。有貞女黃氏，其父本微賤無行，而母已早死。女年及笄，有美色；其父日與媒妁謀曰：「軍中苟不惜貨財。吾無所惜吾女。」於是兵來視者紛紛。父告貞女曰：「此百夫長也！」又曰：「此千夫長也！」又曰：「此爲參將，爲游擊，行且爲元戎矣！」已而一兵來納采，父謂貞女曰：「女行有日矣！他日富貴，勿而翁是忘！」貞女唯也。越數日，貞女知期已近，乃盛衣裳，爲容貌，其父不之疑也，而貞女遂乘間自縊死。縣諸生高配天聞而歎曰：「嗟乎！爲此女者，亦良難矣！欲逆父則不孝，欲從父則失身匪人；欲正告父，知父終不可悟；欲斷於未納采之前，則父之貪尙未斃；欲先以己意告人，則恐不得遂厥志；若貞女者，可謂正而有禮，智而守義矣！因爲歌以弔貞女及三烈婦焉。其辭曰：名媛天產兮。下處蓬蒿；一行卒志兮，復何畏乎強豪？身困辱於亂離兮，恍若得遂其逍遙；奮不與賊俱生兮，豈竊慕乎名高？弄羣賊若嬰兒兮，更快心於寸磔之市朝！若乃彼以禮將，非以禮命，似可不同於刼賊兮，何輕一死之等於鴻毛？是其立志較然不欺，知勇性成也！故茲之三婦一女，前後一轍也。歌曰：氣撼日星兮噴江湖。智移山岳兮邁孫吳；蘭芷之幹，而亦可以插霄漢



兮。至夙稱挺挺者，乃忽萎而靡靡！嗚呼嗚呼！余是可以不哀兮，羌不知見危之薦紳考老其何如？再歌曰：雲天兮蒼蒼，烟水兮茫茫；山林深兮虎豹藏，天極高兮鸞鳳翔。四海溟比兮，波瀾澎湃而之同其汪洋；千古浩浩兮，往來更代而時著其嘉贖。中有一德兮，歷日變而益光。不本於學問兮，而不由乎文章；獨斷自性情兮，而獨標其芬芳。魂兮魄兮歸何方？魂兮魄兮奚所望？魂兮魄兮不可久留兮，我心皇。岱嶽兮未足以家兮，湖海莫可以房，蛇獸青赤兮蛟螭黃，瀾幃杳冥兮豐草長。上帝降言兮遠迎將，玉琴寶瑟兮舞霓裳。紫龍青輦兮從鳳凰，西王母兮降康，羣娥兮鳴璫，酬酢錯兮百祉翔；——獨下土兮失姬姜！思之不見使我傷，躑躅終宵怨上皇，時向天門思帝鄉。霞氣朝流遠日旁，驅光逐影穿穹桑，烏免奔飛匆忙忙。有美彷彿坐高堂，心和樂兮悅未央。

### 詹烈婦傳

詹烈婦姓王氏安慶桐城人，年十七歸詹大功，閏二年大功病且死與父母訣曰：「兒不孝不能長事父母，新服婦閏卽嫁之。」烈婦聞而悲曰：「是言也，何爲出諸口也？」及大功卒烈婦盡出己衣裳納諸棺中，旣成服又盡出其首飾巾帶獻於姑以及諸姑姊妹皆遍，衆皆怪之。烈婦曰：「吾方在衰經之中，無所事此。」於是家人恐其死也，防之甚密。至三日，烈婦收淚請姑加餐。姑曰：「汝食吾方食。」烈婦不得已，勉爲一餐。復新奉飲食於舅

曰：「新婦平時奉舅，必假手於姑；蓋兒在則爲婦，兒歿是卽女也，今而後當就養左右矣！」至是舅姑皆防之稍疎。至四日，晨起薦茶於柩，哭極哀；入房自刎死。里中諸生列其狀於官，督學使者旌其門曰「閩內完人」；是歲康熙三十二年也。

贊曰：吾縣在明時，號爲禮義之邦。沿至於今，而故家遺風，多不復存矣！獨閩幃之中，猶有曩時之烈。余且次第採而傳之，而先爲著詹烈婦事如此。

### 朱烈女傳

朱烈女，其先溧水人，遷江甯之淮清橋。烈女父曰公行，家貧困；烈女工刺繡得金，以助饔飧。烈女有從姪曰道新，多藏書，烈女好取傳中所載忠孝節義事視之。一日刺繡牖下，忽點頭沉吟，母笑曰：「兒吟詩耶？」曰：「非也！偶憶書中語，服其論之篤也。」每讀先聖賢格言，輒爲人講解之，贊歎稱誦，不能釋諸口。母素病骨痛，每疾發，烈女爲撫摩忘倦，夜以繼日，痛止乃已。一日忽泣謂母曰：「兒苟亡，誰爲母侍疾者？」閱日而烈女死。先是烈女許聘沈氏子曰儀安，沈氏與朱氏鄰也。儀安素患瘵。醫者言不可治。至是養痾僧寺中，卒不起。鄰有童子常往來朱氏，爲言凌晨沈氏子已死，烈女父當戶聞之，入與妻耳語，乃更衣易幘往弔於僧寺。烈女已從閤子中聞童子語，謬謂父曰：「天寒，誰家新喪復煩翁？翁莫出也！」父詭以他喪告，遂出。烈女謂母曰：「今日寒甚需火；」入

母房作火。又以他事教其兄出門去，乃施膏泮爲容，衣新衣。嫂笑謂之曰：「姑赴誰家宴耶？」烈女曰：「雨雪匝旬，今且晴，聊一檢點；嫂乃相戲耶？」嫂亦往廚下爲炊，而烈女自縊死矣！——年二十有一。——其父白僧寺歸，而烈女已死闕七日；葬於沈氏之祖塋，在聚寶門外朱家塋；是歲康熙三十八年冬十二月也。

贊曰：先是江甯有汪氏女，未嫁而爲其夫死；——其夫陳給諫孫也。——踰三年，而又有朱烈女之事，烈女祖母守節五十年，家貧不得旌，烈女時以爲戚。嘗以告其從姪道新曰：「吾望女登科第；無他，爲祖母未旌耳！」——道新每爲人言其姑之慈孝類如此。嗚呼！彼女子之不知有夫者，烏在其爲孝慈哉！

### 李烈婦傳

李烈婦。姓孫氏，直隸容城人。其曾大父曰鍾元，在明天啓崇禎間，以氣節名於時。屢被徵召不出，天下所稱孫徵君者也。烈婦生有異兆，長聰慧好讀書，父母憐愛之，爲擇配久之不得。同縣人中書李用楫仲子元煥，娶婦生一子一女而婦卒。中書使人爲元煥求婚於孫氏，烈婦父母以繼室爲嫌，猶豫未決，乃占之。占曰吉，遂許聘焉，康熙三十七年冬，中書遷安慶府同知；乃以十二月二十八日，遣元煥迎烈婦成婚。明年正月，攜其家抵署。先是元煥故羸弱多病，至是以勞劇病大作，遂居外寢不復入內室。烈婦每夜焚香籲天

，求以身代。又明年春二月，元煥病益篤不可起。烈婦視元煥，元煥曰：「吾與汝爲夫婦，恩義未洽；吾旦夕且死，女將何歸？」烈婦曰：「吾歸重泉之下耳！」元煥曰：「何至是！」於是舅姑及家人，知烈婦之且從死，皆固請烈婦毋死，烈婦不聽。是時烈婦兄亦在署，泣勸累日夜，不聽。且曰：「兄男子，爲諸生，顧不如我婦人，乃不勉我而阻我耶？」頃之元煥卒，烈婦拜辭舅姑；舅姑曰：「吾子甫死，而婦復以身殉，傷陰陽之和，吾不忍也！」烈婦曰：「婦以生爲苦，而以死爲樂，何傷和之有耶？倘必不見許，而強相羈絆，則婦之死真苦矣！」家有塾師仇先生，與烈婦家有姻親，乃請見烈婦，烈婦見之，仇先生曰：「婦人之義不可缺一者，曰節，曰孝，曰慈。今元煥死，而女上有舅姑，下有子女各一，其責皆在女；奈何殉經之節，而昧孝慈之義乎？」烈婦曰：「先生言良是！然此三者兼之爲難，吾惟擇其一而爲之可耳！」仇先生語反覆良久不能屈，再拜而退。明日，姑率諸婦女至中堂，召烈婦女而勸之，皆悲不自勝。烈婦曰：「此可喜無可悲也。」乃悉出衣飾，遍及家衆。時已昏，退將就縊，其兄隨至別室，猶對談啜茗如平常。顧見侍婢皆有懼色，烈婦曰：「毋懼！吾有至性，死必無惡狀；且亦不爲厲。我死。或結不能解，當剪斷之。」乃一手持燭，一手持盤，盤中物卽剪也。其兄送至寢門外，烈婦謂兄曰：「與兄別矣！」入室整衣裾登床，繫帕於窗櫺，外人聞窗紙有聲，推戶入視之，見烈婦跌坐床上，帕環尙寬，而頸圍毫無痕，不知其何緣瞑目也？異香滿室，容色如生；時距元煥死

二日耳；年二十有六。

贊曰：李先生篤厚長者，爲吾郡貳守，人皆稱爲清廉。嘗以上官之檄來金陵，輒訪余於客舍，相與飲酒論文。今年夏四月，復來金陵，爲余言烈婦事如此；且請爲之傳。余考孫徵君在天啓中，周旋楊左之難，名震一時。已而如天下將亂，徵辟不出，講學授徒以老。今聞其子孫皆賢，不墮其世。古人有言曰！「培塿無松柏。」兩家之有烈婦也宜哉！

### 節孝唐孺人傳

唐孺人，宣城諸生張心陽女，歸於同縣唐璧五。璧五之父，是爲存齋先生，慷慨有大節者也。順治中，唐氏家禍屢作。先是存齋師事休甯金聲，聲以起義兵死；存齋爲仇家所誣陷。被逮至安慶。璧五往救之，墜水死。當地時，孺人年二十有六，有子曰盛際，生六年耳。已而存齋事得解，還家，孺人跪而請曰：「新婦將從亡夫於地下！撫吾孤有舅姑在。」先是孺人不食者已數日矣！存齋夫婦勸令飲食，終不進；因泣曰：「守義者豈必在死！况新婦非途窮無所歸者，舅姑在堂，孤兒在膝，脫一旦死，是愈增我憂也！」孺人涕泣受命，因茹素以終身焉。孺人事舅姑仁孝純篤，數十年無間。迨舅姑歿，歲時祭祀，每悽慘見於顏面曰：「孰來呼吾而教誡之乎！吾雖有菽水，曷侍几筵而親奉之乎？」教子及孫，皆極嚴厲；常謂之曰：「爾家世有令德，讀書之澤，逮爾輩十餘世矣！爾不自奮勵，

吾豈忍見一經之傳，白爾而墜？」子及孫克自堅立，皆有名聲。孺人年七十無疾卒。

贊曰：吾友王耕書，與孺人家世爲姻好，知孺人最悉。嘗爲余言：孺人生平無笑容；一門之內，伯叔子姪，未嘗聞其聲音。晚年修祠宇，立義塚，周恤窮困，皆人所難者；要不足爲孺人重。余故著其大者。

### 西河婦荏山女合傳

西河婦，浙江蕭山人，忘其姓氏，家於縣之西河里。其夫貧，不事生產而嗜酒，其負酒家錢不嘗。婦工刺綉，得直輒沽酒以供夫飲。夫飲必醉，醉輒怒詈其婦，而婦無怨言。如此者且十餘年。一日，其夫歸，笑謂婦曰：「苦而終身不能償余酒債；今夕遣而就樂土，此非汝家也。」探懷中出白金示之曰：「將以而身償所負！」婦曰：「吾十指供夫飲不足，何惜一身？」時夫已醉，大笑出門去。婦藏刃懷中，默然獨坐。及昏，有攜紅燈來，一老嫗撫婦背曰：「速更衣！」婦起南面再拜，不更衣，疾趨就肩輿，至所適之家。衆女手挑燈啓簾視之，——婦已自刎而死，血淋漓滿身；皆驚走。縣城十里有荏山富氏，世居山下，力田煮泔爲生。有女年及笄，許聘閩氏，將行而閩氏子暴卒。女麻衰隨母往弔；泣奠畢，母欲携女歸；女曰：「女已歸！復何所歸？」其舅姑私相語曰：「農家女安知守節？且年甚少，而能保其後之無悔乎？」復勸女隨母還，女涕泣不肯；舅姑曰：「必不

得已，俟葬吾子而後歸耳！」於是母歸而女留。久之，卜葬有日矣，女屬其夫之兄曰：「葬具寧多爲備！」及葬，女至墳側，視塚已封，泣而祭之。暮抵家，家人謀乘間勸還母家；頃之：有童子云：「新人扃戶寂無聲。」姑疾趨叩戶，不應；從壁竄窺之，見女縞衣懸梁間死矣！時葬具頗有餘者，明日合葬於其夫之穴。

贊曰：此二事，吾聞之蕭山人毛季璉云。蓋皆在康熙甲寅以後；比於好義者聞於官，請具狀旌表。官方急催科，且贖貨以事上官，怒曰：「吾安能爲此迂濶事？」縣人皆笑之。居無何，官以賢良徵入京尋爲大吏！

### 李烈婦傳

李烈婦，姓孫氏，安北之陵何里人。年十七，歸同縣李檢。烈婦既歸檢，其姑已歿，而其祖姑尚存。烈婦事祖姑及其舅俱有禮；舅嘗以告人曰：「新婦淑婉仁孝，恨不令其姑見之。」居久之，檢得疾，輾轉日益甚；烈婦侍湯藥，踰時弗懈。檢病狂惑，一日屢以掌批烈婦之頰，人皆謂不堪。烈婦曰：「吾方誓以死從夫子，豈有憾焉？」頃之檢死，烈婦請於其舅曰：「舅當具兩棺，新婦亦以今日死。」祖姑與其舅皆止之曰：「檢死無子，其妻又死，是再喪檢也！」烈婦涕泣不可，遂出其笥中衣裳，分給皆徧，餘或焚之。烈婦父母及其兄弟聞之，皆來環守，烈婦曰：「吾必不肯爲未亡人，貽父母憂；吾且與壻約同死。」

豈可負乎？」夜半仰藥死，整襟端坐，而容不改；時年二十有八。

贊曰：女子之不幸失所夫而身從死，與夫守節不他適者，曷天下之大義也！或謂「守節難，而慷慨殉死猶易。」夫人尋常一小事，尙多有濡忍不決，而况生死之際乎？余讀李烈婦之事，喟然嘆息！蓋嘗聞孫氏李氏兩家，皆巨族貴顯，詩書之澤，被於婦人矣！嗚呼！豈不盛哉！

### 吳烈婦傳

吳烈婦，姓戴氏，名賢，字德芳，錢塘諸生吳錫之妻也。吳與戴，皆新安人而商於杭州，因家焉。烈婦生十年，父卒，哀毀如成人，人皆異之。年十七歸吳錫；錫年少好學，自幼時人皆以神童稱之。——烈婦歸一年而錫病，病寢劇；烈婦日夜拜家廟，禱於天，願減己壽以益夫。久之病不可起，乃請於錫願先死。錫曰：「女先死，是趣我死也！」烈婦泣而止。及錫卒，烈婦觸柱流血，拔髮髮幾盡。於是裏衣悉易麤麻，密紉其領衽，凡自經者再，皆爲家人所救不死；又吞金指環數枚亦不死。母謂之曰：「兒素以孝聞；今母在，胡可死也？」烈婦曰：「事母有兄在。」其舅姑復勸慰之曰：「吾爲錫立後，新婦撫之以事兩人，不亦可乎？」烈婦曰：「事翁姑有叔在；至立後之事，翁自爲之！」——新婦志決矣！不用生爲也。「然家人愈防之，無稍間，不得死。時錫死已踰四旬，烈婦歎曰：



「不意此身今日尚在人間！」先是絕食已七日，氣息僅屬；至是恐不卽死，密取金簪斷爲數段，復碎玻璃鏡雜吞之，肝膽破裂，吐碧水斗餘而死；——年二十有二，——是爲宣熙戊辰三月二十四日也。烈婦且死，謂侍婢曰：「殮我勿易我衣；勿圖我容，令畫工得見我也！」於是自巡撫都御史以下，皆祭弔烈婦；而其親黨釀金建吞金祠於烈婦塚旁。——塚在西湖之葛賢嶺下。

贊曰：烈婦，余族女也；以余所聞烈婦平生，蓋古所稱備四德者！至其慷慨殉夫，吞金裂膽，何其死之苦也？然不如是之苦，無以見其烈婦之奇！嗚呼！西湖之濱，岳少保子尚書之祠與墓在焉；烈婦一弱女子，巍然鼎峙其間，豈不賢乎哉！

### 謝烈婦傳

謝烈婦，姓方氏，名月容，字素玉，江南祁門人。其父曰一聖，明末爲遼東監軍。烈婦，庶出也；未嫁時，兩割股以救其父與嫡母，人皆奇之。年十五，歸同縣諸生謝天恩，天恩世家子，明亡，父廷椿已罷官，僑居廣平之清河；聞京師陷，與妻游氏北嚮自經死。順治庚寅，天恩年十四，贅於方氏。當是時，天恩家已破；年少負氣，自以祖父在明時皆大官，感慨悲吟。又狠隘不能容物，與烈婦兄繼貴不相能。繼貴性凶暴，時時欲殺天恩；烈婦爲左右之得免。已而繼貴私造印數十，爲文書，署官爵，雜載平生所惡鄉里姓名；天

恩亦與焉。使人告上官以謀反，盡捕去，榜掠無完膚。終無驗，捕者多釋去，而天恩猶繫江甯獄中，繼貴使謂烈婦曰：「天恩死矣，妹宜改適他氏。」初天恩被逮時，烈婦已有娠；至是猶豫未之信，因自瞶其左目，以明無他志。繼貴怒曰：「俟妹舉子，吾當殺之，以絕謝氏遺育！」會祁門有士兵之變，烈婦避亂之歛之間政山。休甯汪生，亦攜家來山中，與烈婦鄰。汪生婦舉女，而烈婦得男；烈婦使老嫗告汪生以故，欲兩易之。汪生義士，慨然曰諾，遂易汪女。頃之，繼貴自外來，詰烈婦所生，出諸後，擲於地而死。烈婦故號泣謂「若殺吾夫，又殺吾女，奈何？」乃作絕命詩四章，付老嫗曰：「夫子或不死而歸，幸以示之！」遂不食死；時年二十。初天恩在獄，繼貴賄獄卒酖之，不死。劉子成者，天恩之僕也；當獄急時，子成爲營救百端，一傅良藥，洗瘡血，視飲食，天恩得不死。子成復持狀號於總督尙書，尙書爲直其事，獄乃解。天恩得釋，聞妻女皆亡，流落不復歸。久之，繼貴以他人告密。坐法死。天恩歸故鄉，從老嫗得烈婦時，有「雛鳳分飛」之句，知有易子事。而汪生客關中，挈其家往。天恩再娶生子；久之，入關訪其子而未獲也。

贊曰：天恩遇余於旅舍，甚貧，無衣履，余頗資給之。嘗爲余言烈婦事，曰：「悲夫！吾以傲得禍，而累烈婦以死也，豈不傷哉！」天恩家貧好遊，游頗困；年六十餘矣！每語及國家之故，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嗚呼！如天恩者，不愧爲烈婦之夫矣！

### 成烈婦傳

成烈婦，姓陳氏，元城人也。年十五，歸大名成泰清爲繼室。年二十九，泰清卒，烈婦自經死。陳爲元城世族，而泰清曾祖兩世，皆爲相國。烈婦來歸，執婦道唯謹；姑劉恭人善病，喜靜坐，惡聞人聲；烈婦侍側終日，不聞警欸；其謹如此！泰清元配趙氏，舉子二女二，烈婦待之無異己出。烈婦自舉一子一女，皆教督之甚勤。子五髻椎，每從外塾歸，烈婦不令須叟間，督益力；子畏之如嚴師。烈婦性剛毅，於人多所惡；尤不信佛老家言，見設像皆不爲禮；而獨時時好稱說烈女節義事。初，泰清疾篤，烈婦曰：「一使死而可代也，吾豈愛生乎？」既泰清卒，其長子文昊方在外，烈婦曰：「吾許夫子以死矣！待文昭歸，付囑以家事，死未晚。且文昭兄弟孝友，必能撫穉弟使成立，吾死無恨！」文昭歸，家人以烈婦語告文昭；文昭爲微言感動，且哭且拜曰：「少弟弱妹，方須母提挈，毋自傷！」烈婦曰：「是皆爾之責也！」居數日，烈婦與諸女婦會食畢，持杯茗入室，扃戶不出。家人疑之，扣戶戶不可開，窺窗窗亦閉。急毀窗入，則烈婦已死矣！距泰清卒十有六日。

贊曰：事有不合乎中庸而爲君子之所取者，烈婦之死是也！蓋烈婦自言之矣！曰：「吾有子義可無死；雖然，吾語亡者矣，義不可以食言。」然則烈婦之死，夫豈出於倉卒一

決者哉？夫人愛其生，戀其子女，在婦人尤甚；而獨能棄捐之而不顧，其志亦良可悲矣！彼黃鳥之詩，乃爲君之棄民者傷也；爲臣子之死勇者告也！

### 汪烈婦傳

汪烈婦，姓王氏，小字奴莊，婺源人。王雙溪先生之後。年十八，歸同縣汪其洋；（其洋者，明崇禎壬午舉人。）汪志稷當鼎革之際，不屈死；其家多婺婦，皆能守節自全，而婦所遭爲更苦。節婦年三十未舉子，而夫病卒；舅姑歿已久矣，乃依母居。終身茹荼，勤女紅以自食曰：「不欲費母與弟也。」居久之，志稷諸子，以其洋從弟之子曰慄者，爲節婦嗣。節婦撫之有成矣；——渡江，風濤作。溺死。始節婦哭其夫，尋母亦歿；後又哭其子。尙困憊，老而益甚。節婦有弟曰祺，謂節婦曰：「吾買地葬母，而姊無後，姊且暮不可諱，則附葬於母塚旁。異日吾王氏子孫上塚致祭，亦得兼及姊也。」節婦泣曰：「女旣嫁而附葬於母氏塚，非古也。亡夫尙在淺土未葬，異日得一坏之土與同穴可也，」祺服其言。

贊曰：節婦弟祺，爲余述節婦狀如是；且曰：「姊今年年六十有二矣！衰羸病發，甚；恐旦暮死，而吾力不能爲之請旌，得以姓名載於吾子文集中，是則區區之所以慰吾姊也！」余故爲著之。

書光給諫軼事

光亨，字含萬，桐城人；舉崇禎甲戌進士。時亨爲人有才氣，斷決明敏；而清正自守，性嫉邪，不爲羣小所悅；起家知四川榮昌縣。是時流賊起陝西，天下大亂，而四川受禍尤烈。榮昌之衝，有石橋曰思濟，爲山水所決，修而復壞者三四。至是縣人復謀釀金修之；時亨集諸父老而告之曰：「修橋費不訾；流賊旦暮且至，而雉堞不修，其何以守禦？今當撤橋設渡船，以通往來，而移石修城垣；此兩便之道也！」父老以而然；於是募役夫數十百人，運石至城下。一大石運至中途，墮於地，裂有聲，役夫輦之不能動。時亨就視之，中有物，光燦燦射人；命石工鑿之，得一石龜焉。色如紫玉，身有龍文，具八卦，乃蓄於署內池中。當石工鑿石時，微傷龜身，有血。背上三字橫列：一卽「光」字而形稍異，一爲三畫；又一字不可識。每池中氣與雲接則天雨，晴亦時有異光；蜀人奔走來演者不絕。一日，時亨出外，有豕闌入輿前，左右叱且捶之不去。時亨心動，曰：「豕有冤乎？有則跪伏！」豕卽跪伏。時亨掣一籤，付一吏曰：「爾隨豕所往，豕往何家，則擒其人來。」豕前導，吏隨之，豕卽至吏家，吏惶懼來白曰：「小人平生無過惡。」時亨曰：「豕冤果在此人，再跪伏！」豕卽跪伏。時亨詳鞫吏，吏實無過惡。時亨曰：「爾家更有何人乎？」吏曰：「妻兄游三，實他縣人，攜其妻秦氏來居此月餘矣。」時亨曰：「豕所

告，必此人也！」即遣人至吏家捕游三，而游三已挈秦氏走數十里矣；追而執之。「先是游三與秦氏通，秦氏棄其夫奔游三。而秦故與諸生某通，其夫疑某匿之，告於官。官繫某鞠之，而獄未決，秦氏父忿恚死。至是鞠之俱得其情，乃抵游三及秦氏罪；豕尋不食死。自是蜀有疑獄，土官必囑時亨治，皆立剖。已而時亨徵入京師，歷兵刑二科給事中；旬月間，凡彈劾權貴及言軍國事，書凡百餘上，直聲震京師。居有頃，流賊陷山西，入畿輔，直逼京師。有爲南遷之說者，時亨言於上曰：「賊四面環集，乘輿將安往？誰固守根本，以定人心。」及城陷，時亨與御史王章巡城，章爲賊殺。時亨墮陴折左股。葡匐入尼菴；夜半自經，尼救之不死。尋爲賊踪跡得之，過御河，與御史金鉉同投河。鉉死，而時亨爲人所救，移時甦，遂潛行南還。至宿遷，夜夢一豕爲人言呼曰：「光公！光公！速遁去！少頃大難至矣！」時亨驚而寤。旦日，開舟行不數里，岸上有軍士數輩，持劍上船曰：「誰爲光給事者？吾等爲大帥劉澤清所遣奉迎者也。」時亨方持劍問之，而鐵索已繫其頸矣！先是時亨同郡阮大鍼者，名在逆案中，天啓中左魏之死，大鍼有力焉；時亨嘗切齒詬罵大鍼。而大鍼度時亨清正，不可以術數籠致；至是喉澤清使執之，以阻南遷爲時亨罪，而與金壇人周鍾，涇陽人武懷，同日殺之。周武兩人，固降賊者也，故野史誤稱時亨爲降賊；至今無白其冤者。先是時亨自榮昌召入京，其家子弟還桐執，挈龜以還。是時流賊方擾江北，光氏子弟，渡江避亂於祈門；蓋光先世祁門人也。一夕，雷電晦冥，風雨大作

，龜騰空而去。識者曰：「光公其不免乎！」及聞時亨死，果是日也。時亨初墮陣，及自經投河，屢死不得，而志遂移；卒喪其軀於奸人之手，惜哉！惜哉！康熙丁卯，余入京師，有役事我於舍館，（京師所謂長班者也），年八十餘矣；謂余曰：「始我事給事光公；當都城破時，子從御河中救給事起。」復拊膺嘆曰：「豈知其送與玩馬殺乎！」此亦可證野史之誣，因並書之。

### 書許翁事

翁姓許氏，名登雲，字亦凌，廬州舒城人。十世祖榮，元至正間，江淮起兵，州郡騷然；榮散家財起義兵，保障鄉里，民之全活者數萬人傳。八世爲士北君，翁之大父也。士北君爲人，任俠好氣；然事其親孝謹，撫諸弟有恩。諸弟壯大，願皆詬其兄，往往羣謀毆之；君輒踰垣走。其子曰在茲君，即翁之父也。治博士業，爲諸生，好與道家者遊，得黃白之術。既卒，其術不傳。生兩子，翁其長也；年二十一爲諸生。是時流寇起，蔓延江以北。祖父相繼殘；翁秉家政，經營拮据。羣從兄弟十餘人，俯仰皆依翁；卽族人子弟，亦多賴翁者矣。翁爲人豪邁，其才又俊，多藝能；少卽工騎射。旁及刀槊擊刺之術無不精。流寇之至也：翁挈其家走山寨；寨破。翁挾弓持矛而下，望見數賊與一人戰於山麓，卽翁父也。翁前救之，賊卽釋其父，前搏翁。時有二僕，負一篋隨翁，賊疑篋中有金，故力戰

不肯釋。翁呼僕置篋於地，且以足踏其篋使破，以示無有；倉卒不得破，而戰益力，賊遂棄去。翁家故饒裕於貲，奴僕凡數百人。自賊至家破，貲且盡，桀黠奴往往叛去。當是時，桐城有守將，領數千人防賊；舒與桐接壤，翁家奴一人，亡抵營中，小校周某收之。翁自往捕，奴知之以告周某：某使卒誘翁至門，則盛侍衛，列劍戟。且多設縛具，以懾翁。翁未入，適一校來謁周某，乃某約以來，欲共辱翁以誑其金者也。校先與翁語，翁固有口辨，灑灑數千言，辭氣激昂，面無懼色。校大驚，爲禮貌甚恭；入罵周某曰：「是人寧可辱耶？」翁遂得脫。以狀謁兵使者，兵使者卽逮周某，治以法。寇既平，鄉里逃死者略盡，田土荒蕪。翁募耕者墾田數百頃，悉收其羣從兄弟於家衣食之；且延帥教之。已而盡以所墾田分給之。或有後言不知德翁者，翁置不校。翁輕財好施，不沾沾治生產；然家亦復振。治西冲別墅極精麗，晚年徙家焉。或曰：「翁以他故徙，非輕去其家者也。」然翁亦卒不言云。翁敦一本之誼甚篤；有侮其族子弟者，不難破產救之。然負翁者亦往往而有，翁卒不以此情志焉。一族老貧無依，或告之曰：「盍往亦凌氏？斯得所矣。」詣翁，翁養之終身。已而得惡疾，見者皆欲嘔，翁自督僮僕左右之甚勤；其人死，喪葬皆極厚。——其敦本尚義如此。親故人有急難，得翁之計畫皆立解。其斷決明敏，披肝瀝膽，人皆服其才而信其誠；雖鄉黨之賢豪，皆自愧莫及。年五十餘，卽謝去諸生，服習音律，挾小年數輩歌舞；自吹洞簫，執檀板，聲音節奏，響振林木。客至，卽獻觥，管絃雜作；出歌者數



人，行歌侑酒，客無不極歡而去。如此者十餘年，復厭之，歌者先後散去。篤信空門，日讀佛氏書，意氣蓋少衰矣！然而酒闌燈灺，長笛一聲，山谷皆應，其風流蘊籍，故態獨存焉！余客翁家兩載，嘗與余登高山馳馬，直騰迴翔，上下趨健如少壯，見者不知其爲七十餘人也。翁季子從余游，讀書梗概，余故書以付之。

### 書許榮事

元至正中，江淮兵起，皖城趙雙刀六賊祝真剽掠州郡。烏沙人許榮，率衆駐高峯，保障鄉里。高峯者，在舒城縣南山，四面皆山環之，有山巍然獨高曰高峯；而烏沙其山下之市也。許榮既駐高峯，其後歸之者衆，高峯小，不能容，移駐方山。歸之者日又益衆，移駐舒城；賊不能犯舒城。元授榮樞密院同知，與左君弼守廬州；太祖皇帝攻之不下。榮嘗曰：「凡吾所以起兵，第獲保鄉土親戚，以待真主；束身歸命，吾之願也。」已而太祖遣胡大海詣榮，與之書曰：「將軍久守廬州，既不爲逐鹿之謀，又不爲尉佗之計，但欲保鄉土親戚，以待真主。不知當今真主，誰足當之？」隨大發兵攻廬州，左君弼開城走，許榮以廬州降。辭官歸隱，居烏沙之灣塘，死葬焉。洪武二年，詔取前所與書去。余登高峯，高峯固有許榮祠，祠壞不治；榮子孫散處烏沙灣塘之間，世以貴雄鄉里。人皆以榮保障全活之功甚大，而不知其託身聖朝，功成歸隱，非區區武臣驍將之所能也。當干戈初起，英

雄弁立，迷惑失身，以至屠滅不救，與夫貪戀富貴，迷不知止，晚節末路，前功盡棄者，多矣。若榮之所爲，顧不賢耶！榮事史不載；知當時熊羆之臣，所以輔翼真主，獨有不盡傳者。廬州故有惠民碑，載榮事，——碑今不存。舒誠縣志，及許氏家狀，崇禎間燬於兵火。其十世孫曰亦凌氏者，猶能記憶之，爲余道之如是；——因書之。

### 書全上選事

全上選，桐城之樅陽人；年少好讀書。明亡，年甫二十餘。上選痛哭，忽逃去，其家不知所之也。上選東西奔竄，遍歷江楚之間。已而踰嶺之廣東，入深山中，誅茅爲屋，以居；負薪種田，無復有當世之志。有一僧舍，距所居不數里，而上選常往來僧舍。久之，一男子同僧來謁，自云王孫遭難流落者也。上選大喜，與僧同資給之；誓三人共老死山中，不相舍去。頃之，某州有武弁被斥，——山西人也；——僑居不復歸。浸尋聞王孫名，稍稍與往還。而欲以女妻之。上選謂王孫曰：「君國破家亡，尙有兒女情乎？不可許也！」王孫不聽，遂贅於武弁家，襄陽吳某者，武弁之故舊也；家饒於貲，而好結客。武弁尋窮乏，挈其家與女婿往襄陽，依吳某以居。而上選與僧，義不忍舍王孫，亦從之以行。已而吳某知其故，散家財，召號子弟，奉王孫，以聳動郡縣；雖上選亦心動而未發也。會有告吳某反者，官吏利其財，發兵圍其宅而盡捕之。上選與僧凡五人被執，而餘皆散走。

於是上選等坐謀反，並斬襄陽市，時康熙八九年間事也。初，上選之被執，有司鞫之，上選曰：「吾等雖未舉事，然私心誠有之。」而司問何故爲此，曰：「吾爲多讀書所誤耳！」且曰：「吾姓錢；自出亡也，易其姓曰全氏。」死後，有司憐之，爲藁葬於郭外。吾友宣城王耕書，初在有司幕中，知其所鞫之詳，爲余言之如是。——因執筆記之。

### 書先世遺事

余家世孝弟力田，至南居府君，尤多隱德，鄉里稱爲長者。南居者，所居地曰南灣，因以爲號也。後遷於縣治之城東；使其子面峯府君至南灣，部署奴僕治田事。（面峯府君，余祖之曾祖也。）農人有掘地得白金二甕，其上皆金玉寶器，不敢匿，以告主人。於是面峯府君歸至家，請命於南居府君，將取之。府君大怒曰：「吾聞之：有无妄之福者，必有无妄之禍。吾家世力田自給；今女不自力，而欲取非義以長其驕，吾家焉用此不才子！」乃杖之。農人私自喜曰：「是固天所以賜吾也！」卽歸，與其妻子潛捆載而去之鄰邑，買田宅爲富人。居數年，其子來哭而訴曰：「吾父取非其有以有今日，吾父之始去也，爲盜所窺；居無何，盜入室，盡劫其金錢以去。金玉寶器有稍稍存者，持入市易物；獄吏見而黜之，誣吾父爲盜；曰：「女等賤人，何自有此？」遂謁於官，家破，竟罹禍而死！今吾無所歸，念與主人有故，惟憐而活之，敢以請！」南居府君悲憐其事，析與以故所種田

；顧謂面峯府君曰：「向不從余言，則女今日者，且不知乞憐於誰氏之門也？」人有聞者皆服。予大父爲予言先世事多此類。且曰：「祖宗有善，而湮滅不著於後世，子孫之責也；女他日當盡爲表彰之！」小子謹先誌其一節若此云。

### 先君序略

先君許頌，字孔萬，號霜巖，一號茶道人。先世洪武初，自徽之婺源徙居桐；至先君之高高湖南居府君，族始大。家世孝弟力田，以賢雄鄉里，里中皆稱戴氏忠厚長者；縣大夫輒嘗餽問，以風示縣人。南居府君之長子，爲面峯府君；面峯府君之幼子，爲默齋府君，始以國子上舍爲處州經歷。時太守有羸疾，不能視事；知府君長者，事皆屬府君治。吏攝服不敢欺護，一府中皆稱其能。歷署篆，每去，士民追送百里。時鄰縣百姓難治，不服官府約束，曰：「吾儕百姓，非敢抗逆，但得某縣戴公來，則吾等安矣！」上官知之，調府君往，事輒平；以故常兼攝兩縣。其清廉如此。居鄉好賑恤貧乏；鄉老大夫，莫不加敬焉，屢舉鄉飲大賓。生四子；長曰孟莽府君，吾之曾祖也。曾祖弱冠爲諸生，有聲；後國變薙髮，服僧衣入龍眠山中不出。年七十五，以庚戌年卒；時名世已十七歲矣。吾祖宦江西，回侍養山中，後因家焉。先君生五歲，而祖母吳孺人卒。祖母，贈工部主事諱應龍之女，河南左布政使諱一介之女孫，諭德諱應賓之從子也；生姚氏姑母及先君。先君自失

母，乃困至今四十八年，竟以窮而死。先君爲人醇謹，忠厚退讓，從不言人過失。與人交，無畛域；與人語，輒以爲善相勸勉，津津不休。一見之此語，再見之亦此語；有興起者，輒喜不寐，無老幼賢愚，皆服其長者，不敢犯；犯之亦不校，生平未嘗有與人失色失言者。第其艱難險阻，備嘗人間苦，不能以告人也！歲甲午，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家貧，以授經爲業。歲辛丑壬寅間，始擔囊授徒廬江；歲一再歸，博奉金以活家口。頃歲授徒里中；然性不喜家居，輒復客於外。今歲終於外，嗚呼悲哉！其爲文不屬草，步階前數回，即落筆就之，不改竄一字。尤喜詩；詩辭大抵多悲思淒楚之音，凡百餘卷，皆可傳誦也。自以荏苒半生，坎坷無一遇，米鹽常缺；家人兒女，依依啼號。而頻年旱荒，終歲備書，不足以給朝夕，爲俯仰之資。而不肖名世，好讀書。不通時務，曰：「是將復爲我也。」嘗曰：「讀書積善欲獲報，如捕風捉影。如吾等者，豈宜至此！」時形諸感嗜。每詩成，則朗朗吟詠，眉乃一開也。嘗借飲酒以解其憤懣，每飲輒擲骰爭勝負以爲樂，大醉乃已。家人惟吾母事之謹；兒子輩妄意他時富貴以娛親，朝夕定省甘旨皆缺，未享人子一日之養，而已不及待矣。先君卒於陳家洲，洲去縣一百四十里。以去歲十月初一日往，謂名世曰：「諸生皆治詩，女勿治詩；女今治易，吾爲彼等講毛詩。」蓋吳氏先聘不肖名世，以今年館於其家者也。先是先君客舒城山中，夏秋之間，治裝歸矣；忽瘡起於足，痛幾危，越月始稍稍愈。愈而歸，歸不復去，以山多峻嶺，不可騎，難徒步也。居無何，足大愈；

適吳氏來請，遂去，名世送之郭外，豈知其永訣而遂不復見乎！到洲五十日而卒。先是十日前有書來示：「……發瘡於項，偏左。……」名世等以先君壯年盛德，此足疾餘毒，不一爲意。而諸生皆駭，又江濱荒陋無良醫；延一醫治，曰無傷。飲藥數劑，病愈甚，諸生言致信於家。曰：「不可！吾七八月間不死，今豈遂死乎？」已而諸生知不可起，始使人來報；比至，則已不及待矣！先君居洲未兩月，而洲之人皆感動；其死也，皆呱呱而泣，曰：「天無眼矣！」嗚呼！人莫不有死，——而先君客死，早死，窮死，憂患死，此不肖名世所以爲終天之恨，沒世而不能已者也！先君生於明崇禎癸酉年五月二十二日，卒於康熙庚申年十一月十九日，享年四十有八。今暫厝於默齋府君瑩兆之旁，俟卜地葬祖母，而附葬於其旁。娶吾母方氏，生「男子」子二人：長卽不肖名世，娶李氏；次子平世，娶汪氏。「女子」子三人：長字邑庠生徐廷錦；次尙未字；三字姚姑母之幼子應運。先是姑母以戊午年卒，卒年亦四十有八。康熙辛酉二月十六日不肖孤子名世謹述。



# 戴南山集卷十

桐城戴褐夫著

薛恨生校點

## 墓誌

### 汪河發墓誌銘

河發諱崑，字河發，姓汪氏，世爲桐城人。曾祖世澄；祖國士，崇禎辛未進士，仕至按察使僉事；父鶴齡。嫡母張氏，母宋氏。河發娶錢氏卒，繼娶方氏又卒，皆無子。蓋河發與余之相慕也，數年未得交，交甫踰年而河發死；悲夫！河發不與余長相友也！先是予於人家壁上見河發詩，固已奇河發；而河發於同舍生所見余文，謂非今世所有，時時向人稱說。自庚申年始相與交，則益悉其爲人。河發好讀書，凡經史百家，一覽悉能記憶。尤善詩；桐俗故多好爲詩，而河發少年傑起，跌宕悲壯，里中前輩多遜謝不及。河發性倜儻，好交遊，視世俗羣兒屑屑，不足當意。師事同縣錢雁湖方素北；兩人早知河發，河發名布揚者，此兩人之力也。其所與交遊，自同縣至江東南，凡二十餘人，皆著才知名之士；



河發自言搜抉二十年而得者。然人無賢愚，皆向往河發；執綺子弟，或請納交附河發爲重；河發領之而已，亦不之拒也。河發家貧，自其大父遭寇難，家盡毀；河發又少孤，以故貧甚。奉其母隱於臥龍山中，欣然手一編，諷誦不輟。粵東人姚子莊，爲石埭縣令，聞河發名，召至署中，欲爲河發入粟爲太學生；河發不可，曰：「汪崑豈以金錢名士籍者？」姚君由是愈奇河發。嗚呼！孰謂河發竟資志以沒？可悲也夫！河發病凡兩載，自去年秋始甚；蓋自是遂不復入縣。余訪之於山中，問其病，曰：「無他，病但咳不止耳。」因與各言生平遭逢，相視慨嘆。已而攜手沿溪，聽水瀟瀟。時有童子數人持竿河側，余取投之不能得，河發一釣得之。童子皆笑樂，教河發再釣，再得之。至日暮反，飲酒笑語，縱論當世事，其意氣固未嘗少衰也！今年春，余又往山中視河發，知其必不可起，即榻前慰問者久之。余辭出山來江濱，時時憂念；踰兩月而河發死！垂死而深以戀戀老母，與諸師友不能決捨爲恨，尤可悲也！河發生於順治丁亥年某月某日，卒於康熙辛酉年三月十三日，得年三十有五；以其兄余子某爲嗣。擇以五月初二日，葬於投子山之麓；其山爲錢氏地。初，河發妻錢氏，葬於其地，因合葬之。先是河發病中，諸師友醮金杵助爲藥餌，與棺衾葬埋之費，並其母太夫人養老之費，皆古道之不可多見者。而河發有義僕曰館元，昔嘗逮事僉事公。崇禎中，河發父陷於賊，館元持金帛冒死往贖，賊脅求不已，凡往來數四，卒贖以歸。事河發三十餘年，不以河發困故，不爲盡力；采新治圃，以給其資用。河發

病中，爲奔走求醫尤力；先河發十餘日而病死於縣中。將死，曰：「嗚呼！我死毋憾；但我主人聞之，病又加甚耳！」其中心愛主誠篤如此，因並誌之。銘曰：

吁嗟汪生才非常，下筆流輩莫敢當！平生嶽嶽氣激昂，鬼神忌之俾淪亡！蒙俱賤豐福命長，如何誦義稱先王？英英精爽歸帝旁，猶勝塵埃生埋藏，執筆論次泣數行，汪生不朽此銘章！

誥封光祿大夫又封榮祿大夫驃騎將軍副總兵官都督同知張公

### 墓誌銘

公諱騰，字伯量，姓張氏，世爲徐州人；其上世皆莫可考。至公之大父（贈光祿大夫）曰敬川公，始有聞於州。敬川之子（贈光祿大夫）曰曙三公，爲諸生，有才略，多節慨；生三子，公其長也。崇禎中，曙三公爲歸德府通判；而公是時亦已中武舉，授參軍，城守歸德，父子俱仕一邦。當此之時，流賊起秦隴，擾中原，通判公督餉往睢州。會睢州守將舉兵叛，通判全遇害。公聞之痛哭，親提兵與賊大戰，盡殲之，威名震於中州。公自少負奇氣，不屑屑章句儒生學，而留心世務與兵略，睥睨顧盼，欲發憤以立功名。尋皇清定鼎燕京，豫王引兵南下，擢公副總兵官，有貂蟒鞍馬之賜。從征楊州，下金陵京口

，以及吳淞兩浙，所至皆有戰功。公號令甚整，三軍皆畏服之；每城下，無敢剽掠，士女皆安堵。公之入吳中也：舟行至錫山，泊湖邊，湖故有寇出沒不常；至是寇大至，公左右僅數十人，皆懼，莫知所爲；公從容引弓射之，應絃而殪，連射之，死者數人，寇皆引去，當是時，浙閩總制爲張存仁，公領其左營。浙人之逃匿山澤者，多相聚爲亂，死者不可勝數；且互相告訐，無辜者往往被羅織。公案驗得實，卽釋之，所全活者甚衆。制府知公之才，請於朝，欲以公爲漳南監司。廷議以八閩未靖，公宿將，不可以文吏奪公任。於是公爲中軍副將，鎮守浙閩諸郡縣。居無何，山東有寇曰梁敏楊立吾等，屯榆園，勢甚張；而張存仁移爲直隸山東河南總制，存仁欲得公與俱，請於朝，許之。於是公率兵征榆園賊。榆園者，山徑崎嶇，草木蒼翳，賊依以自固，大兵莫能制。公旣至，乃使人陰縱火燒其林，而復使勇士持巨斧伐之幾盡；寇失所據，多逃亡。寇常穿地道甚遠，急則潛行以遁；公使人決黃河水灌之。寇計窮，不踰時授首；其黨皆詣軍門降。總制馬光輝上疏，請以天津總兵授公。廷議以公功高，而中州爲重鎮，乃推公爲開歸提督總兵。而公念其母劉太夫人春秋高，遂乞歸終養矣！公旣戮力行間，以功名顯，而樂善好施，雖家居不倦。自辛酉以來，淮徐之間，仍歲饑饉。公頻出米數千石賑徐人，更出其廩之餘蓄，減值鬻之；復嘗運麥三千餘石輸淮安，分賑各縣；淮徐間皆德之。徐濱河，河水泛溢，徐人築石隄障之，費用不給；公捐貲相助，隄成，徐人由此無水患。徐之學宮，故在州治旁；後

圮，移濱河，河盜輒徙。公乃言於廣文周君，於其故址築土授工，親自督之；閱數月而成，爲費不下數千金。復於里中設義塾，延名師，教諸貧家子弟之不能學者。廩餼費用，皆取給於公。徐地斥鹵，賦輕丁重，民不堪，多逃散他縣。公謁於上官，特疏汰除民之積逋不能償者，輒代爲償之；民乃得還故鄉。戶口由是蕃息。凡一州之內，饑者食之，寒者衣之；疾病死喪，皆爲之竭力經營。尤厚於宗族：貧不能自給者，嫁娶喪葬，公皆任之。州東北二十里，有津曰荊山口，湖流巨浸，風濤甚險。而其地爲南北衢道，操舟者因以爲奸，往來者皆苦之。公造石橋其上，長四五里，爲費不啻巨萬。行旅往來過是橋者，皆曰：「此張公之所建也！」由是張公好義之名徧天下。嗚呼！公之功在河南北，在山東；而公之澤在浙閩。出其緒餘，猶能名顯鄰州，恩施宗族鄉黨。出則爲大將，而居則爲長者，公誠可謂人傑矣！公生於前萬曆甲寅十二月十八日戌時，卒於熙庚午年二月初七日巳時，春秋七十有七。官至總督直隸山東河南等處部院中軍副總兵都督同知；順治八年，遇恩誥授驃騎將軍。尋以子道祥貴，封光祿大夫；以子道瑞貴，封榮祿大夫。元配朱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室孔氏，累贈一品夫人。子六人：長道祥，以恩廕起家，官至湖廣按察使司，先公卒於任；次道瑞，武進士，選授侍衛，現任福山遊擊，（俱朱氏出）；三道源，工部營膳司主事；四道溥，候選知縣；六道淵，（俱側室趙氏出）；五道沂，候選光祿寺典簿，（側室陳氏出）。女公人：長適諸生吳廷焯；夫死守節，奉旨建功旌表；餘適

周家棟、王興元、趙士魁、遲維琿；其一尙幼未字。孫五人：彥琦，彥璘，彥瑛，彥環，彥珍。孫女十三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二人。今擇於某月日，葬公於某處；而膳部君來乞銘：銘曰：徐之山逶迤兮，徐之水蒼茫以長；徐之風土兮實勁以武，中有異人兮爲國之良；千人辟易兮，戮力疆場；及退老於其鄉兮。其澤汪洋。徐之人祀公兮，俎豆不忘。後嗣亘古兮，旣熾而昌。我銘幽石兮，千年萬年固其藏！

### 孫宜人墓誌銘

宜人姓孫氏，安北之凌河人；太學上舍日恕者，其父也。宜人旣長，歸有行人諸生劉公；是時劉公已舉於鄉矣！先是行人娶鄭宜人，生二子皆幼，鄭宜人卒。行人母聞孫氏女賢，遂爲行人聘之。當宜人之歸也！行人遭兵火之餘，家業蕭然；宜人屏去服飾，躬操作，以勤且儉，爲一家之率。行人教其子，每不稱意，卽撻之；宜人常以身翼蔽，卽觸行人怒，不顧。或有止之者，宜人曰：「予豈不知子宜教？——第子非吾出，或者外人不察，將奈何？」蓋是時宜人已舉二子一女矣！旣而子女相繼殤，宜人哭不哀；蓋恐人之以爲溺其所生也。後宜人之卒也！二子念此尤痛，至於失聲。宜人雖時爲二子寬釋，而輒教督之，勉以讀書立功名。後其子多登仕籍，固行人之教，亦宜人之力也。側室楊氏，舉二子一女，皆長成於宜人之懷抱。宜人以雍睦率其一家；每聞子婦室中，稍有詬詈不翁，卽趨

至爲譬釋，導使和好；否則卽不食。必諸子婦固請謝罪乃解。以故數十年，一家雍睦無間言。宜人娣姒凡數人，終身怡怡愉愉如也。疾中親屬，俱接以禮。其遇奴婢俱寬厚；或行人欲有所譴責，宜人亦佯怒，命子若孫代懲之；或引之他所，示挺責狀；——實陰縱之。移時，乃徐爲申解。——其遇衆有恩如此。歲已夫，次子果以刑部郎，出爲僉事，督學江南，便道過家省親。時二親邀覃恩，得封僉事；製冠帔進之宜人。宜人喜且泣曰：「向我二子者卽在，未必如此；汝誠孝矣！」——但汝廉吏，得毋以此重累汝耶？」明年宜人得疾，遂不起，以正月二十八日卒。得壽六十有二。子四人：長禎，廩貢生；次果，戊戌進士，官至江南提學僉事。（鄭宜人出；）次棨，次棗，（側室楊氏出。）孫四人，孫女三人，曾孫二人。以某年月日，葬宜人於某處；而僉事君來乞銘。

銘曰：萬世滔滔，人生幾何？惟有令德，可以不磨。有高其墳，羣山之阿；幽靈長存，——我銘無多。

### 鄭允惠墓誌銘

吾友王君汝山，客於鄭君允惠家，嘗數數爲余稱鄭君之賢。鄭君蓋徽人，而賈於蘇州，因家焉。凡善爲生者，客遊徒手致素封，往往而是。大抵用織畜起家：一縷一絲，一粒一粟，弗敢輕費。其有以緩急告，雖義不可已，亦忍而弗之割。其居貨也，讎過其值，猶

不以為慊也。其道務求贏餘，而俯仰俸取，低昂盈縮，皆有術數。而忠信之說，用之於貨殖，則以為立窮。獨鄭君反其道用子，而卒亦未嘗不富；此汝山之所以稱君之賢不置也！余於丙戌夏，自燕山南還，至蘇州寓舍，始一識君。已而君召余飲於虎丘，舟中客凡七八人；君樸茂誠慤，與次語無多，而意常歡然有餘；余是以益信君之賢。是時九月初，涼風驟起，新月乍生，余等樂而忘歸。豈知其不踰年，而君遂奄忽已逝！嗚呼！可悲也矣！其子介汝山以誌銘見屬，其曷敢辭？按狀君姓鄭氏，譚僑字允惠，號恂菴，世居休寧之梧林村。鄭本大族，至君之世而稍衰。君之至蘇也，年甫弱冠，即精計然之術。勤敏練習，為人又誠樸不欺，人皆信任之。嘗有商販貨於君家，（商，秦人也）與君金誤多若干；商已去，君使人追於澣墅還之。商嘆曰：「鄭君之者！」而言於秦中諸商。於是秦中諸商來蘇者，皆詣鄭氏。鄭氏座為滿。其他以忠信感人者多類此。君兄弟數人，而祖父母及父母之葬，皆獨力任之。嘗捐金修闔閭城，縣令獎嘆，給扁額以旌之。親戚之貧者，無不賑恤；其他有以匱乏告，亦無不應也。君以國學生考授州同知，誥封儒林郎。祖諱某，父諱某，母某氏，娶某氏。生四子：長昭，早卒；次星，考授州同知；次昌，候補光祿寺典簿；次景，國學生。孫六：曰世元、世科、世雄、世永、世松、世順。孫女八人，君生有明崇禎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卒於清康熙丁亥六月初四日，得年六十有六。其子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山之陽。

。惟忠信以處世兮，噫吁嗟乎鄭君。有欲考君之行，視此文。

### 勅授承德郎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劉公墓誌銘

山陽有績學篤行之君子，曰工部主事劉公，方以名德巋然爲一時之望，忽疾終於家；遠近之人，皆爲泣下。年家子戴名世，辱公之愛最淺，知公之生平爲詳。會其孤永禎等，將擇以年月日，葬公於某鄉某原，而以公配高安人祔；先期請銘於名世。名世雖不文，然銘公之德，使不至於久而無傳，此後死者之責也！其曷敢辭？公姓劉氏，諱愈，字文起，晚自號退菴。按劉氏自上世遷淮安，以梅花老人爲始祖。梅花老人者，諱彥廣；明洪武時以縣官入覲，召對稱旨，賜梅花一枝。十一傳而至公；以萬歷己卯舉人，沈邱知縣、諱世光、爲祖，以萬歷己丑進士、歷常山信豐知縣。諱一臨、爲曾祖，以勅贈岑溪知縣、諱自靖、爲祖，以順治己亥進士、岑溪知言、諱昌言、爲父。公康熙丁巳舉於鄉，壬戌成進士；起家行人，陞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兩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一奉命宣赦書浙江，一奉命典試山東。安人姓高氏，舉人諱登泰之孫。太學生諱士廉之女。「男子」子四：曰永禎，曰永禧，曰永祿，曰永祺；「女子」十三，「孫」十一，「曾孫」三。公生明崇禎己卯五月初五日，卒康熙丁亥十一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有九。公少與其弟吏部公受業於岳西



來氏：西來氏淮上儒者，好學，持高節。岑溪公敬之，使公兄弟師事焉，爲講程朱之學；公終身誦法不衰。岳氏早死無聞，公每與人言，未嘗不稱師學；人由是始知岳氏之爲名儒。公之立身行己，悉本岳氏家法也；事父岑溪公與母王太宜人，皆得歡心。當岑溪公之抵任也：岑溪屬廣西，道遠多瘴癘，又盜賊輒不時發。公屬高安人侍養太宜人於家，請從行。公體素弱多疾，岑溪公不可；固請，遂行。既抵任，縣事多賴公之助。鄰縣賊彭奇，率其黨圍城。公巡行城上，從者中賊弩多死，衆皆潰。公指揮自若；賊箭從公喉旁過，着關壯繆旗竿。會官兵發烏鎗殺一賊，賊走，彭奇旋就擒；岑溪人志其箭爲「孝子箭」。當彭奇之未擒也：縣人以爲憂。公曰：「今所急者，在安人心，不在彭奇也。人心若安，彭奇可坐得矣。」已而果然。徐又排衆議，釋彭奇黨不窮治，今自安；事遂以定。岑溪公卒於任，公護榘歸，哀毀勞瘁，疾大作，嘔血久之乃起。時吏部公已舉於鄉；尋登第，入京爲朝官。公奉太宜人家居；自是益大肆其力於學；日取通鑑與綱目，合並校勘，考其同異。尤孰復程朱之書，及歷朝典故；經世有用之學，無所不貫穿。惜不得盡見之施設。而所施設一二，未足以盡公之志也！其典試山東也：入闈誓於神，情辭真切，同事者皆感動；及撤棘，有「壑絕風清」之稱焉！其爲工部也：憫鋪戶交收柴炭之苦，爲爭於同官，爲省其浮費若干。堂上官信公之講，事必咨於公而後決；往往指目之曰：「古君子也！」時有言「海運」之便者，公曰：「明臣邱濬言海運可行；濬獨計漂溺舟米之失而未一計漂溺

之人。夫米漂溺，而載米之舟，擊舟之卒，管卒之官，獨能免于？考元史：海運有漂米二十四萬五千有奇者；有漂米二十萬九千有奇者。如澹言，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何忍以數千人有之洪波怒濤中乎？——已而海運卒不果行。歲壬午，太宜人卒於家。時公患病京邸，子永禎不敢以告，但微言太宜人病瘡。乃即請假歸；歸始知太宜人<sup>之</sup>變，一慟而絕，良久乃蘇。由是病益劇；喪除病乃已。遂絕意仕進，宅傍有小園數畝，欣然終老其間。諸子皆讀書孝謹，能承公意。而公自督課諸孫，不稍假；每月望，召合族子弟皆來會講。常居閉戶，謝絕人事不與聞；惟事關風化者，輒慷慨任之，（如烈女祠貞女祠，其所倡建者也。）岳西來氏無子，公擇其族子爲之後；又買田宅各一區授之，使奉其祀。久之，公與縣人請於上官，祀岳氏於鄉賢祠。公與吏部公自少至老，友愛無間言。公之卒也；吏部公稱引蘇子由之銘東坡云：「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每稱引畢，輒流涕不能自止。公好言人善，於不善疾之如仇。或相遇則避弗見；其或不及避，往往面諛讓之。雖遭怨怒弗顧。名世與公伯子永禎爲同年生，因得辱交於公；公不以名世爲不肖，而殷勤獎勵，有加無已。當公之官京師也；時時召余飲酒，縱論當世事，每至夜分而罷。余一同姓，往嘗遊於公父子之間；其人後爲清議所擯。一日謁公，門者只傳其姓；公以爲余也，趨出；——至屏門見非余，即趨而入，使從者以他辭辭弗見。幾乙酉，余適京師，過淮上，公留余園中凡信宿；其精神意氣，未嘗少衰也。踰二年，余入京師，復過

淮上，而公已捐館數月矣！高安人，名家女，姻於內則。當公之從岑溪公抵任，安人嘗侍太宜人疾，晷刻不離，衣不解，睫不交；間以裳溼地少息，微聞呻吟聲，即起問所苦，扶持抑搔無少失。藥必長跪進，凡數閱月；於是膝爲濕氣所中。醫者謂「宜節勞苦，安莞席。」而安人重姑，不自諱惜；——姑愈而安人患膝痺，遂沈痼終其身。公自岑溪歸，病三年；安人侍公疾，一如侍太宜，公疾亦藉以起。及公成進士，未服官，而安人已卒矣！安人生明崇禎庚辰八月二十五日，卒清康熙癸亥閏月二十一日，得年四十有四。

銘曰：視胥黑，白也全；探皆沸，冰也堅。古先民，淮之埂，抱乃璞，不受鑄；舒隻手，障百川。生典型，死豆籩。葬同穴，有賢媛；固其藏，千萬年！

### 王氏墓表

嗚呼！吾讀詩之二南，而知女子不妒忌之德之大，而能逮下之難也。周南十一篇，其不言女子之德者僅三篇，（甘棠羔羊騶虞而已。）其間言女子之德不妒忌而能逮下者有四：曰樛木，曰螽斯，之小星，曰江有汜。夫后妃夫人之行，至於侔天地而奉神靈，而詩人稱其德，不過曰「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而已。故吾謂女子之德，固莫有大於此者也。嗚呼！爲妾媵，懷五常之性，而能守「從一而終」之義，豈有異於世之爲婦者乎？自世之人賤視之，而或制於悍婦之手，遂有自視亦賤，而中道而去，不克守從一而終之義者多矣！

以余所聞：舒城任生姬士氏，獨明於大義，而守志不去以死，誠可悲而書也！任生世家子其婦翁爲京朝官。任生當年少，家居未娶，依其兄嫂以居。因患病先納姬曰王氏；久之，病良久已。而任生婦翁之官粵東，攜其女便道歸，令任生去姬乃娶婦。任生佯爲去姬，陰匿姬於其師鄒氏，已而姬病，復令就醫於表兄湯氏。任生既娶婦，婦知之，——婦素驕貴，——頗怨望，日誚讓不止。先是婦陰以姬許適某氏；一日，乘任生入山，鼓吹來迎者，盈湯氏門。姬大驚曰：「吾雖賤妾，然不可以事二夫。」因給衆使退，而引刀自刺不死。衆驚走，湯氏欲以姬歸；姬不可，乃復至鄒氏。閱數日，任生自山歸，知其狀，爲婦言姬義不肯去；婦大怒，已而婦好言勸任生迎姬歸，姬事婦甚謹。婦顧令去其環髻衣飾，不得與諸婢比；時時罪過姬，捶楚動數百，瀕於死者屢矣！欲以威迫姬使去，而姬卒不可。居數年，任生婦翁解官歸，同產姊迎謂其母曰：「母新從粵東來，不知妹氏以王氏姬故憂鬱得疾且死矣！」遂掩袂而泣。母遽往任氏，持其女泣；——蓋婦新產甫一月，非疾也。姬出拜母，母指而詬之；姬俛首不敢語。閱數日，婦歸甯，言於其父母，欲去姬；其姊爲左右之。父母及婦同產兄，使人召任生至，曰：「何不速去姬？吾等意已決！」任生還告姬，姬曰：「君意何如？」任生曰：「若等勢洶洶，吾已治裝他出避之。」姬曰：「將何以處我？」任生曰：「有兄嫂在，何憂？」姬哂之。蓋任生素依其兒嫂以居，而兄嫂皆憐姬之志者也。姬曰：「君他出，姑待來日。」因目任生良久，意甚悲。薄暮，任生在外與客

語，良久入內，——姬已屈首水甕中溺死矣！先是姬本江甯王氏女，育於利州運漕之方氏；年及笄，適有舒城富人欲買爲妾，因詭聘有孫婦，載之歸。其妻詬曰：「若老且死矣！忍妾此弱女子耶？」適鄰有沈翁嫁女，而買姬爲媵。翁知其故，言於女壻楊生，當善遇之。楊生與任生同學相喜，從容爲任生言，任生因欲聘之。楊生歸以語姬，姬曰：「聞任生所聘名家女，素驕貴，得母類其姊乎？」蓋其姊以善妒聞而出其妾者也。——後姬之死也，姊實有力焉。——任生以書致楊生爲設誓，姬乃從之。已而曰：「吾信君之一言，遂委身事君。第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後此歲月遙遙，大婦之德未可知。……」因歔歔泣下。後果不免於死。任生念以己故累姬死，悲思痛悼不能自休；而介余友許君亦士來請書其墓上之石曰：「吾無以報姬！使姬之志不沒於人間，惟吾子是賴！」亦士亦爲余言其事之始末；蓋信而有徵也。吾讀小星之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呂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彼夫所遭之不幸，而不死以自明，是亦安於其命也！若任生之姬，可謂知命者矣！以一死自安其心，且以安任生，又以安其大婦；爲任生之姬，惟有一死而已矣！嗚乎！懷妒忌之心，而不能逮其下，此婦人之常態，無足怪；——獨是妒其夫之妾者，而因以妒人之妾，卒擠之以死，豈不過甚矣哉！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爲之父母兄弟者，豈無委曲開導之方，善處之道？——乃助之以讎，而致死無罪之人，以成其守志不去之義，亦非所以愛其子女者矣！余故探次任生之言，（所自爲行狀，）

合之亦士之所云者，詳悉書之，以慰姬之魂於地下；——此任生之志也！

### 贊理河務僉事陳君墓表

天之生才難矣！成百千萬人之中而生一才焉；或百千萬人之中而不得一才。及其生之也，則又多廢棄不得有所施設；而有所施設者，往往又窮於名位之無以自見，而或有所附託以成功名，其間又或功已垂成而敗，以不能竟其用！嗚呼！此可爲太息流涕者也！康熙十有二年，河決，南北運道梗；上咨於羣臣，舉能平治之者。廷臣奏言「巡撫安徽侍郎靳淪，足當其任。」制曰可。於是遂以大司馬總制河道，而攜其客陳君天一以行。先是司馬之奉命撫皖也：思得度外之士與俱；聞陳君名，聘致幕府。司馬故好士，一見奇之，待以上客。君亦曰「吾所見士大夫多矣！皆齷齪不能用大度之言。吾今見司馬，是誠可與共功名者！」遂留司馬府，先後凡十於七年。司馬推心委任，悉聽其計畫；故所至功績，迄用有成。當滇南之變起也：皖據長江上游，爲江南門戶，軍把絡繹不絕。君凡爲司馬所條陳，往往先中。會司農以軍興，度支不繼，議一天下騎置，歲費金錢數百萬，減之可佐兵食。一因下其事巡撫議之。君告司馬曰：「驛敝由於馳騎太多。今自王公將軍以下，不論事之大小緩急，凡有馳奏，輒須三騎；還時且至十餘騎，是一事而用十餘騎也。今除軍政重事而外，卒彙二事傳奏，而僅須一騎，驛困且蘇。統計之，可減費十四五，歲

節財百餘萬矣！」司馬以爲然；上其議於朝，遂著爲令。當河之決也：山東淮北皆苦之。司馬築清水潭，改南北兩運口，而河與淮及運河皆安；——其策實自君發之運清水潭者，淮水由高家堰高良澗，決於高郵寶應兩湖，而兩湖又從此決爲大潭；下河七州縣，所由之道也。先是屢築輒壞，歲久，潭益深且廣，南運口者，有運河以入於黃，北運口者，由黃以入於運河之道也。運河與黃，通受黃之灌，致泥沙淤塞，歲龍挑澹；自運漕以來，官民俱困於此。司馬召一府中官吏共議之，言人人殊。君延袁荒度報司馬曰：「疏濬當先浚其下，塞決則先治其上；前清水潭之屢塞屢決者，由上流未斷也。今上流有減水壩者三十里，誠能堤而塞之，則上流既治矣，然後越潭避險，相視河中淺處築堤，使堤根牢固，自能垂久。夫越險而築堤，似迂，且視築清水潭之道里，長且數倍。然一深一淺，其爲難易固懸絕矣；做工部費帑六十萬金者，今不過十萬金足矣。北運口爲黃所灌者，蓋以運口遼澗，黃漲漫及運河；及黃落，則水流緩而沙易停。且黃水東流運北注，黃漲水馬，勢自橫奪。——法當高運河之水而亦東之。案水下行一里，當低一寸。今杜運河之水，不由遼澗之口，以與黃河相狎；而於大澤中，迤東鑿河二十里，以約束運河之水，可高於黃二尺。運河之水，既湍迅東注於黃，則又安能廻波逆流而灌運河哉？其南運河居黃下流，故益爲黃所膠。所當遠黃就淮，而移其閘於淮內，則運河所受惟淮水；淮水清，可以無泥沙淤塞之患矣！」司馬以爲然。於是一府爭之，皆以爲不可：「減水壩者，所以洩淮之怒也；已數

十百年於今。夫以淮之暴，雖分洩其怒而陂障之，尙難。諺曰：「具費千金，不敵西風一浪。」今盡築上流，是下決未塞，而上壅先潰也。」或又曰：「湖中築堤，與大澤中鑿河，皆事所未經。且向也工程六十萬金，今且減其八，其何能濟？」君持議益堅，司馬卒從君策；未幾，而築塞皆成。君先是預度爲時幾何，役夫幾何，土石材木幾何，及是皆如君言。蓋自是清水潭不再決，而兩運河不再塞。事竣矣，一府中乃服君之能；且嘆司馬之知人，能用君之策也！歲甲子，上南巡閱河，河害悉平。上大喜，問司馬曰：「向曾得士與共理乎？」司馬對曰：「臣客有陳潢者，實贊其成。」（潢即君諱也。）上卽命侍臣，書君姓名佩之。旣而司馬屢欲以君功入告，君固辭曰：「潢幸獲從公，公不鄙其言而用之足矣！」顧安用爵祿爲？且夫黃河自古治而旋壞者，無他，旣治之後，不爲善後之計也。今本河災已平，一治不復壞，非明公不能此功；潢竊願布衣相終焉！今夫黃河地中行，淤地所在多有，闢而耕之，三年所獲，可以償前次之費。遠此以往，其息亦無涯；卽以每歲所獲，次第爲善後之計，則經費有出矣！請更於黃河南岸，墜築高堤六百里；而於河之北岸，更鑿中河一道，障之以堤。復於中至迤北，間以重河，而亦障之以堤；使山東之水，由此入海。復相地形，多建閘壩。夫河行千里，卽有千里內之溪澗行潦從之。迨黃河驟漲，而又加以附從之水，於是河身不能容納，東西衝突，以故堤爲所決。決則不由正道，水無所歸，而上流於是乎亦決。誠引山東之水，別有入海之道，則黃不憂其駕漲，而且



有所從洩。其南岸又有堅堤以爲之障，則下流不憂其壅潰。夫下流不壅，則上流有歸，將黃河從此不復他徙矣！且國漕艘自南而北，取道黃河二百里，僱募挽溜之費，每船輒數十金；往往遭漂沒。嘗見守風者，以二百里之程，俟至四旬有餘。今誠鑿中河，則運艘亂流以渡，俄頃之間，卽由砥道以達北河；去風波之險，無挽溜之費矣。宿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沐陽海州七州縣地勢卑下，旱潦皆爲害；歲卽有秋，而不通舟楫之利。今誠鑿中河，而又間以重河，復於重河之間，導以運河，旱旣有智，潦復有洩；時至秋成，舳艫相望，至便也。又今四方多荒，流民不少；誠鑿中河，卽招流民，計授食，而使之治田。則流亡有歸，田且日闢。——下有裨窮苦之民，上不廢司農之帑，黃河一治不復壞，而國賦日增，惟明公其熟圖之！」司馬以爲然。且疏入告，制曰可。於是司馬與君經營拮据，手足胼胝；而中河蜿蜒二百餘里，鑿已告成，（卽今由清河以入宿遷之道也。）一已而言者紛起，以爲君陰壞河道；並論屯田擾民，於是屯田遂罷。蓋君之志，嘗欲以興西北水利爲急。其言曰：「燕齊之地，古皆稱沃壤；今土田荒蕪，而財賦俱仰給東南，此兩敵之道也！今誠興水利，教民力田，則西北可復爲財賦之藪矣！」當司馬撫皖時，君卽獻一溝田法，「欲盡闢江北荒萊；會以軍興不果行。及司馬總制河工，六年之後，兩河歸故道，淹地盡涸，乃得鑿河溶溝，稍行其志。而有司奉行多不善，致議者紛紜，遂罷。先是歲丁卯，上以下河七州縣，久爲水困，遣使問司馬有何善策，具以實對。司馬卽以君議上奏曰：「

臣前已將陳潢姓名，上達天聰；蓋以徑治上流之法，實出陳潢一人之見也！臣之愚衷，惟願國事有濟，不敢居功邀賢；亦不敢引嫌避忌。……」上本知君功，遂特授君「贊理河務僉事。」及言者紛起，司馬罷去，詔君就司冠獄；——時君已病閱數月矣！既抵京，疾轉甚；有詔獄調治，蓋異數也！——而君竟不起矣！嗚呼！君之才，世所不常有；幸而見知司馬，惟心委任，得以出其能。又以布衣受人主之知，格外擢用，則君不可謂不遇。惟是君之長既，所不能盡，而困於人言，又遽以疾死，此則天之意其不可知者也！君生平於子史象緯，及農桑易數地理諸書，無不通核；而尤優於治河。作測水法：以水流迅，則如人急行，日可三百里；水流平，則如人緩行，日可七八十里。即用「土方法」以水縱橫一丈，高一丈，爲一方。計此河能行水幾何方，然後受之；其餘者皆洩宣之。此出彼入，使游波寬衍，不致薄堤。——凡置閘通關，大抵用此法也！君自在司馬幕府，司馬昌言入告，天下聞之，不多君之才，而多司馬之以人事君，得古大臣之道也！君先世汴梁人；自宋南渡，占籍錢塘。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妣仲氏，生二子，君其長也。君娶汪氏，無子；以弟之子良樞爲嗣。某君以康熙戊辰八月十八日卒，年五十二。今良樞卜於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初，君與余訂交京師，余羈窮潦倒，得君提挈者爲多。今君忽忽已沒四年矣！使其功與行不著，是則余之罪也夫！會其嗣于來京師，求余書其墓上之石，余因泫然空涕而書之。君用孝謹，而勇於行義，與人交皆有至性也！——他人鮮有能得一節者

麟南山集 卷十

○而君之功名，於治河爲最著；余故書之有詳略焉。○

# 戴南山集卷十一

桐城戴褐夫著

薛恨生校點

記

## 暑雪亭記

余曾大父隱於龍眠山中，山深徑迂，峯巒迥合，四時之花開謝於庭。去舍百餘步，有溪焉，兩山夾之，皆石爲底，爲岸，爲坳，爲坻，爲坎。磅礴屈曲而下，每聞其深處，隱爲澎湃之聲。乃攀木沿溪而入，得異境焉：四面皆青壁，陡絕百仞，缺其右，爲溪水所出也。仰望飛泉，噴礫激怒，自天上來，匯而爲池。有大石狀若柳葉，橫亘其中爲梁。水從梁下暗渡，入於溪。旁三面石壁上，大樹皆倒生，枝葉扶疎下垂，四時不凋，根蔓延石壁若龍鱗。乃命石工鑿其左爲梯，以屬於山。折而南，平其土爲亭，與瀑布相對，見飛泉掛樹間。每雨後，人立石梁上相語，輒不得聞，重累扶機上石梯，以次至亭上耳語。先是有石欲裂；及鑿時，遂隕而下。至梁之盡處，可坐數人飲。水之支流，從石旁數折而注溪，

水緩則可以流觴。瀑布之巔，皆石巒偃仰臨其流不得至，但望見之云。龍眠山水蜿蜒委折，一旦以此爲第一；蓋自古無關其境者。曾大父爲之銘有曰：「不陰常，盛暑猶雪。」遂以名其亭，而命小子記之。

### 芝石記

有樵童自山間來，貽我芝一莖而言曰：「吾折薪率山麓而行，至水之涓焉，見芝生沙中，雜於細草之間，憫牛羊之踐之也，因掇取而歸，敢以爲獻。」余受之，置石盆內，坐之几上。芝以石爲根，沙土凝結而成者也。長不盈尺，而岡巒巖穴畢具；芝生於其旁之左峯，羣峯錯立。其部署若有神工之相其成，觀者莫不歎賞而去。夫芝之爲瑞久矣！世傳芝之生也，必有吉祥善事之至。芝固爲吉祥善事而生也，倘或然耶？然吾觀自古之驕主佞臣，他務未遑，而獨於芝也窮搜遠採；獻者踵至，以文天下之太平，然是時天下果有道，四方皆清明乎？未見其然也！則芝亦安在其爲吉祥善事而生耶？然芝乘山川清淑之氣以生，終不可謂非天下之瑞。特當此之時，薦之朝廷，固不若其蒙翳於榛莽荒草之中也。今此芝也，幸無徵詔之求，而爲樵夫野人所得，又以歸余。余，拙人也！撫時感事，自甘廢棄，蕭然蓬戶，猶之乎窮巖斷壑也。余方幸芝之類余，而又辱與余處，以不自失其天也。

## 唐西浦記

唐西浦在桐城西山，去縣治十里。由畫溪而入，循水涯，走二里，折而西，涉水無徑。水中有大石，水浸之，其高處不及者，側足以次躍而過；蓋左右兩山夾之云。水出其間焉，逆流而入，兩山相向不一丈；溪居其二，草木與徑居其一。兩山之上，皆大石縱橫布列。每一樹輒一大石覆之若蓋；其幹與葉若桂，四時不凋，蓋不知其名云。如此者，數里不絕。涉河行數武，有兩石豎道旁尤奇；高數仞，赭色，內連外開。若竈然。又行數十步至唐西浦；來徑甚隘，至此開地數畝，高高下下，樹數百株，竹數千箇，梅日本，老屋數間。余至時，梅花盛開。先是有僧居此，伐梅爲薪且數十本。余聞之，遂僧去，遂讀書其間。每讀倦，往往至梅下流連久之。溪中皆大石，水行石間，余或踞石而坐，水瀾瀾鳴足底。常尋其去徑，去徑復隘如來徑，數里不能窮。余居此凡一月，會有他故出山。時時念之不忘，因記其大略，時一覽觀，如臥而游焉；——然而不能詳也。

## 游浮山記

浮山去縣治一百里，其奇怪名天下；而縣之人罕有至焉。蓋以其遠且僻，車船輒窮日而至，以故遊者棄之，類悵望不能至；其至者，又多因他事過其下，偶一登覽遂去，莫能

盡其奇也。而負郭道旁之山，無可觀者，而相率遊者甚衆。嗚呼！以遠且僻，而使其奇不得售焉；其售者又止如此，豈非其地使然哉。余嘗聞浮山之勝，欣然慕之；自以生此邦，有終焉之意。辛酉之秋，與二三子者，浮舟出江濱，經浮山之麓；私心獨喜，庶陟而遊焉，以娛吾志。二三子者不可，曰：「去去！及風之迅也。」先是余在舟中，望見山之高一里，廣袤不二三里，若無奇焉。而其中巖壑秀麗，蓋已工絕！夫以遠且僻不得售其奇，而其奇又隈藏含蓄如此，此其所以至之者少也！余既悔其去而不得盡其奇也，已而歸過山中，登覽二日而還。俟他日買田其間以終焉，而庶以寫浮山之形容；而先爲之記如此，使僧鐮諸石壁上。

### 石門沖記

中魯砥礪唐家山，路險峻，數步一折，行者輒數步一休。既上復下，其險峻亦如之。山水引僻陋，無可觀者。至平地行二三里，得石門沖；兩山夾之，中爲溪，巨石當其流若門焉。水流其罅，砢砢有聲；其他怪石參錯，不可勝數。兩山縱橫千尋；其最高者，直排空凌雲氣，陡峭不可上也。兩山相向，委折錯互，勢欲合；凡一二里乃窮。余至其間，因徘徊嗟異良久，若在世外。又嘆此怪偉幽邃之區，在於荒山僻壤，巨數千百年來，無有識其奇者！會日暮，從者趣余去；行數里，日已入。時山中多虎，居人燒山林逐虎，山東西

火起 照耀如晝。余從火光中行五六里，抵主人宿。

## 西園記

嗚呼！此故魏國之園也！小子執筆流涕而爲之記。先是余自縱陽浮江至金陵，取陸道往句曲，因周覽其山川，慨然太息。問道旁父老：有山童然，有孺頽然者，何也？曰：「孝陵也。」草間塚纍纍然，或且發掘者，何也？曰：「故王侯將相之墓也，」斷石砌道，有文字款識者，何也？曰：「故碑碣也。」又爲余指曰：「某方山，某棲霞，某牛首；……」余慨歎上馬而去。已自句曲回江甯，寓西園，留信宿。園今屬吾縣吳氏；自其祖司馬公居此，凡數十年。而古松數株在其中，世傳爲六朝松云。嗚呼！自六朝至魏國，世已幾變；自魏國至今，世又幾變。其市朝第宅改矣！人民謠俗異矣！魏國失其官，其澤旣已斬矣！凡治亂興亡之故，蓋有難言者！而此松猶存，此吾之所以悲也！——因記而書之於壁。

## 兔兒山記

入西安門，折而南，曰蠶池；（蠶池者，蓋曩時宮人治蠶之地云。）余客蠶池且一年，凡往來道所經，有殿曰光明殿；殿之側爲兔兒山，余嘗登之。山之左右各有徑，折而上，皆布以磚，磚刻畫爲龍文。徑之左右，引大石排比相屬，高五六尺，或八九尺；大抵山



之前後左右，皆布以石云。余嘗從其左拾級以上，十餘步即得一石門；數折至平地爲亭。又從亭側折而上，又得一石門；又數折爲一臺，蓋其嶺云。其右之徑，與石與門，亦如之。山之下，壘石爲洞者二。又鑿白石爲龍，蟠於地；龍之首今斷去。有銅鐘臥其旁，摩挲久之，莫得其款識。其前有臺曰旋馬臺，溝而環之。渡石橋，橋白石爲之，刻畫爲龍者五。臺、圍其外而方其內，凡三折而上至其巔，若旋螺然。巔故有亭，亭已毀；臺之下皆廢爲畦，其高得山之半。山有樹數十株，突兀披離甚奇。其他舊蹟尙有存者，大抵皆敗瓦頽垣而已。余讀禁中志云：「九月九日，皇帝登萬歲山，即幸兔兒山，至旋馬臺，飲菊花酒，食迎霜兔。」又聞世宗好道家之術，嘗煉丹於此。嗚呼！天下承平且數百年，人皆習於逸樂；即天子巡遊，不出大內，其扈從者，皆寺人宮女。而外之文恬武嬉，抑又甚焉。余登山而望，宮闕歷然，可按圖以數。其山之巋然而持高者，今日景山，即向之煤山也。其園林之叢茂者，今日瀛臺，即向之西苑也。御河濼遠如帶；白楊老栢，丹丹崇垣，傍河而殿者，曰承光；跨河而梁者，曰金鰲玉螭，曰積翠堆雲也。有土巍然倚河，而高塔其巔，而寺其麓者，莫知其名；或曰：「此即遼后梳粧臺也。」城內外百萬家，一舉目而盡；而西山蜿蜒磅礴，在烟雲縹緲之間。嗚呼！此山在禁中，曩時雖公卿莫能至；而今則游人羈客，皆得以游覽徘徊而無所忌。蓋物理之循環往復，有固然者。於是乎書之，以示余友朱字綠；字綠蓋嘗與余同遊者云。

## 遊西山記

頃余游燕市，嘗於道中望見西山，橫空起黛。度其中飛瀑流泉，茂林幽谷，必有彷彿於東南者。而曾無一二名字，流傳人間，徒以近朝市故，遊者鮮少。然而西山之奇，故不可勝窮也。一日，鳩茲甘君，以遼陽張君之言來告曰：「聞吾子欲探西山之勝，某當執榼承飲以從。」三人遂騎而往。於碧雲寺得古松數株，得龍湫；於香山得來青軒云。（龍湫者，泉出石間，匯而爲池，溝而環之者。）數折，有亭焉，傲然而幽；有竹焉，琅然而立；有楓焉，大五六圍，蒼然而歆；有洞焉，窈然而深；有石壁焉，峭然而高；於時蒼翠滿前。萬籟俱歇，水流有聲，因相與流觴數巡，甚歡。張君曰：「去此二里有香山，余嘗遊之；」復導余輩往。山有寺，寺皆已傾頽；獨來青軒甚佳麗。（來青軒者，明神宗皇帝之所名也。）山左右抱之若環，玉泉山橫亘其中，縱觀之莫得其涯云。見有若霰若霧，遠在天床者，張君指而告余曰：「是其下京師也；風飄埃舉而爲此也。」念此二者，皆在西山之麓，而其勝已逾絕人世如此。進而深焉，其幽皆奇怪，不知當何如也？余且攜襍被而往焉，曲討微尋；二子當亦能褰裳而從余乎？

## 遊爛柯山記

歲辛巳二月十日，余至衢州。二十二日，凌晨，出通仙門，（俗號爲小南門也。）門外卽渡一橋，居人甚少，僅籬數區。是時春已漸深，綠鋪麥野，黃滿菜畦，草木皆滋榮，時時有香氣襲人。沿路聽溪聲活活。望見遠村桃李盛開，點綴於平原茂樹之間；遠山疊立雲表。行二十里，小舟渡一溪，卽入山徑，逶迤曲折。不一二里，道旁有古松二株，枝幹蟠屈，爲攔擊之勢；有碑題曰：「戰龍松，」後署晦翁書。則此在宋時已數百年物矣！又曲折行里許，至爛柯寺，卽爛柯山之麓也。寺門古樟四株，中二株尤奇；蔦蘿蔓引，苔蘚班剝，蔭蔽數畝。入寺坐佛殿，少頃，一僧導出寺門，取路寺左；數十步有墓，其碣曰：「左都御史忠烈徐公墓。」又導行百餘步，望見左側山頂有穴，露出穴外之天；而樹技橫斜，急蔽忽見。綠石磴而上，盤旋紆曲，忽覩一穹然豁然者，彎環起伏，宛如梁狀；卽道中所望之石穴，而王質遇仙之處，道書所稱青露洞天也。高十尋，深十餘尋，縱二十餘尋。青巒翠巘，如髻，如環，如螺，或遠或近，攢簇於石梁前後。當梁之南面，一石負土突起，有樟生其上，披離甚古。榜石而亭，曰遲日亭。從亭側攀蘿緣磴而上，峇窄徑窘步。至其巔，正與亭相對，其下卽石梁也。又欹側而行，路僅容足；俯而窺石縫中，則見天一線。蓋石梁上又一石梁覆之，首尾無端倪，而此處偶露間隙。遂復下至亭上，眺覽良久不忍去。已而雨作，飯於寺，取故道還。秉燭作詩二章，擬他日鐫諸石壁上。其詩曰：「探樵偶向洞天行，一局中間世已更；不看仙人貪看弈，模糊仍復覓前生，」一「謫向塵寰病未

瘥，同班仙侶近如何？語君弈罷朝天去，爲謝狂生爵已多。」

## 桃山鏡石記

江西山水之勝稱吉安，吉安之屬曰吉水。吉水有村曰谷村，李氏世居之。李氏系出唐西平，遷谷村者，且數十世矣。而科第聯綿不絕，其間多以文章功名顯；以故吉安大姓，獨推李氏。谷村之旁，有山曰桃山；山多美石，而以鏡石爲奇。（鏡石者，其石形蓋如鏡云。）石有時光耀照人，則李氏必有與者。噫！造物者之好奇久矣！豈不信夫？夫奇之在石，與奇之在人無以異。然而異人賢士之出，而石輒爲之兆焉，是奇仍在人不在石也。彼天下石之如鏡而頑然者，何可勝數？蓋造物之鍾其奇於李氏，可謂厚矣！歲庚午，余客少宰李先生邸第，先生嘗爲余言桃山之勝，與鏡石之奇；余未嘗不神往焉而欲游也。他日者，當擔簦遊江西，過谷村，借李氏子弟遊；相與攀蘿緣磴，登桃山之頂，一觀鏡石之光明，行且執筆爲先生賦之。

## 遊吼山記

紹興山水，秀絕寰區。向誦陸務觀詩云：「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余居此凡一月，登府山，遊蘭亭。謁禹陵；服古人言語摹倣真切，不誣也！有稱吼山之勝者

，余乘舟往；溪流逾轉，桑麻林麓，映帶遠近。既抵吼山，舟行徑入石穴中；四圍皆峭石立百仞，如壁，如甕，如龕，或連或斷，或偃或仰。從者試燒爆竹取聲，水激石怒，天地若裂，按其形容，皆刀斧鑿削而成者。蓋此地本頑石，石工取石者日數十百人，空其中而留一穴爲出入；久之石不可取，溪水來注，而遂爲此觀也。倚石壁有屋數楹，頗壯麗。余未及登岸，乘舟出；不半里，望見有石壁甚峭峻。維舟登岸尋之，得一尼菴；款門入，蓋皆石壁環焉。中爲池，池廣一二畝，菴葉浮水上，滿，登一小樓，下轉而東，尋道中所望見石壁者。石壁狀略如吼山，緣磴而上。至山之半，有寬處。坐少頃，有雨點數十浮空而下，墜於衣裾，且落石罅中流去。仰視之，則山巔有松數株，水點點從松根飄落。或題其壁曰淙玉巖，余更其名曰晴雨巖。吼山之水，濼洞深窈不可測；不及此濼濼涓滴出於天成也。——登舟記其狀如是。

### 古樟記

樟樹灘，遠衢州二十里；岸有大樟樹，故以名灘。余以二月初十日晚，泊灘上，欲登岸往觀之；會天雨道濕不可行。已而雨歇，月朦朧欲出，輕雲蔽之；余與同舟六七人呼從者秉炬上。居人繚其幹以垣，枝葉皆扶疏出垣外。余輩先入門，視其幹高數丈，分數枝，四面橫斜而下。余輩手相牽環抱之，凡六人乃周；更上一二尺，則更大矣。其枝幹披離

甚古，往往出人意外；頂甚平，可列坐十餘人，非梯不可上也。秉炬照之，但見轆轤輪困。蜿蜒攪擊，若羣龍相鬪。枝之出於垣外者，皆成幹，屈曲下屬地。其北一枝尤奇；直入土中，大數十圍，類自爲一樹，不屬於幹者。然其文理皆成籠形，騰挪宛轉，若間之升於天。自垣內視之，則屬幹之別枝，若虹之垂地。首尾無端不可測，居人以爲神，祠而祀之。嗚呼！樟木名材，而其托根也大，其根基也固，含日月之精，受雨露之潤，多歷年所，遂魁然出其奇於人間。而彼榆櫟之屬，拳曲臃腫，無故而離立於其旁，何爲也哉？

## 遊天臺山記

天臺周迴八百里，以劉晨阮肇採藥遇仙，遂著名於人間。余於歲辛巳九月二十九日，至天台縣；明日入山遊，自赤城始。先一日，道旁望見赤城，類有三四峯；及至其下，則峯皆不見。赭色若霞，上銳而下方；石罅層層皆露若磚甃痕，故曰赤城。上一二里，有洞曰紫雲洞天，高十餘丈，長數十丈；僧爲層樓其間，望羣山環列，烟雲縹緲，宜爲隱者之所棲息。而石穴中往往有土人讀書，視其書皆腐濫文字。又上一二里，又一洞差小；而洞側石上文理，自成二字曰「玉京」。窺優曇洗腸之井，登葛洪煉丹之竈，乃下。既下，迴視之，無所爲巖洞也；第見爲磚甃痕而已。行數里至國清寺；寺僧爲指點塞山，拾得遺跡。踰金鷄嶺，飯於明寺。觀圓通洞：洞臨深溪，石自土出爲壁。左壁有欹削處，一石筍撐

之；後壁石罅中，可側身行；一大石爲蓋，橫於左右壁上。類人爲之者。出視之，大石偃蹇負土出，長廣數十丈，其末覆於洞上。凡洞皆因山，而此洞平地特起，亦一異也！行十里餘至曇華亭；觀石梁水：一自康嶺來，一自華頂來，會於曇華亭之左；凡三折。至石梁下，則洶湧澎湃滾滾而去。石梁長數丈，石上下相疊，中露一痕，上仄而下稍寬；行者稍一失足，卽墮深澗。一大石當梁之盡處，有銅龕隔其前，中爲佛與羅漢像。亭上道士能行梁上，觀者皆爲顛掉。水自梁下落爲深淵，復流下石壁，成大瀑布，雪濺珠翻，轟然若雷。其下滙爲一潭，奇石列水中及左右皆滿。是日宿上方廣，距亭半里許；板橋流水，亦爲幽絕。明日凌晨走，有客自華頂來者，言日出狀；——是爲十月朔。華頂距上方廣約二十里，爲天臺最高處。先是有言華頂十月朔，日月並行海上，宜往觀焉。僧皆言雲氣濛濛；多不得見；而余足力不勝而止。及客言日出狀，與海濱諸高山望之大異；而未見所爲日月並行也。復至曇華亭，觀石梁，下觀瀑布，良久乃行。十餘里至斷橋，行溪石中。一石若橋而中斷，水自斷處瀉下；一石甕受之，甕深不知所底。諸石林立，皆峭削聳峙，亦奇觀也！水自甕出，紆迴行石上，約數丈。從絕壁下爲珠簾；余從斷橋傍曲折下，久無人迹，草蒙茸不可行，徑爲水嚙皆壞。余刈草開徑，凡里許，乃得觀珠簾。石壁高數丈許，水壘疊如貫珠，且萬縷千幅而下，故曰「珠簾」。亦滙爲一潭，潭旁多石；坐石上神骨俱清，幾不知爲人世間矣！斷橋與珠簾左右無僧舍，亦無人居；腹且饑，回飯於上方廣，乃還。

仍過國清：國清地勢高爽，羣山環之。水流於前；古松約數千株，夾立。是時暮色蒼然，遠山皆隱不見矣！天臺之勝，不可勝窮，而余之所至，爲紫雲，爲玉京，爲國清，爲高明，爲石梁，爲斷橋，爲珠簾，如桃源——爲劉阮遇仙處，——及瓊臺雙闕（號爲天臺第一景）者，路東西不相值，遂未獲至；姑以俟之異日。

### 鴈蕩記

甌中多名山，而三鴈蕩最勝：曰南鴈蕩，在平陽縣南；曰中鴈蕩，在樂清縣西；曰北鴈蕩，在樂清縣東九十里。今之名天下者，則北鴈蕩也！高四十里，深六十里；頂上有湖，方可十里。鴈蕩山皆石，而湖獨有泥，葑草蘆荻生焉；時爲鴈所棲宿，故曰「鴈蕩」。其間「嶺」有七：曰東嶺，曰丹芳嶺，曰飛泉嶺，曰謝公嶺，曰馬鞍嶺，曰溫嶺，曰西嶺。「谷」有四：——馬鞍嶺界之；——曰東內谷，曰西內谷，曰東外谷，曰西外谷。而東內谷復有「谷」三。曰水簾，曰安禪，曰會賢。東外谷有一「谷」二：曰南閣，曰北閣；水自西北來界之。東內谷「峯」四十八：曰雙鸞，曰寶印。曰曉闕，曰小卓筆，曰獨秀，曰重樓，曰茶爐，曰石指，曰天柱，曰展旗，曰招賢，曰獅子，曰伏龜，曰礪齒，曰石碑，曰天冠，曰總角，曰金鼎，曰蓮華，曰迎陽，曰石燕，曰碧霄，曰凌雲，曰朝天，曰五雲，曰雙穴，曰囊駝，曰戲獅，曰犀角，曰香爐，曰倚天，曰鳳凰，曰超雲，曰丹桂，曰



象牙，曰蟾蜍，曰芝草，曰虎蹲，曰龜子，曰藥杵，曰架海，曰朝陽，曰佛掉，曰鼓槌，曰覆船，曰捲螺，曰鉢盂。東外谷「峯」五：曰石佛，曰獅子，曰雙峰，曰老人，曰吹簫。西內谷「峯」二十四：曰紫極，曰棲鳳，曰華陽，曰戴辰，曰戲龍，曰羣鳳，曰回鸞，曰石龜，曰朝陽，曰瓊臺，曰石筍，曰臥龍，曰凌霞，曰瑞鹿，曰抱兒，曰獅子，曰石碑，曰立筍，曰削玉，曰卓筆，曰天樂，曰宴坐，曰紫雲，曰剪刀。西外谷「峯」二十四：曰連珠，曰靈犀，曰山冠，曰石表，曰立戟，曰羽人，曰射珠，曰含珠，曰含翠，曰朝陽，曰靈芝，曰二仙，曰招賢，曰寶冠，曰寶簪，曰石鏡，曰鳳凰，曰香爐，曰伏虎，曰天冠，曰五雲，曰雙穴，曰獅子者二。「巖」三十有二：（東內谷者凡十九：）曰觀音，曰橐籥，曰注金，曰石相，曰楞巖，曰神迹，曰文會，曰霹靂，曰棲真，曰神王，曰詩臍，曰聽詩叟，曰修道，曰赤石，曰侍郎，曰騰波，曰巾子，曰響巖，曰說法，曰聽泉；（東外谷者凡六：）曰散水，曰隱仙，曰石佛，曰仙巖，曰讀書，曰方巖，（西內谷者凡五：）曰白雨，曰火焰，曰童子，曰文英，曰寶陀，曰寶香；（西外谷者凡一二：）曰梅雨，曰天桂。石之奇者：曰僧抱石，曰含珠石，曰龍潭石，曰飲羽石，曰獼猴石，曰觀音石，曰石廡，曰石明堂，曰石屏風，曰石魚，曰石倉，曰石斛，曰石橋，曰石碁秤，曰石浮屠，曰石室，曰石居士，曰小石屏；（在東內谷者：）曰石梁，曰石行廊；（在東外谷者：）曰虎蹲石，曰覆盂石，曰鷓石，曰圓羅石，曰石門柱，曰石城，曰石茶爐；（在西內谷者

：曰招賢石，曰大梁石，曰石鏡，曰石天窗，曰石塚；在西外谷「洞」十有二：東內谷者：曰天聰，曰游龍，曰新月，曰羅漢；曰烏洞。曰南碧霄，曰北碧霄；東外谷者：曰石洞；西內谷者：曰道松外風洞二：一在大龍湫之石，連雲障石壁上；每大風將起，則洞口木葉飛舞。一在照膽潭上；洞口大如斗，風自口出，遊人以手向洞口，夏涼而冬熾，而山之西北趾鄰永嘉界者。曰道姑洞，尤奇：石室層疊，宛如堂房，常若有人居者。洞外巨石長數十丈，坦平如床，側立者如屏風。澗川之雲霞洞，亦號爲絕勝焉！一溪「有四：曰新溪，水北出南流，會於寒坑入海；曰筋竹溪，（一曰錦溪，）水自大龍湫出，經龍坪塘入海；曰白溪，水自靈峯諸谷中出，流入於海；曰石溪，水自山東北謂谷中出，東行十餘里，與大里湫水合流，東會於石門入海。一湫「有三：曰大龍湫，曰小龍湫，曰上龍湫。一寺」十有八：（東內谷之寺：一曰靈巖，曰靈峯；應蕩奇秀，多稱二靈，介於二靈之間者，淨名也；淨名與石梁真濟，皆在東外谷；（西內谷之寺：）曰能仁，曰羅漢，曰瑞鹿，（西外谷之寺：）曰天柱，曰華巖，曰普明，曰石門，曰古塔，曰木覺，曰寶冠，曰靈雲，今諸寺大抵多廢；而余所至，爲能仁，爲羅漢，爲瑞鹿，爲靈峯，爲靈巖，爲石梁，石梁寺者，以石梁得名也；寺側緣磴上，有石洞，一石自地出橫斜，而來覆於洞上，視之若虹之跨於空，故曰石梁。靈峯之瑰詭，殆不可指數；環左右前後而列者，爭奇獻怪，目不給賞。大抵雁蕩諸峯，巧通造化，移步換形，其名字因象取義者，尙多有之；而路窮徑

塞。蒙翳於荆榛荒草之中，其奇未出於人間者，亦不少也！靈巖直靈峯之西，展旌峙其左，天柱持其右，奇特雄偉，嶄然不可躋，而天聰洞小龍湫爲尤勝！後有屏霞障，高廣數百丈，石色如塗丹堊；上有溫石室，旁有龍鼻泉，下有安禪谷。蓋雁蕩之障有四，屏霞障之外，有連雲障，在大龍湫；而仕淨名者曰鐵城障，曰游龍障，兩障相夾，深數百仞，呀然劃然，人行其間，望見天僅尺許。障內有谷曰珠簾谷，有洞曰維摩洞。珠簾谷者，澗水嚙石而出。如萬斛珠飛落。蓋雁蕩無山不崖，無崖不洞，無水不瀑；至大龍湫則瀑水化爲雲烟，怪怪奇奇，真出造化意表，宇宙內無有能得其彷彿者矣！初余入鴈蕩，自樂清來宿於芙蓉村，是歲辛巳四月也。十月，自黃巖來宿於大荆，皆入鴈蕩之道。道中望見雁蕩上插霄漢，仙風靈氣，飛墮襟袖，懷抱欲仙。嗚呼！余懷遁世之思久矣！輾轉未遂。至是垂暮無成，萬念歇絕。他日人見有草衣芒鞋，拾橡煨芋，而老於此間者，必余也夫！必余也夫！

### 游大龍湫記

距樂清六十里，有村曰芙蓉，倚天而濱海。余以歲辛巳四月三十日，由芙蓉躡芳丹嶺，至能仁寺。坐少頃，出寺門里許，有泉曰燕尾泉；水自大龍湫來爲錦溪，錦溪之水至此，從巨石落下成有瀑布；石中高而旁低，水分左右下，若燕尾然。循錦溪而行，凡三四里

有峯屹立溪水中，榜無所倚，高數百丈，兩股如蟹螯，望之若剪刀然，曰剪刀峯。至峯下行百餘步，又變爲石帆張於空中，曰一帆峯。又行百餘步，又變爲石柱孤撐雲表，曰天柱峯；左右皆石壁峭削，詭狀殊態，不可勝數。又行百餘步，徑窮路轉，得大龍湫，爲天下第一奇觀。水自鴈湖合諸溪澗，成巨淵，淵深黑不可測。其側有石檻，中作凹，水從凹中瀉下，望之若懸布，隨風作態，遠近斜正，變幻不一：（或如珠，或如毬，如驟雨，如雲，如烟，如霧；或飄轉而中斷，或左右分散而落；或直下如注，或屈如蜿蜒。）下爲深潭；觀者每立於潭外，相去數十步，水忽轉舞向人灑，衣裾間皆沾濕。忽大注如雷；忽爲風所遏，盤溪橫而不下。蓋其石壁高五千尺，水懸空中，距石約一二尺許，流數丈，輒已勢遠而力弱，飄飄濛濛，形狀頓異。他處瀑布，皆沿崖直走，無此變態也。潭之外有亭曰忘歸亭，其側有亭曰觀不足亭。而龍湫右側絕壁曰連雲障，障上有風洞；每洞口木葉飛舞，則大風疾作。又有小龍湫，在東谷嶺巖寺，水自石城諸溪澗來會於設障之右，從巖上飛流而下，高三千尺；半沿崖，半懸流，變態稍不及大龍湫。而其下稍西，水湧出石罅，直上指二尺許，形如立劍；望之光明瑩潔而搖動，亦奇觀也！相傳大龍湫上數里，復有上龍湫；飛流懸瀉，亦數百丈，與大龍湫相似，昔有白雲雲外二僧居之；地僻無人跡，今不知其處矣！余性好山水，而旣游鴈蕩，觀大龍湫，則已乘雲御風，恍惚仙去。今追而記之，不能詳也！

### 龍鼻泉記

鴈蕩諸寺之最勝者稱靈巖；障曰屏霞；谷曰安禪，曰會賢；湫曰小龍湫；峯曰天柱，曰展旗，曰雙鸞，曰卓筆，曰玉蟾蜍；洞曰天聰；石曰僧抱石，石屏風；泉曰劍峯，曰溫泉，曰龍鼻泉；——而龍鼻泉尤奇！從寺後上石磴，盤旋數十折，至大石龕。龕高數十丈，深數十丈，石壁皆奇削。龕脊嵌一石若龍，陷入石中；從下視之，見其脊隆然外露，繞下數十丈，勢盡乃垂入龕底作懸鼻。色紺碧而膩滑。鼻端有小孔出泉水，時時下滴。飲之清寒，雖盛暑如冰。鼻上下皆有石若爪，爲攖擊之勢。半露半入石中。遊者或歌或笑，或奏管絃，聲輒繞石罅中，悠揚不即出。下有呂祖廟，牆陰有碑，鐫絕句一章，末署「回道人題。」名區絕境，宜爲仙靈之所往來。而余好山水，多搜剔奇異；——遇異人而授吾書，換吾胎骨者，倘有日也耶？

### 曹氏怪石記

歲丙子，余在京師，嘗過曹君希文寓舍。希文出一石示余，怪奇偉麗，其形若芝；按其款識，則米元章物也。今夫天下磊落不羈之人，雅量高致之士，於世間之嗜好，一切不以屑意；而其性情必於所寄託，未有泊然頽然絕無所寓意者也。元章以好石名於世；余考

傳記所載，其家之所蓄者多矣！迄今五六百年，大抵盡零落於塵埃，而委棄於糞土。獨此石尙存於人間，而遇希文，珍而玩之，且世守而勿失。希文之風流蘊藉，迥不同於流俗，可知已矣！余少讀書龍眠山中，偶得一石，縱橫皆不及一尺；羣峯差巖巒巖穴畢具，眞神巧也！見者皆奇之；且曰：「此造物者有意爲之，殆羅浮匡廬之草藁也。」有芝生於其側峯之上；其大得石之半。此尤自古愛奇好事之士未之見焉！余既作文以記之，而置之几上。後余以饑寒馳驅，客遊凡十年而歸，則此石已不知何人攜去，或委棄零落，皆不可知也。嗚呼！以余之愛奇好異，得此石曾不過二十年，而已不能保之。而米氏之石，至今猶有珍玩於騷人墨客之手者，石亦有幸有不幸哉！

### 樊川書院碑記（代）

樊川書院，在黃巖縣南一里，故有祠祀朱子；而書院之建，則康熙三十三年，縣令劉君，司教周君，司訓平君，率其縣人士之所建也。嗚呼！自孟子沒，而道術不傳。兩漢及唐，雖有一二儒者間出，然而於孔孟之道，未嘗聞也。迨宋興而諸儒繼起，朱子之學，尤爲純粹以精。距今凡五六百年，而天下莫不奉之爲宗師；卽至避荒僻壤，山陬海澨，非朱子之道不遵也。可謂盛矣！而黃巖之人士，獨私之於樊川者，何也？蓋朱子提舉浙東常平，而駐節於黃巖獨久；樊川，其著書授徒之地也。當是時，台海之間，受業朱子之門稱高

弟子，凡十有四人；而黃巖一縣，遂居十一。至於綱目一書，則屬筆於趙幾道，十一人中之一人也。一時弟兄師友，互相淬勵；其流風餘韻，沿至於元明而不替。然則黃巖之人士，獨私朱子於樊川，不亦宜乎？嗟乎！自古以來，地不必名勝，而一邱一壑，曾經大人君子之登臨，則後世遂傳爲遺迹。至於其鄉之人，尤私以爲一方之光榮；——况朱子者，上接乎孔孟之傳。人人之心，皆有一朱子也；人人皆有一朱子之心，以私淑乎朱子之道。登朱子之堂，讀朱子之書，吾見黃巖之人士，其嚮往親切，有倍蓰於他邦者矣！書院落成於康熙三十五年；又閱數年，余來爲督學；朱子之十九世孫某謁余，而請識其牖牲之石，因繫之以銘。

銘曰：書院之興，於昔有取；厥始於唐，宋元繼武。俎豆絃歌，揖讓僂僂；講堂弘開，霆聲發聳。天之牖民，六經忽睹；朱子篤生，爲斯文主。聖學久荒，仔肩撐柱。考亭紫陽，在在鄒魯。武夷雲谷，流風未滅。粵若樊川，山區水聚；大賢所臨，流澤甚溥；傳道解惑，邦人鼓舞！歷世數十，淪於宿莽；邦人嗟嘆，請於大府，爰勅其堂。爰峻其宇。既改舊觀，亦資攻苦。見羹見牆，趨繩步距。俗學繁興，舉業訓詁；名遵功令，實滋慢侮！以惰以嬉，羣卽於蠱。最爾多士，知所規撫；一登斯堂，矯矯自豎。遺經一編，流風千古！悠悠樊川，無忝斯土！

## 綠蔭齋古桂記

距虎邱二里而近，有朱氏園林；蓋昔朱某翁先生之所創也。園昔爲田爲圃，先生買而爲園；園之大二百畝，凡費金錢數萬。其間竹木水石。亭榭樓閣，重疊映帶，極一時之盛！先生垂沒，而園分授諸子。於是其季子某，得其東偏之綠蔭齋，以讀書其間；而時時召集朋友，賦詩飲酒。自是而朱氏之園，惟綠蔭齋爲最著。齋之東有古桂一株，蓋百餘年物；其枝四面紛披而下，其中可坐數十人。每花開，召客讌集其下，綠葉倒垂，繁英密布，如幄之張，如漈之設；風動花落，拂襟縈袖。行酒者偃而，繞樹根而周，客無不歡極稱歎而去。天標嘗導余游遍園中，臺榭多傾圮矣！水或涸而石或頽矣！竹木存者，十不及一二矣！苔生於牖，草環於亭，非復曩日之盛！而園中故有七松草廬，（有松者，有松七株，）蓋宋元時物。數里外望之，挺然離立雲表。自先生歿，而七松地屬某氏。某氏斧以爲薪；存者僅一株差小，以隔於朱氏之垣得免焉。嗚呼！物理之盛衰，何常之有？良材異質，辱於匹夫之手者多矣！吾悼七松，所以幸古桂之遇也。

## 蓼莊圖記

余讀陶淵明桃花源記，慨然有遺世之思。說者謂「淵明生當晉宋之際，志欲棄塵離垢



，高舉遠引，託而爲此記，非真有是事。」今以蓼花莊觀之，則夫幽巖深谷，靈區異境，隔絕人世者，世固未嘗無也。蓼花莊地近東鹿，距京師三百餘里而遙，西山面之，渾河繞之；奧阻幽深，人跡之所不到。居民千餘家，淳淳悶悶，渾乎太古之意。桑麻林麓，遠近映帶；婚姻嫁娶，不出其里。居人自其始祖迄今，無一識字讀書。縣吏一來徵租，信宿盡收而去。子孫歷世，無一入城市。家家足衣食，無貴無賤，無貧無富。凡器競凌害，偷盜訟獄，干戈擾攘之事，離別羈之苦，父老十弟，傳世數十，耳未嘗聞。當崇禎之末，燕趙間無地不被兵；李自成陷京師，尋敗走。大清定鼎，徵兵傳檄滿天下；——久之，外人來傳說，始知之。其山川風物，人民土俗。是亦燕趙間之一桃花源也！給諫趙恆夫先生，罷官居京師；歲戊辰己巳間，始聞其絕境，窮搜得之，構屋築圃於其間。初，山人不知種稻；先生謂地多水宜種稻，新以種植之，由是稻絕美勝他縣。其地昔無網罟，河魚肥美，人不知食；先生結網得魚，嗣後多有食魚者矣。先生尋還京師；然抗懷高寄，嘗書蘇文忠詩於壁曰：「惟有皇城真堪隱，萬人海裏一聲藏。」是先生視京師，猶之乎蓼莊也。顧猶時時念蓼莊不置，使善畫者爲之圖。予嘗披圖：見其羣山轟立，高入雲表，浮青飛翠，千疊萬重；而煙波浩渺，蓼花彌望無際。嗚呼！余久懷遯世之思，嗟宇宙無爲桃花源者，何以息影而托足？——不意人間復有之。昔者武陵漁人既出，迷不復能入；今先生有居在焉，無迷津之患。葛巾藤杖，飄然竟往。余得以相從終老於其間，先生其許我乎？

## 青布潭記

龍眠山口，有三都館，昔左忠毅公讀書處也。余往來山中，輒過其地；望見其下半里許，有石壁甚峭峻，臨水之涯。往往指目之曰：「是必有異；」嘗欲往搜其勝未遑也。今年春始遊之，與數人者偕，先至三都館，見雙鶴先生，（先生，忠毅公子也。）先生曰：「是爲青布潭；其石壁縱百尋，橫百尋；其上苔蘚蔓延，間生青草，下臨深潭。其旁有石徑。側足而上，僅得至其麓。大石亂布，縱橫無端，人前後行其隙間；一石蹲潭旁尤奇。」余輩遂往涉河，至其上相與踞石而坐；良久，寒氣侵肌膚。先生又曰：「先忠毅家居時，讀書三都館，每操舟順流而下至此，或日一過。」因指其維舟處，及他舊蹟，相與感歎久之！時天寒冰凍，諸子下至河岸，拾小石拋擊冰上，取聲以爲樂。——是歲壬戌正月也。

## 溫泉記

溫泉在舒城縣東南七十里山間；泉出石下，沸而出，若釜中湯然。土人爲方池於其前，相去丈餘，溝而引其水入。池旁亦有泉，相去不二三尺，其水寒，其流細；二水皆達於溪。其池旁近之水，亦往往有溫者；而流不大，溫亦弗及焉。山中人及道路過者，皆來浴

，日夜不絕。池可容十餘人，皆裸而立池中。主人教余浴，余不可，乃濯足而歸。

### 數峯亭記

余性好山水，而吾桐山水奇秀，甲於他縣。吾卜居於南山，距縣治二十餘里，前後左右皆平岡，逶迤廻合，層疊無窮。而獨無大山水，則僅陂堰池塘而已；亦無大流。至於遠山之環繞者，或在十里外，或在二三十里外，浮嵐飛翠，疊立雲表。吾嘗以爲看遠山更佳；則此地雖無大山，而亦未嘗不可樂也。出大門循墻而東，有平岡盡處，土隆然而高。蓋屋面西南，而此地面西北；於是西北諸峯，盡效於襟袖之間。其上有古松數十株，皆如虬龍；他雜樹亦頗多有。面有隙地稍低；余欲鑿池，蓄魚，種蓮，植垂柳數十株於池畔。池之東北仍有隙地，可以種竹千個。松之下築一亭，而遠山如屏列於其前，於是亭名曰數峯，蓋此亭原爲西北數峯而築也。計鑿池構亭植竹之費，不下數十金，而余力不能也；——姑預名之以待諸異日。

### 硯莊記

世之人以授徒賣文，稱之曰「筆耕」，曰「硯田」。以筆代耕，以硯代田，於義無傷；而藉是以供俯仰，此貧窮之士不得已之所爲也。余家世耕田讀書，故稱饒裕。余始祖自

婺源遷桐 至先王父，凡十世，未有以授徒賣文爲生者。明崇禎中，遭賊亂家破。久之，先王父募人墾荒田數百畝，聊足自給。先人兄弟三人，而先人所分受田宅，僅十之二；食指甚多，不能給，於是始授徒他方以餬其口，而匱空日益甚。先人既沒，所遺債負若干，余次第償之；喪葬之事，余獨任其費。而所遺田宅，及至中之需，盡歸於吾弟。余脫身遊，或教授生徒，或賣文製碑，西奔走，何啻二三萬里。所與士大夫交遊頗多；然無度外之人，爲一憫其窮而援之者。而每歲所獲存家中，盡爲戚黨奸人盜去。計自歲丁卯至壬午，凡十五六年，存於友人趙良治所者凡千金。是時吾縣田直甚貴，而良治爲余買南山岡田五十畝，並宅一區。田在腴瘠之間，歲收稻若干；屋多新築，頗宏敞，屋前後長松，不可勝計。良治復代余名堂額曰「硯莊」，而余以歲壬午冬，自江甯歸居於此。家衆凡十餘人，皆游手惰窳。不諳種植；歲所收稻，僅足供稅糧及家人所食。而余遂不能常居硯莊；每歲不過二三閱月，卽出遊於外，奔走流離，——而余已浸尋老矣！余之歸也，年已五十，尙孀子；家之人，遂有覬覦此土而欲攘而有之者。余自維潦倒一生，未曾憑藉先世尺寸，憂愁勤苦之餘，僅僅有此，皆得之筆耕。用以休息餘年，終吾世則已矣！遑惜其後哉！——請姑待之。

## 慧慶寺玉蘭記

慧慶寺，距閭門四五里而遙，地僻而鮮居人；其西南及北皆爲平野。歲癸未甲申間，秀水朱竹垞先生，賃僧房數間，著書於此。先生、舊太史，有名聲；又爲巡撫宋公重客，宋公時時造焉。於是蘇之人士，以大府重客故，載酒來訪者不絕。而慧慶「玉蘭」之名，一時大著。玉蘭在佛殿下，凡二株，高數丈；蓋二百年物。開花時茂密繁多，望之如雪。虎丘亦有玉蘭一株，爲人所稱。虎丘繁華之地，游人雜遝，花易得名；——其實不及慧慶遠甚。然非朱先生以太史而爲重客，則慧慶之玉蘭，竟未有知者！久之，先生去，寺門晝閉，無復有人爲看花來者。余寓舍距慧慶一里許，歲丁亥春二月，余晝閒無事，獨行野外，因叩門而入。時玉蘭方開，茂密如曩時。余嘆花之開謝，自有其時，其氣機各適其所自然，原與人世無涉，不以人之知不知而爲盛衰也。今虎丘之玉蘭，意象漸衰；而在慧慶者如故。亦以見虛名之不足恃，而幽潛者之可久也。花雖微而物理有可感者，故記之。

河野記

江北之山，蜿蜒磅礴，連亘數州；其奇偉秀麗絕特之區，皆在吾縣。縣治枕山而起，其外林壑幽深，多世園林池沼之勝。出郭循山之麓，而西北之間，羣山逶迤，溪水瀟灑。其中有徑焉，樵者之所往來；數折而入，行二三里，水之隈，山之奧，巖石之間，茂樹之下，有屋數楹，是爲潘氏之墅。余褰裳而入，清池沃其前，高臺峙其左，古木環其宅。於

是升高而望：平疇蒼莽，遠山廻合，風含松間，響起水上。噫！此羈窮之人，遯世遠舉之士，所以優游而自樂者也！——而吾師本崖先生居之。夫科目之貴久矣！天下之士，莫不奔走而豔羨之，中於膏盲，入於肺腑，羣然求出。於是而未必有適於天下之用；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上之人患之，於是博搜徧採，以及山林布衣之士。而士又有他途捷得者，往往至大官。先生名滿天下三十年，亦嘗與諸生屢試於有司；有司者好惡與人殊，往往幾得而復失。一旦棄去，專精覃思，盡究百家之書，爲文章詩歌以傳於世，世莫不知有先生。問者求賢之令屢下，士之得者多矣！而先生猶然山澤之癯，溷迹於田夫野老，方且樂而終身，此豈徒然也哉！小子懷遯世之思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馮先生之墅而有慕焉，乃爲記之。

### 窮河源記

黃河之源，自古未有窮之者；元時始得之，而後人頗有疑其非真。康熙四十三年，遣使尋河源，得其處，與元史合。是年余入京師，聞其事，訪得其詳，乃爲記之。按黃河之源，土番名曰「古兒班索而嚇」，其來已久。至是，上諭使臣某往尋其地；且曰：「聞其地多瘴癘，不可進則止。」使者於四月初四日，發自京師；五月十三日至一地，曰呼呼諾而。有大澤，水色深碧，水旁低而中央特高。澤之西，有石山一，土山三；東西寬而東北

稍隘。澤周六百餘里，產魚二種：身圓而無鱗，腹闊，頭尾皆尖削；其色黃，其口齊，身有黑點，長二三寸至四五尺。口小者，土番名曰「那胡」；口大者，名曰「布哈」。明日至一地，曰呼呼布拉克，其土番之長曰色卜膝扎而。色卜膝扎而導使者行，六月初七日，至星宿海之東，有澤曰鄂陵，周二百餘里。初八日，至鄂陵之西，有澤曰扎陵，周三百餘里。此二澤，東西相隔三十里許，中皆產那胡布哈二魚。初九日至一地，曰鄂墩塔拉，卽星宿海也。登高山望之，見小泉億萬，不可勝數。羣山四周，土番名曰庫而昆，卽崑崙也。山最高；在東北者，曰烏蘭杜石；在西南者，曰布胡珠而黑；在南者，曰古兒班吐而哈。其諸泉曰噶爾馬塘，在西者曰巴而布哈；其諸泉曰噶爾馬除朗穆，在北曰阿克塔因漢奇；其諸泉曰噶爾馬沁尼。此三山之泉，流爲河三支，卽所稱古兒班索而嘛也。三河東流入於扎陵，自扎陵流入於鄂陵，自鄂陵流出，是爲黃河也。自三河外，他山之泉，與平地之泉，流爲小河者，不可勝數；皆入於黃河。自呼呼諾而至星宿海，產野牛野騾野狗野獐野鹿野羊鹿野小黃羊野羊獐野獐野狐等獸。使者於六月十一日，發自星宿海，不由舊道，東南行，欲視冰山並河所經流之處。行二日，登哈而給山，見黃河東流至呼呼諾而山；南流繞撤除克之南，北流至巴而托維海山之南。踰數日，望見冰山；山最高，雲霧蔽之。土番言「此山有九高峯，長三百餘里。自古至今，冰不消，常雨雪，一月中得晴二四日而已。」又行十餘日，至席拉庫特爾地，見黃河流過冰山。又南行過高嶺，曰扯庫里。行百餘里，又至

黃河岸。蓋黃河自巴而七羅海山，東北流，入歸德堡之北，達哈山之南，從兩小山峽中流入蘭州。自京師至星宿海，計七千六百餘里，地勢最高，人氣閉塞多喘，非瘴癘也。崑崙高入雲表，彌望蔓草無際；風甚厲，人馬行其上，栗烈不勝吹；未幾，輒有死者。土番貧無食者，於星宿海旁，取那胡布哈二魚自給云。

## 日本風土地

日本，卽古倭國，與中國隔絕東海；於諸夷中最強大。有三十六島，島各有王統之。國主曰京王，居於東京，擁虛位逸樂自恣；而一國之權，則屬之大將軍。東西直大抵與江南浙江相對，北則鄰高麗，南則鄰琉球。所產米穀甚美，過於中國；亦多嘉魚；他花樹亦多奇品。所需於中國者，遺毯綾絲之屬；尤重古窰器。其國不鼓鑄，惟用中國古錢；古錢以洪武通寶爲最貴。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及古奇器。初購十三經二十一史，往往不惜價千金。人相見無禮文，一盤膝，一低首，卽爲恭敬。男婦皆跣足，僅曳一皮履而已。衣無襟裙；但縫成一大幅，略作短袖掩半臂，用大帶束股。人皆去鬚髮，留鬚毛及腦後髮，爲一小髻於後。所居屋高大，席地而坐；入門置屐於戶外。飲食：尊者居中，餘圍坐；其饌皆乾炙，無羹汁；酒香烈，飲之易醉。——其餘大抵與中國同。凡中國有商舶至，卽遣小舡來詰何等貨，名曰「班舡」，復遣一小舡監護之。海濱列市數十，以居中國人，號曰



「庶街。」每百年，則發兵盡殺之。名曰「洗街。」島之大者曰薩摩，（一曰撒斯瑪；）商舶所集最盛者。曰長琦。長琦多官妓，所居皆大宅，無墜落，但以綾幔分私室。夜則私室各張燈懸琉璃，諸妓各賽琵琶；諸商多溺惑，盡傾其資。其俗好佛敬神；稱中國人曰唐人，蓋唐時兵威所懾；亦猶漢武帝征匈奴，後稱中國人曰漢人也。明之季，有西洋人爲邪術。曰「天主教」者，入日本；日本人信之。其教大抵男女羣居，各授以秘術；人各自持，雖母子夫婦不以相洩。入其教者，雖死生患難不肯易。教主遂集衆作亂，其國大擾。大將軍發兵盡滅之，焚其舟；於是絕西洋人往來。凡他國人至者，於通衢置一銅板，刻天主形於上，使踐踏而過之。搜索囊中有西洋一物，必合船盡殺焉。明遣臣有乞師於日本，日本許之；已而師不果發。至今海外諸國，無不上表入貢；聞日本獨否。

# 戴南山集卷十二

桐城戴褐夫著

薛恨生校點

雜著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嗟乎！春秋之戰多矣！鮮有出於義者。其或出於義而又不純焉，卒同於不義而已矣！然聖人不忍遽絕焉，且幸之，且惜之；凡以著君臣之分，明父子之親，而嚴內外之別，則亦不必計其功之成與否，而義之得失所在，聖人不忍遽絕焉耳！昔者王莽乘西漢之衰，不用尺兵寸鐵，而移漢祚；翟義起兵討之，未成而身死。唐武氏之禍，唐幾亡矣；李敬業起兵討之，未成而身死。此二人者，自以國家舊臣，義不忍覩顏俯首而立於怨家之朝；身雖已殘，家雖已破，甘心屠劊而不悔。而其風烈，猶有以聳動英雄豪傑之心，故漢唐既敗而復興。嗚呼！此二人者，可爲知大義矣！今夫春秋之義，莫大於復仇；仇莫大於國之奪於人，而君父之死於人也。故吾力能報焉，而有以洗死者之恥，

上也；其次力不能報而報之，不克而死；最下則忘之，又最下則事之矣！吾嘗讀春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魯莊公也。莊公者，桓公之子，齊人實殺桓公。昔者越敗吳於携李，闔廬死；夫差使人立於廷，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晉王李克用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與爾三矢，爾其毋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卒以滅梁。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吾觀此二君者，其晚節末路，不可謂賢，而皆能復父仇如此，其義烈豈不壯哉！自桓公死於齊。莊公立，築王姬之館於外矣；公子溺會齊師伐衛矣；公及齊人狩於禚矣；師及齊師圍郕矣；公及齊大夫盟於蔣矣；不惟忘其仇，而又報之德焉；所以事之者，惟恐其不足。孔子曰：「幸矣乾時之役，猶能與仇讎戰也！——惜哉其非以仇故戰！而師雖敗，不可謂不榮；然而不純於義矣！」聖人於此，不忍遽絕，姑與以得失相半之辭，是亦聖人之不得已爲耳。嗚呼！莊公之事，吾無論矣！後之臣子，有遭其國亡，其君死，而忘其仇而事其仇；且其國之亡也，彼實有以致之亡，君之死也，彼實有以致之死。然則彼亦與於逆亂者耳！又安知所謂仇耶？而一旦而仇之白：「吾力能報之。一天下且曰：『是直能扶義以晚蓋者也！』及問其名，則曰：『非以仇故戰，而以己私故戰也。』如是，則覆敗亂亡而莫之救，不亦宜哉？是故揆以春秋之義，則師雖敗，不可謂不榮；而不純於義，卒同於不義而已矣！」

！吾又不獨嘆息痛恨於魯莊公也！

###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魯宣公二年，晉趙盾弑其君，董狐親見其事而書之，而趙盾卒無辭以解者也。孔子修春秋，因其文而未之有改者也。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傳聞之而不能無異同者也。子者，曲原夫趙盾，而歸獄於趙穿；而穀梁且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是熒亂賊也；是爲趙盾所欺，而其詭譎巧免之計得以售也。趙穿，盾之族；盾之出亡非其罪，故國人不悅，穿乃起而弑靈公。則是靈公之死，爲趙盾也；趙穿之弑，爲趙盾弑也。彼其身爲正卿，懷忿懟而去國，而其禍又不足以累趙穿；而趙穿以事外之身，無故舉事。而爲之洩其忿恨，則盾必與聞乎弑矣；豈徒聞之，則盾必與謀乎弑矣。且穿既弑靈公，乃逆趙盾而入，與之立於朝，吾有以知穿之爲盾也！趙盾反，又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以使之市德於新君，吾有以知盾之爲穿也！此兩人之訴合無間，何其至也？此以爲趙盾弑其君耳矣！假使宣子既入晉國，卽尸趙穿於朝，猶不足解免以謝天下；而况不肯討賊，乃且用賊。既且用賊，乃且曰：「子無罪！子無罪！」爲其實而避其名，——是豈知名之不可避哉？然則孔子之言非歟？孔子之言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吾以爲此非孔子之言也！夫其受惡，非爲法受惡也；夫

其不能免，卽越境無以免也。孔子旣以直書之經矣！曰：「晉趙盾弑其君。」初非有疑似之情，寬恕之旨。而顧賢之，而顧惜之，是與春秋自相戾也。或者聽聞之謬，而左氏遽以入之傳歟？夫此一事也，三傳記載之詞各異，豈無訛焉？——學者亦取斷於春秋而已矣！

### 春西狩獲麟解

天下之物類，有神奇之產；神奇之產，世所不經見者也。神奇之產，往往爲聖人而出；聖人者，世所不經見者也，易曰：「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豈不然哉？然而聖人遇災而懼，而休徵異兆，未嘗侈以爲瑞；凡以儆於天戒，而不敢流於誣且妄也。蓋天下之物，神奇之產，雖爲聖人而出，而止不必假此以爲聖人重。必假此以爲聖人重，而震而驚之，則欲大聖人，而適以小聖人矣。昔者河出圖，洛出書，與夫鳳鳥之至，皆爲王者出也。成康旣歿，天下無土者久矣！然則麟胡爲乎來哉？爲孔子來也！且夫孔子之道大矣！春秋者，第筆削之一法耳。而說者以爲春秋成而麟至，余竊惑之。其言曰：「周南、關雎之化，而麟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而騶虞、鵲巢之應也。」夫詩人之意，不過托物起興，以致其吁嗟嘆慕之情，而非必真有此二物者，見於成周之際也。而以此擬之，固已真矣！昔者孔子懼道之失其傳而天下之莫識也，於是刪述古文盡說，以詔來世。詩書易春秋，其書固皆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乃其他皆不能以感召休徵，而獨於春秋而麟應之，亦理

之未必然者。然則獲麟何以書於經？曰：「聖人之作春秋，凡有異無不記也；天道之盛衰，人事之得失，物之休徵咎徵，皆不忽而略焉。六鷁退飛，鸛鳴來巢，雖其至乖沴，亦莫不書；而况獲麟之大乎？」然則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曰：「春秋之終於獲麟，亦適然耳；凡一書之成，必有所起，必有所止；而非必其有意而爲之起，有意而爲之止也。有意而爲之起，有意而爲之止，此乃後世儒者穿鑿附會之論，而非聖人之旨也。歐陽子曰：『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始著書。得詩目，關雎至於魯頌；得書目，堯典至於費誓；得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遂刪修之。』吾以孔子之修春秋，其年亦既老矣，獲麟之書，在哀公十四年，越二年而孔子卒。然則春秋之終於獲麟，豈必聖人有意而爲之哉？夫子方著書以教天下萬世，而遽以獲麟輟其業，有可以修而不修焉，其義固無取矣。蓋後世儒者之論，視獲麟甚重，將欲以此大聖人，尊春秋，而不知其流於誣且妄也。」然則夫子之於獲麟，反袂拭面，涕泗沾袍，曰：「吾道窮矣！」夫子於此豈無意哉？夫子正不能無意云爾。夫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時無王者而至，則是爲孔子至也；孔子之道，其已矣夫！故曰：「孰爲來哉！」蓋傷之也！——然則麟非爲春秋至也。

### 讀楊雄傳

楊子雲，亦漢文人之豪也！其不爲章句訓詁，而默然好深湛之思，余常賢之；——然

亦當陋之矣！夫所貴乎學者，爲能成一家之言，而前後不必相同，彼此不必相勝，以各出其機杼，而勿詭於聖人而已。方雄之少年，慕司馬相如之賦，輒擬之以爲式。而屈原之離騷九章，皆忠臣愛君惓惓之意；雄乃以遇不遇命也，何必滿身哉？因攬離騷而反之。又傍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傍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夫離騷不必廣也；亦不可反也。離騷可反，而莽大夫亦可爲矣！後又以經莫大於易，作太玄以擬之；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以擬之，相與倣依而馳騁，何其不白度量至此也？彼直以區區文字，摹擬倣效，而遂謂可以入聖人之列，亦謬甚矣！後之論者，恕其仕莽，以爲不得已而爲之臣。旣已爲之臣矣！豈「不得已」之可以釋其罪哉？而且謂其爲三代以後大儒，幾比於孔子孟子。卽一二人先生，亦不免爲是說；徒爲其太玄法言所欺耳！而當是時桓譚之論文者，吾有取焉！譚之言曰：「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其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然則庸耳俗目，其愚無知如此！悲夫！蓋由來久矣！而劉歆以後人之覆醬瓿爲憂。夫至後之人，則已不復覆瓿；履瓿者，當其世耳。吾乃以知古作述之家，其孤危大抵皆然也；因識之於傳尾。

### 窮鬼傳

窮鬼者，不知所自起；唐元和中，始依昌黎韓愈。愈久與之居，不堪也；爲文逐之，

不去。反罵愈。愈死無所歸，流落人間，求人如韓愈者從之不得。閱九百餘年，聞江淮之間，有被褐先生，其人韓愈流也；乃不介而謁先生於家曰：「我故韓愈氏客也！竊聞先生之高義，願托於門下，敢有以報先生。」先生避席却行大驚曰：「女來將奈何？」麾之去，曰：「子往矣！昔者韓退之以子故，不客於天下；——召笑取侮，窮而無歸；——其送窮文可覆視也。子往矣！無累我！無已，請從他人，」窮鬼曰：「先生何棄我甚耶？假而他人可從，從之久矣！凡吾所以從先生者，以不肯從他人故也！先生何棄我甚耶？——敢請其罪！」先生曰：「子以「窮」爲名，其勢固足以窮余也；議論文章，開口觸忌，則窮於言；上下坑坎，前顛後躓，俯仰踟躕，左支右吾，則窮於行；蒙塵垢，被刺譏，憂衆口，鬪窮於辨；所爲而拂亂，所往而刺謬，則窮於才；聲勢貨利不足以動衆，磊落孤憤不足以諧俗，則窮於交遊；抱其無用之書，負其不羈之氣，挾其空匱之身，入所厭薄之世，則在家而窮，在邦而窮。凡女之足以窮吾者，吾不能悉數也，而舉其大略焉。」窮鬼曰：「先生以是爲余罪乎？是則然矣！然余之罪願於可矜者，而其功亦有不可沒也：吾之所在，而萬態皆避之，此先生之所以棄余也。然是區區者，何足以輕重先生？而吾能使先生歌，使先生泣，使先生激，使先生憤，使先生獨往獨來，而游於無窮；凡先生之所云云，固吾之所以效於先生者也！其何傷乎？且韓愈氏迄今不朽者，則余爲之也；以故愈亦始疑而終安之。自吾游行天下久矣！無可屬者；——數千年而得韓愈，又千餘年而得先生。以先生



之道，而嚮往者曾無一人，獨余慕而從焉；則余之與先生，豈不厚哉？」於是先生與之處，凡數十年，窮甚，不能堪；然頗得其功。一日、謂先生曰：「自余之歸先生也，而先生不容於天下，一召笑取侮，窮而無歸，一徒以余故也；余亦憫焉。願吾之所以效於先生者，皆以爲功於先生也；今已畢致之矣。先生無所用余，余亦無敢久溷先生也！」則走趨前去，不知所終。

### 意園記

意園者，無是園也；意之如此云耳！山數峯，田數頃，水一溪，瀑十丈，樹千重，竹萬個。主人攜書千卷，童子一人，琴一張，酒一壺，其園無徑；主人不知出，外人不知入。其「草」若蘭，若蕙，若菖蒲，若薛荔；其「花」若荷，若菊，若芙蓉，若芍藥；其「鳥」若鶴，若鷺，若鷓，若鷓鴣；「樹」則有松，於杉，有梅，有梧桐，有桃，有海棠；「溪」則爲聲，如絲桐，如鐘，如磬；其「石」或青，或赤，或偃，或仰，或峭立百仞，其「田」宜稻，宜林；其「圃」宜芹；其「山」有蕨，有薇，有笋，有池，有荇；其「童子」伐薪，采薇，捕魚；主人以半日讀書，以半日看花彈琴飲酒，聽鳥聲松聲水聲，觀太空，粲然而笑，怡然而睡。明日亦如之。歲幾更歟？代幾變歟？不知也！避世者歟？避地者歟？不知也！主人失其姓，晦其名。何氏之民？曰：「無懷氏之民。」其園爲何

？曰：「意園也」。

## 醉鄉記

昔余嘗至一鄉，輒頽然靡然，昏昏冥冥；天地爲之易位，日月爲之失明，目爲之眩，心爲之荒惑，體之敗亂。問之人：「是何鄉也？」一曰：「是醕適之方，甘旨之嘗，以荷以祥，是爲醉鄉。」嗚呼！是爲醉鄉也歟？古之人不余欺也！吾嘗聞夫劉伶阮籍之徒矣！當是時，神州陸沉，中原鼎沸；而天下之人，放縱恣肆，淋漓顛倒，相率入醉鄉不已。而以吾所見，其間未嘗有可樂者；——或以爲可以解憂云耳。失憂之可以解者，非真憂也；夫果有其憂焉，抑亦必不解也；况醉鄉實不能解其憂也。然則入醉鄉者，皆無有憂也！嗚呼！自劉阮以來，醉鄉遍天下，——醉鄉有人，天下無人矣！昏昏然，冥冥然，頽墮萎靡，入而不知出焉。其不入而迷者，豈無其人者歟？而荒惑敗亂者，率指以爲笑，則真醉鄉之徒也已！

## 睡鄉記

睡鄉者，莫知其處；或曰：「太始之初，六合之外；」或曰：「不然；是鄉也，在在有之，遊者多至焉；然非善遊者不知云。」蓋其鄉冥然塊然，無有天地日月，與夫醕酢往

來；以及祥災禍福，是非美惡，榮辱得喪，皆無之，入其鄉者，若忘若迷；凡所爲可欣可嗜可涕可悲者，不能隨之以人；一入其鄉，輒忘絕。是故善游者，往往慕睡鄉。嗚呼！睡鄉之境，頑鈍然也；睡鄉之人，枯槁然也。然而其天則全，其神則甯，其體則佚以適；世之人孳孳汲汲，或暇不以遊；而遊者又或往往呻吟吟嘆。夫其呻吟吟嘆，必有隨之以入者，而睡鄉之遊不快也！智者莊周至其鄉，化爲蝴蝶；蝴蝶至其鄉，復化爲莊周。莊周也，蝴蝶也，相化而未有已也。——於是睡鄉擾矣！

### 憂庵記

戴子所居曰「憂庵」。客問之曰：「吾子素無環堵之室，顧不審憂庵何在也？」戴子曰：「憂庵者，無之而不在也；余好遊，時時行役四方，水行乘舟，舟中即憂庵也；陸宿逆旅，逆旅即憂庵也，或授經於人家，必有書室以居其先生，書室即憂庵也；或朋友宦遊而從之行，則所駐者爲行臺，爲公署，行臺公署即憂庵也；必擇一畝之地，經營綢繆，構屋數楹，而始額之曰憂庵，——則是庵也，無日而可得矣！」客曰：「庵之義，則吾旣得聞之矣；——敢請其憂！」戴子曰：「吾之生也與憂俱，幾數十年於今矣！吾故以「憂」名吾庵，志其實也。」客曰：「子之憂何如？」戴子曰：「五行之乖沴，入吾之膏肓；陰陽之顛倒，盡吾之志慮；元氣之敗壞，毒吾之肺腸；糾紛鬱結，彷徨輾轉，輟耕隴上，行吟

澤畔，或歌或泣，而莫得其故；求所以釋之者而未能也。」客曰：「是爲有憂疾矣！吾請爲子治之！吾將以泰華爲莞簟而寢子，以江海爲羹湯而飲子；且以唐虞三代之帝王爲之醫，以皋夔稷契伊尹周公爲之調劑，以井田、學校、封建、爲之藥餌，以仲尼孟軻爲之針砭：——如是，而子之疾其瘳矣乎？」戴子恍然而悟，欣然而笑曰：「疾痛愁苦，病者之所自知也；切脈按方，醫者之所能也。吾聞醫門多疾，——疾之奇未有如余者，吾之疾而吾自莫之知，疾且益殆。今客嘉惠鄙人，而得國醫以愈吾疾，吾憂菴之號，請從此去矣！」

——庚辰正月。

## 紀老農夫說

頃余讀書山間，西鄰有農夫年老矣，猶治田事甚勤；暇則休乎樹下而臥焉。余嘗視之，樸且鄙；然其意有以自得者。一日，余謂之曰：「女勞苦田間，手足胼胝，顧不識亦有所樂於此乎？」曰：「否也；然吾平生亦不知所爲憂戚，吾儕小人，生僻壤，未嘗見世事，忽忽以老。筋骨之勞，與夫風雨暴露之苦，無歲無之，吾豈有樂哉？然而聊且治生，無饑寒之患；平居鮮與往來，終其身未入城市。雖貧且賤，無求於世；縱橫荆棘之中，出入麋鹿之侶，以此往往習而自安。」余聞之而嘆曰：「至哉樂乎！何謂不得耶？」老農又曰：「一吾幼未學書，曾不識字，其何敢望君？——而君若有慕於余者何也？」余聞其語，愈

往慕之；因書其說。

### 記夢

余少夢適山間，遇一老父，蒙櫛葉於身，坐石上。余異之，問以神仙之術，不答。有頃，天上有紅雲一縷，冉冉下屬地；老父指謂余曰：「食此者，文章冠海內。」余以口仰接吞之。老父復與余有所言，——既覺忘之矣！自是七八年來，憂沮病廢，曾未嘗學問，有所發明；回憶曩者之夢，真可赧也！壬戌之春，屢夢深山大川，汪洋萬頃，峯巒千疊，又往往登臨樓閣，壯麗閎偉，雲霞草木，變態百出，類非人間所有。余懷遯世之思久矣！力不能買山以隱，而夢豈徒然也乎？然有彼不驗，又豈獨驗於此也？——姑記以俟之。

### 紀紅苗事

紅苗介楚蜀黔之間，衣帶尚紅，故曰紅苗。其地北平永順保靖土司，南至麻陽縣界，東至辰州府界，西至平茶平頭酉陽土司，東南至五寨司，西南至銅仁府，周一千二百里，險阻幽深，寨落稠密。有寨曰天星者，其極險地也。苗性嗜殺而貪利；生男份質者皆以鐵；既長，治環刀佩之，出入不離。習彊弩藥矢長矛鳥鎗；其技有曰「滾巖」一者尤奇。嘗伏草中，撰人爲事。所獲內地人，以木錮其項，仍飲食之，故漏洩於牒者，使其家聞知，以

金幣來贖，否則鬻之各土司中。其獲同類亦然。憑險以居；寨落雖多，往往相仇殺，不相親暱；亦無渠帥統領。或欲有所剽掠，則潛結衆誓於神，椎牛歃血乃出；所獲者集而瓜分之。性善疑，過夜分乃飲食，不眠。慮爲讎者所害。苗內附者號曰「熟苗」，內地奸人誘伸爲苗嚮道，闖入攫取人畜。奸人爲居間，使其家出金幣贖之，往往匿其大半，不盡予苗；苗亦莫之知也。苗盛則虐邊民，苗弱則邊民亦多虐之。其鎮守官兵，利苗之所有，常無故入其境，奪其牛馬。苗忿恨，遂四出爲害，兵民被溺者不絕。有司恐其傷也，出錢贖之，苗益肆無忌矣！藏壬午癸未間，湖廣提督俞益謨等，大發兵攻之，奪天星寨、苗窮蹙，先後就撫者，三百一十一寨，計四千七百二十七戶，丁八千八百一十七。每丁納雜糧二升，共一百七十六石二斗四升。於是紅苗乃略定。苗內天時與內地異：每日辰午間，瘴霧瀰漫，咫尺莫辨。冬日寒凍，尤不可當；林木冰凝，如椽，如柱，如壁，如晶。草木黃落，久不能熟；立春後數日焚之乃熟。沃土黑墳，種粳稻絕美；餘惟種黍稷麻菽。無他種，亦無葷蔬。採野菜爲食。其占歲之豐歉，以竹筴枯驗之。其地無虎狼，雖雉兔鳥雀亦鮮少。樹多檳楠黃楊，並產藥草；苗皆不知貴也。苗俗：男女椎髻赤足，耳貫大環；好綵繪；無論絲布麻枲，輒染絳龍爲衣裳。亦能織紉；所產有苗錦苗被苗巾之屬。出門遠近，斷草卜吉凶爲行止。尤信鬼：戶外植木爲之，疾則禱，愈則椎牛以祀。所敬祀者，有白帝天主。相傳「以三十六人，殺苗九千，」故畏之；又曰：「馬伏波征苗，常乘白馬，所祀即

是。——其說皆荒唐莫可考。人家有榻無几，席地而坐；鑿設於中庭，剝木爲槽，置食其中，相與撥而食之。女未嫁與人私，不禁；懼有娠，自取藥草佩之。既嫁，除去藥草，所私者不得至門；至門輒殺之。然亦間有守貞者。苗性慙，多力，做以背負荷，而不能以肩；背能任兩人之所舁，肩不能勝一人之所挈。負重者偶憩，輒僵而不倚，絕無所困也。男女行步，皆趨捷如飛，奔馬不能及，棘刺毒螫不能傷。其曰滾巖者，人人皆習；懸崖峭壁，人不能攀躋；但歛手足，縮身如帽，一呼吸間，已從巔而下，一無損傷。以故入犯者多不捕，恃有此技也。苗不知有歲時支干；其於年日月，但曰鼠年至猪年，虎月至牛月，鼠日至猪日，循環數之而已。稱官曰「老皇帝」，稱兵曰「郎」，稱民曰「客」，相呼爲「同年」，呼其婦爲「同年嫂」；貽贈以布帛針線之類則歡甚。——其氣習風俗，大較有如此也。余惟自楚之南，達於滇黔巴蜀迤西，東而爲廣東，西江西之境，綿亘幾萬里，皆近在中國版圖之內；類多奧區沃壤，而爲諸苗所蟠據。名爲羈縻，而王化之所不及，聲教之所不通，標枝野鹿，尙如洪荒之世，未經開闢。此亦天地間之缺陷，而自古以來，聖帝明王之所未及用其力者也。不利其所有，而餌之以富貴，化其曠俗，柔而暴心，示之以君臣上下之禮，頒之以冠昏喪祭之制，立之以黨庠術序旌善罰惡之法，開其蠶叢鳥道，通其百工技藝：年之內，仁漸義摩，德威並布，次第而郡縣其地；是近在中國之內，關地萬里，胥標枝野鹿，而衣冠文物之，——是在何世之王者矣！

## 錢神問對

有神色赤而目方，刺其面爲文，立中衢，臭達於遠。衆皆拜，祈請甚篤；或咄咄嘆息不已。戴子見之曰：「此何神也？」衆曰：「非若所知。」前問神，神且以名對。戴子笑曰：「吾聞女久矣！女固若是而已者耶？」其何以動衆如是甚也？」神文：「吾遊行天下，靡人不畏，罔敢不恭；子顧且云云，豈有說乎？」戴子曰：「吾數女之罪，則鎔女使化而毒未歇；鏗女使折而害無救也。」神怒曰：「子固孺子不足憐；今偶相遭，而衆辱我。且夫吾之爲功也：薄海內外，苟非余，則戚戚嗟嗟，窘然而無以爲生。一二迂妄者吾避去；自餘諸公貴人，皆孳孳慕予，手摩而目屬；以及庶民卑賤之流，無不願爲我死者。且夫吾之爲質也：流轉而不窮，歷久而不壞。愛我者歸之，不愛我者謝忽往，吾豈有求於世哉？——世求我而已耳！是故官吏非吾不樂，商賈非吾不通，交遊非吾不厚，文章非吾不貴，親戚非吾不和；有吾則生，無吾則死。是故盜我者縣官有禁，謀我者錙銖不遺；誠明夫則害之分，而審夫得失之勢也。子何以云爾乎？請勿復敢見子矣！」戴子曰：「固也；吾試且略言之：昔者生民之初，渾渾噩噩，數千百年間，耕田鑿井，衣衣食食，天下太平，安樂無事。當是時，豈有女哉？自女出，而輕重其制，銖兩其名，方圓其象；流傳人間。亂民志，萬端俱起。於是庸夫之目，以女爲重輕；奸人之手，以女爲上下；或執鞭



乞哀，流汗相屬。不然，設心計，走坑險，臺死僥倖，損人益己，互相攘奪。或至犯科作奸，椎牛發塚，聚爲博奕，出爲盜賊。至於官之得失，政以賄成，敲骨吸髓，轉相吞噬；而天下之死於女手者，不可勝數也！挺士刻本以爲人，而強自冠帶；羊很狼貪之徒，而恣侵暴，夸窮孤；而女子助虐者，不可勝數也！且又攝其絨膝，固其肩髀，兀然匿於小人暴客之室中，讓爭而藏垢，避正而趨邪。使夫義士仁人，瞿瞿然，惴惴然，不能出氣；修德益窮，有文益困。而女獨紛紛然奔走天下，顛倒豪傑，敗壞世俗，徒以其臭薰蒸海內。氣之所感，積爲迷惑之疾，見之者慕，聞之者思，得之者喜，失之者悲，有無不平，貪吝接踵。而充塞仁義，障蔽日月，使天下偃蹇乎無所之，而惟女之是從，「神曰：『子言固然；然余之道，此乃其所以爲神也！』」女烏足以知之！「因仰而嘻笑，俯而却走，伸目四顧，舉手而別；衆共擁之以去。」

### 討夏二子檄

宋人有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今年入夏以來，余深爲此苦；而吳子之文，余未之見，因俳爲是說，以致其憤痛之意云。蓋聞「羣飛可以刺天，聚蟻可以成雷」，一謂正傷於邪，而害起於微也。夏有二子，生負不潔之形，徒開可憎之口，乘時並起；敢爲侵暴。彼出此入，平分晝夜，各自搖毒，互相召亂。於是奔赴蒸炎，沉溺溷濁，嗜腥逐臭，

呼召曹偶。種其醜類，以子以孫；穢德既彰，見者皆唾。猶復揮不肯去，鼓翅而前，交足而立，左右奔突，玷污潔白。營營之聲，亂人耳目，是以詩人惡其罔極，以爲告戒。若夫遁伏於白日之下，叫號於冥晦之間，剝膚飲血，飽不思去，狼戾成性，踪跡莫測。其股不足折，而其翼不足塌也。徒以伺間蹈瑕，輕悍飄忽，乘人不虞，其毒在喙。此二子者，豈有氣運之使然，亦其貪污之自致？天心既厭，不使子遺。於是秋高風勁，栗烈瘳發；嚴威所及，百熊震恐，萬狀銷滅。聽終夜而薨薨無聲，坐閒晝而紛紛無迹，蕩滌邪氛，掃除醜惡，豈不快哉！嗚呼！擒捕無方，喂嚼之威已酷；蘊隆既去，飛鳴之勢何存？殲旃毋悔！

## 疑解

歲辛酉七月，有客過戴子舍館，留一日將去，而告戴子曰：「余有竊疑於子，而未敢以請也。」戴子曰：「可乎哉，子其爲我言之！」客曰：「操舟渡江者，晏然順流而下，而顧叫號神明，若有風波之恐焉；馳千里之馬於五百里之內，而慮其日之暮，道之遠，揮策之未力也，則人必笑之矣！何者？爲其忘乎所安，而憂夫所不及也。今子年不滿三十，窮古今，討墳典，讀百家之書，而欣欣乎其有所得也；修身潔行，敦厚渾樸，文章瞻逸，蓋百代，世固未有如子者！宜子之浩浩然而自得。——而趨趨憔悴，有出於騷人思士之所不堪者，毋乃忘乎所安。而憂夫所不及者乎？」戴子曰：「吾方沒溺於波濤之內，

泛泛乎而不知所之；顛覆於險阻之途，膚折而骨離；而子且云云若是耶？夫人之患重痼者，其危苦自知之，而不能以告人。而人之在旁者，見其飲食言笑，或無異於常人，遂不復知其困；即偶一愁痛呻吟，而人且厭其聲而惡其態矣，世無扁鵲倉公，則未有知之者也。且子言「讀書修行，」吾非敢當也；今果如是，則余之憂且滋甚。「客曰：「夫子之憂，吾不識也；敢請其故！」戴子曰：「昔北宮子造事而窮，西門子造事而達，北宮子謁西門子曰：「余與女並世也，而余窮若此何耶？」西門子曰：「女不得與余並。」東郭先生曰：「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女厚於命薄於德，若之何其以辱北宮子也？」僕不佞，適有類於北宮子，而世之爲西門了者多矣！相與嗤笑謾侮；非有東郭先生，則其論將誰定耶？余困於世，將三十年矣！拂亂顛倒，狼狽決裂，有非宇宙人理之所當然者。初之所患，謂困已極矣！繼而加甚，而欲如初而不得，則困又極矣！後又加甚，而欲如其繼而又不得。如是者數焉，輾轉相屬，以至今日，而不知其所終極。舉世之人，固莫不勝余也，而豈敢望於西門子者！由東郭先生之言推之，豈其讀書修行之所致耶？既薄於命也，即不讀書修行，其窮猶爾也；吾讀以彼易此乎哉？」然則胡爲憂之？曰：「不必憂者，憂之不可也；可憂者，不必不憂也。可憂而不憂，爲矯，爲忍，爲妄，爲妄情，是數者，吾之所不爲也。」客曰：「嗜有是哉！吾聞之古人之言：以爲小人多憂，君子則否；吾以是疑！非君子也。」戴子曰：「小人之憂，非有他也，狗於外物，而汲汲嗜慾；怪僻險賊，而徼倖於不

可得，而爲是戚戚也。昔者孔之刪詩，自國風小雅，大半皆勞人思婦忠臣孝子悲悼慘恆之音，其言至深痛不可讀，而夫子存之，而許其能怨。則君子之憂，固有不可遽釋者。吾子既不能加扁鵲倉公之知病，而反咎病者之呻吟；是北宮子之遇，比吾多一東郭先生焉，不爲窮矣！——子其行乎？」

### 祭錢雲瞻文

嗚呼！吾祖母同產五人，而三人早世；獨其伯姊錢孺人，至今八十餘，巋然獨存；而其伯兄水部公，今亦逾八十矣！祖母歸吾家，生先君三歲而卒。祖母姊妹，惟祖母及錢孺人張大司馬夫人有後。錢孺人者，雲瞻祖母也。祖母爲吳方伯公女孫。方伯子姪，極爲蕃衍；而余輩外弟兄，落落不過數人。雲瞻長余三歲，其才甚豪！以余之顛倒困頓，積憂傷懷，而先君新奄棄，益抱無涯之恨。私心自屬：以爲增外家之光者，獨雲瞻耳！雲瞻少失先人，能奮然自立，志氣激昂；——而倏而病，病而死，嗚呼悲夫！先是八月，余病瘡，他疾亦乘間作。雲瞻時顧余榻前，取几上藥視之，教余謝醫請他醫治；余不可。雲瞻曰：「戴子癯甚，多憂，今又病，且奈何？慎！毋輕試醫藥！」余曰諾。居數日，不見雲瞻至。或曰：「雲瞻病，病與戴生同；」既又曰：「雲瞻病且甚。」余念雲瞻素強壯，卽病可無患。居數日，有人來告曰：「雲瞻死矣！」時余病稍稍起，欲往撫棺而哭不能。嗚呼

！雲瞻視余於呻吟愁痛之間，而吾不能哭雲瞻於永訣絕命之頃，吾其何以爲心哉？嗚呼！世之惡直醜正久矣！君子所恃者惟天——而天道如此，夫豈可問耶？先是春三月，吾友汪河發死，不半載而雲瞻繼之！雲瞻雅好余；人有謗余者，輒爲之裂眦怒罵。兩人死，余益無所向，其亦致憾於天而已矣！雲瞻少孤，養於其叔鴈湖先生，以至壯大。雲瞻未死前，生子數日；比雲瞻既死，而其子亦夭？鴈湖先生尤悲之；凡錢氏之致憾於天者，又豈有既乎！

### 鸚鵡贊

女之初生，隴西南海；集於中州，耀其光彩。女學人言，雖慧不逮；人事女言，嗚嗚可駭。我聞悲傷，世由女壞。此土雖樂，恐生罪悔；一旦摧殘，覓家不在。

### 筆贊（並序）

余拙於書，性亦不喜書；鬻筆者至，買數管屬草臺而已。今年余教授江午，於篋中得敵數十管，皆禿不說書；因投之江中，爲作贊曰：

吾不世如，人道之恆；世不吾如，有中書君。世亦有之，君冤莫伸；惟余甚駭，得君益傾。傾豈君故？我生不辰！君鋒甚利，余脫其精；君思橫溢，余盡其心。君徒以名，余

不布聞。人皆去余，曰賤且貧；君寫我憂，寒暑晦明。付爾江流，與水同清！昔在紙上，滔滔有聲；今歸渤海，猶自奔騰！蓬萊瀛洲，神仙所居；其中奇怪，視我何始？



# 戴南山集卷十三

桐城戴褐夫著

薛恨生校點

## 紀行

### 乙亥北行日記

六月初九日，自江寧渡江。先是浦口劉大山過余，要與同入燕，余以費用不給，未能行。至是徐位三與其弟文虎來送；少頃，郭漢瞻吳佑咸兩人亦至。至江寧開登舟，距家數十步耳。舟中揖別諸友；而徐氏兄弟，復送至武定橋，乃登岸，依依有不忍舍去之意。是日風順，不及午，已抵浦口，宿大山家。大山有他事相阻，不能即同行。而江寧鄭滂若適在大山家；滂若自言有黃白之術，告我曰：「吾子冒暑遠遊，欲賣文以養親，——舉世悠悠，詎有能知子者？使吾術若成，吾子何憂貧乎？」余笑而頷之。明日宿旦子岡。甫行數里，見四野禾油油然，老幼男女，俱耘於田間。蓋江北之俗，婦女亦耕田力作；以視西北男子遊惰，不事生產者，其俗洵美矣！偶舍騎步行，過一農家，其丈夫方擔糞灌園，而



婦人汲井且浣衣；間有豆棚瓜架，又有樹數株鬱鬱然，兒女啼笑，雞鳴犬吠，余顧而慕之。以爲此家之中，有萬物得所之意，自恨不如遠甚也！明日抵滁州境，過朱龍橋，（即盧尚書祖將軍破李自成處；）慨然有馳驅當世之志。過關山，遇宿松朱字綠，懷寧魯元彥從陝西來，別三年矣！相見則歡甚；徒行攜手，至道旁人家縱談，村民皆來環聽，良久別去。過磨盤山，（山勢峻峭，重疊盤曲，故名；）爲滁之要害地。是日宿岱山鋪，定遠境也。明日宿黃泥岡，鳳陽境也；途中遇太平蔡極生自北來。薄暮，余告圍人：數日皆苦熱，行路者皆以夜，當及月明行也。乃於三更啓行，行四五野，見西北雲起；少頃，布滿空中，雷電大作，大雨如注。倉卒披雨具，然衣已沾濕。行至總鋪，雨愈甚；徧叩逆旅主人門，皆不應。圍人於昏黑中尋一草棚，相與暫避其下；雨止，則天已明矣。道路皆水瀾漫，不辨阡陌；私嘆水利不修，天下無由治也。苟得良有司，亦足治其一邑；——惜無有以此爲念者。仰觀雲氣甚佳；或如人，或如獅象，如山，如怪石，如樹；倏忽萬狀。余嘗謂看雲宜夕陽，宜雨後；不知日出時看雲亦佳也！是日僅行四十里，抵臨淮；使人入城詢舟艦。值其他出。薄暮，獨步城外；是時隍中荷花盛開，涼風微動，香氣襲人，徘徊久之，乃抵旅舍主人宿。明日渡淮：先是臨淮有浮橋，往來者皆使之；及浮橋壞不修，操舟者頗因以爲奸利。余既渡，欲登岸，有一人負之以登，其人陷淖中，余幾墮，岸上數人來其挽之乃免。是日行九十里，宿連城鎮，（靈璧縣境也。）明日爲月望，行七十里而宿荒莊，

（宿州境也。）屋舍湫隘，牆壁崩頽，門戶皆不具。圍人與逆旅主人有故，因欲宿此。余不可，主人曰：「此不過一宿耳！何必求安？」余然之。是日頗作雨而竟不雨；三更起，主人苛索錢不已。月明中行數十里，余患腹脹不能食，宿褚莊鋪。十七日渡河，宿河之北岸。夜中過閔子鄉，蓋有閔子祠焉；明孝慈皇后之故鄉也。徐宿間羣山盤亘，聲氣完密，而徐州濱河，山川尤極雄壯，爲東南藩蔽，後必有異人出焉。望戲馬臺，似有傾圮。昔蘇子瞻知徐州，云「戲馬臺可屯千人，與州爲犄角」；然守徐當先守河也。是日熱甚，既抵逆旅，飲水數升。頃之，雷聲殷殷起，風雨驟至，涼生，渴乃止。是夜腹脹愈甚，不能成寐，汗流不止。明日宿利國驛。憶余於己巳六月，與無錫劉言潔，自濟南入燕；言潔體肥畏熱，而羨余之能耐勞苦寒暑。距今僅六年，而余行役頗覺委頓；蹉跎荏苒，精力向衰，安能復馳驅當世？撫脾扼腕，不禁喟焉而三歎也！明日，宿滕縣境曰沙河店。又明日，宿鄒縣境曰東灘店。是日過孟廟，入而瞻拜；欲登嶧山，因熱甚且渴，不能登也。明日宿汶文。往余過汶上，有弔古詩，失其稿，猶記兩句云：……一可憐魯道遊齊子！豈有孔門屈季孫？……餘不復能記憶也。明日，宿東阿之舊縣。是日大雨，逆旅間隔牆羣飲搏戰，未幾喧且鬪。余出觀之，是兩人皆大醉，相毆於淖中，泥塗滿面不可識；兩家之妻，各出爲其夫，互相詈，至晚乃散。乃知先王罪羣禦，誠非無故。明日宿荏平。又明日過高唐，宿腰站。自荏平以北，道路皆水瀾漫，每日輒紆迴行也。聞燕趙間水更甚，北行者皆患

之。二十六日，宿軍城，夜夢裴媪。媪於余有恩而未之報；今歲二月，病卒於家；而余在江甯，不及視其含斂，中心時用爲愧恨！蓋自二月距今，入夢者屢矣。二十七日，宿家商林。二十八日，宿任邱。二十九日，宿白溝；（白溝者，昔宋與遼分界處也。）七月初一日，宿良鄉。是日過涿州，訪方靈臬於舍館，適靈臬往京師。在金陵時，日與靈臬相過從；今別四月矣，擬爲信宿之談，而竟不果。及余在京師，而靈臬又已反涿，途中水阻，各紆道行，故相左。蓋自任邱以北，水泛溢，橋梁往往皆斷；往來者乘舟，或數十里乃有陸；陸行或數里，或數十里，又乘舟。昔天啓中，吾縣左忠毅公，爲屯田御史，興北方水利，彷彿江南；——忠毅去而水利又廢不修，良可嘆也！初二日至京師。蘆溝橋及彰義門，俱有守者，執途人橫索金錢；稍不稱意，雖襍被俱欲取其稅，蓋權關使者之所爲也。涂人恐濡滯，甘出金錢以給之；惟徒行者得免。蓋輦轂之下而爲禦人之事，或以爲是小事不足介意；而不知天下之故，皆起於不足介意者也。是日大雨，而余襍被書籍，爲邏者所開視，盡濕，泥塗被體；抵宗伯張公邸第。蓋余之入京師，至是凡四，而愧悔益不可言矣！——因於燈下執筆，書其大略如此。

## 庚辰浙行日記

歲己卯冬，鴻臚寺少卿兼戶部科給事中保德姜公，奉命督學浙江，貽書於余，欲余入

幕中贊理其事。庚辰五月抵任；其公署在嘉興。是月十五日，遣一役及一僕，至江甯相逐。余於十八日，由虎踞關，出太平門。是日天氣頗暑，而道旁多樹陰，余時時下肩輿憩於樹下。私自念年近五旬，而無數畝之田，可以托其身，終歲傭書客遊；閉門著書之志，將恐不得遂，爲之慨然泣下！姜公頗知余，或能成余志；窮生妄念，駸駸乎動。又不覺自笑也。是日宿龍潭；過中山王及岐陽王墓，塚木森然，牆垣無恙；蓋兩家子孫尙多，歲時上塚修葺，不似孝陵之荒涼也。十九日，至鎮江登舟，宿丹徒鎮。二十二日，宿戚墅壩。二十一日，泊虎丘；登岸，遇六安州楊希洛，坐可中亭下談良久。二十二日，未至平望二十里宿。二十三日，昏夜到嘉興；姜公見余至大喜，命酒歡飲。且曰：「吾知子甚深！校閱之事，一以委子；他酬應文字，亦惟吾子是賴。吾子平生著書之志，吾亦當爲子成之。」閱三年，既滿任，而公之言願不讎。浙中文風敝極，而士習儉薄，爲他省所未有。外間知余專校閱之事，而素忌余論文之嚴，深懼其不售；又知余之不可以私相干也。於是嘉興湖州兩府之士，多造作蜚語，以搖姜公，而冀余之去也。胥役某，（姜公所愛信，）亦忌余在內不得行其奸，於是表裏爲讒言。姜公始亦不能無動；尋察知其妄也，任余益專。而姜公「公且明」之譽，遠邇無間言；輕薄之士及滑吏，自是不敢爲飛語，且相與頌之，而文風亦稍稍變矣！嘉興試事既畢，於八月初六日，往湖州。是日大雨，余坐肩輿出城，衣盡濕；登舟，宿平望。明日到湖州行署；署狹隘甚，同行者多人，人各斲尺地，殊不可

一朝處。九月初四日，始得往杭州。是日宿菱湖，泊奎章閣下。明晨登閣望之，菱滿湖中，人家約數千，岸上皆桑樹。蓋東南蠶桑之盛，莫過於湖州；而此地烟水茫茫，兼收菱芡之利，其風景甚可樂也！是日行數十里，望見杭州諸山，宿北蕪關。初六日入舉場。蓋杭州校士，舊有公署，而日就傾圮不可居；故督學校士，即在舉場也。十月初五日，乃得暇出遊西湖，觀所謂「十景」者；徧遊飛來峯、冷泉亭、靈隱、韜光、及靈泉之勝，薄暮還署。初十日出草橋門，渡錢塘，過蕭山。十一日至紹興。紹興行署，爲故提督田雄府，（田雄乃明末副將執安宗以降於本朝者也；）其府甚壯麗。相傳其楹帖一聯有曰；「手擒三天子，身總五諸侯；」蓋雄既執安宗，復執潞王，走魯王，或曰：「降武之敗，雄亦在師中；魯王亦嘗監國。雇所指三天子，謂弘光隆武及監國也。降後，部下有五總兵，受其節制，故云。」十一月初三日，謁禹陵；有窆石亭，碑文韓揚撰，天順六年也。岫巖碑，御史王紳立，嘉靖二十年也。陵下有大禹碑亭；陵旁有泉曰飛泉，碑臥地。初五日，登府山，遊蘭亭。初七日，自紹興啟行，泊舟舜陽侯廟；換小舟遊吼山及樂壽菴，還舟宿。初八日初九日所過，爲上虞餘姚。初十日過西壩；壩左右各豎一柱，各繫索挽舟使上，旣上縱而使下。若輾轡然。是日至甯波。二十八日。過鄞縣；署縣令姚君銳，余同縣人，留余飲夜，二鼓乃還。二十九日，啓行還嘉興。十二月初二日，過北新關。初三日，至嘉興。是時幕中賓客，有漢陽王孟穀、溧陽周簡如、丹徒張鶴夫，各辭姜公歸；余亦欲歸江甯，經

理家事。姜公與余及周張二君期：俱以正月復至。初九日，余與三君同舟行。初十日，至閩門，大雨，不得登岸；是夜風雨大作，凡八日乃止，舟頗不得行。孟穀留吳門，不即歸。簡如至無錫，先別去。余與鶴天至丹陽，乃別。十五日，自丹陽僱肩輿行，雪更甚，深且數尺，彌望皆白，真奇景也！十七日，到虎踞關寓舍。

### 辛巳浙行日記

余以再赴督學姜公之約，於正月初八日啓行，策蹇驢，宿句容。次日，至丹陽賃舟；是時各官以賀新萬往蘇州謁巡撫，舟盡賃去；薄暮乃賃一小舟，僅如葉，晝夜行。十一日平吳門，宿友人汪武曹家。次日，唔顧俠君顧有常，晚乃登舟。十三日至嘉興；時姜公已發檄試嚴州。十九日啓行。二十日泊新馬頭。二十一日渡錢塘，順風行五十里。次日過富陽，宿桐廬。又次日，未至嚴州五六里宿。二十四日，大雪，至嚴州。先是余已嘗登釣臺，慨想子陵泉羽之風節；至是聞有石洞，（距城二三十里許，）洞門左右各有石如樹，（一爲桂，一爲楊梅，）枝幹果實，無一不似，此奇景也！余與幕中諸人，皆銳欲往觀；而胥吏以夫役不便爲辭，姜公信之，遂不果往。二月初八日，啓行往衢州，歷蘭溪龍游。初十日，未至衢州二十里，宿樟樹灘；登岸觀樟樹，蓋千餘年物。歸以告姜公，公亦往觀之；歸曰：「吾嘗至南京，過溧水，行署內一古桂，更大於樟樹，花開時香聞十里；——此

樟尙未爲奇也。十一日，至衢州。二十二日，游蘭柯山。二十三日，啓行往金華；是日仍宿樟樹灘。次日順風行一百八十里。次日大雨，宿金華城外。又次日入行署。（署在唐爲州治，宋爲保甯軍節度府，元初改浙東道宣慰司，大德六年改廉訪使，明改爲御史行臺。）內有宋崇甯五年御書手詔碑，御書籍出手詔碑，皇子節度使加魏王詔書碑，又有浮槎圖百刻，當中丞和陶諸詩石刻，騎牛圖石刻，方直指規吏石刻，又有直松碑記；金華山水秀絕，所謂仙洞者尤奇；皆不能往遊，爲之嘆息！三月十四日，啓行往處州；是日宿永康。次日，宿縉雲。此兩縣峯巒峭拔，途徑曲折幽深，山花粲發，彌望不窮；昔人稱「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正不逮此遠甚也！十六日，過桃化嶺，至處州；爲先高祖宦遊地，郡志皆不詳矣！三月三十日大雨，啓行往温州；是日登舟，（舟小僅能載兩三人，）行二十里至青田界，雨後羣山皆有瀑布。次日過青田，薄暮至温州。四月十三日，遊江心寺。十四日，登望江亭。十七日，啓行往臺州；是日舟行三十里，至館頭陸行，宿樂清。次日，宿大芙蓉。次日，遊鴈蕩。次日，宿黃巖。次日至臺州。連日皆重嶺絕巘，肩輿不可上，則徒步行；力疲氣喘，時時坐地喘息，額汗滴於地，若雨點然。幕中諸人，皆相與歎息，以無勞苦其形體，以無他人，何益也？余曰：「藉是以徧觀佳山水，不亦可乎？」五月初六日，登巾山。初七日，遊東湖；中有雙忠祠，祀方正學及東湖樵者。初八日，啓行往甯波；蓋歲試已畢，而科試又自甯波始矣。是日宿朱巖。次日宿甯海。謁正學祠，觀義井；

途中見耕耨者，皆裸體匍匐山中，良苦，甚憫之！次日宿奉化。次日至寧波；寧波行署湫隘，略似湖州。二十二日，仍飲鄞縣署中。六月二十三日，啟行反嘉興。二十五日，過曹娥江，登岸入曹娥廟；娥有塑像，見羣婦女執扇扇之。余問之居人，居人云：「此地婦女有所祈禱，必執扇扇娥；其扇之數，或以萬計，或以千計，皆預定於家；擇日入廟焚香，拜而扇之，扇已復拜。」余問其義安在？則云：「娥以溺水死，其衣皆濡濕；今扇之使乾，娥之神必來佑也。」余聞之爲一笑。次日過錢塘，泊新馬頭。次日過石門。次日至嘉興。七月初九日，啟行往湖州。十一日至湖州；會姜公病，試事稍濡滯。至八月初七日，乃得啟行往杭州。次日至杭州。九月初九日，啟行往紹興。是日觀潮；相傳錢塘之潮，以八月十八日爲盛；過此則漸減矣。及是至江干，問居人曰：「今日有潮否乎？」居人曰：「數日間潮甚盛，不異八月十八；少頃卽至矣。」俄望見海中橫一白痕，已而痕漸高，已而漸漸有聲，聲潮大，距余立處約計十里許。江中波浪接天，聲怒發，如萬鼓齊鳴。及至余立處，則雷轟雲捲，平地皆爲震動，真奇觀也！潮退乃渡江。次日至紹興；姜公病復作，試事又緩。至九月二十四日，乃得啟行往臺州，是日舟行宿三界，（會稽上虞嵊縣交界之地，）居民數十家。次日至嵊縣；嵊縣水與娥江水通，（卽鄭溪也。）次日陸行四十里，至新昌。遊南明洞。次日行一百二十里，至天臺縣。次日遊赤城及天臺諸勝；而石梁之旁有曇華亭，亭內塑關壯繆像及賈似道像，相對立，亦一異也！次日行九十里至台州，是十



月初二日。臺州城甚峻峭，下臨溪，溪與海通。前此之來，從西門外過浮橋入城；此則自西來，緣城行，仍入西門。十二日復登山；是日有羣雀鬥於署。（先是簷隙有數雀巢焉；至是忽有二雀來爭，相與鬥，鬥不勝則各引雀數百來互相鬥。雀怒則羽毛皆張，嘴爪及翅皆用爲擊搏，往往羽毛有飄墮者；）噉噪至日暮乃已。十三日，啟行往溫州。次日宿黃巖。次日宿大荆；余欲再入鴈蕩，姜公不可。次日宿大芙蓉。次日宿樂清。次日至館頭，登舟乘潮行，晚至溫州。溫州濱海，海船舶於城外者，帆檣相屬不絕；（寧波亦然。）此憂則在他日，而當事者漫不以爲意也。十月二十七日，啟行往處州。次日過青田。次日過石門洞，（距青田七十里，）羣岸往觀焉；兩石豎道旁如門，石壁甚峻峭；飛泉自上瀉下，亦多有奇趣。是日宿海口。次日至處州。十月初九日，遊三巖洞。初十日，啟行往金華；是日宿縉雲。次日宿永康。次日至金華。十一月二十四日，啟行往衢州。是日宿蘭溪。次日遊塔山趙氏園；又至城隍廟觀鳳尾樹。次日，過龍湫二十里宿。次日風順，日午至衡州。十二月初六日，啟行往嚴州。次日未至蘭溪，而余有僕自桐城來，相遇於此；知友人方百川病卒，爲之大慟！次日至嚴州。十九日，啟行返嘉興，凡六日乃至。是時歲科兩試皆畢，諸人次第散去，余與上元張兆人同舟反江寧，凡八日乃至，——未及逐日記其宿處也。

## 丙戌南還日記

丙戌四月，余自京師南還。十四日，使僕賃車。十五日，諸友來送者。鹽城成永健、寶應喬從烈、睢州湯之旭、石門譚有年；而江甯蔡煥洙、臨清徐恕，則使使來送；居停主人趙景行，及門人趙繼忻趙畢元，送之門。余登車，見車夫兩目皆赤，疑之；問其姓名籍貫，識之。是日行七十里，宿良鄉。十六日，行一百四十里，宿定興。先是燕趙間久旱不雨，麥不收，道中彌望無樹木，草皆枯。而北人習於惰，不治恆產，道旁往往有遊手枕塊而臥，（至市集處臥者尤多；）風起，車馬所踐塵蔽體，皆寐不醒。嗚呼！天下有事，起爲盜賊，死填溝壑者，皆是物也！十七日，飯於安肅，見一人僂而行；視其踵則在前，指在後，骨起於背，隆然聳高。逆旅主人曰：「是吾鄰也！其形體生如是。」是日宿清苑，凡一百二十里，道旁有楊柳。十八日，行一百二十里，過慶都，宿定州之清風店，先是道旁逆旅中，多有書「老爪」事於壁，使行道者知所備。老爪者，賊號也；其黨無所不有，大抵皆畿<sub>兩</sub>河北人爲之。佯具行李爲商賈，或爲仕宦狀，與行道者同行且宿，漸親密，輒誘人於鷄未鳴時起行，其黨已於前塗二三里許掘坎待之；至其地則皆縊殺而埋之，不留一人，劫其裝去，毫無踪跡。車人亦多其黨也，蓋殺人已不可勝數。是夜余見僕飼馬，余曰：「車夫安往？」曰：「彼乃此地人；歸其家去，云明日早來。」余曰：「彼前告我曰

大名人，今乃又云此地人耶？」因問逆旅主人曰：「爾知其姓名乎？」主人曰：「知之。」爲余言之，則又與前所告余者不合。明日蚤果來，則有二人隨之；余竊心疑爲老爪，而不可言也。自是時時防之；見其與彼一人者，嘗指日車中私語。十九日，過定州新樂，宿真定之福成驛，凡一百二十里，是日始布穀，又見池中有荷，岸有花。二十日，行一百里，過真定，渡滹沱，宿落城。北方多立碑，（或建坊於道旁，一書古人遺蹟，頗多附會，而真定道中有坊，曰「孔子落筆，」曰「伏羲畫卦。」尤荒唐可笑也。二十一日，行一百里，宿栢鄉；是夜始有雨。二十二日，行一百二十里，飯內壘，宿刑臺；此兩縣皆有山相連屬，居人項多饑。余見道旁有賣棗者，（棗大於常棗數倍，一買一升食之，則中乾而味苦，以予乞人。噫！余之見欺於龐然大者，固已多矣！是夜余頗不寐，未三更，聞有人扣門告車夫曰：「吾等前行待女，卽起來！毋誤也！」車夫曰諾。衣不及披，倉皇執火至。余榻曰：「起！起！天明矣！」二僕皆治裝，余堅臥不起。車夫急，且連呼起起不已。隨牽馬至，盡移余囊篋至車上，而趨余榻前趨之愈急。命曰：「女他日不如此，今日何急也？」車夫知余不可動，叫號詬厲，自投於地而臥。良久天乃明，行數十里至沙河，沙深沒馬腹，馬畏之，往往車不能行。是日行一百二十里，過臨洛，宿邯鄲；（臨洛道中有冉伯牛墓，邯鄲有黃梁山蹟。）而車失先所與偕來者二人，自是不復見矣！二十四日，行一百里，過磁州，柳陰夾道，數十里不絕。蓋北人不好種植，而南人官於北者多種柳，取其易

生也。是日始聞鶯聲；渡漳河，望銅雀臺，宿安陽之豐樂店。二十五日，過彰德湯陰；——湯陰城外有碑曰「宋武穆王岳氏先塋」，城內有坊曰「宋岳忠武王故里」。——是日宿濟縣之宜溝驛，凡一百一十里。二十六日，渡淇水，過淇縣，宿汲縣，凡一百一十里；（道中有比干墓。）二十七日，過延津。——道中有碑曰「陳平張倉故里」。——凡行一百一十里；宿封邱之于家店，距黃河不遠矣。明日啟行，余坐車中假寐，既覺，見所行非大路也。問車夫，車夫曰：「此捷徑，可省二三十里。」余密語二僕：「此可虞也！各執利器備之！」蓋自磁州以南，土肥，而連得雨，故麥皆有秋。至是刈麥者相望，而人家亦頗稠密。車行往往無路，或行麥田中，輾轉達於黃河之岸。而前此屢經雨，路多泥濘，前後左右，往往有淖，不可過也。車夫不辨路東西所向，輒策其馬使東，東復策使西；馬不知所爲，則絕鞮而奔，阻於淖而止。車夫徐行至其前，拊其背，抱其項，誘之來使就轡；既就轡，仍鞭之，馬負痛復逸，——如是者數焉。余與二僕皆下車行，車凡陷於淖者三四；盡去車之所載舁之，良久乃得起。一居人爲指示大路，薄暮乃得達。是日約略行百餘里，乃達大路。——則距昨日所宿，僅二三十里耳。盡日不食，饑且疲，車夫時時目余怒曰：「沙河誤我事！」余佯爲不聞。至是益信其爲老爪之黨；而此日之小徑行，實欲速反得紆迴，非有他也。明日早至黃河岸，無渡船，候之日中乃得渡，高岸重壘，直接於開封；黃河故道，依稀可見。蓋開封濱於河，河勢高而地勢低，故崇禎間致爲盜所灌。今河既徙，

而泥沙淤塞，地勢遂高；嗣是汴梁可無河患矣！是日入城宿逆旅。蓋開封既遭河決，城郭人民盡沒；後於舊址築城加高。而今城中之人，皆遷自他方者；所居之屋，其下數尺或一二丈，皆舊時人家。居人爲屋，往往掘土取磚石，或間得金銀云。是夜車夫告去，余乃免於警備。三十日，往謁巡撫汪公；公與余爲二十年舊交，而力不能賑余之困乏。是日留飲酒，在坐有濱州人李君，自言「三爲縣令，而皆不得善地；」且備言「爲令之困。」余不日即當爲令，頗欲行其志於一縣；聞李君言，逡巡不敢決矣！明日，開封府徐公來訪，「蓋臨清進士徐恕有書及之；」意甚款洽。每暇輒召余飲，備言「中州州縣之困，甚於李君所言。」又自言「曾官雲南，有上官樹，其枝葉花類梔子，香亦如之；每花十二瓣，其年閏月，則多一瓣。又騰越州香櫟樹，所結實，既黃而不及摘者，至明年春復青，冬復黃；雖經多年，終不自隕落。」此二樹者，素未嘗聞，故記之。時在坐者，有德清徐公聖可。五月初三日，余辭汪公南行；公欲留余幕府，而余有他事欲至吳門，期以九月復至汴，於是乃出。徐公曰：「時已迨暑，難陸行也；吾已賃舟於周家口，君與徐君同舟去爲善！」是時水涸，周家口去汴三百餘里，乃賃車於初四日出城，徐公使人送之郊外。「是日宿陳留。陳留令許遇，余友也，往訪之；適值其召丞尉及司教司順飲酒，余遂入座中，飲甚酣。初五日，行一百二十里，過許，宿扶溝之李家潭。初六日，行一百一十里，至周家口。道中見居人頗勸於地利，夾道植桃，凡數十里不絕；實且熟，纍纍然垂樹上，彌望無際。

周家口屬商水；先是徐公已使人在舟中相迓矣。余與徐君登舟，遂辭徐使去，初七日未行。初八日行九十里，泊襄城之淮方口。是時水涸，過灘甚艱險，往往相視咫尺，踰時不能過。余與徐君上岸行一二十里，至淮方口候之；夜將半，舟始至。初九日行六十里，泊界口。初十日行九十里，泊潁州之界牌集。十一日行八十里，泊潁州之澗溜集。十二日行九十里，泊潁上。十三日行六十里，泊正陽關；關不開。至十六日始開關，順風行九十里，泊壽州之下蔡。十七日風不順，行可四五十里，泊處不知名；鄰舟落落無多，頗有警，徐君終夜不成寐。十八日行一百八十里，泊長淮衛。十九日行四十里，泊臨淮。二十日順風，直抵盱眙。先是余與徐君計之：舟過洪澤湖，風濤險惡；而舟甚輕。尤難行，莫若自陸路至揚州爲善也。明日早，各使一僕登岸，各賃肩輿一，驢三；午後始回云：「有牙僮者任其事，金已付矣，約以明日行。」二十二日凌晨，驢至而肩輿不至。問牙僮，則云：「輿人者，旣得金則逸矣！」盱眙令周振舉，與余舊相識，則往拜之，告以故。周君笑曰：「倘非此事，君竟遠我門而不入我室乎？」並召徐君及縣人李瓊瑞，相與飲於署，談甚歡。李君與余爲同年貢於成均者也。明日周君薄責牙僮，而使人賃肩輿二，余輩乃得成行；宿天長之張官舖，凡九十里。是日始見陂塘堤堰，男婦俱下田分秧，宛然江南風景矣！二十四日。行九十里，宿天長之人和舖。二十五日，行九十里，至揚州。是日熱甚，輿人流汗且喘，余憫之；或徒走，或賃驢行。旣至，余與徐君各賃一舟。余入城訪友人吳崧洪

賦，（此兩人者，皆徽人而客於揚也，）宣城程元愈客於吳氏，皆相見；略述契闊，卽辭登舟。明日，諸人至舟相送，卽開帆至三义河，泊舟登岸。是時造有行宮，一僧導余入，編爲之指示。復登舟，至江干，見無風波，遂過江，泊丹徒之新里。二十七日，行百數十里，泊無錫。二十八日，抵蘇州寓舍。

# 戴南山集卷十四

桐城戴褐夫著

薛恨生校點

## 子遺錄

桐城居深山之中，地方百餘里；一面濱江，而羣山環之。山連百餘里，而楚之蕪黃，豫之光固，以及江淮間諸州縣，壤地相接，犬牙錯處。雖山川阻深，而人民之所走集，皆爲四達之衢。桐之西有嶺曰掛車，東有關曰北峽，皆險阻地；昔者三國時吳人所以圖曹休也。凡桐之境，西至於潛山，又西至於大湖宿松，西南至於蘄黃，南至於安慶，一桐，即安慶的所屬邑也！一東至於廬江無爲州，東北至於舒城，又東北至於廬州鳳陽，北至於六安英霍，又北至於光固；自前世天下有變，桐必受兵。明高皇帝起江北，定中原，王迹實由此興；而建都南京，則桐爲王畿內地。自是天下承平且三百年，桐士大夫仕於朝者，冠蓋相望，而持節鉞爲鎮撫者徧天下。四封之內，田土沃而民殷富，家崇禮讓，人習詩唐；風俗醇厚。號爲禮義之邦。當萬歷晚節，天子倦勤；而士大夫文恬武嬉，抑又甚焉。凌遲至於崇禎，天災流行，盜發秦隴，天下爲之騷然；而所在奸民，皆思乘機爲變。崇禎二



年桐四野鬼哭。四年，有鳥集於四郊，其形如鴉，其色赤。有史生者，遼東人也；舉家遷桐數年矣。見而歎曰：「兵火其將作乎？是爲火鴉也！其兆之矣！」遂挈其家去。五年，東門外地湧泉如血。七年八月，縣人黃交鼎江國華反。先是縣士大夫類多長者，皆有德於其鄉；而民莫不畏官府，敬士大夫。迨天啓崇禎中，世家鉅族，多習爲淫侈；其子弟僮奴，往往侵漁小民，爲不法。於是奸民積不能堪，而兩人遂爲亂首；燒富家第宅，掠金錢，建旗幟，營於北門之外。司理薛之垣自皖來，與賊誓於神而去。安池兵備副使王公弼，率其將潘可大討賊；次於練潭不敢進，賊勢益張。常是時，縣人職方即方孔炤致仕家居，得民心，亂人獨不犯職方，職方家因誘致亂人而盡殺之。王公弼聞桐亂已定，乃帥師如桐；而賊警適至，桐人因留可大駐桐防守。是年，蜀之筠連人楊爾銘來爲縣令。爾銘年少有奇才，爲桐七年，民愛之如父母；禦寇治兵，皆有法度。桐之不亡，由前後兩縣令之力居多！兩縣令者，爾銘之後爲張利民也。其後明亡，爾銘棄官流落江湖以死；而張利民逃匿山中不出；桐之父老，至今歌思之。崇禎八年正月，流賊犯桐。先是流賊起秦中，渡河曲，燕南河北皆苦之。然而京師峙其北，黃河繞其南，賊禍不能遍天下也。賊入晉而秦以爲功，賊入豫而晉以爲功；行間大吏，大抵皆玩愒縱賊，賊禍遂不可支矣！當賊之渡河而南也；河南巡撫元默不爲備，賊乃乘堅冰自灑池渡河，河南郡縣皆陷。浸尋及於鳳泗，而江淮楚蜀之間，處處皆賊矣。賊之衆且百萬，蔓延往往千餘里不絕，或曰三營，或曰五營。

或曰十三營，名號甚多，不可得而詳書也。而張獻忠尤爲兇殘且狡，羣賊附之。潘可大兵單弱，不能禦寇。楊爾銘與縣士大夫謀設守：每陴十，懸高燈一；二十，火毯一；五十。置一小砲；百，一大砲；譙樓下各貯火器，招募勇士百餘人，助潘大守城。而賊前已破鳳陽，趨舒廬。兵驅至桐矣。初賊在河南也；縣人孫晉爲給事中，告於兵部尙書張鳳翼曰：「羣賊今日逼鳳泗矣！鳳泗破，桐皖其必不免，爲之奈何？」尙書笑曰：「公，江南人也，何憂賊乎？賊，秦人，不食江南米；賊馬不飼江南草；賊不犯江南決矣！」人有聞者皆笑之。至是賊至桐，潘可大接戰於東郭外，兵敗死者百餘人。賊射可大馬，中之，馬蹶而可大顛。部卒劉應龍，以己馬付可大乘之而走；將入門，可大又墜地。賊急追之，應龍持矛與賊騎戰於衢隘，殺賊五六人，賊不能前。比賊殺應龍，鞭其馬進，則城門已闔矣！——是爲乙亥五月二十七日也。先是賊所至，皆用土著爲嚮導；以故道路曲折，乃虛實堅瑕，莫不盡知之；由此勢如破竹。桐之奸民，已前死無與賊通，城以故獲全。明日，賊奮力攻城，以巨絙聯木板。藏其下負以趨，名曰「木牛鑿城」。一城堅不能入，城上人以大石擊之，多傷。又造梯數十，長數丈，擁至城；城上砲石擊之，不能進。於是焚居民屋舍，風烈火舉，守陴者不能逼視，乃鼓噪欲登城；又射却之，而乘間下擊殺賊數百。凡攻三日不能破，乃求賂請罷去。而徽人黃仙崖獻砲：以木爲之，貯以火藥，藏火線。請謬謂以金寶給賊；而先以眞者餌之，賊喜。遂以砲數千百懸而下，賊爭取之；至賊手火發，

皆糜碎。於是賊度不能攻，遂拔而西去。至潛山城外，居民死傷者數千人；嚮者煙火萬家，至是幾盡矣！賊殺人之慘，不可勝言。嘗掠民間一婦有美色，賊渠置之座上，飲以酒。婦覆酒擲杯於賊面曰：「吾良家子女，不幸落賊手，速死爲幸！安能從賊飲乎？」且泣且誓。賊大怒曰：「姑勿殺！吾當衆辱之。」旦日，縛婦於河橋之柱，裸而磔之，寸寸以解。城上人望見，無不流涕者。自賊西去，楊爾銘移文上官，叙潘可大城守之功，而請恕其敗兵之罪；於是可大駐桐如故。爾銘進父老諸生而告之曰：「今賊雖已西去，而飄忽不可測。城守之事，當與父老諸生早計之！」於是諸生邱山等，及父老百餘人，具十議以進：一修城門，一增寓舖，一修女牆，一請援兵，一備兵餉，一嚴偵探，一設常住兵，一核文移，一詰奸宄，一增火砲藥弩。爾銘曰：「兵食及移文往來，其權在上官，當往請之；一餘縣中可自辦也。」於是諸生往蘇州，謁撫軍張國維，請增可大兵一千二百。軍資餉金，取給於正賦；而給砲大小共二百餘。上下文移，俱有輪環字號；蓋賊是時，多於途中劫取文移，詐爲官兵入城，城往往陷；以故文移尤宜謹焉。五月，上命史可法監安廬軍。可法，大興人，起家進士，嘗著惠政於關中。異時故有安池兵備道；而池在江南，安在江北，當賊亂時，池懸隔大江，不罹賊禍。於是朝議改安池道爲安廬道，駐廬州。可法有大將才，痛自刻厲，與士卒同甘苦。大小數十戰，俱以己先三軍，可法馳驅江淮間，衣不解帶，輒至十餘日。軍行不具帷幙襍被。當天寒討賊，夜坐草間，與一卒背相倚假寐。須臾

霜滿甲冑，往往成冰；欠伸起，冰霜有聲，憂亡然。敬士愛民，所募健兒俠客，皆得其死力；雖古名將莫過也！八月，賊衆萬餘人，自豫副鳳陽，穎亳大震。史可法命總兵許自強，率兵九千守桐；而自引兵三千至廬州當賊。賊自穎亳入英霍山中，出舒至桐，可法回軍駐北峽關，與許自強爲犄角。賊復由英霍走黃麻；十月，賊由黃麻起鄖陽，又轉入太湖潛山。史可法率潘可大等禦之於潛山，賊又入英霍。十二月，許自強率吳淞兵三千，與可法駐北峽關。是時流賊李自成等圍滁州。明年正月，總理盧象昇，總兵祖寬，大破賊於朱龍橋；滁州圍解。天子以賊勢蔓延，建牙之吏不足任討賊，於是以太監盧九德率京營兵征豫楚諸賊，而以黃得功宋紀隸焉。黃得功者，遼東開原衛人，起家行伍；生有神勇，殺賊賊不敢逼視。得功一部，皆爲精兵；每與賊戰，輒飲酒數斗，提鐵鞭上馬。前自衝陣，而三軍隨之。得功威名震於賊中，賊相戒勿與黃將軍苦戰。一時名將。如曹文詔早死，不竟其功。而左良玉養賊自重，迄以亡國。鄧垓許自強輩，尤齷齪庸懦不足數。而盧九德惟賄是狗；賊急，輒募羣僧誦佛號，以祈免死。於是江淮之間，以得功爲長城矣！賊聞京兵之出也，其在豫鳳者多奔楚。二分其軍：一犯德安，一趨江北；據山扼險，以英霍爲窟穴。五月，賊自英霍出掠潛山，可法禦之；部將朱三才斬賊首數十。六月，賊夜襲可法營，遇伏走。當是時，關外有警，兵部因移制府洪承疇於薊遼，盧象昇於宣大，而以熊文燦爲總理。文燦畏與賊戰，一意招撫。賊弄文燦，文燦莫之知，賊由是大橫。十二月，賊由黃麻至潛

山；明年正月至桐。潘可大守桐，史可法守皖。先是賊之至也，沿途剽掠而已。至是深山大澤，鄉村聚落，皆賊騎充斥，人死無算。近山者逃入深山，林木叢薄，天雨凍死。又或聞小兒啼聲，搜捕無得免者；於是人多自殺其兒。惟濱江湖者，泛舟而逃乃免；而縣中巨族，多有渡江而南者。賊至西山，山之阿故有老嫗，鄰女多奔嫗家避匿。居有頃，人報賊且自山外來；諸婦女皆懼，涕泣不知所爲。嫗曰：「以吾一人死，而易若等生；若等速走，毋涕泣爲也！」因扶杖出，曰：「旦日當於某地覓我。」嫗遂至路口，賊尋至，曰：「嫗亦知此間有馬牛女子乎？」嫗曰：「知之。」賊曰：「導我往！不然，且殺嫗。」嫗乃前行，羣賊隨之；嫗故紆迴引賊他往。凡數里，不前。賊趣之，嫗罵曰：「死賊！吾向者誑若；此間荒僻，非有馬牛女子也。」賊怒，拔刀刺嫗而去。當嫗之誘賊去也；嫗家婦女。盡奔入深谷林薄，皆免。明日使人於某地覓嫗，果在，尙能言；昇之以歸，遂死。賊至龍山，居民斷溪橋；賊不得渡，執一男子使治橋，曰：「治橋，免爾死。」一男子曰：「余一人生，豈衆人遂當死耶？」卒不治橋；賊殺之。是時城中設守嚴，賊分騎野掠，西封之內皆賊。而盧九德左良玉黃得功宋紀，皆急廬鳳，不遑救桐。史可法守皖，恐其渡江，而禁江上鱣鱉無泊北岸。二月，賊衆往攻皖，至練潭，知有備乃還。二十七日，賊北去，遺民逃匿者，聞賊去多出；明日賊復回，多捕殺之。史可法引兵至桐，路遇賊大戰，救百姓千餘人以還；凡男女死者十萬餘人，被虜者不與焉。史可法謂楊爾銘曰：「賊勢甚盛，俱在

光固穎毫間，盤旋出沒；安廬一帶，兵單餉少，何以克濟？君與縣人，當爲久遠計！」於是公議三策行之：一，立「桐標營」；立官主之；賊去則偵，賊來則守。一，築「欄馬牆」；透城外築十牆，使避難之民居之；內以護城，外以防賊。一，立「堡寨」；以遠鄉之民，無可守之險，無可戰之人，輒至屠滅；乃相視險隘，築堡立寨，立長主之；賊去則耕，賊來則守。而於城四隅各築砲臺。是年李樹結實如瓜。三月，皖兵敗績於鄧家店，參州程龍潘可大等死之。初可法率程龍等禦賊於潛山，夜聞二鬼哭於幕下。可法覺之；至是兩將皆歿。總兵左良玉過桐，兵二萬餘，輪蹄雜選，絡繹百有餘里。良玉留三日，軍於東郭外，縣士大夫出謁。良玉曰：「賊就撫者十之一，擒者十二三，戰死者亦十四五。然而日引月長，滋蔓不止者，歲荒政亂，奸民無以爲生，故相率從賊耳！與王師戰勝，則乘勢長驅；敗則散金錢於地，名曰「買路」；以故軍中縱賊者多。」縣士大夫曰：「關外諸君，豈皆受賊賄乎？」良玉曰：「無不受也；但良玉左手受金銀，右手卽斷賊頭耳。」縣士大夫曰：「由將軍言觀之，賊終不可滅乎？」良玉曰：「滅之亦無難也；——但今日者內外異心，功垂成而禍及之，故主兵者莫肯殺賊。吾恐國家之大患，終必由此也！」四月，兵劉良佐率兵七千守桐；良佐殺賊，亦有威名，每乘斑馬破賊，故賊中稱之曰「花馬劉」云。閏四月，賊大掠桐西，而史可法方奔潛太之急。桐之與潛太皆爲豫楚之衝，官兵與賊之往來者無時無之。而潛大兩縣，舊無城郭，以故受賊禍尤烈。可法欲築城

於潛太，與桐爲犄角！量地授工，築有日矣，——而賊自英霍出掠潛山。可法禦之，賊小却。凡十餘日，賊來益衆；而官兵止二千餘人，賊圍之數重。皖兵夜從間道往救之，殺傷過半；可法知救至，乃命部將朱三才奮勇大戰，賊圍始解。軍行至鷄鳴，賊復追之；且戰且走，乃全軍還皖。至是可法爲桐請救於鳳陽總兵牟文綬；文綬率其兵來，與劉良佐同拒戰於石井。深入賊圍，大戰不決，軍中食盡；楊爾銘使人呼於市曰：「官兵圍賊，賊且敗矣！軍中不暇作食，縣人當速濟之。」於是人家各炊熟米麥數百餘車，募壯士強弓勁弩，護入軍中。軍中既得飽食，而縣人夜持火炬，鳴金鼓，出西門，取山徑，譟而前。賊疑救兵且至，遂解圍去。是時廷臣議以安慶重地，宜設一軍，而以史可法爲巡撫，割楚之黃麻，豫之光固，皆隸焉。可法於是設五營：以副將廖應登領兵一千五百爲前營，杜先春領兵一千五百爲左營，李自春領兵一千五百爲右營，汪鎮國領兵一千五百爲後營，以朱三才領兵一千五百爲中營；以某爲一制勝營，——以某爲一水師營，——共萬餘人。而桐城當賊衝，乃立一桐標營，——以將張韜主之。張韜，江南人，狀貌文弱而有勇力；身任殺賊，常築大營趨利，可法甚重之。可法部署既定，因遂親巡所屬之州郡，問民間疾苦，撫循軍士。七月至桐城，而左良玉亦自舒至，兩人杯酒論兵。良玉曰：「勦賊譬如逐鹿，鹿之性善奔；使前無所禦，而第自其後追之，安能得鹿？惟巨網張於前，而利兵隨其後，鹿雖善奔，不能逸也。今豫楚之兵，誠能禦之於前，而江淮之兵追而捕之，此逐鹿之術也。明公與

制府諸公共圖之。良玉，介冑之士，嚴整部伍以聽約束而已。居數日，良玉西去，而可法北巡廬六光固而還。當是時，豫筭諸撫軍，皆以空名得節鉞，無能爲國討賊；可法無與其功名，賊勢遂不可支矣。八月，賊自英霍分隊而出：一走黃麻，一走潁亳，一走潛桐，一襲廬江無爲州，謀渡江。史可法命廖應登扼舒城山隘，杜先春扼桐城山隘，別遣將守江，命兵備副使湯道衡守合肥；而自率南兵萬餘人禦賊於潛山，傳檄廬九德、左良玉以兵來會。賊走蘄黃；而賊小袁營過天星等，又謀襲六安。可法引兵救六安，賊復走英霍，掠太湖。十月，潛太告急，可法回軍來救，遇賊於潛山，賊小却。頃之，賊全軍皆至，圍可法數重。可法火器已盡，賊圍之急；可法斷梁柱如砲狀，臨高向賊營，佯欲擊之，賊却。可法因冒圍而出，汪鎮國爲殿；可法登卅墮水中，部卒焦承恩入水援之，乃免；可法以承恩爲守備。明年，（爲崇禎十一年戊寅），總理熊文燦受張獻忠降。全楚兵吏皆以爲不可，巡撫方孔炤爭之尤力；文燦不從。已而獻忠叛於穀城；左良玉追擊之，復縱獻忠去。詔逮文燦；大學士楊嗣昌出督師。嗣昌傳檄孔炤守襄陽，而調其標將與川沅兵合擊；深入至香油坪，川沅兵失期不至，遂敗。嗣昌歸獄於孔炤，孔炤罷去；——自是嗣昌亦不能制獻忠矣！廬九德守承天，聞賊在潛桐，間遣黃得功來救。得功出賊不虞，殺賊數百騎；賊入山不出。而賊中食匱，時時自間道掠鄉村；朱三才率兵多捕獲之。史可法以其間築潛太城；而桐亦築寨凡數十，遠近之民，暫得所棲泊。而諸寨先後皆破，不能守也！是時方孔炤亦



發軍資火器，助桐城守。一日，朱三才飲酒醉，握刀上馬，入山中殺賊；得功慮其敗也，率數十騎隨之。三才遇害，得功怒，提鐵鞭擊殺賊騎數百而還。是時得功兵僅三千餘人，俟盧九德至桐會戰。而九德又入豫不能至，得功軍舒桐間。已卯春，史可法以父喪歸，繼可法者爲鄭二陽。二陽行軍，儀衛甚盛；然恆怯不知兵，賊皆挪揄笑之。三月、盧九德左良玉至桐。四月，張獻忠自蜀入楚；左良玉奔楚之急，盧九德亦援江南。時朝議「皖軍新設，兵勢軍弱，不能控馭州郡。」於是設一兵備道，駐太湖；而以太湖知縣楊卓然爲之。卓然，楚人，與宰相楊嗣昌善；嗣昌之代熊文燦督師也。薦之於朝。先是卓然欲入山說賊使降，計未決；無何，而賊西自楚來，縣人登陴設守。適二陽在桐，聞賊至，倉皇莫知所爲；乃撤譙樓大砲置署門外，以備城破巷戰。且以其所著陰德書，出示士民，而戒民間勿捕傷禽鳥；——縣中皆笑之。李蠱兒者，諸生李充之僕也；被虜逃回至城下，縋之以入。二陽使人召蠱兒，問賊中事甚悉。賊尋入英霍，二陽忽斬蠱兒於郭外，而以擒斬賊首李重耳報聞。又繪各堡寨圖奏覽，謂「星羅棋布，足以控制羣賊，令其首尾受敵，賊可旦暮平也！」當賊既退，二陽分兵入山，名曰捕賊。賊既去遠矣，命所過寨堡，俱聽官兵出入，於是寨堡多被掠。諸生邱山等，謁二陽而愬之。二陽曰：「一兵之出征，猶諸生赴試；兵入山叩寨堡，猶諸生之赴試投逆旅主人也。叩寨卽云破寨，投主人卽云劫主人，可乎？」諸生遂巡而退；——由是兵益驕。庚辰夏四月，賊掠桐之隘口，鄉司張縉死之。六月，皖兵

大敗於楓香驛，游擊杜先春張士俊等死之。七月，鄭二陽命廖應登守桐，而以杜先春兵屬焉；先春部將羅力武不悅，由自與應登有隙。十月，盧九德等註桐。先是楊卓然見賊盤踞深山，欲說賊使降；乃從十餘騎，入潛太山中，說賊勸其歸命。賊渠與卓然握手飲酒甚歡。且曰：「吾等有絕世之才，朝廷無所用余，故皆因饑荒爲盜。若國家處置得宜，焉知不可爲忠義之士乎？且吾聞劉國能李萬慶十餘營，前後歸誠，爲國家效死，戮力行間；顧余獨不能乎？但吾衆且十萬餘，置之何地？而主之何人？餉從何出？而以何等官爵待吾也？」於是卓然舉手別賊至出，告於鄭二陽。二陽移文豫楚諸軍，毋得殺賊。賊亦禁焚掠，以待朝命。盧九德還鳳陽，黃得功駐廬州，宋紀駐桐城；楊卓然入京師，而見天子及公卿議之。公卿皆曰：「賊謀甚狡，不可信；穀城之變，其明效大驗也。且賊欲擁衆仰食縣官，歲費金錢鉅萬。今東南諸郡縣，死亡過半，土田荒蕪，正供無有；新增軍餉，大半取給江南，何處更議增稅畝？此事未易言也。」桐之人相與謀曰：「往者賊衆四分剽掠，勢如飄風，不可捕捉。今賊聚軍於窮山之中，且饑餒。當此之時，誠以楚兵壁斷黃，豫兵壁光固，南兵壁豫桐，予黃得功左良玉通侯印，而拜史可法爲大將軍，節制諸軍，提邊兵禁旅，捲甲疾趨，此滅賊之一時也！」乃黨禍方烈，廷臣日以門戶相爭，漫不以賊爲意。辛巳正月，流賊李自成陷河南府，福王遇害。是時桐有征糧之擾，先是朝議以禁兵在舒桐間，卽以桐城糧米給禁軍，而以戶部主事方煜來徵發。自兵起，土田多荒，歲復饑，民死亡

過半；桐之遺民竭力以供正賦，而戰守之資不與焉。至是方煜督之甚急；楊爾銘不能卒應，請少緩之，方煜不從。一日，爾銘方坐公堂，方煜之從者，直上撲爾銘於地，而手格之。百姓皆忿，噪於方煜署門外；方煜疑變，踰牆走至諸生王震耀家。百姓患方煜出城，引兵入環王生宅。王生出教爾銘諭衆使退，而使教官王熙章典史張大節置酒王生家，謝方煜。玉生力保無他虞；方煜與王生及熙章飲於庭，夜半還署。旦日，方煜報鄭二陽盧九德，以桐民爲亂。九德右方煜，且歸罪縣諸生；久之乃解。當卓然之主招撫也。廷議未決；卓然還太湖候命。而賊亦覺朝廷無意赦之，俱乘間欲起。二月，張獻忠陷襄陽，督師大學士楊嗣昌卒於軍中。三月，潛太諸賊出山焚掠，且抵桐境。宋紀獲賊謀宰八手等十餘人，盧九德欲以爲質，留宋紀軍中不殺。是時案兵將謀夜叛，宋紀擒其魁七人者斬之，乃定。四月，九德駐鳳陽，得功守舒桐。五月，九德傳檄宋紀至鳳陽，與小袁營會戰。宋紀始行，宰八手逸去；諸賊大半移於桐城山間。六月，桐標營張寶山，夜入山襲賊，死之。先是魯祺山中有寨曰虎頃寨，寨人屢襲賊殺之。至是請寶山入山爲助。寶山以七十餘人往，猝遇賊。衆皆潰。寶山與蜀兵十六人駐山隘自守，賊圍殺之。自是諸營以寶山爲戒，無敢襲賊者矣！寶山，蜀人，總兵鄧圮之小校也。爲巡撫陳良訓所知，以書薦於史。法。戊寅三月，可法命寶山率其屬守桐，適遇賊於桐之南郊外。城上人望見一將率數十人，與賊戰大呼格鬥。賊皆披靡；始不知爲寶山也。既勝，乃開城納之。後屢襲賊有功。至是敗殛

桐人莫不傷之。而桐之諸堡寨，刀兵夜出火有聲，前後皆破滅；土寇亦起。小兒腹疾死，多乘於市，而疾疫亦漸作矣！鄭二陽命廖應登自舒守桐，應登之衆不敢入北峽關，黃得功送之。應登兵既入關，賊自山出逆之，應登兵大潰。得功有愛將曰林報國，每用兵，報國輒爲前驅。賊畏之亞於得功。至是報國至，而賊趙虎者徯北，誘報國深入殺之。羣賊正相賀，而得功突入屯陣，斬虎首，賊衆皆潰而走。賊中有勇將，年少嗜殺，號無敵將軍，於是無敵將軍呼於陣曰：「女曹何怯也！吾爲女曹擒黃將軍來。」賊衆皆按轡觀之。無敵將軍奮勇大呼，馳至得功前，得功立擒之。橫置馬上，左手按其背，右手箠其馬。賊衆大驚潰，於是應登潰兵乃得會於桐。七月，兵備副使張亮功至桐，（亮功有儒才，鄭二陽倚之如左右手。）是時環桐之境皆賊，桐萬分孤危；於是議撤皖兵守桐。九月，楊爾銘以卓異徵入京師，授御史；桐人攀挽涕泣，祀爾銘於浮屠老子之宮。十月，有賊數十，許爲民負米入城。人有匿草間者，聞其謀，間道至城告之。有頃，賊果至，伏壯士皆擒殺之。是時皖兵盡至桐，營於牆內；賊馬守應等共五營，營於河外，相距不及一里。而桐之堡寨亦多破散，民相攜入城，流離死亡殆盡。城中食亦匱，人多餓死，或割死人肉以爲食。十一月晦，皖兵忽入東門，居城上，數日復下，入人家劫掠，民饑餓不能支。皖兵百爲羣，橫行縣中。當是時，署縣事者爲教官王熙章，束手無策。典史張士節（秦人，）性伉直，有氣概，集少年數百而告之曰：「賊亂於外，兵亂於內，一縣之中，如困湯火。今吾與若

等潰圍力戰，或以是破厲三軍之士，而少紓賊禍。一少年皆從之；於是插血祭纛，每夜出襲賊，斷賊首，奪其牛馬及其糧食。皖兵輒邀劫之於路，而謂所殺者皆官兵。於是少年皆逃散，不敢復殺賊。壬午二月，賊野掠盡，乃皆拔營去；官兵亦出城，城中稍甦息。而疫大作，死者無算；張士節亦死，三月張獻忠潛屯北峽關，遣數十騎夜襲南城，梯而上。而守陴者有張科，夢神呼之起，起見賊，遂手格之。賊驚皆墜，復擁而上。張科大呼，而城下居民聞之，皆上城與賊戰，賊皆復墜。獻忠謀不成，乃去。自辛巳春賊入桐，至壬午三月始去，遠方之民避賊於縣者，相扶攜還家，暫得休息；而又有楚兵爲害之事。皖楚之用兵也，相爲唇齒。楚聞桐之告急也，遣五千騎來援；楚兵至而賊已退。楚兵貪其無賊也，遂留不去；焚掠略等於賊。桐皖之間皆苦之。縣人姚孫築，方爲荊南副使；縣諸生致書荊南，轉告撫軍，乃撤回楚。五月，張利民來爲縣令。利民福建侯官人，爲人長者多惻怛。爲桐數年，掩路幣，賑饑荒，撫綏流離，誅鋤奸猾，捕土寇，省獄訟，治兵給食，一蓋其聲名與爾銘前後相望也！是年鄭二陽罷；而楊爾銘徵入京師，已掌河南道御史。縣諸生邱山客爾銘家；當是時，有給事中劾黃得功擅殺桐將張寶山。邱山請爾銘書白其冤；爾銘猶豫未決。曰：「一言官劾之，而言官救之，毋乃不可乎？」邱山又以告給事中孫晉光時亨，（兩人皆縣人。一於是兩人教爾銘具疏，敍得功功在江淮。天子乃以得功爲都督，兼宮保；予禁兵三千，用兵江淮豫楚之間。七月，黃得功平鳳陽，率兵破張獻忠，獻忠遁

去。九月，獻忠自無爲州聞道至桐，圍之，誓必破桐。桐急請救於得功，得功來救，斬賊首數千級。得功射獻忠馬，中之，復舉刀向獻忠，——而得功馬蹶，乃易馬追之。獻忠逸去，多棄牛馬於隘以塞道；得功馬不能馳，賊奔已遠。遺民男女數千人，救之以還。縣諸生父老出謝得功，得功曰：「諸君守城勞苦！得功殺賊自其職，何謝也？前日科臣奏得功擅殺張寶山，久之不能昭雪。夫斥一武夫，何足輕重？然賊乘間破十三州縣，生人幾盡，誰之過也？天下事大抵破壞於此輩，不可爲矣！」因餽諸生牛二頭，父老等牛五頭，而引兵還鳳陽。諸生及父老賣牛築宮以祀之。是時張亮功亦至桐，見利民調度從容甚整，嘆曰：「桐之不陷，不獨黃將軍力也！」賊既去，自春徂夏不雨，民大饑。土寇四起，自稱將軍，掠良善，張利民開誠勸導之，賊渠孫計欲散其黨，江務不肯，殺孫計；利民使人擒江務誅之。自是土寇多散，而獻忠又且從黃麻至矣！廖應登營於西山巔，適應登生日，諸生往爲壽，應登曰：「獻忠在黃麻，游騎及於潛太，意在破桐，否則誓不去也。諸生曰：「何以禦之？」應登曰：「頃者賊破六安，得其軍資火器；破太湖，又得其軍資火器。今來破桐，必以大砲憑高下發；守陴者難以立，則城危矣！今吾先屯於此，賊雖至，無險可據。黃將軍聞桐急，必引兵來救，賊不能破桐矣！且吾夜觀城中氣亦旺，桐必無患。但夜過半，輒有鬼數千，繞余營而號，是可怪耳！一是年史可法服闋，起爲淮揚巡撫，總督漕運。一日，廖應登率寶成等二十餘騎之廬州，謁可法；行至舒城，方解鞍歇焉，忽有賊

數十騎突至，虜應登及其騎以去；蓋獻忠兵也。報至桐，應登部將羅九武登陴設守。有頃，賊挾應登至城下，使之招降城中兵。應登大呼曰：「吾已被執，爾士卒可速降！此時城外精驕，不過五十人，其機不可失也；少緩，則其全營皆至，不可爲矣。」蓋應登陽爲賊說，而陰示以賊中虛實，欲九武出襲賊也。九武固與應登有隙，佯不解應登意，乃罵曰：「被執不能死，是卽賊也！」應登曰：「我寒甚，可飲我酒！」九武不應，彎弓射之。賊擁應登去；有頃，殺之於沙河。當應登之將往廬州也：有兵二人故降賊，忽騎而去，數日乃還。或疑其往賊中，教賊執應登於途；——蓋九武之謀也。賊旣殺應登，去數日，復擁寶成至城下，教之招降城中兵。寶成呼曰：「我，寶成也！賊使我招降若等。若等宜堅守！今賊計窮矣！其糧盡，火藥亦盡。若等努力無懈，且速請兵來援。我死矣！我死以活若等及縣人……。」賊怒殺之。成至死，猶大呼不絕。於是城上人具香焚之，烟縷起屬天，相與望城下流涕而拜。後立祠於城內西山之麓。成死之日，是爲壬午十二月二十一日也。獻忠乃率其全營，環城攻之；自屯於城外西山巔。俯瞰城中，（固卽廖應登之所營也。）賊於山上放砲擊城，越城而墜，自傷其卒。乃驅被虜百姓。伐樹覆土，築高臺，期與城平。城上砲石藥弩擊之，築者皆死；死卽覆土於其上。城上矢石如雨，而築者不休。每十步，一賊將督之；築者少緩卽殺之。賊之督者數十人，以凶具自遮蔽，矢石不能傷。又掘隧道，欲穿城而入。凡五日，城中糧食火藥將盡，衆皆懼，莫知所爲。張利民使人亦築臺於

城隔，加高一丈五尺，俯闡賊臺，以矢石擊之，賊不能前。又出精騎數百殺賊田上，賊與兵相持，因以其間懸勇士下，舉火燒臺。臺土少木多，遇火皆燃；賊暫退，城中氣稍振。然恐賊隧道將穿，乃值賊隧道之地築小城，俟其穿即擊之。復募勇士雷鳴道王祥董自趙仁甫方宣等共十人，各挾刀持鋤繩而下。視隧道深淺；城上人舉砲發矢以護之。賊率衆來戰，王祥中砲死；董自中賊鈎失其一耳；又鈎趙仁甫臂；雷鳴道大呼殺用鈎之賊，衆乃前。視隧道深僅盈尺，下皆石骨不能穿。於是雷鳴道等復繩而上，城上守益固；賊計皆窮。城上因發大砲擊賊，屢發不能中。或曰：「砲固有靈，當祭以牲醴。」於是張利民咬指出血以祭之。比發，中獻忠愛將李混江，頭裂而死。獻忠獨脫，移營下山去。初賊虜婦女，裸其體，跪於山上，向城而罵。城上舉砲，砲不鳴；乃取黑犬向城外殺之，砲乃皆中。是時守陴者日夜，力已竭，目盡腫，皆思逃散。張利民告於衆曰：「桐困極矣！忍死須臾以待救。度城中兵食可支八日；今當遣人間道請救於黃將軍，度往還凡八日可至。至期不至，士大夫及婦人皆自殺；軍民逃散，未爲晚也。」衆皆曰諾。於是作書遣縣人林構朱正往，約以四日到鳳陽。兩人夜出賊營，如約而至；適安慶巡撫黃配元，亦傳檄爲桐告急；兩人擊軍門鼓，與之偕入。得功卽時出師，兼程進。如期而至。日方中，賊有自西北來者，呼於軍中曰：「走！走！黃家兵至矣！」賊營皆亂，倉皇棄其軍資而去。羅九武開城，取其軍輜重，並斬賊之傷不能行者。桐人歡聲如沸，相慶更生。得功自鳳陽，三日行六百餘



里，至北峽關，賊塞關以守，前鋒至，不能入；頃之，全軍皆至，乃破關。賊且戰且走；黃將軍至城下，獻忠已走數里矣！將軍追乃之，獻忠呼曰：「黃將軍何相扼也？吾爲將軍取公侯；留獻忠勿殺，不亦可乎？」得功曰：「吾第欲得汝頭耳，何公侯爲也？」急擊之。賊大敗，獻忠走，黃將軍縱馬追之。而賊以輜重馬牛遺民男女塞道，追少緩，逸走；夜半，得功回桐。明日，縣人出謝得功，得功深自辭讓，而勞苦將士及諸生父老。且曰：「今賊已西，一二子遺，當深耕易耨。而戶口流亡，室家已盡。今吾將所獲賊牛五百，給與民間，有司當勸耕無怠！」又告羅九武虞宗文，當終始立功名。是夜，賊復回襲營，遇伏乃走。明日復逐之，不及而還。得功於是遂引兵北去。越二日，復至城下，慮賊復來，潛伏山間待之；賊不至乃還。頃之，張亮至桐，親巡戰處。於是亮嘉利民功，再拜謝之。復拜謝羅九武虞宗文，而厚賞兩營將士。爲文祭竇成，哭之甚哀；軍中皆感動。祭畢，厚卹竇成妻；成妻亦賢，守節以歿焉。先是土寇之未滅者，乘獻忠之去，復出剽掠；張亮率兵次第擒滅之。是時兩營將士，凡五部十司，自以城守功高，驕悍不可以法度治，時時劫掠居民。民不堪其命，愬之亮；亮多右民而左兵。兵皆怨，相謀作亂；適黃得功劉良佐援楚過桐，兵謀乃息。祭未正月，黃劉西入楚。張亮還安慶，桐兵益驕。羅九武請於利民曰：「桐困久矣！今幸逆賊遠遁，瘡痍之餘，稍稍自振。縣故燈火甚盛，請復舉以示休息，不亦可乎？」利民曰：「不可；恐滋亂階，不如己也。」九武固請之。於是軍中及民間，各出

燈火甚盛。居數日，軍民皆送燈公堂，兵忽亂，驅民擊之。利民大怒；旦日，羅虞州將，自詣利民謝罪，而扶亂者。桐人苦兵之擾也，紛紛渡江而南；張亮恐邑空虛難守，禁之，不能止。是時安慶巡撫黃配元以母喪歸。張亮行撫軍事。二月，天子以亮爲巡撫。亮奏設副兵官駐安慶；而羅九武虞宗授游將軍。永守桐城，不行調發。四月，張獻忠陷武昌，左良玉避賊東下，駐皖城，兵六萬人，淫掠江南江北。桐人之避亂江南者，家復破。五月，給事中左懋第奉命至皖，給良玉餉百萬，良玉回楚，襲賊空虛之地，名曰恢復，而其民已盡矣！先是庚辰辛巳壬午以來，因用兵故，歲復饑，民力不支，且恐齋盜糧，故桐城漕米皆未輸。至是上官移文補徵之；桐人朝不給夕，無所空訴，給事中光時亨爲請免之。而自乙亥以來，江淮兵興，旱蝗繼之，疫疾復起，桐城田畝三十九萬，荒者十七八。惟東鄉僻在江干，不數經賊，民耕桑如故。以故桐之稅糧，皆取給於東鄉。自癸未受左良王之掠，繼以田鼠食禾稼爲災，稅糧無出。於是諸生謁之張亮，爲奏免十分之七焉。初，桐標三千人，廖應登領前營，杜先春領左營，羅九武爲先春部將。已而先春戰死，應登并領其衆；九武由此不平。後應登之遇害也，九武有力焉。張獻忠之圍桐也：九武領前營，虞宗文領左營；九武不悅。賊旣退，九武欲併其衆，謀不成。張亮慮兩人之有變也，命宗文別戍，而以孫得勝領左營。得勝本強質直，而九武驕蹇，於是兩人亦不相悅。然九武權譎，得勝每隨之俯仰，以故卒與同禍。自獻忠之退，九武自謂城守功高，桐之子女玉帛，相隨入

兩營者，不可勝計。癸未秋，督師孫傳庭徵兵，不應。甲申春，淮揚巡撫徵兵勤王，亦不應。是時歲復大饑，兵餉無出，張亮命士卒墾荒萊屯田。兩營之兵，皆掠民爲之耕，奪民牛種；橫行四郊，劫行旅，道路皆苦之。張利民爲請於九武，斬三人，行旅稍通。甲申三月，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帝崩於煤山；桐人聞之，相對恚號，不能寢食。四月，大清兵入關，李自成敗走西安。五月，史可法馬士英，立福王世子，卽位南京，改元弘光。頒詔陞賞將士；而授孫得勝羅九武參將，加副將銜。兩人乘中外危疑，益肆剽掠無忌。當此之時，總兵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靖南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號爲四鎮，皆擁重兵。羅九武孫得勝薄其官，頗鞅鞅失望。皖人阮大鍼者，天啓中黨附魏忠賢，烈皇帝削其籍。阮大鍼固與馬士英善；至是士英薦之，拜兵部尙書。大鍼不知兵，徒以倡擾媚人主，而欲剪除嚮之異己者。黨禍復烈。八月，大鍼親引兵巡江閱軍，抵皖城；自以歸故鄉，張軍威，示榮耀；左右皆曼聲美色，而倡優皆表錦繡。桐之兩營將士，皆召至皖覈軍實。於是兩營之兵，自東抵皖，掠百餘里；比其還桐，復自西抵桐，掠百餘里。而羅九武從數騎獨後，夜宿道中，密爲書付其嬖童前行，教其兵作亂。俟九武至桐乃止。其童行未一里，忽有虎自山出，傷其童，童死；九武大驚。由此九武滅桐之計，卒濡遲不決。九月，士英以楊鎮宗爲總兵，駐安慶，開藩置幕，提督江南江北軍馬。當是時，士英及大鍼，以爭黨

報復恩仇。避禍者多入左良玉軍中，教良玉起兵誅君側奸臣。大賊士英慮之，故設大營於安慶，名爲雄固上游，實以備良玉。十月張利民以治行第一，行取入南京，桐人泣送之，凡數十里不絕。乙酉二月，袁乘華來爲縣令。乘華日在京師，聞桐之守兵驕橫，求於兵部：加監紀銜，得以兼制軍民。兩營將士皆怒，覺從此起矣！縣士大夫曲爲解之，僅而不亂。頃之，左良玉全軍東犯，安慶戒嚴；羅九武等乘間，遂掠倉庫，辱乘華。李大有者，九武之部將也；勸九武嚴飭軍士，九武不應。已而軍士殺大有於轅門之外，九武亦不問。桐人如在水火，時時莫必其命矣！左良玉之東犯也；死於九江；其子夢庚統其衆百萬，蔽江而下，沿江州縣皆屠之。楊鎮宗部將馬進寶者，凶悍無人理，時時欲叛。夢庚兵抵皖，進寶爲之內應。而鎮宗不之知。四月十八日夜半，皖兵開城納賊，皖人死者十八九，張亮走入山中，趙鎮宗走桐。九武迎鎮宗入居縣中；是夜，九武命其兵作亂，大掠三日乃止。二十三日，分兵入西鄉焚掠；又數日，分兵入東鄉南鄉北鄉焚掠。少婦幼童被虜者，凡五六千人，相號於道；楊鎮宗見之，恹恹歎恨。頃之，靖南侯黃得功，傳檄召兩營將士至蕪湖；九武以其部將龐天太領兵五百往。得功擊左夢庚於板子磯，大破之；夢庚敗走。淫掠安池間，皖叛兵者，潰入桐城，與兩營合，無遠不掠。居有頃，大清兵達揚州，督師大學士史可法死之。大清兵下南京，聖安帝遁。盧九德降。尋至蕪湖，靖南侯黃得功死之，龐天太降。九武等尙持兩端，縣幾遭屠戮；賴諸生王雲耀說之，乃定。及大清豫王遣將

卜從善張天祿至桐城，擒九武孫得勝等，而散其所部兵；凡所掠子女，俱令釋去。九武妻常氏，有賢行；罵九武曰：「不聽吾言，宜及此禍，吾不忍偷生也。」乃投井而死。是時楊鎮宗降，大清仍授爲總兵。鎮宗曰：「九武等爲江北害，吾目擊也！不可赦！」於是斬九武等於市。——自是天下漸定。而桐潛之間，時時兵起，名曰義兵，其實皆爲民害；然皆不踰時輒削平，非桐之所以存亡，故不著。

### 附災異記

崇禎元年戊辰春正月朔，大雷雨。

十月嚴寒，江湖魚多凍死。

十一月，隕霜冰；林木房舍等，皆結成刀兵花鳥狀。

二年己巳冬十月三十日，大雷雨。南城外居民何海陽母，忽生鬚，多而且長。

三年庚午，大有年。四野鬼哭。油卷李氏李樹，給實如瓜。

五年壬申，東嶽廟泥神康元帥流淚，拭之復流；——如是者一月。秋七月，赤鳥見，大

如鶴，色赤，其聲音鳴鳴如咽。

七年甲戌春正月，地震。秋八月廿四日，西北長虹亘天。是月，黃文鼎作亂。九月

十九日，大雷雨。十月，北峽關市鎮，每日申酉時，妖氛大作，來如風雨驟至，詳視

妖氛大作，有魂魅長丈餘，著紅衣，持棺，白晝跳舞。人爭逐之，輒不見。倏又見他所。——如是者數日。十一月初七日，雷雨。

八年乙亥正月朔，地震有聲。是年流寇至。二月，天雨黑黍。三月望，地震。夏五月，復雨黑黍。冬十二月二十三日，大雷雨。

九年丙子秋七月朔，日有食之。望又月食。金星木星同度，十二月二十三夜，雷電雨雹。

十年丁丑春正月朔，日有食之。是年流賊殺人十六萬有奇。三月，有李結實如瓜，滿枝頭。先是有童謠云：「李子樹上結王瓜，二十五里沒人家。」四月二十三日，大雨雹，夏六月三十日夜，天裂有光，大星墜。秋七月，縣西三里岡，有白氣一道，從空而下；如挂帆，如瀑布，卷舒若象鼻。至是日夕屢見。九月十七日，有鳥數千，集於西城外山谷台，望之如雪山。冬十月十五日，月食。二十六日，雷雹。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十一年戊寅春，地產粉土，其色紅白細膩；富人食之多死，貧人療饑，時人謂之「觀音粉」。

夏四月，大雨雹，害禾。五月，天泉出；時寇警久旱，城中井俱竭。有小兒於郭家

園，戲掘一井，水泉湧出；因掘數，皆然，時人謂之「天泉。」八月十一日，地震。十月十二日，天鼓鳴。十一月，南城外居民郎氏婦，產一回到一象，形骸畢具；各重三斤十兩。其人惡之，投諸水。十九日，東北有赤氣數十條。十二月十三日，雨雹。

十二年己卯春二月十四日夜，無雲而雷。天狗墜。十六日，天裂有光。夏四月，太平坊

居民江氏婦，產一猿，雙胞。十四日，熒惑犯南斗。

十三年庚辰，野多狐，跂行如人，食牛豕。

十四年辛巳，大旱；冬疫。

十五年壬午大饑疫。

十六年癸未秋七月，田鼠害稼；自江南銜尾而渡，害等蝗蝻。十一月冬至，大雷雨。

十七年甲申冬，大旱。

# 戴南山集後序

桐城古文之學；自望溪海峯惜抱三先生相繼興起，區區一邑間，斯文之緒，若流水續以大川，莫之或息，抑云盛矣！望溪以義勝。海峯以才勝，惜抱以韻勝。其後先名古文者，蓋亦多有；而不能不規規三家之域。嗚呼！豈不難哉！南山先生與望溪同時並名；以觸身文網，所作散佚。予往讀先生經藝，歎爲奇絕；因購得所謂「南山集」者，惜其篇目無多，最後見戴君蓉洲補輯先生文，至十有四卷，亟喜而校錄之。嗚呼！前史歷載文字之禍，至於湛身而赤族者，何可勝數！然其身雖滅，其書具存；後之人猶得藉考其生平致禍之由，爲之悲駭咏嘆於無已。是其名雖屈抑於一時，而可垂諒於天下後世，猶有幸也！若先生生逢

聖祖皇帝郵隆之代，身伏上刑，書目禁刊；世之知者，亦不過見爲汪景琪。查嗣庭……之屬。而鄉里承學之士，即欲求其遺編斷簡而表章之，亦恍然心悸而爲之止；則甚矣先生之禍之烈也！夫先生夙以班馬自命，有志明史；卒之以此得禍。然當時固有稱其文得太史公逸氣者。今觀其放筆直書，不斷斷於行墨字句；而起伏抗墜，不稍振古之所云。蓋具海峯之才，行以望溪之義；至其自然之韻，得天者優，又非如惜抱之涵泳資深而出之



者。吾竊以爲讀先生之文，不必於三家之中求其同，亦不必於三家之外求其異。傳曰：「君子以同而異；」其先生之文之謂乎？先生文自戴君補輯，世頗傳其本。然散佚者尙多；即予所購南山集中四紀略，諸關明季史事，亦未之載；——他可知矣！先生事蹟，予旣爲傳見其概；因並發其所以爲文之義，待與治古文學者商焉。——邑後學徐宗亮識。

# 子遺錄王序

京師遇桐城戴田有，讀其文，超卓有雋氣，無時俗鈔錄經傳，及柔曼膚滯之態。既又出所著子遺錄示余，蓋紀其邑被兵始末，而旁及江淮楚豫秦晉大勢。上自文武大臣賢不肖用舍，廟算得失，下逮匹婦節烈，一介下士之才，莫不觸緒引類，錯綜聯貫，以著其詳。予嘗以爲上下不同心，中外不一體，小人私而君子未必公，使不肖者借口，而賢才不得盡其用，天下魚爛蠹潰，坐視不可救藥，此明之所以亡。而田有於一邑紀載中，俱見原委，豈特賞其文筆之工已乎？且夫撫之功大於勦，而和不如戰，所從來矣！然各有時宜，難以例論。賊勢旣成，驕擴譎變，未經大創，烏可言撫？旣不能制人，戰不勝，守不固，又有心腹大患；而願已敵者，誠心百計誥和，指天誓日，心而願休息者，此數事何必不聽。蓋與龔遂宗澤諸人時勢，相去不啻天壤。乃大臣無識，不能確見其是非，身任天下之利害；拘牽成說，避文網，畏彈劾，依違拱手，聽社稷自爲安危。而言官冥悍無忌憚，惟陽以大言樹威，陰以恩仇報復快其私。嗚呼！使當日諸臣，赤心同憂國恤，去門戶，任賢才，揆情通變，定和議於外；合力據險，出奇勦賊於內。內外旣寧，民得休息。不出十年，天下可以復定；——甲申三月之禍，何由而成哉？嗚呼！此予序子遺錄，所爲掩卷撫膺長太息者也。——北平王源序。

# 汪序

銷卯金子張角，一派黃巾；剗典午于孫恩，幾番白刃。楊花欲落，朱粲肉食萬人；李子將殘，黃巢血流千里。槍舞梨花雨，宋社全傾；座燒白蓮香，元氛突起。嘗歷微乎往恨，尤莫慘乎前朝。燭助權璫，殿上聚元黃之戰；冤沉鈞黨，城中盛水火之爭。加以饑饉洊臻。因之兵戈歟動。根株西北，瓜蔓東南。狐嘯滿於河山，狼烟徧於草澤。疊生秦甸，長楊與細柳俱焚；殃及晉關，倒馬及飛狐齊破。驚游魂於灑湖，枯骸高砥柱之峯；泣戰鬼於荆襄，碧血湧洞庭之浪。以暨紛紛操挺，賊火兼照畿南；處處揭竿，官軍半摧江右。刀剖紅顏之腹，助彼笑歌；鎗穿黃口之臀，觀其啼舞。茫茫赤地，四野無煙；蕩蕩青天，千尋少路。渠魁殲而又起，山寨滅而重興。迨至猛極張燕，及乎雄加李特；閭閻盡遭塗炭，宮闕悉化煙灰。出金盃於人間。那知陵寢？倒銅盤於天上，安問神仙？漢上猪多，命歸屠狗；汴中龍起，城付波臣。摧殘玉葉金枝，酒吞福祿；陷徧薇垣椒掖，錢改永昌。地裂天傾，直使妖纏皇極；山崩日蝕，寧徒禍及方隅已哉？吾友戴君田有，名高虎觀。才匹龍門。熟千古之興亡，探微扶輿；負三長之學業，撮要搜奇。豈僅一邑災殃，直寫滿天怨毒。惟茲桐城縣：地屬江淮，界連楚豫。賊烽剽忽，如豕突之難當；寇勢張皇，非狗偷之易測。雖十年之久，力捍千端，而百折之餘，冤沉九死。若者戰，若者守。塗腦何人，誰主糧，

誰主兵，抒肝奚自？某某厲睢陽之齒，某某斷巴郡之頭，某某訂飲於黃龍，某某解圍於白馬；他若星占夢兆，無細不收；其餘物怪人妖，有微必錄。蒼涼一帙，洋灑千言！嗚呼！涓涓蟻漏，釀就江河；點點螢光，焚殘梁棟。誰司國柄，徒立戶與分門？孰誤軍機，致養癰而流毒？假令當日者，同懷國恥，文臣果不愛錢；仰答君恩，武士盡甘裹革！則單身而擒方臘，豈少其人？八日而破楊么，寧無是事，橫刀追擊。千夫辟易於寄奴；四馬，戎，百萬迎降乎盆子。三更來洞曲，鵝鴨盡助軍威；萬衆戰昆陽，虎豹齊驚敵愾。用兵止兵，而兵無再試；以賊攻賊，而賊不患平。又何至赤眉肆虐，碎十五國之山川；黔首罹殃，喪三百年之宗社也耶？然則茲一錄也！宇宙劫灰，古今法鑑。防艱危於無象，灼治亂之有原。陰雨網繆，思廟謨之宜急；悲風雜沓，較國史而加詳云爾！——同學休甯汪瀚拜稿。

# 方序

褐夫氏以董醇賈茂之才，具肯左腐遷之識。太冲作賦，紙貴洛陽；伯玉碎琴，聲聞輦下。詞場酒社，爭傾驚座之名；歌院禪房，咸誦倚樓之句。顧韓昌黎文高八代，不上宰相之書；趙元叔望重一時，直達司空之座。余生同里閭，誼託姻親；不徒八拜之交，兼有耦耕之約。計十年而屈指總四海以爲家奚以爲生？都是記室書傭之職；何從得見？不過郵亭馬上之時。頃以萍踪，相逢燕市。年增興減，都非少日之豪狂！耳熱酒酣，各問別來之著作。出囊中之珠玉，驚眼底之琳瑯；更棒一編，用申三嘆。蓋子遺錄之所作，而褐夫兄實具苦心也！吾桐界連楚豫，地通舟車。當朱室之衰微，值黃巾之擾亂。三里之荒城如故，不同國破山河；千家之煙火尚存，豈嘆城春草木？諸賢之功績不少，後人之感戴難忘；不有茲編，誰能永頌？余追維先澤，空傷往事之艱；急付梓人，欲備採風之用。至其文心之細，筆力之奇，上自宮中府中，興亡得失之機，下至匹夫匹婦，死生榮辱之故，大書特書，可傳可久。崑繩固已及之，而小子何多贅矣！——同里方玉正撰。

# 戴南山集補遺目錄

## 補遺上

宏光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略。

崇禎癸未榆林城守紀略。

## 補遺中

崇禎甲申保定城守紀略。

宏光乙酉揚州城守紀略。

## 補遺下

種杉說序

訂交序

劉光祿墨卷序。

閩闌墨卷序。(代)

浙江試牘序。(代)

甲戌房書序。

丁丑房書序。

戴南山集 補遺目錄

己卯墨卷序。

壬午墨卷序。

有明歷朝小題文選。

# 戴南山集補遺卷上

桐城戴褐夫著

薛恨生校點

## 宏光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略

嗚呼！自古南渡滅亡之速，未有如明之宏光者也！地大於宋端，親近於晉元，統正於李昇：——而其亡也忽焉！其時姦人，或自稱太子，或自稱元妃。妖孽之禍，史所載如此類亦間有；而不遽亡者，無黨禍以趣之亡也。黨禍始于萬曆間：浙人沈一貫爲相，擅權自恣，多置私人於要路。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高攀龍，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屬，氣節自許，每與政府相持。而高顧講學於東林，名流咸樂附之；此東林黨禍所自始也。「國本」論起，兩黨相攻擊如仇讎。嗣是有妖書之役，挺擊之役，迄數年不定。神宗晚節，鄭貴妃寵愈甚；其子曰福王，上於諸子中獨憐愛之。王皇后無子；光宗於兄弟居長，久未冊立。而貴妃早貴，顧天下有出鄭氏上者，輒舐望；即上亦兩難之。一時名流，以倫叙有定，請早建太子，語頗侵鄭氏。上怒，或黜，或黜，成廷杖。相繼不絕。而言者彌衆，皆以斥逐爲名高政府。如沈一貫與申時行王錫爵，皆主調護，而言者遂並攻之。然上意亦素定



卒册光宗爲太子；而福王之國河南，所以賣予甚厚，諸子不得與比焉。國本既定，兩黨激而愈甚；秦昌天啓「紅丸」之役，「移宮」之役，中朝相爭，如螭蟻沸羹；與「挺擊」號爲三案。及魏忠賢爲政，浙黨盡歸魏氏，作書言三案事。訴斥東林，號曰「三朝要典」。於是東林駢死牢戶，餘斥逐殆盡。烈皇帝立，定逆案，焚要典，而魏黨皆錮之終身。崇禎十四年正月，流賊李自成陷河南府，福王遇害，世子走懷慶。事聞，上震悼，輟朝三日；泣謂羣臣曰：「王，皇祖愛子，遭家不造，遭於閔凶；其以特羊一，告慰定陵，特羊一。告於皇貴妃之園寢。河南有司，改殯王，具弔槨；世子在懷慶，授館餽餐，備凶荒之禮焉。」世子尋嗣封福王。王妃黃氏早薨，繼妃李氏殉難死；王與潞王，先後避賊南奔。崇禎十七年四月，烈皇帝凶問至南京，諸大臣議立君，意多屬潞王。而東林以三案舊事，有嫌於福邸，亦不利立福王。總督鳳陽馬士英，遺書諸大臣，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士英負縱橫才，初爲太監王坤所搆，謫戍阮 鉞者，名在逆案中，時時欲出不得聞；而與士英最善。崇禎中，大學士周延儒，再召也，大鉞歸於延儒，求薦己，延儒難之，遂以士英爲託曰：「瑤草復起，是卽大鉞復成也。」（瑤草，士英字也。）延儒入京，見帝言馬士英有邊才可用；進起爲鳳陽總督。至是大鉞與士英謀立福王；以福王與東林有鄰，福王立，東林必逐，如此而逆案可毀，已可出也。兵部尙書史可法，詹事府正詹事姜日廣，兵部右侍郎呂大器，遺書士英，言「福王有失德，非人君之度。不可立。」是時士

英兵權在握，與大將黃得功，王傑，劉澤清，劉良佐，深相結。諸將皆願立福王，如士英旨，吏科結事中李沾，復從中主其議。於是以福王告廟；五月己丑，羣臣勸進，王辭讓，遂以福王監國。是日，大清兵入北京。壬辰，以史可法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姜日廣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俱入閣辦事。以馬士英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總督鳳陽。可法請分江北爲四鎮，以得功，傑，澤清，良佐，分統之；所收中原州縣，卽歸統轄；天下既定，爵爲上公，世襲。復奏設督師於揚州，節制諸將。馬士英率麾下兵渡江，與羣臣合疏勸進。壬寅，王卽皇帝位；以明年爲宏光元年。甲辰，以忭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密諭參將王之綱迎母妃於河南郭家寨爲李自成遣僞制將軍董學禮，率兵南下，至宿遷；總督漕運路飛，遣兵擊敗之。擒僞防禦使武驍。尊尊皇考福恭王曰貞純肅哲聖敬仁毅恭皇帝，妣口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太后。皇祖妣貴妃鄭氏曰孝寧溫穆莊惠懿憲天裕聖太皇太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皆生稱也；嘉靖中已釐正）朝之誤。而禮臣不考，猶話其失焉。）遙上母太妃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謚元妃黃氏曰孝哲懿莊溫貞仁靖皇后，繼妃李氏曰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帝旣立，可法爲首輔，亟召天下名流，以收入心。而士英挾擁立功。入政府，內通中官，外結四鎮，出可法於外爲督師，士英遂爲首輔。四鎮惟黃得功忠勇奉朝命，而餘皆驕悍不可法度使。得功進封靖南候，左良玉用侯；封高傑爲興平伯，劉澤清爲東平伯，劉良佐爲廣昌伯。可法至揚州，

爲高傑所困；可法開誠示傑，傑感動，願爲可法死。黃劉與傑交惡，士英亦怒傑之爲可法用也。文武離心，內外解體；可法疲於奔命，而國事日裂。上優柔不斷，而性寬厚，政事一委任大臣，不從制。坐是法紀皆廢，而廷臣無不恣肆通賄賂。中官攪擾婪賄尤甚；自以從福邸來，流離奔竄，取金錢爲衣食資，上亦憐之而不之罪也。及阮大鍼入，而黨禍復烈，讒慝宏多，國家日以多故。上在宮中，每頓足謂士英誤我；然大權已旁落，無可如何。而上多聲色之好，自六月庚辰詔選淑女，自是訪求之使四出，識者早已料而不能終矣！誠意伯劉孔昭奏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李沾已陞大常寺少卿奏呂大器定策懷二心。（兩人，大鍼黨也。）上曰：「朕遭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寶？直以宗社攸關，勉承重任。效忠定策諸臣，朕已鑒知；餘不必深求！」已而慎言及日廣，皆以爭大鍼之出，相繼引去。士英薦前光祿寺卿阮大鍼知兵，予冠帶召見。戶科給事中羅萬象，御史王孫壽陳良弼，大理寺丞詹兆恆，應天府丞郭維經，懷永侯常延齡等，交章言一大鍼名在逆黨，不宜召。上弗聽。大鍼入對稱旨，且伏地哭曰：「陛下只知君父之仇未報，亦知祖母之仇未報乎？」祖母，謂鄭貴妃也；以三案挑激上怒自此始。安遠侯柳祚昌，復薦之以爲兵部右侍郎，旋進尙書。左都御史劉宗周言於上，請勿用，弗聽。七月己丑，以左懋第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使燕京，傑澤清舉故總兵陳洪範副之。至燕京，懋第不屈死；洪範陰輸款，且請南行爲間。既至，密奏得功良佐與敵通。二人上疏自辨，上曰：「

此反間，不足信。」洪範尋給假去。後洪範奉太后，并執潯王，以杭州降。自李自成敗走西安，山東諸州縣，殺其僞官，復爲明守。而南中無一官，無一兵，出河北。自濟寧以西皆北降。惟濟寧設守八月，大兵趨濟寧下之。先是劉宗周在籍，自稱草莽孤臣，請上親征；又言「四鎮不宜封。」姜日廣擬優旨宣付史館；而宗周連疏言「中外諸臣皆可誅。」四鎮皆怒，傑澤清良佐各疏劾宗周「激變軍情，搖動乘輿。」又與得功合疏，言「姜日廣將危社稷。」四鎮之橫日甚，而士英藉以逐姜劉，用大鍼；自是中朝之權，藩鎧皆得操之矣！初，大鍼以逆案廢錮，屏居金陵城南，瀾於聲伎。當是時，東南名士，繼東林而起，號曰復社；多聚於雨花桃葉之間。鍼否人物，議論蠶起。而禮部儀制司主事周鏞，實爲盟主；其詆排大鍼，不遺餘力。大鍼嘗以梨園子弟爲間諜，每閉絕名士飲酒高會，則必用一二伶人闖入別部中，竊聽諸名士口語。顧諸名士酒酣，輒戟手詈大鍼爲快。大鍼聞之，嚼齧搥床大恨。會流賊擾江北，烽火及於瓜步浦口；諸名士擬大鍼且爲賊內應，則刊檄討之，署曰「留都防亂。」無錫顧臬爲首，而貴池吳應箕，劉城，宣城沈壽民，唐允甲，宜興陳貞慧。松江徐孚遠，吳縣楊廷樞，錢禧，歸德侯方域，數十百人附之。大鍼內銜且懼，獨身逃匿於牛首之禪堂，使其腹心收買檄文，愈收而布愈廣。大鍼之客語大鍼曰：「周鏞之名，以詬公而重；諸名士黨人，又以詬公者媚鏞。」於是大鍼怨鏞及諸名士刺骨，一旦得志，即起大獄殺之，而未有以發也。及驟貴用事，與中官比暱，逐諫臣；逆案諸人，如袁

勦楊維垣等，次等起用。先以蜚語逮鑣，及前山東按察使僉事雷演祚，繫刑部獄，從吏訊；而捕囚諸名士，校尉紛出，踰垣奔竄，善類爲之一空。定從逆六等條例，凡素有清望不悅己者，輒竄入其中；或有真失節者，反以賄免。羣臣日上疏相詆誹，上亦厭之，詔曰：「朕遭九六之運，軍書間阻，方資羣策，旋軫故都。乃文武之交爭，致異同之日甚。先皇帝神資獨繼，彙納衆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爾諸臣鑑於前車，精白乃心，匡復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轉興，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爲何如主？」皇太后至自河南，造靈壁候湯國祚告於南郊，楊維垣追論三朝黨局，上曰：「宵人躁競，不難矯誣君父，以遂其私；——姑不追究。其「三朝要典，」禮部訪求入史館，以存列聖慈孝之實。」又奏逆案多枉命，吏部分別起用。九江總督袁繼咸上疏言：「三朝要典，爲先朝所焚，不宜存；」而左良玉亦上疏論之。上曰：「此朕家事！列聖父子兄弟，數十年無間言，——諸臣妄興誣構。今物故幾盡，與在廷諸臣功罪無關。朕已悉從寬宥，不必疏猜！」袁玄勳奏繼咸庇護三案，繼咸上疏自辨。上曰：「繼咸身在封疆，當一心辦賊，不得借端生釁！」先是滿廣巡按御史黃澍，以論士英被收，倚良玉不至。先後得罪者，亦多奔良玉軍。而呂大器先是劾士英以入朝爲名，橫據政府，賣官鬻爵，請上罷斥。上弗聽，尋致仕去；至是逮之亦不至。失職之臣，駸駸挾藩鎮以抗朝廷矣！是時庶官非賄不入，政府與中官勦衛藩鎮，皆得操用舍之權。吏部尙書徐石麟不獲舉其職，去位。兵部之婪賂尤甚：奸人挾多金入都

，卽日可爲大帥。前官方在任，而後官陞授者，疊疊皆是；及抵任互爭，乃令新者候缺，而舊者欲固其位，仍輸賄；新者亦更加賄，以求舊者之速去。武弃橫行，郡邑人莫之敢指。大鉞黨亦盛，（張孫振，趙之龍，馮可宗，皆爲之爪牙，一日以報怨殺人爲事。其八旨務以離間骨肉，危動皇祖母，中諸名流以非常之法。當擁立時，操異論者僅數人；而士英輩結白張其功，凡有糾劾。必以此誣之。元年春正月，開封總兵許定國北降，誘殺興平伯高傑。二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奏先帝太子在杭州。先是有妖僧大悲從北來。自稱爲先帝；又稱爲齊王，又稱爲潞王。下鎮撫司訊，又稱爲神宗子，因宮闈有隙，寄養民間，長而爲僧；辭連潞王，與故相申時行，禮部尙書錢謙益。於是奏奸僧誣讖，而戶部侍郎申紹芳爲祖訟冤，錢謙益自白；俱奉旨慰諭。而張孫振，阮大鉞，欲藉以起大獄。爲匿名帖布於通衢；海內清流，如徐石麟，徐汧，陳子龍，祁彪佳，夏允彝，楊廷樞之屬，皆入其內。士英性本疏濶，不欲殺人；而大悲所言，一無所牽染，其獄遂止。二三月晦，棄大悲於市。而明日國中傳言：曰「太子至矣！」上初閱夢箕奏甚喜，遣中官踪跡至錢塘江上得之。三月朔至京，廷臣及士民擁觀，人人色喜。明日，舉朝始知爲高陽男子王之明也。之明髮垂肩，肌理白，而舉止輕率，身軀僂而容有愁。初至居興善寺，已移至錦衣衛馮可宗邸舍；上御武英殿，命羣臣及左春坊左中允劉正宗，右春坊右中允李景廉，前詹事府少詹事方拱乾等，審視。（正宗等，皆前東宮講官也。）拱乾上，指稱方先生；及問正宗等，皆不

識。又問「講書何地？講何書？習何字？」皆不符。兵科給事中戴英進曰：「先帝十六年多，御中左門，親鞠吳昌時，太子侍旁，——憶之乎？」不對。羣臣環詰之，乃言姓名爲王之明，故駙馬都尉王昺之姪孫，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遇夢箕家奴穆虎於逆旅，遂共臥起。穆虎教之詐稱太子；拱乾則於侍衛日識之也。奏上，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之明在獄中，嬉戲自得，好飲酒，酒酣卽長歌，終夜不止。獄囚與之親者，問「女果太子耶？僞耶？」皆不答。居數日，上遣中官張朝進，因東宮件讀邱志忠，至錦衣衛召之明，再行審視。之明色甚恐；志忠審略良久，言曰：「太子職我乎？」之明不答。錦衣衛從容勸其無恐，之明對曰：「休矣！休矣！」志忠仰而祝曰：「以先帝之仁聖，遭禍亂至此；今無血亂，海內傷之。若果先帝子，願天誘其衷！」遂辟踊大哭。之明卒不語。嘗是時，天子闇弱，馬阮濁亂朝政，人情憤激，皆謂太子爲真；訛言繁興，一唱百和，不可止也。大鉞輩又欲藉以起大獄，陷清流；而夢箕被酷刑，欲其有所連染。夢箕大言曰：「入他人罪，不能出我也。」於是人情益懼。黃得功上疏言「先帝之子，及陛下之子，真僞未辨，乞多方保全；以謝天下。若遽加害，天下必以爲真東宮矣。」乃命養之獄中，俟布告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正法。袁繼咸及湖廣巡撫何騰蛟，俱上疏乞保全。而劉良佐並言童子童氏之事，謂「上爲羣臣所斯，將使天倫滅絕。」童氏者，河南人，自稱上元妃；河南巡撫越卮傑，巡按陳潛夫，信之，具儀從送至京。上大怒，下童氏錦衣衛獄，童氏色喜而

甚口。秉筆太監屈尙忠至獄中視之，童氏一見知其姓名；而所言王宮事皆不合，乃刑之。言「在福王府爲西宮，」又言「爲邵陵王宮人。」且曰：「吾之與王別也，嚙胸爲記。分金爲質。別後生一子，今四歲矣。」在獄中時時號泣，且念其子不置。旣被判刑。稱病；上命醫調治候鞠，勿令致斃。於是醫者進祝不輟。一日，忽不肯飲藥，求獄官爲之祈禳；自言已干支生三十二年矣。獄官詭爲之書符祈禳，童氏稱謝曰：「我不忘先生也！」居旬日，產一男子，屬獄中婦人曰：「勿洩！洩則我必死。累汝矣！投之廁中。」復下刑部獄。五月壬辰，帝奔，京師亂，童氏出獄，不知所終。當大悲之旣誅也，王之明與童氏先後至；而同時有妖人，衣冠爲道家裝，直入西長安門。門者止之，及曰：「我太子也！女不聞黃牛背上錄頭鴨乎？」門者執之，乃爲癩狀；奏聞，杖而釋之。越一日，又一人衣青衣，入西華門，過武英殿，幾入西甯宮，一乃太后所居也。一闖入叱之，則云「取御床來！吾今日御極。」擒送錫衣衛鞠之，自言姓名爲詹有道，南京人也。平居奉佛，佛擁之入宮御極……云云。奏上，命杖一百。刑畢，膚肉不歸，亦無聲，枷其項，則已死矣。初，上之見良佐疏也。曰：「朕元妃黃氏，一先帝時冊封，一不幸早世；繼妃李氏，又死於難。朕卽位之初，即追封后號，詔示海內；卿爲大臣，豈不知之？童氏冒詐朕妃，朕初爲郡王，何東西二宮之有？且稱是邵陵王宮人，尙未悉眞僞。王之明爲王昺之姪孫，避難南來，冒稱東宮，正在嚴鞠。果眞實非僞，朕於夫婦伯姪之間，豈無天性？况宮媵相從患難者頗多



。朕於先帝無纖芥之嫌，因宗社無主，不得已從羣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加毒害於血胤。朕夫婦之情，又豈羣臣所能欺？但太祖之天潢，先帝之遺體，不可以異姓之頑童，淆亂宗社。宮闈風化攸關，豈容妖婦闖入？國有大綱，法有常刑，卿不得妄聽妖說，張生疑議。一因命法司先將二案審明情事，昭示中外，以釋羣疑。然而流言日甚，而大兵已取盱泗，過徐州，駸駸乎及於儀揚矣。左良玉在先帝時，驕蹇縱賊，釀亡國之禍。及上卽位，數上書侵撓朝政；聞有太子事，上疏言「大臣蔽主，危害皇儲。」時良玉且病，其子中軍都督府右都督夢庚，性凶狡，遂舉兵反。以奉太子密旨，誅姪臣馬士英爲名，陷九江，良玉死；復陷東流安慶。京師戒嚴，公侯伯分守城門；徵靖南廣昌東平兵入衛。命可法至江北調度，大鉞率兵巡防上江；大兵至，無禦之者。及大兵已至儀揚門，而士英輩皆謂無虞；且欲藉北兵以破左。楊維垣等請追恤三案諸臣劉廷元等二十一人，並復原官，仍各贈廕有差。殺周鑑雷演祚於獄，棄前兵科給事中光時亨於市。時亨有清望，以阻南遷下獄；至是與從賊周鍾武慄同殺以辱之。上曰：「朕爲天子，豈記匹夫夙嫌？曾得罪皇祖妣皇考者，自今俱勿問。文武諸臣，復舉往事于奏章者，治罪。」都督黃斌卿等，與左兵戰於銅陵，敗之；得功大破夢庚兵於板子磯，進封靖國公，世襲。加大鉞太子太保，諸將各陞蔭有差。四月丁丑，大兵破揚州，史可法死之。五月丙戌，趙之龍密遣使賫降書，請大兵渡江；使者遭大風，舟幾覆。庚寅，京師晝晦，大兵抵南岸。壬辰，上如太平，幸

得功營，阮大鍼隨之；馬士英奉太后如杭州。明日日中，奸民數百人，破城中兵馬司獄，出王之明，稱皇太子，奉之入宮。宮中金帛器玩，掠之幾空。有太學生徐螭，手執表，號召軍民入宮勸進，無應之者；趙之龍執踣殺之。乙未，保國公朱國弼入宮執之明，出幽於別室；大兵至獻之，不知所終。或曰：「主兵者遣之去，之明不肯，遂留軍中，效僕隸之役焉。」百姓又相聚，殺士英故所部黔兵，及其姻黨，破人家，劫財物；之龍捕數十人殺之，城門晝閉。帝之出奔也，羣臣自盡者十餘人，而吏部尚書張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維垣，皆馬阮黨也。——晚節自全，人皆異之。錢謙益本東林黨魁，文章氣節名天下；先帝時爲邪黨擠之幾死。及上即位，起禮部尚書，乃與諸邪黨合。大兵之至也，謙降；且獻阮氏及妃嬪數人於豫王爲贄。阮氏者，諸生阮晉之女，謙益選爲帝妃，與諸妃嬪皆未入宮，至是獻之，豫王以阮氏賜孔有德。謙益授內院學士，未幾罷去。乙未，豫王營於郊壇，之龍率羣臣出迎。己亥，豫王入南京；降將劉良佐，引兵至蕪湖，劫駕如大兵營，黃得功死之。丙午，上奔南京，甲寅北狩；順治丁亥五月初六日，上崩。馬士英之走杭州也，杭州人不納，遂巡錢塘江上。而是時魯王監國於紹興，唐王卽皇帝位於福州，改元隆武；山陰王思任以書抵士英曰：「……閣下文采風流，素所嚮慕。當國破衆疑之際，擁立新君，閣下輒驕氣滿腹，政本自由。兵在握，乃不講戰守之事，而但以聲色逢君，門戶黨錮，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則望風先遁，致令乘輿播

越，社稷邱墟。覩此茫茫，誰執其咎？余爲閣下計：莫如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之士，尙可相原，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兵權，授之守正大臣，呼天搶地，以招豪傑。今乃逍遙江上，效賈似道之故轍，人笑褚淵，齒已冷矣。且欲求奔吳越；夫吳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地也！吾當先赴青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一土英尋入浙東，持兩端觀望。既屢戰敗，則與總兵方國定，大學士方逢年北降。然猶與隆武通，爲大兵所覺，駢斬有黯淡灘。大鉞自蕪湖走浙江；先是大鉞已先士英降矣！金華人朱大典，以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城守。而大典督師南中，與大鉞同事。至是大鉞抵金華，自言窮迫來歸，大典憐而納之。——大鉞爲內應，金華破，屠之；大典自殺，闔家五百人皆自焚死。大兵遂連收金衢諸郡縣；將踰仙霞嶺，抵青湖，下壁曾。大鉞有微疾，軍中相與親愛者謂之曰：「公老矣！得無苦跋涉？吾等先踰嶺，而公姑留此調攝，徐徐至福州可乎？」大鉞艴然色曰：「吾雖老，尙能射強弓，騎壯馬。且亡欲取七閩，非吾不可；奈何而言若是？」徬慨然嘆曰：「此必東林復社來問我也！」軍中不解東林復社爲何語，曰：「公行矣！非敢相阻也！」明日全軍踰嶺，大鉞下馬步行，趨捷如飛。持鞭指乘馬者而詬之曰：「若等少壯男子，顧不及老禿翁！」顧盼矍鑠，軍中頗壯之。行至五通嶺，則喘急氣息不相屬，坐有石上，遂死。其家人最後至見之，乃下嶺買棺。而是時沿途居民皆奔竄，漏覓無棺。閱一二日，乃昇大扉至嶺上，會天暑，屍蟲盈有路，僅存腐肉而已。嗚

呼！而渡立國一年，僅終黨禍之局。東林復社！多以風節自持；然議論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禍。卒致宗社淪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誅哉？自當時至今，歸怨於辱主之昏庸，醜語誣詆，如野史之所記，或過其實。而餘姚黃宗羲，桐城錢秉澄，至謂帝非朱氏子；（此兩人，皆身罹黨禍者也。）大略謂「童氏爲真后；而帝他姓子，詐稱福王，恐事露，故不與相見。」——此則怨懟而失於實矣！觀帝言「宮媵相從患難者頗多」，流離顛沛之餘，不能絕金綢之愛；一則幸舊好之猶存，一則憤僞託之妖妄，皆未可知也。而王之明一事，至今猶流傳以爲真，——余得備著其說以告世焉。太子性仁弱，生十年，行冠禮，執圭見羣臣，進止不失尺寸。既講學，出居端敬殿，諸臣進講章，上親爲刪正。太子於經籍，多宮中所講習，書法尤工。既長，元旦早朝，未嘗不在側。上有所誅賞，引之共視。且曰：「羣臣所上書，其意多爲人營私解救，而故用浮詞嘗我，勿爲所欺也。」太子母弟二，次爲懷隱王，次定王；故宮中呼定王爲三皇子。永王年與鈞，田貴妃出也。當賊之陷京師也：上御便殿坐，命宮人曰：「傳主兒來！」主兒，謂太子二王也。太子二王猶常服入，上曰：「此何時？可弗改裝乎？」亟而持敝衣至，上爲之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而告曰：「女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常人。亂離之後，匿形迹，藏姓名；遇老者翁之，少者伯叔之。萬一得全，來報母仇，無忘我今日言也！」太子二王及左右，皆哭失聲，班亂；上起入后宮，后已崩。上尋傳硃諭至文淵閣，命成國公朱純臣輔翼

東宮。會閣臣皆出，中官置硃諭案上而去；純臣與太子，皆不之知也。賊入得硃諭於閣內，而收純臣殺之。純臣無他技能，上徒以其元勳班首，故託以太子，而太子爲賊所得，羈於賊將劉敏所。李自成之西竄也；人見太子衣緋乘馬，隨自成後。初，左懋第之北使也；密書與史可法，言太子在燕京。而可法先是亦誤以王之明爲真太子，嘗上疏爭之，及得懋第書，自悔。爲書與馬士英，具述懋第語；且言一時有僞皇后僞東宮二事，深可怪歎。士英因將可法書刊而布之。初，賊之以太子出也，不知何以得脫於賊，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烈后父，太子外祖也。）是時太子姊長公主養於奎家，相見掩面哭；奎舉家拜伏稱臣。已而奎懼禍，言於官曰：「太子不知真僞，今在奎家，奎不敢匿也。一因徧召舊臣識之；或謂爲真，或言爲僞。謂爲真者皆死；太子絞殺於獄中。朝中皆言其謀出大學士謝陞；陞，崇禎中位至宰相，予告家居；宏光時，加陞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禮部尙書，而陞已北行矣。至是都人圍其第宅而詈之；陞不安，請告去，尋死。自言見錢鳳覽爲厲而殺之；（錢鳳覽者，亦言太子爲真被殺者也。）先是宏光元年二月，傳言太子及二王皆遇害，乃謚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而二王不知所終。謹按崇禎十一年四月己酉夜，熒惑逆行尾八度，爲月所掩。五月丁卯，退至尾初度，漸至心；心，太子之象。郝茹曰：「犯太子，太子憂，犯庶子，庶子憂。」至十七年十月，前星下移四五度。太子撫軍監國，不離其位；下離者，爲主器已亡之象。嗚呼！明之亡也，雖曰人事，豈非天

命哉？

### 宗禎癸未榆林城守紀畧

明時，天下之勢在九邊；而陝西有三：曰延綏，曰甯夏，曰甘肅。延綏之屬有四衛：曰慶陽，曰延安，曰綏德，曰榆林。榆林與河套接壤。河套東接山西偏頭關，西至甯夏，相距二千里而遙；北濱黃河，南以邊牆限之，自古郡縣繡錯其中。明初，卽唐受降城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已而棄東勝不守，則河套遂失；而鎮將駐綏德，苦遙制非便。成化中，都御史余子俊，巡撫延綏，相度形勢，增置營堡，而移綏德重兵鎮榆林。清釐陝人有伍籍詭落及罪謫者徒實之；興屯田，立學校，事皆創始，而經畫周密。——自是榆林遂爲大鎮。其地多沙磧，民不事生產，大抵荷戈從軍，俗尙雄武；而多將才，有氣節，視他鎮爲最。崇禎初，府谷人王嘉胤反。自是盜大起，名賊巨猾，皆在延安，府屬官軍不能制。崇禎十六年，米脂賊李自成陷西安，遣其僞亳侯李過，僞磁侯劉芳亮，引兵北略地至榆林。綏德王氏世將家，世國世臣者兄弟也；府谷尤世祿世威，閩閩亞王，而感重過之；此兩家官榆林久，遂豕焉。李昌齡者，鎮蕃衛人；起家勳胄，以故總兵僑居榆林。會延綏巡撫崔源之，總兵王定，先後望風走，於是兵備副使祥符，都任，督餉戶部卽中黃岡王家祿，副將惠顛潘立勳，與諸將及士民集議。參將劉廷傑曰：「賊雖破西安，三邊尙爲

國守。吾榆林爲天下勁兵處，一戰必奪其氣。然後約甯夏固原爲三師以遞進，賊可破也。「衆曰：「將軍議是。」故總兵尤世威曰：「受國厚恩，敢不執囊韉援炮鼓以效死。」王世欽，故山海關總兵也；前曰：「今日之事，死戰而後可以死守；苟不然者，非丈夫也！」皆憤激瞋目，環甲登陴。適延安人舒君睿，與賊將黃色俊，先後以自成手書來說降，且寶五萬金來犒師。衆從城上遙語之曰：「吾榆林之人，男不知耕。女不知織，縣官轉餉以食我，垂三百年矣！忠義節俠，著於九邊，肯爲賊屈乎？」賊稍稍退。於是衆共推昌齡署總兵事。街巷各聯結大社習兵。先是賊將至，或告昌齡曰：「公罷官久，無軍旅之任；且此非公之鄉也，盍去諸？」昌齡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榆林，亦王土也！吾爲國大臣，奈何舍之而去？果此城不守，吾當與之俱亡耳！」至是昌齡瀝血誓師，分汛以守；而「南城樓」則爲都任王家祿、惠顯、劉廷傑、尤世威，定邊副將尤翟文，坐營游擊劉季哭；而故保德州知州鍾乾健佐之。城之「東南隅」，則爲右營游擊劉芳馨、姬維新；而安邊參將馬鳴廉佐之。城之東「觀遠樓」，爲潘立勳，故山海關副將楊明，兵備中軍柳永年。火器營都司郭遇春。東城「信地樓」，則爲故永平餉督戶部郎中張粵鸞；而故西安參將李應孝佐之。前東門「空心樓」，則爲王世欽，右營遊擊尤養鯤；而奇兵營中軍楊正驊等佐之。「後東門樓」，則爲李昌齡；而故天津總兵王學書，故孤山副將王永祚佐之。「北城敵樓」，則爲故真州知州彭卿後。「西門樓」及「水西門樓」，則爲故柳溝總兵王

世國，故山海鐵騎營參將尤岱，而故隰州知州柳芳佐之。「新添門樓」，則爲故遼東總兵尤世祿。故山海關總兵侯拱極；而左營遊擊陳二典，故湖廣監紀趙彬佐之。「督巡街巷」，一則爲定邊副將張發、旗鼓都司文經國，晝交巡視。部署甚整，而時時出兵大戰，頗多斬獲。先是賊自謂榆林中父老，皆其鄉人，度不煩兵而下。至是賊怒，悉衆薄城。城二面傍山。一面臨河，城北有護城五墩柵與犄角，賊不敢近。而東南山阜參差，祠廟林木隱蔽，賊依之而軍。而海潮寺尤逼城下，賊入其中，潛爲地道穿城。爲故總兵侯世祿與其子拱極所覺，亦穿地截之。賊乃於沙上起飛樓，與城樓相對，矢石交至。尤世威與尤翟文，自南門出戰於榆楊橋，賊乃却。翟文戰死；（翟文者，世威之從弟也。）東門亦懸壯士出擊賊，賊披靡。將退守綏德請益師，而城中有奸民舉火應之，賊復環攻。越日南城將穿，都任撤屋材爲重城以備缺。又越日城陷，士女皆登屋巷戰，刀楯之聲不絕，是爲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都任被執見賊師，賊帥曰：「若固壯男子，苟降，無憂不富貴。」任怒罵不絕口，遂遇害。王家祿拔佩刀自刎死。劉廷傑被執，賊語之曰：「若能降，仍以若爲大將。」廷傑大罵賊，賊怒支解之。廷傑，綏德人；有從弟曰廷夔，爲諸生，以任俠聞。當廷傑之死也，來榆林收其屍而瘞之；且哭曰：「伯兄死，吾何獨生爲哉？」遂投雲巖閣死。廷夔妻高氏，撫遺孤；稍長，一日泣告其子曰：「我所以偷生者，憐汝耳！今汝已有知識，吾將去矣！」遂不食而死。惠顯，清潤世家子；其伯兄曰世揚。世揚者，官至



九卿，初與楊忠列左忠毅齊名，白首名德，海內負重望。賊之破西安也，世揚爲賊脅，匍匐受僞官。顯少爲諸生，非其好也；已而棄去，以白衣從軍，積功至延綏副將。城破之日，被擒，賊語之曰：「若固世家子而有武略，且爲世揚弟，能相從，則權將軍可得也。」（權將軍者，賊中鎮兵之最尊者也。）顯大罵不屈，賊怒，亦支解之。其從子漸，時爲撫邊守備，亦罵賊死；（漸，世揚子也。）而李昌齡尤世威王世欽王世國四人，俱以檻車送至西安四十里到回軍店，四人沐浴更衣曰：「將以下見祖宗也。」既入賊庭，挺立仰視天，賊欲跪之，不屈。自成曰：「吾虛上將以屈四將軍，奈何固執不相與共富貴？」昌齡等罵曰：「驛卒！敢大言。吾輩，朝廷大將；女草竊，不久自滅。」自成，本迎川驛馬夫，故呼之曰「驛卒」；欲以激怒自成速殺之。自成笑，前解四人縛；世威叱曰：「勿前污將軍衣！」自成怒，命斬之。四人臨死歎曰：「吾輩不早滅此賊，致有今日，死有餘恨。」先是王世國傾其家資，招套人爲援；而撫邊中軍馬應舉，亦以孤城不可獨守，乃往河套乞師。曰：「河套，本吾中國地，本朝宏覆載之量，使爾得居之，爾且時時闖入爲邊患，在本朝無負爾也。今逆賊李自成，以國家赤子，稱兵作亂，橫行天下，今日攻圍榆林。榆林堅守不下，爾套中誠能發精騎隨吾往救，而榆林將士復自城出擊之，賊腹背受敵，可不戰而走；此千秋之義也！且賊中輜重子女甚盛，不可失。」套人感動，以數千騎至榆林西門，見賊勢甚盛，不敢敵，遂引而去。至是賊人殺應舉，懸首於凱歌樓。王學書、楊明、

尤岱、侯世祿、侯拱極、潘立勳、中軍劉光裕，皆罵不絕口，遂遇害。潘立勳，漢中人，以武狀元起家。餘文武諸將吏皆死，無一人降者。尤世祿、郭遇春、與榆林舊守宮高顯忠等、二十四人，以明年春，自成徵赴西京；（西京者，自成所更名也。）行至魚河，皆殺之。榆林衛指揮黃廷政，千戶黃廷弼，皆黃演孫；演在嘉靖中，以副將戰死芹河者也。廷政中砲死。廷用廷弼，手殺賊甚衆；及城破，兩人曰：「吾從我祖於地下矣！」遂偕死。綏德衛管屯指揮鍾茂先，知力不支，先置二匕首於左右蔽膝中；賊入茂先家，茂先佯勞以酒，乃左手捧觴，右手拔匕首刺賊。賊負傷走，茂先入殺其妻子而自刎。指揮崔重觀，初散家財聚衆於漢壽亭侯祠，喋血質神，期以死守。城破，重觀至家焚其餘積，曰：「毋爲賊資也！」賊怒殺之。右營材官張天敘，指其困粟曰：「吾不能殺賊，亦不可餉賊也！」焚之而自縊於庭樹。李耀宇、李光榕者，皆材官也；耀宇抽矢數十，巷戰，每發，輒應弦而倒，賊不敢近；矢盡乃自殺。光裕趣家人俱自殺而後死。千戶賀世魁，陳衣冠於庭，取家世承襲牒文置案上，焚香東向拜曰：「臣力竭矣！」更深衣，與其妻柳氏從容自縊。故西安參將李應孝，季誰，皆使其妻各率子女，挾弓刀搏戰，殺數十人而後死。百戶馬鳴節，舉火焚其妾孥，出持刀巷戰，殺十餘人；力竭，顧視其家火正烈，亦赴火死。威武守備苗青，與妻凡氏，榆林衛指揮傅佑，與妻杜氏，皆自縊。他如游擊傅德、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文侯國、守備尤勉、賀大雷、楊以煒、指揮李文焜、李文燦等，皆遇害。而

常懷德、李登龍、孫貴、白恆衛、李宗叔，皆以廢將守城死之。尤養鯤等姓名已前見者，其死多不書。凡榆林人皆不書其地者，不勝書也。而諸生之罵賊死者：曰陳義昌，曰沈濬，曰沈演。曰白拱極，白含章。而張連元、張連捷，縊於漢壽亭祠，李可桂縊於余肅敏公祠，胡一魁、李胤祥、皆縊於家。商人張禮，亦罵賊死。而延安衛人曰白元者，當賊入城時，兩手握大石，欲狙擊賊；鄰人恐禍及縛之；回至家，不食五日死。其中婦女之就義甚烈，有姓氏可紀者：曰榆林衛右所掌印百戶楊坤妻柳氏，曰教授徐可徵妻潘氏，曰兵備副使巡捕官喬國雲妻劉氏，曰趙之珍妻馬氏，曰吳伯裕妻王氏，（以石自碎其首，不死乃縊；）曰諸生劉伯新妻張氏，（攜二女投井死；）曰管登魁妻傅氏，（攜幼子投井死；）曰中軍劉永昌妻高氏，（先永昌死；）曰崔國安妻米氏，曰王世欽妻高氏，曰榆林衛百戶王坤妻高氏；高氏謂長婦曰：「吾寡居，不衣姻親中一男子，十餘年矣！今肯見賊乎？」攜長幼投井死。賊退殯之；閱三月，合葬於夫之壙；啓棺視之，香聞數里。曰吳守中妻楊氏，楊氏家饒於貲，楊以寡婦督子及孫年十五以上，皆操戈登陴，躬著布韞，日夜備糗糧以餉守卒；城破投井死，年八十餘矣！賊既破榆林，使其僞權將軍王良智，僞節度使周士奇，僞防禦使張宏祚，鎮榆林；僞權將軍高一功，守綏德。賊遂以兵臨甯夏；甯夏總兵官撫民迎降。攻慶陽三日，城陷屠之。已又屠甘肅，三邊皆入於賊。賊無所顧忌，遂長驅過河入山西矣！明年夏四月，高一功來巡城，徙榆林壯丁二千於鄜陽，又徙十餘丁於保甯。尋

僞加良智確山伯，一功臨胸男；而自成已破京師稱帝矣！五月，自成父令遷榆林大族於西京，會大兵入關而止；——是爲順治元年也。順治至年六月，高一功李過殺王良智於演武場，一功代之；李過引兵東守河津。冬十月，大兵臨河，李過潰走；一功盡毀廳舍，造懸樓，置大砲，日坐譙樓批簡牒，殺人無算。十二月，英王自保德州過河，孤山黃甫川諸堡皆降。王以大兵自鎮川溝南取西安。分別破唐通姜壤；又追破一功於波羅，一功遁走。姜壤者，亦榆林人；順治六年春，以大同舉兵，山西陝西皆震。延綏巡撫王志正，檄召延安參將王永彊，協防清水營黃甫川諸堡。會神木高家堡諸賊田秉貞、張擁，廢將高有才、郭毓奇、作亂，永彊與賊通，引兵襲殺延綏總兵沈朝筆，王志正自縊死。永彊遂自立爲大元帥，而召魚河故將平德爲山西總兵；又以裨將謝汝德爲延綏總兵。高有才等亦各自署官爵，不相統攝。永彊勒兵至延安，而有才亦出兵於富平。頃之，大兵破永彊於美原，永彊奔石浦川，自縊。有才聞之宵遁，入府谷。平德至汾州，聞美原之敗，退軍紫陌；與大兵戰而大敗，走葭州。榆林復平，大兵遂圍葭州。葭州破，德復東渡河；大兵追擒德斬之，遂圍府谷。明年冬始克，有才毓奇皆投河死。——延綏諸賊悉平。



# 戴南山集補遺卷中

桐城戴褐夫著

薛恨生校點

## 崇禎甲申保定城守紀畧

崇禎十六年，因賊禍孔棘，建牙之吏，遍於畿輔；人地互乖，權位牽掣，乃撤去總督二，總督治巡撫允，總兵二。而保定舊設一總督，一巡撫；至是撤去總督，而以兵部右侍郎徐標爲巡撫。標別募兵七十，肄習戰車火器，成一軍。京師凡千里，凡設總督二，巡撫九，皆治兵以擁護京師。自山海永平，達於通州天津，而昌平，而懷柔，而陽和，而宣府，而大通，而寧武，至山東河南，凡十三節鎮；居京師咽喉背指之處，卽有緩急，可呼吸惟命。然法令久弛，兵與將多不習戰，賊至輒望風潰。惟保定堅不下，死義甚烈焉！初，賊之漸逼畿輔，上倚督師李建泰，保定巡撫徐標以爲重。建泰之出也，遷延觀望，託言有疾不能軍；其左右以陰通賊。而徐標行部至真定，爲副將謝嘉福所殺。遣人出固關迎賊。是時新任保定知府何復未至，同知邵宗元署府事，而郡人張羅彥，以光祿寺少卿家居。羅彥兄弟五人，其兄進士張羅俊，弟諸生張羅喜，武進士張羅輔，皆守死；而張羅喆出亡幸

以免。初，上之命建泰督師也，甫出京而宣雲已報陷。保定總兵馬岱，介夜見張維彥曰：「一賊分兩路來：任珍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吾當出鎮蠡縣，居衝要以待敵；請殺妻子以決死戰。城守之事，一惟公等任之。」羅彥曰諾，且岱果焚其妻孥十一人，率師去。羅彥兄弟與宗元，及後衛指揮劉忠嗣，主城守事；收召鄉兵得二千人。與郡人故邠州知州韓東明，故平涼通判張維綱，諸生韓楓等，刑牲盟北城上。而適聞真定之變，謝嘉福以反書至，羅彥裂之；而分汛設守，部署稍稍定。監視太監方正化者，舊守保定有功，素善羅彥，因羅彥以識宗元；與知府何復先後至。復之來爲保定也，誓必死而後入。既入，宗元欲以印授復，復曰：「城中事先定自公，不可臨敵易主，以搖視聽；吾當同生死耳！」大會諸生，講「見危授命」章，聞者爲之益奮。李建泰軍道潰，所齎帑銀以數萬，衛者僅親軍五百人。退師抵保定，守者不納。賊將劉芳亮且至。建泰使其中軍郭中傑李勇，因金毓峒以求入。金毓峒者，爲監察御史有聲；十七年春正月，召見便殿賜宴，命監甯大軍宣大，俱奉建泰節制者也。及宣大失，復命留守保定。是時保定之屬，賊騎已充斥；毓峒入城謂守者曰：「勉之！戮力固守，以爲京師捍衛，此睢陽之烈也！」散家貲犒士，士皆爲之感泣。至景毓峒謂羅彥宗元曰：「吾等不可使督師陷賊；」乃開城納之。明日，芳亮兵抵城下。呼曰：「城上人何以不降？」羅彥顧其下屬聲曰：「若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忠嗣撫劍曰：「有不從張氏兄弟者，砍之。」怒目髮上指，衆諾聲如雷。賊驚顧，退五里而舍；

爲三月二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會聞京師已陷，羅彥兄弟宗元等哭曰：「曩者只城守，今則復君父仇矣！」各飲泣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毓峒大出銀牌，懸堞上。購賊頭；羅彥復出錢佐賞。賊乃穿城壕，涸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賊大攻西北陬，守者奮殺賊無算；賊繞城詬，守者更切齒。張光祿隨射書入城，說以「國亡誰與守」；「建泰得之，以示何復方正化曰：「宜爲闔郡生靈計：得一用印降書，足以免。」」正化泣不應；復曰：「復固未嘗受印也；卽有印，恢必不爲此。」乃召宗元。宗元至而自顧其肘曰：「前日何公讓印，而宗元不辭，爲城守先在宗元耳。今事急且抱印死，卽何公爭亦不與，肯以送閣下降書乎？宗元，江南一老貢生，下吏薄祿，尙不肯北面事賊；閣下以宰相專征，不圖報萬一。乃爲趣降，獨不念皇帝親祖止陽門，君臣相別時乎？」建泰不能答。其從卒欲兵之，思奪其印。宗元擲印於地，拔佩刀欲自刎，左右力持之。俄而羅彥毓峒馳至，取印納宗元懷中曰：「亟上城禦賊。」二十四日，賊火箭燒城西北樓，何復焚死。李建泰親軍反，殺方正化於城上，城遂陷。張維彥歸至家；先是書壁曰：「光祿寺少卿張維彥 義不受辱，誓死井亭。」及是，視其妻妾及子婦入井，而後自經。有三犬守之不去；一賊跣足過，犬嚙之絕其拇；羣賊駭，乃藉墓埋之。羅俊擊賊刃脫，兩手抱一賊，嚙其耳，血淋漓口吻間；大呼曰：「我進士張羅俊！不降者我也！」羣賊刺殺之。初羅輔欲衛其伯兄羅俊潰圍出，羅俊不從。至是射殺數賊矢盡，馳馬橫刀砍賊，賊圍之裂屍死。羅善投井死。而羅



彥之子晉，羅俊之子坤，皆不屈死。宗元挈印投城下，賊獲之欲奪其印，不肯。罵賊死；手猶持印不解，賊斷其兩指取印去。毓峒守西城，城陷，一綠衣賊追毓峒入三皇廟，毓峒拳擊仆地，攜監軍御史印，投廟前古井死。武舉金振孫者，毓峒從子也；振孫素負氣，城守多殺賊。至是同事者多解甲匿；振孫衣其銀鎧，戴胃佩劍，大呼曰：「我金振孫！金御史姪！城頭殺賊者我也！」賊支解之。劉忠嗣先城未破一日，手授其婦女弓弦自盡，身仍登陴。城破被執，猶奪賊刀殺兩人，矧目剔鼻以死。左衛巡捕文運昌，同妻宋氏死。韓東明投井死；子仲淹射賊墜城死。張維綱罵賊死。舉人高溼死於水。孫縱範被殺。張爾輩同妻唐氏死。貢生郭鳴世手擊賊，死之。諸生賀誠，同妻女死。何一中同妻趙氏死。王之誼同妻齊氏，及三子二女，俱死。韓楓同妻王氏死。其餘殉城者：「世襲指揮」，則有劉洪恩、戴世爵、劉元清、呂九章、李照、李一廣。「千戶」，則有李尙忠、楊仁政、紀勳、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百戶」則有劉朝卿，劉悅、田守正、王好善、強忠武、王爾祉等。「職官散官」，則有守備張大同，同子張之垣戰死；副總兵呂應蛟縊死；武進士陳國政投井死；忠順營中軍梁儒孝，把總申錫、郝國忠，中衛鎮撫管民治主簿沙潤明，材官王遵義，醫官呂國賓、王之璜、王之瑄等。「諸生」，則有杜曰芳、王弦、馮澤、王胤嘉、吳拭、韓廷珍、楊善舉、何光嶽、韓紹淹、顏學曾、王敬嗣、王繼桂、趙君晉、王昌祚、孫誠、趙世珩、楊拱辰、王建極、阮積學、王世珩、王致中、周之翰等。「義

民」，則有田仰名、田自重、互殺其妻乃自縊，劉宗向、楊強子、張嘉善、鄭國寧、李茂倫、王捷、張智、劉養心、朱永寧、胡來獻、胡得迎等。「儒士」，則有劉士璉、王景暉、黃棟等；或罵賊被殺，或自縊死。而婦女之死節者：則有陳禧母、張氏母、楊氏妻、常氏妹、諸生金纓妻陳氏、並侍婢四人、進士王延綸妻張氏等，凡六十人，俱投井死。諸生高植妻王氏，舉人高柱妻劉氏，錦衣衛千戶賀誥妻霍氏等十一人，俱自縊死。而張氏一門，（自羅彥下），死者十有二人；羅彥伯母李氏罵賊死；羅善妻高氏攜其三女，羅輔妻攜其幼子二女，張晉妻師氏，羅士妻高氏，羅誥妻王氏，張震妻徐氏。張巽妻師氏，羅彥妻宋氏、錢氏、田氏，皆投井死，而羅彥妻趙氏，當城破之時，語羅彥曰：「余忝受朝廷誥命，願與君同縊。」乃結雙環於井亭，先引環，環絕墮地，傷股，落二齒；及少甦，匍匐入井。是時子婦及妾，已死於井矣！自投而下，踰一日夜不沉。家人聞井中有聲，出之；復索刀欲自裁，家人防之不得。倒投於井中，旋浮水上又不死。閱兩日夜，有鄰人挽之出曰：「夫人環不能死，井不能死，此天欲以孤付夫人也！」是時晉幼子華宗尙存，乃匿空室中；已而潛出城以免。初，自成聞保定堅守，議出師；及既陷，猶欲屠之。或有止之曰：「保定守於京師已亡，此忠義也！何可盡殺？」乃止。然城中街巷，死屍狼藉，溝渠皆滿；偽官使其軍士舉之，三日不能盡。而郡人故工科給事中尹銑、舉人會昌、貢生王聯芳、諸生王世琦，（皆與韓東明、張維綱、佐羅彥宗元守城者也）；劉芳亮仍執而殺之。

且懸賞購張氏金氏子弟之存者，郡人莫應。已得毓嗣姪肖孫，問毓嗣子所在，備極炮烙，終不言；賊釋之，遂以免。而李建泰竟降賊，賊率之入京師，而以僞將張洪守保定。張洪分收諸下邑，而馬岱居蠡縣，勢弗支。自刎弗歿。張洪縛而致之自成，自成以其將斃釋之；轉爲僧道遁去，不知所終。

### 宏光乙酉揚州城守紀畧

宏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大兵破揚州；督師太師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史可法死之。史公字道鄰，順天大興人；始爲西安府推官，有聲；歷遷安廬兵備副使，陞巡撫；丁母憂，服闋起，總督漕運，巡撫淮陽；久之，拜南京兵部尙書；當是時，賊起延綏，蔓延遍天下。江北爲賊衝。公與賊大小數十百戰，保障江淮。江南江北，安危皆視乎公，公死而南京亡。先是崇禎十七年四月，南中諸大臣，聞京師之變，議立君，未有所屬。總督鳳陽馬士英，遺書南中，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士英握兵於外，與諸將黃得功劉澤清等深相結；一諸將連兵駐江北，勢甚張；一諸大臣畏之不敢遠。五月壬寅，王卽皇帝位于南京，改明年爲宏光元年，史可法馬士英俱入閣辦事。而得功等方各擁兵爭江北諸郡；高傑圍揚州，縱兵大掠，且欲渡江而南。公奏設督師於揚州，節制諸將士。士英既居政府弄權，不肯出鎮，言於朝曰：「吾在軍中久，年且老，筋力憊矣，無能爲也。」

史公任巖疆，屢建奇績，高傑兵非史公莫能控制者。淮南士民，仰史公盛德，不啻如神明慈父。今日督師之任，舍史公其誰？」史公曰：「東西南北，惟公所使；吾敢惜頂踵，私尺寸，墮軍實而長寇讎？願受命。」吳縣諸生盧謂，率太學諸生上書，言「一可法不可出；」且曰：「秦檜在內，而李綱在外，宋終北轅。」一時朝野，爭相傳誦，稱爲敢言。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高宏綱綱姜日廣，及士英建議：請分江北爲四鎮，以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高傑分統之；傑駐徐州，良佐駐壽州，澤清駐淮安，得功駐廬州。尋進封黃得功爲靖南侯，又進封左良玉爲寧南侯，封劉澤清爲東平侯，劉良佐爲廣昌伯，高傑爲興平伯。傑昔本流賊，其妻邢夫人，李自成妻也；傑竊之率兵來降。當王師之敗於陝縣也，傑奔走延安；自成既陷西安，全郟皆不守；傑率兵南走，沿途恣殺掠無忌。馬士英以其衆可用，使聘以金幣；上手詔一將軍以身許國，當帶礪共之。於是傑渡淮，至於揚州；其兵不戢，揚州人恨之，登陴固守，而四野共遭屠殺無算。江都進士鄭元勵，負氣自豪，出而調停；入往傑營，飲酒談論甚歡，傑酬以珠幣。元勵還入城，氣益揚，言於衆曰：「高將軍之來，勅書召之也；卽入南京，尙其聽之，况揚州乎？」衆大闕，謂元勵且賣揚州以示德；共殺之，食其肉立盡。傑聞元勵死，大恨怒，欲爲元勵報仇；將合圍而公適至。初，傑兵殺人滿野，聞公將至，分命兵士中夜掘坎埋齒骸。及公至，升座召見傑，傑拜於帳上，辭色俱變，惴惴懼不免。而公坦懷平易，雖偏裨皆慰問慇懃，傑驕蹇如故。浹旬，公上書請以瓜

步屯其衆，揚州人乃安。已而公巡淮安，奏以澤清駐淮安，高傑駐瓜州，黃得功駐儀真，劉良佐駐壽州，各有分界，而督師與諸將各分汛以守：大江而上爲左良玉；天靈州而下，至儀真三汊河，爲黃得功；三汊河而北，至高郵，爲高傑；自淮安而北，至清江浦，爲劉澤清；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爲危險重地，公自當之；自宿遷至駱馬湖，爲總督河道土永吉。而高傑必欲駐揚州，要公而請於朝；揚州人又大鬧，且以無序第爲辭。公遂遷於東偏公署，而以督府居傑。既入城，號令嚴肅，頗安堵無患；其間小有攘奪，官亦不能禁也。當是時，登萊總兵黃蜚，奉詔移鎮京口，取道淮陽，慮爲劉高二營所掠。蜚故與黃得功善，使人謂得功以兵逆之，得功果以兵往。而高營三汊河守備邊告傑曰：「黃得功軍襲揚州矣！」乃密布精騎於十橋左右。而得功不知，行至土橋，角巾緩帶，蓐食且飲馬；而伏兵皆起，得功不及備。戰馬值千金，繫於矢，得功奪他馬以馳，隨行三百騎皆沒。而傑別遣兵二千入襲儀真，爲得功部將所殲，無一存者。黃高交惡，各治兵欲相攻，萬元吉奉朝命往解；史公親爲調釋，僅而後定。諸將惟高傑兵最強，可以禦敵；傑至是始歸命史公，奉約束惟謹。公決意經略河南，奏李成棟爲徐州總兵，賀大成爲揚州總兵，王之綱爲開封總兵，李本身胡茂貞爲興平前鋒總兵；諸將皆傑部將也，傑遂於十月十四日，引兵而北，將行，風吹大霧忽折，炮無故自裂。人多疑之；傑曰：「偶然耳！」不顧而行。是時大兵已攻山東，浸尋及於邳宿。而史公部將張天祿駐瓜州，許大成駐高資港，李棟鳳

駐睢甯，劉肇基駐高家集，張士儀駐王家樓，沈通明駐白羊河；十一月，宿遷不守。公自抵白羊河，使監紀推官應廷吉監劉肇基軍，監軍副使高岐鳳監李棲鳳軍，進收宿遷；大兵引去。越數日，復圍邳州，軍於城北；劉肇基李棲鳳，軍於城南相持。踰旬，大兵復引去。是時馬士英方弄權納賄，阮大鍼張孫振用事，日相與排斥善類，報私仇，漫不以國事爲意。史公奏請，皆多所牽掣，兵餉亦不以時發；南北東西，不遑奔命，國事已不可爲矣！公經營軍務，每至夜分，寒暑不輟；往往獨處舟中，左右侍從皆散去。僚佐有言「宜加警備」；公曰：「有命在天，人爲何益。」後以軍事益繁，謂行軍職方司郎中黃日芳曰：「君老成練達，當與吾共處，一切機宜，可以面決。」對曰：「日芳老矣！不能日侍；相國亦當節勞珍重，毋以食少事繁，蹈前人故轍。且發書立檄，僚幕濟濟，俱優爲之；徵兵問餉，則有司事耳。相國第董其成，綽有餘裕；何必躬親以博勞瘁損精神爲耶？」公曰：「固知君輩皆善安逸，不堪辛苦。」日芳曰：「兵者，殺機也，當以樂意行之；將者，死官也，當以生氣出之。郭汾陽聲色滿前，竊奢極欲，何嘗廢事乎？」公笑而不答。是冬紫薇垣諸星皆暗，公屏人夜召應廷吉仰觀曰：「垣星失耀，奈何？」廷吉曰：「上相獨明。」公曰：「輔弼皆暗，上相具獨生乎？」愴然不樂，歸於帳中。明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史公葷酒久不御，日惟蔬食啜茗而已！公所乘舟，桅輒夜作聲，自上而下，復自下而上；祭之不止。有頃，高傑凶問至，公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爲矣！建武紹興之事

其何望乎？」遂如徐州。初，高傑與睢州人許定國有隙。定國少從軍，積功至總兵；崇禎末有罪下獄，尋赦之，仍以爲總兵。崇禎十七年冬十一月，掛鎮北將軍印，鎮守開封。至是聞傑至也，懼不免；徻禮甚恭，且宴傑。傑信之，伏兵殺傑，及其從行三百人。定國渡河北降，且導大兵；而高傑部將李本身等引兵還徐州。傑既死，諸將互爭雄長，幾至大亂。公與諸將盟，奏以李本身爲揚州提督，（本身，傑甥也；）以胡茂貞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其餘將佐，各有分地；立其子高元爵爲世子：於是衆志乃定。而高營兵既引還徐州，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大兵自歸德，一趨亳州，一趨碭山，徐州李成棟奔揚州。當土橋之變也，黃得功怨忿不能忘。及聞傑死，欲引兵襲揚州，代領其衆。揚州城守戒嚴；公自徐至揚，使同知曲從直，中軍馬應魁，入得功營和解之；亦會朝命大監高起潛盧九德，持節諭解，得功奉詔。邢夫人慮稚子之孤弱也：知史公無子，欲以元爵爲公子。公不可，客有說公者曰：「元爵系高氏；今高起潛在此，公盍爲主盟，令子元爵而撫之？庶有以塞夫人之意，而固其心。」公曰諾。明日，邢夫人設宴，將吏畢集；公以語起潛，起潛曰諾，受其子拜。邢夫人亦拜，並拜公；公不受，環柱而足，潛止焉。明日，起潛亦設宴，宴公並高氏子；公甫就坐，起潛使小黃門數輩挾公坐，不得起，令世子拜，稱公爲父，邢夫人亦拜；公怏怏彌日。自是高營將士，愈皆歸誠於公。馬士英阮大鍼，忌公威名，謀欲奪公兵權。乃以故左春坊中允衛胤文監興平軍，軍中皆憤不受命。尋嘉胤文兵部右

侍郎，總督與平軍，駐揚州；揚州又設督府。幕僚集議曰：「一公，督師也！督師之體，居中調度，與藩鎮異。今與彼互分汛地，是督師與藩鎮等也。爲今之計：公盍移駐泗州，防護祖陵，以成居重馭輕之勢；然後上書請命，以淮揚之事，付之總督衛子安。總河王鐵山乎？」——子安，胤文字！鐵山，永吉字也。——公曰：「囊之分汛，虞帥之不武，臣之不力也；吾故以身先之。移鎮泗州，亦今日之急務。」遂使應廷吉，督忝將劉恆祿、遊擊孫恆、都司錢鼎新于光等兵，會防河；郎中黃日芳於清江浦，渡洪澤湖，向泗州而發。先是公所至，凡有技能獻書言事者，輒收之。月有廩餼；以應廷吉董其事，名曰「禮賢館。」於時四方倖進之徒，接踵而至；廷吉言於公，請散遣之。公曰：「吾將以禮羅，冀拔一二於千百，以濟緩急耳。」廩之如故。然皆望公破格擢用，久之不得，則稍稍引去。城破之日。從公而及於難者，尙十有九人。至是移鎮之議既定，公命廷吉定其才識，量能授官，凡二十餘人。明日諸生進謝，公留廷吉從容問曰：「君精三氏之學，嘗言「夏至前後，南都多事；」此何說也？」廷吉對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關提，主大將囚。且文昌與太陰併，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公歛歔，出袖中手詔示廷吉曰：「左兵叛而東下矣！吾將赴難。如君言，奈天意何？」因令廷吉等諸軍赴泗，便宜行事，會泗州已失，而廷吉等屯高郵邵伯間。公至燕子磯。而黃得功已將左兵於江上。公請入朝，不許，詔曰：「北兵南向。卿速赴泗州應敵。」當是時。馬阮濁亂



朝政，天下寒心，避禍者多奔左良玉營。而良玉自先帝時，已擁兵跋扈不奉朝命；其衆且百萬，皆降賊，素慕南都富麗，日夜爲反謀。良玉被病，其子平賊將軍夢庚欲舉兵反；適有假太子之事，一時失職被收諸臣，又爲春秋興趙鞅之說，以贊成之。遂以太子密旨誅姦臣馬士英定國是爲名，豎二旗於鶴首。左曰「清君側」，右曰「定儲位」。遂破九江安慶屠之，江南大震。馬阮懼，相與議曰：「左兵來，甯北兵來；與死於左，不如死於北。」故緩北而急左，邊備空虛，大兵直入無留行矣！史公遂至天長，而盱眙泗州已失；泗州守將方巖敗歿，總兵李遇春降。史公率副將史得威數騎，回揚州，登陴設守。而揚州人訛言許定國引大兵至，欲盡殲高比；高營兵斬關而出，奔泰州。北警日急，黃日芳率兵營茱萸灣，應廷吉率諸軍來會，營瓦窰舖以犄角。史公檄各鎮兵來援，皆觀望不赴。劉肇基何剛，率所部入城共守；城陷之日，何剛以弓弦自縊死。——剛，上海舉人，崇禎十七年春正月。上書烈皇帝請纓自效者也。——肇基以北兵未集，請乘其不備。背城一戰。公曰：「銳氣未可輕試，姑養全力以待之。」及大兵自泗州取紅衣炮至，一鼓而下，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奮勇巷戰，力盡皆死。先是有使自北來，自稱燕山衛王百戶，持書一函，署云：「豫王致書史老先生閣下。」史公上其書於朝，而厚待使者，遺之去。至是大兵既集，降將李遇春等，以豫王書來說降；又父老二人，奉豫王令，至城下約降。因繩健卒下，投其書並父老於河。李遇春走，豫十復以書來者凡五六，皆不啓，投之火中。部將押住者，本降

夷也；匹馬劫大兵營，奪一馬斬一首而還；公賞以白金百兩。是時李成棟駐高郵，劉澤清與淮陽巡撫仰駐淮安，皆擁兵不救，大兵攻圍甚急。外援且絕，餉亦不繼；而高岐鳳李棲鳳將欲劫史公以應大兵。公曰：「揚州吾死所；君等欲富貴，各從其志，不相強也。」李高中夜拔營而去，諸將多從之。公恐生內變，皆聽其去，不之禁；——自此備禦益單弱矣！四月十九日，公知事不支，召史得威入，相持哭。得威曰：「相國爲國殺身，得威義當同死。」公曰：「吾爲國亡，汝爲我家存。吾母老矣！而吾無子女；——爲吾嗣以事吾母。我不負國，汝無負我！」得威辭曰：「得威不敢負相國；——然得威江南世族，不與相國同宗，且無父母命。安敢爲相國後？」時劉肇基在旁泣曰：「相國不能顯其親，而君不從相國言，是重負相國也！」得威拜受命。公遂書遺表，上宏光皇帝；又爲書：一遣豫王，一遣太夫人，一遣夫人，一遣伯叔父及兄若弟。函封畢，俱付得威曰：「吾死，汝當葬我於太祖高皇帝之側；其或不能，則梅花嶺可也。」復操筆書曰：「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讎恥；受今上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造，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從先帝於地下耳！」書畢，亦付得威。二十五日，大兵攻愈急；公登陣拜天，以大炮擊之，大兵死者數千人。俄而城西北崩。大兵入，公持刀自到。參將許謹救之，血濺謹衣，未絕；令得威刃之，得威不忍。謹與得威等數人，擁公下城，至小東門；謹等皆身被數十矢死，惟得威獨存。時大兵不知爲史公，公大呼曰：「吾

？吾故謂不明之罪，甚於不公；而不明乃其所以不公也！僅區區請謁苞苴之不行，而適以見其不公而已矣。且夫文章之定衡，原在天下也；其得者未必皆是，而失者未必皆非也。人皆能詛言之，而卒不知其得失之故也。或有爲之說曰：「其得之者命也，其失之者亦命也。」世蓋有星家術士，挾其支離瑣細之技，往往爲人推測支干，曰「某某者，吾知其必得也。」又曰：「某某者，吾知其必失也。」主司者以大吏而操文章之柄，非若星家術士爲也。至使文章之事無權，而一聽其命之得失於場屋之中，固已爲星家術士之所笑矣。或又有爲之說曰：「科第之事，類有鬼司之。」假使所得當得，而失其所當失也。則是人有權而鬼爲無權矣。吾以爲文章之章。非鬼之所得與也；非其職而妄干之，且舉是與非而顛倒之，鬼之淫昏，抑已甚矣！在主司者，奈何以己之權，而委之於淫昏之鬼耶？然苟公且明之主司，進退上下，一以其權歸之於己，而是時並無所謂鬼也者，得以闖入之也。然則文章之是非，果其有定，而可以閉星家術士之口而窮其技，可以使淫昏之鬼不得肆其虐於場屋之中，是在主司之明而已矣。今歲壬午，當賓興之期，如余之所論，固萬萬無有。然而草野書生，深思過計，輒往往好言文章之事；而主司者，多大賢而能受盡言者也。詩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輒敢附此義，以著其公與明之說，要使無定者歸之有定，是賢主司之所許，而不可爲狂且諄者也。適墨卷旣竣，而爲之書其說如此。

，求太祖高皇帝鑒此心，於願足矣！——宏光元年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書。「當揚州圍時，總兵黃斌卿鄭彩守京口，常鎮巡撫楊文驄駐金山。正月初十日夜，大霧橫江；大兵數十人，以小舟飛渡南岸，兵皆潰。鎮海將軍鄭鴻逵，以水師奔福建。黃斌卿鄭彩楊文驄皆相繼走，鎮江遂失。而竹城伯趙之龍，已先於初五日夜，使人賫降書往迎大兵矣。馬士英奉皇太后如杭州；上幸太平，入黃得功營。十八日，豫王入南京。劉良佐來降。二十二日夜，良佐率其兵犯駕，左柱國太師靖國公黃得功死之。其將田雄張傑等，奉上如大兵營。明年春三月，史得威舉公衣冠及笏，葬於揚州郭外梅花嶺，封坎建碑，——遵遺命也。已而勅賜旱西門屋一區，以處其母妻，有司給粟帛以養之。歲戊子，鹽城人某。僞稱史公，號召愚民，掠廟灣。入淮浦；有司乃拘繫公母妻。江甯有鎮將曰：「曩者淮揚之下，吾爲前鋒，史公實死吾手。賊固假託名字者，行當自敗，何必疑其母妻哉。」乃釋之。



# 戴南山集補遺卷下

桐城戴褐夫著

薛恨生校點

## 種杉說序

婺源何翁，精於種植之術；而樹木以「杉」爲貴，其獲利也多。以其栽植培養澆灌之方，一一書之於紙，分爲數則，而廣布之，使人有所效法，其意厚矣！翁諸子請予序之。余惟讀書之士，至今日而治生之道絕矣！田則盡歸於富人，無可耕也；牽車服賈，則無其資，且有虧折之患。至於據臬比爲童子師，則師道在今日，賤甚；而束修之入，仍不足以供俯仰。若夫修身以取必於天，而天道之爽，百求之而無一應也，將欲求之於人，而一引手援之，非可望於澆淳散樸之世也。天與人皆不可恃，而求之而輒應，且不我欺者，惟地力而已矣；地力之獲利者多，惟樹而已矣！蓋余聞武進有老儒吳氏，貧無隔宿之儲；室前有隙地丈許，偶種瓜數本，每日以輿面之水澆之。時順治九年，東南大旱。餓孳抱金錢珠玉以死；而老儒獨以瓜熟壘壘，活其家七八人。夫種瓜之效且如此，而况於樹木乎？夫樹木之勤苦，計一月間從事於栽植培養澆灌者，不過數日；而得以其暇從事於學問之事。積

十年而已得利焉；積之愈久，則獲也愈多。故讀書之士所以治生者，舍樹木無他策焉。而人顧舍是而徒求於不可恃之天與人，則亦終窮且沒而已矣。昔者諸葛孔明位爲丞相，而家之所取給者，僅成都之桑八百株，其家已不爲貧矣。然則樹木以治其生，豈獨讀書宜然哉？是故居沃土市廛則宜種花菓，居川澤則宜種桑柳，居郊野則宜種竹，居巖壑山谷間則宜種松杉；杉之利雖稍遲，而百倍於他木。或曰：「士欲種杉而力不能辦，則奈何？」曰：「如翁之法，則買苗之費無多也；山石硯角，人所不爭，其值甚賤，可易得也。倘以其獲利稍遲也，而置之不爲，以至窮日沒世，孟子所謂「七年之病，求二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者，是也。人之一生，壞於因循惰窳而不爲者，又豈獨此也哉？余素有志於種樹，而頗不諳其方；今得翁是書，而年已垂老不能爲矣！——故書此以告夫士之欲治生者。」

### 訂交序

余無似，竊不揣，有志欲交接一二寄偉魁特之士，相與論古今成敗得失；身所遭逢，喜而相歡也，或悲而相泣。懷此志久矣！而卒未之遂；悠悠斯世，無可與語，乃遂絕意交遊，自甘廢棄。思古人而不得見，往往慷慨悲歌，至於泣下。歲丙辰之秋，有友數人者，款吾門而造焉，告曰：「吾數人者相友善，子所知也；懼交之不誠且久。而欲重之以盟誓。竊聞足下義最高，敢求有以教之！」戴子遷延而對曰：「曷敢哉！曷敢哉！余故塊然其

獨居，漠然其無從者也！將何以告諸君乎？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人惟彼此之不信也，故盟；盟矣！其爲不信者如故也，且或爲不相信者更甚也；是故盟者，君子之所不爲也，且諸君固亦嘗知交友之道乎？今夫交友之道：慎之於始者，必無不終之患；而情之太密者，卽爲疎闊之萌也。今鄉曲之士，但以氣習風聲。與夫年齒門第之相若，則忽然聚；——不踰時而已爲途人，甚至猖然相牙噬者，亦時時有之。世衰道微，卽親昆弟，同父母，猶懷猜忌；而况朋友之間，強不知誰何之人，而期之以死生患難不可易之節，此名世之所以益與世絕，而願與鹿豕爲羣也！今諸君之爲此也，其有志與古之道耶？抑猶不免於今人之所爲耶？其果有志於古之道也，則志吾之志；所云「重之以盟誓」者，於古之道，已大相背戾，而不可爲也。若獨不免於今人之所爲。則何以過吾門而諄諄乎問之？諸君持吾言去，其相與共守此意否也？苟有食厥言者，終身不見余。余無憾焉！

### 劉光祿墨卷序

爲其事而求其效，效之既收，而遂棄其事莫之顧者，古未之有也。百工之於器，農之於耒耜，終身執其業弗遷，久焉而益至於精且熟。夫「經義」也者，是亦士之利器與耒耜也。而世俗之言曰：「以經義求舉，譬若叩門之石然；門開而石卽棄去。」信斯言也；則是昔之時以經明行修舉者，既舉而經可不明行可不修也；以孝廉舉者，既舉而可不孝不廉



也；以賢良方正舉者，既舉而可棄其素屢卽於邪僻也。且夫經義者也，所以明天地古今萬物之理！非若詩賦之專工綺麗，策論之終歸廊落也。彼以詩賦策論舉者。不聞厭詩賦策論而棄去不顧，——何獨於經義而棄之？光祿卿南陵劉公，自少以經義名於時；旋登高第，直承明，改給諫，氣節矯然。久之，致政歸，閒居無事，日研窮於經義，益精且熟。其所自爲，無慮千篇；而又取有明以來墨卷，擇其最善者，點次評論，獨詳且確，爲一時選家之所不及。至於論文數則，啓古文之秘鑰，而爲後學之津梁，亦有明諸先輩之所不及也！書旣成，公之弟子門人爲雕刻之，而公命序於名世。名世之師，爲張帽谷先生，先生實出公之門。名世貧賤迂疎，無用於世；而經義一道，猶不至爲當世所棄。溯本窮源，竊亦深幸其有自，故爲之序。

閩闈墨卷序（代）

余也少而讀書，竊聞長老之言，以爲先輩於場屋之文，能預定其取舍，及其名之次第。士每出闈，輒鈔寫以請正於鄉先生；鄉先生一覽卽決之曰：「某也錄，某也弗錄；其錄者，曰某也前，某也後。」已而果然，無一爽者。余聞而心異之；以爲主司之所見，何其與外間之擬議，適相符契有若此也？蓋文章風氣之盛，於此驗之矣！當是時，人人自爲機杼，不相勦襲；其品格之高下，辭章之雅鄭，波瀾之大小，皆一一自呈露於行墨之間。其

或得或失之故，與夫名次之前後，彼實自爲之，而主司無與焉。主司者，第如其所自爲者以付之而已矣。故主司之所見，與外間適相符契，職此由也。自世俗趨於雷同，士之所作，皆若出於一手然者。主司於此，雖欲以衡量，定其短長輕重，而已困於錙銖毫髮之間。故其錄者，未必果勝於弗錄者；其錄之居前者，未必果勝於居後者也。癸酉之役，余奉命典試八閩。余之弗文，學殖荒落，獲從諸君子之後，而何司衡之任，欲其取舍無弗當，而名次之前後無或爽也，豈不難哉？鎖院之內，手披目覽，往復較勘，惟恐失一士而衡量之有差也。既撤棘，則頓聞外間之評論，實有與符契者。爲選而雕刻之，以行於世；且以質之大人先生。有所教益，以誨余之不逮。是則余之幸也夫！

### 浙江試牘序（代）

司文章之衡，其道有二：曰公，曰明；其說由來舊矣！所謂「公」者，苞苴則盡也，請託則盡謝也，而不敢惟私之是徇。至於文之當斥者斥之，當錄者錄之，各有一定之位置，而無毫髮錙銖之差謬，所謂「明」也。是一者苟失其一焉，而士子遂有屈抑之患。僥倖者得志，而真才淪沒，其文體由是大壞！而風俗人心，亦趨於衰敝。然則司文章之衡者，夫豈可苟焉而已哉？余以爲公與明者不可缺一，而明之爲道更難於公。不明之爲禍，更烈於不公。今夫人苟非甚不肖，未有不計利害而顧名義者。一時貪婪自恣，而謂讓非笑之

者，四而而至其旁；而探靈眩篋趨而去者，比比皆是也。一旦維於功令，則惟己實受其咎。故苟有志者，未有不以公自矢者也。至於文章一事，人之識見，各有短長；又性情之所好尚。或執一格以爲去取。且以一人而定數十百縣之文，迫於時日，困於目力，則當斥而不斥，當錄而不錄者，容有之矣。雖有錙銖毫髮之差謬，而在司衡者，初未嘗於其間有所上下其手，則其於心，宜亦可以無愧。而余以爲不明之爲禍，更烈於不公者，何也？余起家縣令，卽以縣令之聽訟者譬之：今有兩人於此，同爲縣令，一則鬻獄而視其賄之多寡以爲曲直；一則廉潔自持，而疏於讞決，情僞不審，而聽斷失平，是非倒置。夫倒置於貪吏之手，猶得以賄辭，而所爲是非者故在也，倒置於廉吏之手，則屈者無以自明，而宿奸巨猾猖狂橫行而莫之禁。至是而遠經乖義，舉所爲是非之常，竟蕩然不復存矣！今夫貪吏之鬻獄者，則不公之說也；而廉吏之聽斷失平者，則不明之說也。由是觀之，則不明之爲禍，更烈於不公，可知已矣。余少爲諸生，卽嘗持此說，以論司衡之任如此。自登第以後，屢司文章之柄。去年秋主考江南，撒棘之後，所取文字，頗不爲大人先生所非；然余實惴惴不敢以自信也。今復視學浙東西，其所以進退多士，蓋亦猶夫前日主考江南之志云耳。余又以爲文章者，無一定之格也；執一格以言文，而文不足言矣。多士試取江南墨卷觀之，其中無體不具，而誠不敢執格以爲去取。則今日所以進退多士者，亦猶是志也。余雖不敢自謂公也，而苞苴之有不絕，請託之有不謝者，蓋已無矣。至於位置失當，錙銖毫髮

之差謬者，豈遂無之？然平生之志，實有鑒於此，而不敢以不慎。於是取其所錄之文之最合者，次第刊之，以請正於大人先生；並使多士知所從焉，而毋執一格之文以求售焉。

### 甲戌房書序

自科舉取士，而有所謂時文之說，於是乎古文乃亡。夫所謂時文者，以其體而言之，則各有一時之所尚者；而非謂其文之必不可以古之法爲之也。今夫文章之體，至不一也；而大約以古文本爲之者，是即古文也。故吾嘗以爲時文者，古文之一體也。而今世俗之言曰：「以古文爲時文，此過高之論也！」其亦大惑矣！且夫世俗之言，既舉古文時文區畫而分別之，則其法必自有所爲時文之法。然而其所爲時文之法者陋矣！謬悠而不通於理，腐爛而不適於用；此豎儒老生之所創，而三尺之童子皆優爲之。至於古文之法，則根柢乎聖人之六經，而取裁於左莊馬班……諸書。兩者之相懸隔，若黑白冰炭之不相及也。今世俗取時文之法，與古文並立而界限之，曰：「吾所爲時文，其法具在也；而無用於古之法爲。」是其意殆以聖人之六經，及左莊馬班……諸書，不若今之豎儒老生與三尺之童子也；毋乃叛聖侮經，而與於無忌憚之甚者乎？故曰：「自科舉取士，而有所謂時文之說，於是乎古文乃亡。」——非亡於時文也！亡於時文之法也！由此觀之，是豎儒老生之爲六經左莊馬班……諸書蝨賊也！然則何以救之？亦救之以古文之法而已矣！蓋其說莫備於韓柳二家

：韓子言之曰：「將斲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柳子之言曰：「本之書以求其實，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嗚呼！二家之言盡之矣！二家之言，蓋言爲古文之法也。而吾以爲時文之法，能取諸此，則時文莫非古文也；——而何爲必欲舉古文時文區畫而分別之耶？故吾謂古文之亡。亡於時文；而時文之亡，亡於豎儒老生。吾今以古文教之，雖有豎儒老生執其說而與吾爭，而適以見其叛聖侮經，自與於無忌憚之甚而已。余與武曹論定甲戌科新進士之文，既持是以爲是非去取，而又著其說如此。世有好古篤學之君子，其必以余言爲然，相與振興古文，一洗時文之法之陋，則茲書其嚆矢也夫。

丁丑房書序

歲丁丑 武曹論次新進士之文，而自姑蘇以書召余於青溪曰：「願與吾子共商之也。」比余至 而書已垂成；余以己意增入之者且百篇。既卒業，而語於武曹曰：「經義之文，自天順以前，作者第敷衍傳註，或整或散，初無定式。而成化以後，始有入股之號；嗣是以來，文日益盛，而至於隆萬之初，其法益巧以密。然而其波瀾意度，各有自然者，歷

數百年未之有異也。今之論經義者有二家。曰「鋪敘」，曰「凌駕」，「鋪敘者，循題位置，自首及尾，不敢有一言之倒置；以爲此成化宏治諸家之法也。凌駕者，相題之言而提挈之，參伍錯綜，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以爲此史漢歐曾之法也。於是言鋪敘者則黜凌駕，言凌駕者則黜鋪敘，兩者互相詆訾，而莫之有定。余以爲文章者，無一定之格也；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夫爲鋪敘之說者，舍史漢而取法於成化宏治，此則便於不學無文之人；亦自知其說之不可以通，乃復爲之就曰：『學者自古昔聚賢而爲言，誠宜以題還題，而不可以己意與乎其間。』夫彼之所謂「以題還題」者，不過循題位置，尋討聲口，兢兢不敢失尺寸；言之既無文，而於理道曾不能有毫髮發呈。此則謂之未嘗爲是題可也，非以題還題也。題之所謂以題還題者，必扼題之要，而盡題之趣，極題之變，反覆洞悉乎題之理；而無用之卮辭，不切之陳言，無所得入乎其間，此則所謂以題還題也。史家之法，其爲一人列傳，則其人鬚眉警欸如生；及其又爲一人列傳，其鬚眉警欸又別矣。蘇子瞻論傳神之法曰：「凡人意思，各有所在；頰上添三毫者，其人意思，蓋在頰頰間也。」吾以爲一題，亦各有題之意思。今之論文者，不論其意思之所在；一概取耳目口鼻之具而已；而反笑傳神者之爲多事，不已陋乎？」或者曰：「如子之說，則當以凌駕爲主乎？」余曰：「夫文章者，無一定之格也；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以凌駕爲主者，是又立一格以爲文也；中非有意有凌駕，但取其相乎題以立言者而已。其相乎題者，相

其題之意思之所在也；吾取其相乎題之意思以立言者，而彼以吾爲主於凌駕，夫安知文章之波瀾意度，各有自然者，歷數百年原未之有異乎？今夫成化宏治諸家之文具在，其鴻文名篇，世所號爲鋪敘者，未嘗不扼題之要，而盡題之趣，極題之變，反覆洞悉乎題之理；而非如今之講鋪敘者，僅僅循題位置，尋討聲口，遂以爲盡題之能事也。特其時風氣渾樸，含蓄不盡，故但見爲鋪敘，而不知其鋪敘之中，未嘗無凌駕者在也。至於隆慶萬歷以來，其法益巧以密，人但見其爲凌駕，而不知其以題還題者，無以異於成化宏治諸家，蓋又以凌駕爲鋪敘者也。嗟乎！四書五經，明道之書也；而既以命之題而爲之文，則步於文章之事矣。吾未聞文章之事，而可廢夫史漢歐曾之法者，吾以史漢歐曾之法告天下，而天下且曰：「經義之文，無所事此。」夫文章之事，莫大於經義，而以爲無所事此，則惑之甚而已矣！武曹曰：「子之言是也！」遂書之。

## 己卯墨卷序

以四子之書，幼而讀之，卽學爲舉業之文；父兄之所教督，師長之所勸勉，朋友之所講習，而又動之以富貴利達，非是途也，則無以爲進取之資。使其精神意思，畢注於此，而鼓舞踴躍以赴之。而人之學之者，自少而壯而老，終身鑽研於其中。吟哦諷誦，揣摩熟習，相與揚眉瞬目，以求得當於場屋。若是之專且久，則宜其見理也明，擇言也精，各自

出其心思才力，以縱橫馳騁於世。然而其於四子之書之精微義蘊，茫然無所得其毫釐；而出言吐詞，非鄙則俗。且其所爲鄙俗者，又非盡出所自造，而雷同勦襲，大抵老生腐儒之唾餘，雄唱雌和，自相誇耀。及其入於場屋，則以此書之於紙。而獻之於有司，於是乎有得焉不得者。其有得有不得者，非其所爲之有工有不工也，以爲有時命存焉。而得之者，輒舉而歸其功於所爲之文，矜倨護惜，惟恐人之摘其疵謬。當其氣滿志得之日，而固已臭敗而不可近矣。夫以終身用力於其中，既專且久，出於精神意思之所注，而鼓舞踴躍以赴之者，止成其爲鄙俗之文，不越寅而已臭敗不可近焉。况乎未嘗用力於其中，非其精神意思之所注，而又無教督勸勉講習之人。舉差而外，如古文辭，又由古文辭而上之，至於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屬，凡聖人之大經大法，而悵悵焉一無所知，固其所也！嗚呼！大之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不知，次之古文辭之茫如，而其所爲舉業之文得當於場屋者，又臭敗而不可近，雖其富貴利達之僥倖而獲，而固已爲有志君子之所不屑矣！今夫有志君子之所爲也，必不苟焉以同於衆人。衆人之所趨，未有不在鄙俗焉；而其所好，未有不在於臭敗者也。君子非一切故與世乖異，獨其其見理不可以不明，而擇言不可精者；文章之道，莫外乎此也。夫四子之書，自晚周歷漢及唐，千餘年而始明；宋之儒者，辨析之於錙銖毫髮之間，已不達之旨。後之人卽不能發皇恢張，而於宋儒之書，曾無所尋釋，與夫尋釋之而不能得其旨趣，是亦猶日月出而不見其明，雷霆動而不聞其聲。率天下



之人而聾瞶之者，舉業之文其一矣！君子者，沈潛於義理，反覆於順詁，非爲舉業而然。引伸觸類，剖析毫芒，於以見之於舉業之文，實亦有與宋儒之書相發明者。且夫言之行世而垂遠，則又不可以無文。君子冥心孤詣，其於古人之載籍，沈浸醞郁，得其精華，而去其糟粕；舉筆爲文，灑灑自達，雖歷年之多，而常新不敝，此所謂擇焉而精者也！衆人之志清氣得者，方共笑爲迂闊，以爲進取之無望。而究之鄙俗者未必盡得，而君子未必盡不得。迨夫霜降木落，是非較然，妍媸異態，獨君子之文當存於人間。而向之臭敗不可近者，已灰飛煙滅，而不知何往矣！豈不悲哉？歲已卯秋，當鄉舉之期，凡得當於場屋之文，余皆次第觀覽。而江南浙江，則主司親授余以全卷；山東江西，亦有全卷流布；至於順天以及他省所見，或三之一，或五之一，最少或十之一。余就所見，排纘爲一書，凡得文三百二十篇。其中豈無有志君子，見理也明，擇言也精，而不可苟焉以同於衆人者。顧往往不可多得，而所爲鄙俗之甚，至於臭敗不可近者，雖欲盡汰之而亦有所不能。於是得失互見，瑕瑜不相掩，而位爲略指其美惡之所在。苟有覽者，瞑目變色，勃然以起者，固已不問而知其爲衆人也。而余之所望於有志君子者：由舉業而上之爲古文辭，由古文辭而上之至於聖人之大經大法，一凡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屬，一悉以舉業之心思才力，縱橫馳騁於其間；而不以四子之書，徒爲進取之資。是則余區區之志也！

## 壬午墨卷序

文章之是非，有定乎哉！何以場屋之中，得者未必是，而失者未必皆非也？文章之是非，無定乎哉！何以得之者，而天下卒不以爲是，失之者天下卒不以爲非也？嗟呼！有定者在天下，而無定者則在主司無已矣。且夫主司所持以衡文者，其道有二曰：「公，」曰「明；」斯二者，不可一之有缺者也。公者，是非非，無所或偏也；明者，是非非，無所或濬也。自非窮極文章之源流，而深識文章之變態，不能於是非之際，而一無所蔽；故夫明之一言，主司尙或不敢違以之自信也。若夫請謁苞苴之不行，而主司者可以自信爲公矣；謂夫吾之是非非，未必盡當，而此心之一無所私，一無所徇，可以告無愧於司衡之責矣。夫以爲一無所私，然已私於其非之者矣；以爲一無所徇，然已徇於其非之者矣！賢否倒置，進退乖舛，其爲不公，孰大於是乎？鑑必明也，而後人之照之者，妍媸立見。夫妍媸之莫能掩者，公也；而必須乎鑑之明焉。今也持其昏之鑑以照人，而妍媸皆莫辨；於是憑臆以斷，指毛嬙西施爲天下醜惡，而以戚施餘遺爲佳麗無過於是焉，而可乎？故夫明所以成其公；不明者，不公之至者也。有訟於此，其曲直勝負，一人聽之而得其平，一人聽之而直者負，曲者勝；——此兩人皆請謁苞苴之不行者也。而既已聽之而失其平矣！尙以爲一無所私，一無所徇，沾沾然自得，妄冀輿聽之而與得其平者並稱爲廉吏乎哉！

？吾故謂不明之罪，甚於不公；而不明乃其所以不公也！僅區區請謁苞苴之不行，而適以見其不公而已矣。且夫文章之定衡，原在天下也；其得者未必皆是，而失者未必皆非也。人皆能訟言之，而卒不知其得失之故也。或有爲之說曰：「一其得之者命也，其失之者亦命也。」世蓋有星家術士，挾其支離瑣細之技，往往爲人推測支干，曰「某某者，吾知其必得也。」又曰：「某某者，吾知其必失也。」主司者以大吏而操文章之柄，非若星家術士爲也。至使文章之事無權，而一聽其命之得失於場屋之中，固已爲星家術士之所笑矣。或又有爲之說曰：「科第之事，類有鬼司之。」假使所得當得，而失其所當失也。則是人有權而鬼爲無權矣。吾以爲文章之章。非鬼之所得與也；非其職而妄干之，且舉是與非而顛倒之，鬼之淫昏，抑已甚矣！在主司者，奈何以己之權，而委之於淫昏之鬼耶？然苟公且明之主司，進退上下，一以其權歸之於己，而是時並無所謂鬼也者，得以闖入之也。然則文章之是非，果其有定，而可以閉星家術士之口而窮其技，可以使淫昏之鬼不得肆其虐於場屋之中，是在主司之明而已矣。今歲壬午，當賓興之期，如余之所論，固萬萬無有。然而草野書生，深思過計，輒往往好言文章之事；而主司者，多大賢而能受盡言者也。詩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輒敢附此義，以著其公與明之說，要使無定者歸之有定，是賢主司之所許，而不可爲狂且諄者也。適墨卷旣竣，而爲之書其說如此。

## 有明歷朝小題文選序

世之學者，從數千載後，而想像聖人之意，代爲立言，而爲之摹寫其精神，彷彿其語氣，發皇其義理，若是者謂之經義。其體爲古文之所未有，發端於宋，至明而窮極變態，斯亦文章之一奇也！其道譬之於畫家之寫生者也；寫生之技，莫妙於傳神；然亦莫難於傳神。古之能傳神者，惟顧陸。蘇子瞻稱引顧虎頭之言而推廣之，以爲傳神之難在目，其次在顴頰。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吾以爲經義者，擇聖人之言而命之題，每一題必有一題之目焉，顴頰焉，眉與鼻口焉。然而傳神者，必知其人之意思所在，得乃舉筆貌之。况以學者從數千載之後，而想像聖人之意，代爲立言，苟不深知聖人之意。則亦安能爲聖人之言耶？夫能知孔子之意者，則當其立言時，宛然一孔子；能知孟子之意者，宛然一孟子。其宛然一孔子一孟子者，是爲傳子孔孟子之神者也；孔子孟子之神，卽其題而已具者也。今夫題之目與顴頰者，其義理也；題之眉與鼻口者，其語氣也。目與顴頰之精神得，目眉與鼻口之精神亦無不得矣。且有一題必有一題之神，苟爲之不得其神，則注視者一人而無毫髮之似，雖衣冠形骸畢具，而與其人無與也。今之作者，大抵盡衣冠形骸之徒具者也；甚或衣冠形骸之亦不具者也；豈可以代聖人而爲之立言乎？嗟夫！人之度量相越之遠也，什乎已百乎已者，其意已非吾之所能測。况由什已百已而

上，以至於聖人，欲知其意而爲之傳其神也，此實難矣！子瞻又言「傳神之道，法當於衆中陰察之。」然則欲得聖人之天，亦不可無以察之矣。夫惟沉潛反覆於論語孟子曾子子思之書，以及易詩書春秋禮記，與夫濂橫溪渠明道伊川之所論著，考亭之集註，並其師弟子間往覆辨難答問之言，貫穿融洽，怡然理順，渙然冰釋，因遂旁涉於左國莊屈荀韓防班韓柳歐會蘇王之文章，夫而後一題入手，相其神之所在，而舉筆藐之，而聖人之天可察，而聖人之意可得矣。至於子瞻之所謂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此又作者自有其天，不可學而能，亦未始不可學而能也。余少從事於經義，卽厭世俗之文，而惟有明先輩之是尙；以爲此經義中之顧陸也。自是窮搜博探，選錄大題文及小題文各千餘篇，多世間之所未見；而亦不拘於科目，凡諸生未遇者之文皆取入焉。余之經義，大抵多得力於此。今歲之春，友人張子山來張子逸峯，謂不可以不公之於世；於是先出小題文，爲余更加擇別，次第排續，而刊布之。工既竣，而余乃以傳神之說，發明經義之爲道，以告今之作者，毋衣冠形骸之徒具，並衣冠形骸之不具，而必思夫得聖人之意；又勸之以悉屏去世俗之文，而一意諷誦研究，書，則人人皆顧陸也。

# 跋

歲庚子夏，沅與二三朋好，縱論「桐城古文宗派，如望溪海峯姬傳……諸先輩，皆有全書，傳誦海內，迄今不衰；獨南山先生以文字遭禍，書遂散佚不傳；」僉為太息者久之！迺自道光辛丑，先生之宗裔蓉洲先生，始不遺餘力，徧為搜訪，所為較尤刻原本增多，於是排纂編次，訂為十四卷。惜乎輾轉傳抄，未有刊本。至光緒庚辰，合淝王公鏡堂，秉鐸有桐，始鑄先生之文以行世。事未歲，而王公卒；書成草草，間有脫落謬訛。沅不敏，讀先生之文，惓惓而不忍釋；於是乃取舊抄蓉洲先生訂本，以及友人之所藏，為之參校，復旁羅十餘首，編為補遺三卷附後，付之士民。適民教相讎，津沽事起，而家君又遠宦數千里外，南北阻絕，不通音問者，兩月於茲。心緒紛如，校事不無訛誤，竊願海內諸君子讀是書者亮察焉。——邑後學張仲沅謹識。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四版

新式標點

戴南山集

洋裝二冊定價壹元二角

標點者 薛恨生

校正者 何銘

出版者 新文化書社

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新文化書社

各省各書局均有代售



新文化書社(出版)新式標點的舊小說

今古奇觀	儒林外史	諧林外史	夜譚隨錄	花月痕	聊齋志異	小五義	七俠五義	女仙外史	西遊記	水滸	三國演義	紅樓夢
洋裝二册	精裝二册	精裝二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二册	精裝一册	精裝一册	精裝一册	精裝二册	精裝二册	精裝二册	精裝三册
大洋九角	大洋一元三角	大洋一元八角	定價五角	定價八角	大洋一元二角	大洋一元三角	大洋一元六角	大洋三元二角	大洋三元五角	大洋二元二角	大洋二元八角	大洋四元二角

二度	西廂記	當爐子	燕生殿	長生亭	牡丹扇	桃花記	琵琶記	列國演義	鏡花緣	燕外史	精忠岳	蕩寇志	後水滸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精裝二册	精裝二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精裝二册	精裝二册
定價五角	定價六角	定價三角五分	定價七角	定價七角	定價九角	定價八角	定價五角	大洋三元二角	大洋三元五角	大洋一元七角	大洋一元八角	大洋二元四角	大洋二元四角

# 新文化書社(出版)的新式標點文學書

老子新註	洋裝一冊定價三元	角	秋水軒尺牘	洋裝一冊定價九元	角
古文辭類纂	精裝三冊定價五元 洋裝六冊定價三元六角	元	小倉山房尺牘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	元
經史百家簡編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角	俞曲園尺牘	洋裝二冊定價四元	角
曾文正公詩文集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	元	兩般秋雨盒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四角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	元
曾文正公六種	精裝二冊定價二元八角 洋裝六冊定價二元	元	蘇黃尺牘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角
曾文正公家書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	元	王充論衡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二角	角
曾文正公日記	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角	戴南山集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二角	角
鄭板橋集	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角	文心雕龍	洋裝一冊定價八角	角
徐霞客遊記	洋裝四冊定價二元	元	閱微草堂筆記	洋裝三冊定價一元五角	角
老殘遊記	洋裝一冊定價五角	角	斷腸詩詞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角
浮生六記	洋裝一冊定價三角	角			

新文化書社出版的  
三大教科書

高小及中學適用

白話信大全

嚴慎予著  
這部書不但要使讀者可以明瞭寫信的方法更攙入現代的思想和學術使讀者在不知不覺中得益不少

白話文做法

呂雲彪戴渭清合著  
陸友白  
實價四角  
此書內含白話文意義條件變遷種類用辭用法法構造修辭句讀符號以及白話詩做法白話文與言語學國音字母文法標準語之解釋說得透切明瞭一閱便知

白話寫實小說

張九如著  
實價二角五分  
此書曾由著者在江蘇省立第四第九兩師範附屬小學試用幾次兒童總是愛不肯釋比教學一般故事童話與味好得數倍教授小學生的教師們請試一下便知端的